如果祖国需要 我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

根据长篇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改编

刘猛★ 原著 编剧 导演

子弹上膛

联合制作： 北京小马奔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

小马奔腾 荣誉出品

第一章

1

热带丛林。中国西南边境T45地区。

一架迷彩色的直升机在丛林上空掠过，迷彩的机身和丛林几乎浑然一体。

机舱里，陆军下士小庄等特战队员满身满脸都是迷彩，手持武器待命。他们穿着特别花色和款式的迷彩服，搭配各种战术背心，手里的武器搭配很自由，有81－1自动步枪，95自动步枪和88狙击步枪，也有战术改装过的56冲锋枪等。臂章赫然是只狼头，闪电利剑标志，用汉字写着“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026”。

他们——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的对外番号——026后勤仓库的秘密影子部队——孤狼特别突击队B组，号称精锐中的精锐、狼牙的牙尖子。他们奉命执行代号为“丛林黑手”的抓捕任务。任务很简单：抓获一名秘密入境的国际毒枭，如果抓捕失败，就地击毙。

小庄舔舔自己干涸的嘴唇，握紧手里的冲锋枪。他环顾四周，爆破手、志愿兵老炮坐在他的身边闭目养神，手里抱着一把56－1冲锋枪。

对面，第二突击手、上士强子正对着伪装油梳妆盒用匕首刮下巴的几根胡子，很仔细。

卫生兵、上士史大凡含着手指，看日本漫画《七龙珠》，看得脸上嘿嘿地笑。

狙击手、上士邓振华披着狙击手的“吉利”伪装服，跟棵灌木一样，手持同样伪装的巴雷特大口径狙击步枪，正闭着眼睛跟着随身听里的劲歌在扭动。

B组组长耿继辉上士目光冷峻，在看地图。随着蜂鸣器的警报声，机舱内的红灯开始亮起来。大家一起抬眼。耿继辉一边收起地图一边说：“我们到地方了！摘下军衔和臂章，跟自己的遗书放在一起！”

特战队员们无声地摘下军衔和臂章，装入塑料袋，封好。

“我们的身上不能有任何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我再说一次，这里的边境线犬牙交错，一旦开火，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能越境，绝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

队员们检查自己的装具和口袋，陆续报告：“好！”“好！”“好！”

耿继辉扫视着队员，队员们的迷彩脸上很平静。他突然厉声问：“你们是什么？”

“狼牙——”队员们抬起头，坚定地注视着他。

“你们的名字谁给的？”

“敌人——”

“敌人为什么叫你们狼牙？”

“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耿继辉举起右手的武器：“孤狼B组——”

队员们一起举起手里的武器：“同生共死——”

所有人都是一脸刚毅。

耳麦里传来飞行员天狼1号的声音：“孤狼B注意，准备机降。一分钟后我将离开这里，祝你们好运！”

耿继辉伸出大拇指。

队员们伸出大拇指。

舱门打开，老炮把大绳抛下去。

直升机悬停。队员们顺着大绳陆续滑降。耿继辉最后一个滑落，他松开腰间的铁扣，直升机飞走了。耿继辉挥挥手，小庄带队进入密林深处。后面的特战队员们都是警惕十足，快速而默默地前进。

2

林间山路，两辆陆地巡洋舰在急驰。车里坐满了冲锋枪手。

山头狙击阵地上，邓振华抱着巴雷特狙击步枪在报告：“大尾巴狼报告，目标接近中。两辆陆地巡洋舰坐满枪手。他们距离埋伏地点还有500米，完毕。”

他说着拉开了枪栓。咔嚓，大口径子弹上膛。

路边灌木丛中，耿继辉对着耳麦低声说：“森林狼收到，准备动手。完毕。”

队员们做好了准备。小庄握紧冲锋枪，老炮拿起引爆器，强子虎视眈眈。

陆地巡洋舰接近了。老炮按下引爆器。

“轰！”第一辆车飞上天空，化成烈焰。枪手们飞在空中惨叫着，小庄一个箭步冲出去，举起冲锋枪射击。

同一时间，狙击阵地上的邓振华扣动扳机。砰！巨大的枪声，第二辆车的司机胸部几乎被打烂了，车歪在路边。枪手们纷纷往车下跳。

第一部分 第2节：子弹上膛(2)

队员们包围上去，对着目标精确地射击，枪手们纷纷中弹，瞬间尸体横陈。

强子冲上去，一把拉开车门，小庄举起冲锋枪：“不许动！中国陆军！”

毒枭惶恐地举手：“我投降、我投降……”

小庄一把把他拉下来，按在地上，史大凡搜身，其余的队员在警戒。

耿继辉环顾四周，对着耳麦呼叫：“天狼1号，我们得手了，立刻到指定地点会合。完毕。”

队员们把司机尸体拖下来，上了陆地巡洋舰，高速离开。地上留着尸体，那辆车还在燃烧。

行动如同教科书一样完美，孤狼B组，抓获毒枭，无一伤亡。

山头狙击阵地上，邓振华起身，他把手雷拔掉保险，放在巴雷特狙击步枪的枪托下面，并用杂草掩埋好，然后提着56－1冲锋枪开始飞奔：“该死的——狙击手，难道每次都要跑路的吗？”

谷地。直升机盘旋着螺旋桨在等待，队员们架着毒枭快步跑来。小庄跑在第一个，他持枪警戒四周。队员们陆续上去，小庄回头看看：“还有伞兵——”

“起飞！给狙击手丢下绳子，我们不能再耽搁了。”耿继辉面无表情地说。

小庄果断地上去。直升机开始准备起飞，起落架已经离开了地面。邓振华跑过来：“该死的！等等我——”

史大凡嘿嘿笑着，丢下大绳，上面都是打的结：“鸵鸟！爬绳！”

邓振华抓住大绳，仍不忘悲悲切切地嚷：“天啊！难道这就是伞兵的命吗？”他拿起D形环扣在绳索上，被带离地面。

队员们哈哈大笑。

直升机起飞了，拖着一条大绳，大绳上带着邓振华，他还在痛心疾首地高喊：“难道你们打算让我这样返回狼穴吗？该死的——”

队员们兴高采烈地拉着邓振华爬上来。

小庄负责看押人犯。他盯着毒枭，又拿出照片来看看，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怎么了？”耿继辉问。

小庄皱着眉：“不对劲！他怎么一点表情都没有？”

耿继辉看向毒枭。小庄伸出手，一把撕开了毒枭的面具，下面是一张不一样的脸，泪流满面。

小庄一惊：“假的，我们中计了——”

队员们来不及思考，山头上，一个贩毒武装的枪手已经举起防空导弹，嗖地发射出去，导弹带着尾烟，扑向直升机。

“轰！”

直升机凌空爆炸，碎片纷纷落下。

中国狼牙陆军狼牙特种大队，孤狼特别突击队行动B组，全体阵亡……

3

“啊——”一声哀嚎，小庄从梦中醒来。他披散着长发，坐在床上喘息，飞机的碎片似乎还在眼前飞落。

女孩在旁边睁开眼：“干吗啊？大早上一惊一炸的？我还没睡醒呢！”

小庄捂住脸，泪水从指缝流出来。

女孩伸手拽他：“怎么了？再睡会儿？”

小庄甩开女孩：“你谁啊？在我家干吗？”

“昨天酒吧……”

“滚蛋！”小庄吼。

女孩坐起来，愣了。

“滚蛋！”

啪！一个嘴巴抽过来，女孩起身穿衣服走人。

小庄坐在原处，等她走后，开始落泪。

许久，他终于平静下来，起身拉开窗帘，阳光照射进来——这是一间租来的破旧仓库，被改装成了家。一层是放车和杂物的地方，二层是卧室和工作室。虽然破旧凌乱，但收拾得很有艺术气息。

小庄开始洗漱，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扎上马尾巴。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喂？”

邵胖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喂！起来了？昨天那妞儿聊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小庄淡淡地说。

“别着急，慢慢来啊，你送她回学校了？”

“没，昨晚上在我家呢，刚打发走了。”

“操！又被你丫给办了？真不知廉耻啊？”

“知道啊，你就是廉耻。”

邵胖子笑：“你大爷的！你们全家都是廉耻！赶紧的，这边等你呢，别迟到了啊！”

小庄一边说一边打开仓库大门：“知道了，马上到。挂了啊。”

第一部分 第3节：子弹上膛(3)

他挂电话，上了花花绿绿的切诺基。

4

桔子胡同小学门口，电影拍摄现场一片忙乱。小庄是副导演兼场记，他扎着马尾巴，一副艺术青年的打扮，正拿着喇叭狐假虎威：“注意了啊！现场安静了啊！各个部门注意啊，实拍了——”

录音小妹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录音好！”

“摄影好！”

“灯光好！”

……

小庄转向坐在椅子上看监视器的胡导满脸堆笑：“胡导！您看可以开始了吗？”

邵胖子在旁边急忙给胡导点烟：“胡导？我同学还上路吧？”

胡导很是深沉地点点头：“嗯……开始吧。”

小庄把喇叭往背后一背，拿出腰里别着的场记板快步跑到小学门口举起来：“电影《冰是睡着的水》第五场第三镜，预备——啪！”他合上场记板。

摄影机开始咔啦咔啦地转。一群毛孩子从小学里放学走出来。一个小黑脸举起书包砸在前面的小胖墩后脑。小胖墩回头高喊：“你丫敢打我？弟兄们，上——”

旁边的孩子们跟这个小黑脸打起来。

胡导看着监视器：“好！过！开饭！”

大家开始收摊子。孩子们打急了，还扭在一起。小庄急忙跑过去：“各位小爷！各位小爷！别打了，下面还有戏呢！好了好了！”他拉开群情激动的孩子们，拽着他们走，“吃饭了吃饭了！今天是茄子肉丁，绝顶好吃！”

录音小妹正在领饭，看见小庄哄孩子，噗哧乐了。

小庄冲着她笑笑：“没办法，这年头革命工作不好做啊！又当爹又当妈的，该给孩子们找个妈了！”

录音小妹乐了：“去！少跟我贫，谁给他们当妈啊！”

小庄嘿嘿笑着把孩子们交给邵胖子：“那什么！你替我伺候会儿小祖宗们。”

“哎哎，你干吗去？你把这饭给胡导送去，导演组的人了，有点儿眼力界！”邵胖子拿着盒饭瞪他。

小庄苦笑：“说几句好话还行，伺候人的事儿我做不来。”

“操！你以为你是谁啊？斯皮尔伯格?庄？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刚毕业——别着急，慢慢来！我在江苏人艺当了八年演员，就拉了四年大幕……”

小庄的眼睛在飘。录音小妹看着他看自己，不屑地切了一下。

邵胖子说着说着觉得无趣：“哎！我说你，到哪儿都忘不了泡妞啊？那小妹可眼光高得很，大二就开始跟组了，一直守身如玉！多少狼惦记着都没吃着，你一来就想泡她啊？别着急，慢慢来啊……哎哎！你真去啊？”

小庄已经径直走过去了。

邵胖子又想喊他，小黑脸跟小胖墩又干了起来，他只好急忙去劝架。

小庄凑近录音小妹，拿出一盒都宝烟，抽出一根递过去。录音小妹看一眼：“哟！都宝啊？你还好意思拿？”

小庄笑笑低声说：“里面是红塔山，这不怕他们分嘛？”

录音小妹抽出来看看，烟嘴的确是红塔山商标。她笑着将烟叼在嘴上。小庄给她点烟，低声说：“后面胡同，我等你。”

录音小妹别有意味地看他，吐出一个烟圈：“你以为你谁啊？你们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都这么没情调？”

小庄看看她，自己走了。录音小妹笑着又吐出一个烟圈。

烟圈在飞，被一口气给吹散了。

5

胡同里面杂七杂八到处都是东西。小庄追着录音小妹，录音小妹格格笑着：“不闹了不闹了，气都岔了！”

小庄追上录音小妹，一把拉过她：“过来吧你！”

录音小妹挣扎着，仍被小庄抱住了强吻，她喘不过气来，推开小庄：“我告你小庄，你刷牙了没？怎么昨天晚上吃的韭菜饺子还在啊？”

小庄嘿嘿笑着：“刷牙不刷牙你也过来吧你！”

录音小妹躲着：“先刷牙去先刷牙去，要不我这里有口香糖你先嚼两下，啊——”小庄把录音小妹按在墙上狂吻。

缥缈的口号声突然传来：“一——二——”

小庄如同雷击一样，一下子抬起头，满眼惊讶。

“你怎么了？”录音小妹的嘴唇湿漉漉的。

第一部分 第4节：子弹上膛(4)

小庄一把松开录音小妹，转身就跑。

缥缈的口号声渐渐变得清晰和雄壮起来

小庄跑到胡同口，他站住，呼吸急促。对面的工地上，穿着破旧迷彩服的老炮在孤独地搬一根原木：“一——二——”

小庄静静地看着，鼻翼急促翕动，他突然撕心裂肺地高喊：“班长——”

老炮扛着原木的身影愣了一愣，他松开原木，原木轰然倒地。老炮回头，艺术青年的小庄急促呼吸着，惊愕的眼慢慢溢出泪水：“班长……”

老炮还是那么惊愕地看着他。

“班长——”小庄冲过去抱住老炮。老炮慢慢抱住了小庄：“兔崽子，你的头发怎么跟女人一样长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班长……”

老炮抱紧了小庄，闭上眼睛，眼泪流了出来。

录音小妹慢慢走出胡同口，诧异地看着两个男人。

6

街边的小饭店。一桌子的菜，服务员还在忙着上菜。

穿着破旧迷彩服的老炮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够了、够了……”

“班长，今天你得听我的！”

小庄红着眼睛，打开酒瓶咕嘟咕嘟倒酒。录音小妹坐在旁边小心地拉他：“小庄，时间差不多了……马上要开工了……”

小庄一把甩开她：“没你事儿！滚！”

录音小妹很尴尬，掉头跑了。

老炮不安地说：“小庄！你、你不该这样对你对象。”

小庄拿起一个口杯，沉了一下：“她不是我对象。这一杯，为了我们在一起的岁月！”他仰起脖子一口气把酒给干了。

老炮关切地看着他，略有伤感：“你变了……”

小庄红愣了一下，放下口杯，：“不是我，是生活——生活变了。”

老炮看着小庄，拿起酒杯：“为了我们在一起的岁月！”他一饮而尽。

小庄看着老炮，突然露出奇怪的笑容。他拿起酒瓶再次倒酒。手机在响，他却浑然不觉。

“你的电话。”

口杯溢出来酒。小庄拿出电话关机：“今天，谁他妈的也别想打扰我！班长，老炮……我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更没想到你现在……我以为……你不会离开特种部队，你肯定会干到六级士官的。”

“家里出了点儿事，我去年年底复员的。这么好几年，你也不知道回去看看我们。兄弟们都很想你。”

“你知道我不敢回去……我不敢想起你们，不敢想起来过去的这些事儿。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小庄声音带着哭腔。

老炮带着忧伤看着他。

“可是我忘不了，我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爬过的每一道悬崖，走过的每一个村庄，甚至是踢过的每一步正步，打过的每一颗子弹……我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患难与共的日子，也忘不了她……”

老炮断然打断他：“你别说了！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小庄再次拿起酒杯，老炮一把抓住他的手：“别喝了——”

小庄慢慢推开他的手：“这一杯，为了她……”

老炮看着小庄，慢慢拿起酒杯。

小庄一饮而尽。

老炮也一饮而尽。

咣！小饭店的门被一把推开，邵胖子急赤白脸地进来：“孙子！你丫疯了——”

小庄看着邵胖子，带着眼泪笑：“来，喝一杯！”

邵胖子劈手夺过酒杯：“喝他妈的什么喝啊？胡导都怒了！要开工了，场记不在！你成心的是不是？”

老炮急忙站起来：“小庄，你赶紧去工作吧，我……”

小庄一把按下他：“你不许走！”

邵胖子看了民工装束的老炮一眼，皱眉拉小庄：“你丫赶紧跟我回去！别在这儿灌猫尿，为了让你能跟组，我费了多大劲？少他妈的在这里撒酒疯！赶紧的！你成心让我坐蜡是不是？”

老炮小心地说：“小庄，你还是先回去工作，咱们来日方长！”

小庄看看邵胖子，又看看老炮：“你等我！”

他转身跟邵胖子离去。

老炮忧郁地看着小庄的背影，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胡同片场。大家都在各自忙碌。邵胖子拉着小庄过来。戴着耳机的录音小妹抬起头，关心地看着。

第一部分 第5节：子弹上膛(5)

胡导在监视器前跟摄影说着什么，邵胖子快跑几步过去，满脸堆笑：“胡导，小庄回来了。”

胡导看了小庄一眼，没说话。

邵胖子拉过小庄：“他拉肚子了……快跟胡导道歉。”

小庄为难地说：“胡导，我……”

胡导看都没看他，指着那边径自过去了：“那是谁啊？糊弄日本人呢？”

小庄很尴尬，邵胖子数落他：“你说你胡闹什么啊？那民工谁啊？”

“什么民工？那是我战友！”

邵胖子把场记板塞给他：“行行，你战友是我大爷！成了吧？赶紧去跟胡导说几句好话，这事儿就过去了！”

小庄咬咬牙，走到胡导身后：“胡导，对不起……”

胡导还是不看他。

邵胖子急忙过来：“胡导，我同学不懂事儿……”

胡导看看小庄：“你不挺牛的吗？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大导演，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邵胖子满脸堆笑：“他不是刚走进社会吗？这要学的还多呢！”

胡导刚想说什么，突然愣住了。小庄啪地把场记板随便一甩，转身就走。

录音小妹傻眼了。

大家都傻眼了。

小庄径直穿过目瞪口呆的剧组，走向自己那辆花花绿绿的切诺基。邵胖子急忙追过去拉住他：“你干吗啊？”

“松手！”

“你又犯什么神经病呢？”

小庄一把甩开他：“我不干了！”他上车，一轰油门走了。

邵胖子着急地说：“我说你疯了？哎哎——”

切诺基花花绿绿的后屁股冒着烟，贴着国旗和“熊出没注意”的贴图渐渐远去。

小庄开着车。街景哗哗闪过。

车到小饭店门口，小庄刹车，下车。他推门进去，愣住了——老炮不见了，老板娘在收拾桌子。

“人呢？”

“走了。”老板娘头也不抬。

“走了？”小庄转身开门左右看看，回头，“什么时候走的？”

“你刚走，他就走了！”

小庄着急了：“我还没结帐呢，你怎么就让他走了？”

老板娘抬头：“他结了啊？我干吗不让人走？”

“他说什么没啊？”

“什么都没说，就说结帐……哦，对了！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老板娘转身去柜台拿东西，递给小庄。

——一个已经变得残旧的狼牙特种部队臂章。

小庄颤抖着手接过来，臂章下面还有一张纸条。他匆匆打开纸条：小庄，很惭愧让你看见这个样子的我。你还记得老班长，这就足够了。我走了，不要找我。我们虽然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但是现在，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曾经的班长——老炮。

小庄合上纸条，问老板娘："他往哪边走的？"

"我哪儿知道啊？"

小庄拿着东西夺门而出。街上人来人往，没有老炮。

小庄匆匆打开车门上车。他拿出手机，一边开车一边在电话簿里面翻电话。

7

生意清淡的街边驴肉馆，隔着临街的大橱窗可以看见街道上的人来人往。强子穿着便装进来："来碗面！"

服务员正在看电视里面的《环珠格格》，聚精会神的。

强子提高声音："有人没啊？给我来碗面！"

服务员眼睛还没离开，哦了一声对后面喊："一碗驴肉面！"

强子找了临窗的桌子坐下，一看桌子，桌上很脏，没擦，碗筷还在。

"哎，你来给擦一下啊！"

服务员舍不得离开电视，但还是离开了。

强子不满地看着她过来擦桌子："都你们这样还做不做生意啊？"

服务员对他爱答不理的："你又不是老板，你管呢？"

"那叫你们老板出来，我跟他说叨说叨！"

"你谁啊？"服务员不满地问。

"我防疫站的！群众反映你们好几次了，我今天来看看，还真的脏乱差啊？叫你们老板出来！"

服务员愣了一下："我们老板不在。"

"不在？那你们这饭店也别开了，马上停业整顿！"

两人正在争执，厨房的门帘开了："干啥啊？"

第一部分 第6节：子弹上膛(6)

老板是个东北口音、四十多岁的精壮男人，铁青的脸上有一道刀疤。密密麻麻的黑龙纹身从背心里露出来，胳膊上脖子上都是。

强子转头，看他很强壮彪悍，好像胆怯了："你是老板啊？我是防疫站的，你们这卫生情况好像有点问题啊……"

老板挤出干笑："不好意思，最近我回老家了。"

强子给自己找台阶，起身想走："那这样，你们先收拾收拾，我再来检查。"

老板拿出烟："领导，像我们这做小生意的，顾不上的地方你还得多担待。"

强子小心地笑："好说、好说。"

老板递烟给强子，强子双手小心地去接。突然他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闪电般地抓住老板的右手手腕猛地扳倒按在桌子上："动手！"

老板脸色大变，怒吼一声把压在身上的强子掀翻在桌上。强子砸碎了桌子倒在地上。瞬间，老板拔出手枪，上膛。

咣！玻璃门被几个小伙子粗暴地撞开，便衣警察们冲进来举起手枪："不许动！"

老板无处可逃，掉脸就直接冲向大玻璃橱窗。

咣！他撞碎了玻璃橱窗，从里面撞了出去。跳到街上，拔腿就跑。

强子拔出手枪从橱窗跳出来，边跑边上膛："再跑开枪了——"

老板眼露凶光，跑着跑着侧过身子回手举起手枪。

咣！老板没看见前面，一头撞进路边的IC卡电话亭。他头晕眼花，被弹出来仰面栽倒。

强子过去，蹲在他跟前冷笑着看他："黑龙，三年了，你可让我好找啊！五条人命，200公斤海洛因，加上贩卖枪支、绑架敲诈，就这些枪毙你100个来回还富余！你哪里是什么小生意人，你是办大事儿的材料！别谦虚了，跟我回去谈谈致富心得吧。"

老板想反抗，却动弹不了，只是抬起右手晃了晃又无力垂下了。

强子捡起他掉在一边的手枪退膛。两个小伙子冲过来铐住了他，把他揪起来。

几辆闪着吸顶警灯的民用牌照轿车高速冲过来停在旁边。便衣警察们把一滩稀泥似的老板提起来，扔进车里。

女便衣警察小蕾走过来，把电话递给强子："强队！你的电话，一直在震！这么着急找你？是对象吧？"

强子笑笑："我对象还在丈母娘肚子里面呢！"他接过电话一看，还在震动，屏幕显示名字，是小庄。他按下通话键："喂？我刚才在抓人，说吧，又被哪个中队的交警给扣了？"

小庄在开车："我跟你说啊，这次不是因为我！老炮来了！"

强子愣住了："你说谁？老炮？他什么时候来了？在哪儿呢？"

"一个小时以前我看见他的，现在又不知道去哪里了！"

"知道他住哪儿吗？"

"肯定就在附近的工地！"

"工地？他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五级士官了啊？部队工资不是涨了吗？他怎么可能住工地？"

"我一句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老炮现在当民工了！"

"你别逗了！老炮那种兵是不可能退伍的！就算退伍，他好歹也是二等功臣！国家和军队都有相关规定待遇……"

"我有必要跟你扯这个蛋吗！我现在去找他，你要是有时间就赶紧过来！就是我们拍戏那个地方附近。"他挂了电话，打车拐弯，开进胡同。

强子挂了电话，回头看去，年轻的警察们已经准备收队。

"那什么……小蕾！你先回去跟方总汇报，我去办点事儿。"

"不是吧，强队？方总还不怒了？我怎么跟方总说啊？"

"编个理由，当女特警连这点本事都没怎么跟犯罪分子打交道？"他说着就上了前面的轿车。

"强队！你开着手机啊——"

强子挥挥手，开车走了。

大街上，车流如梭。强子的车艰难地穿行，他按着喇叭，心急如焚。

车实在太多。

强子狂按喇叭，没人搭理。他看看手表，拿起吸顶警灯安在车顶上，拉响了警笛。前面的车立即让开了，强子加速冲过去。

8

小庄的车冲进一个工地，在楼下停住。

第一部分 第7节：子弹上膛(7)

他下车高喊："老炮！班长——"

正在干活的民工们好奇地看他。包工头过来："你喊什么？干吗的你是？"

"我、我找人……"

"找谁啊你？找人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没看见我们这儿正上班呢！出去出去！"

"我找老炮！"

"谁是老炮？我这里有200多民工，我叫得全吗我？"

"他穿迷彩服！"

包工头一指："你自己看看，都是穿迷彩服的！"

小庄定睛看去，民工们都穿着迷彩服，正纳闷地看着自己。小庄语塞。

"出去出去！你再不出去，保安就轰你出去了啊！保安——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门口的俩保安赶紧往这儿跑。

小庄正要说什么，警笛声迅速逼近了。

强子关了警笛，车顶的警灯还在闪着，他开进工地。

俩保安立即站住了，傻看着。包工头也傻了。

强子关掉警灯，下车跑过来："小庄！老炮呢？"

"还没找到。"

包工头凑上来陪笑："公安同志，您……"

强子亮出警官证："我找个人，是你工地的民工。"

包工头立即吹哨子："快快快！下来集合了，公安找人了……公安同志，都办了暂住证了。"

小庄在民工们中寻找，没有。他回头看强子。强子问：“你确定就在这里吗？”

“我眼睁睁看着他在这里搬原木的！”

一民工说：“哦？你们说炮哥啊？”

小庄眼睛一亮：“对，就是老炮！他在哪儿？”

“走了，他中午回来收拾东西就走了！”

包工头瞪眼：“怎么走了？不可能啊？”

强子问：“他什么时候来的？”

包工头着急地说：“三个月以前啊，我一分钱工资都没跟他结呢！他怎么会走呢？”他立即发现众民工看他的眼神不对劲，马上改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众民工都不说话。

强子叹气：“算了，问他们没用。老炮要是想不让人找到，他们肯定是不知道的。”

“公安同志，他是不是、是不是犯了什么案子？”

小庄瞪他一眼：“胡说！他是我们的老班长！”

“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强子拉上小庄，又转身拿出名片，“如果他回来，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包工头点头，跟着送出来：“一定一定！”

工地外，小庄站在自己的车边，神色焦急地四处张望。强子在自己的车里打电话：“好，谢了！得得，欠你一个人情我记着！行，咱哥们儿谁跟谁啊。”

强子打完电话出来，走到小庄跟前：“我跟附近几个派出所所长都打招呼了，有老炮的消息就马上通知我。”他看看手表，“我还得回单位。那边刚抓了人一堆手续要走，我不回去不像话。记住，别冲动，老炮要是诚心逃避我们，找到了也得跑。所以你千万别着急，什么事情想清楚再说。”

小庄神色黯然：“他逃避我们干什么？我们是他的兄弟啊！”

强子看着小庄：“也许是他抹不开这个面子吧！”

小庄苦笑：“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呢？”

“他未必像你这样想。老炮是老班长、老大哥，他的自尊心要比我们都强。他逃避我们，也许就在逃避自己的过去。”

“那他为什么要逃避自己的过去呢？”

强子奇怪地看小庄：“难道你不是在逃避自己的过去么？”

小庄愣住了。

强子岔开话题：“老炮曾经是我们的老班长，是全军特种部队的资深骨干士官，他在侦察部队和特种部队的经历都非常辉煌。我想，他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混成这样。”

“我们不可能不管的。”

“对！也许是他抹不开面子，也许是他不想麻烦我们，总之，他肯定有自己的苦衷。你先回家，理出个头绪来我们打电话。我真得走了，你电话开机。”

强子拍拍小庄的肩膀，上了自己车离开。

9

深夜，小庄仓库的卷帘门自动打开了，他的切诺基开进来，卷帘门又自动关上了。

第一部分 第8节：子弹上膛(8)

小庄疲惫地下车，他上了二层打开台灯，按下留言电话按钮。

“操！你丫玩什么呢？别胡闹了！赶紧给我回电……”是邵胖子声音。啪！小庄给按了。

“小庄，我是你爸。你都毕业了，到底什么打算啊？你不能一直这么混吧？你看看你那些高中同学，人家都当孩子的爹了，多成熟！你再看看你，以后怎么办啊？……”

啪！小庄苦笑一下，按了。

“小庄，我现在还在局里值班。我的相册在家，你回家后找一下老炮的照片，找到后发我信箱……”

啪！小庄关上电话，迅速转向角落杂物柜。

杂物柜上放着乱七八糟的舞台模型、京剧脸谱什么的。最下面的一层盖着一层汽车伪装网。小庄撕开伪装网，伪装网下露出一个很旧的缝着细密小补丁的迷彩大背囊。

小庄愣了愣，他的手在背囊的扣带上颤抖。他仿佛听见了直升机的轰鸣声、电台嘈杂的通话声、自动步枪清脆的点射声……种种特种部队时期的声响交杂着，如同闷雷一样席卷而来。

小庄呼吸急促地打开这个背囊，犹如打开一个青春的潘多拉魔盒。

背囊完全打开的一瞬间，嗖——一颗流弹的呼啸声清晰地掠过小庄的耳朵。他下意识地闭上眼睛，额头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小庄再睁开眼时，脸上是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沧桑。

他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面前的床上，最后拿出的是一个鼓鼓囊囊的档案袋。

小庄抖着手打开档案袋，慢慢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哗啦啦！陆军大檐帽徽、领花、从列兵到中士的军衔肩章……小庄把这些在面前一一摆开：

他拿起一个“夜老虎侦察连”的臂章：唰——小庄看见倒在泥地上的陈排举起步枪对着自己哗啦一声拉开枪栓：“这要是在战场上，我毙了你！”

小庄的眼睛，眼泪在涌动。

他拿起一顶叠出褶皱的黑色贝雷帽：唰——小庄看见何志军严肃地看着自己，掷地有声：“自我军区特种大队组建以来，你是第一个以列兵身份来受训并通过全部考核而获得入队资格的——但是，你也是第一个在通过考核以后，自愿放弃特种大队的队员资格的！”

小庄的眼里，泪光闪闪。

他拿起一个“狼牙特种大队”的臂章和胸条：唰——小庄看见上千个头戴黑色贝雷帽的特战队员手持步枪齐声怒吼：“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小庄的眼泪默然落下。

他哭着拿起最后的东西——一个粉色封面的日记本。他的手剧烈地抖动着，一束风干的野兰花从日记本里飘落出来。小庄着拿起野兰花，再也抑制不住，撕心裂肺地迸发出吼声：“小影——”

唰——小庄看见身着中国陆军87士兵常服的女列兵小影穿着黑色皮鞋，嘎巴嘎巴走在特种大队的训练场上……

“啊——”小庄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狂暴的他开始砸东西，屋里立即叮当哐啷乱成一片，杯子书本乱飞。

小庄狂乱地抓起笔记本电脑，但是手却停住了。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眼睛血红，嘴唇翕动，他慢慢放下了笔记本电脑。

哗啦啦——桌子上残留的东西全被他胡噜到地下，桌面立即干净了。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呼吸急促地看着屏幕亮起来。

小庄打开了Word文档，他的手在颤抖。

唰——小庄看见戴着黑色贝雷帽的特战队员们庄严宣誓：“我宣誓，我是中国陆军特种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最精锐的战士！我将勇敢面对一切艰苦和危险，无论是来自训练还是实战！无论面对什么危险，我都将保持冷静，并且勇敢杀敌！如果需要，我将为国效忠！我绝不屈服，绝不投降，如果必要——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小庄的眼睛，火焰在燃烧，燃烧，燃烧。

他的手在键盘上迅速敲击着：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我不能忘却的军中回忆，只有在暗夜的梦里，他们还陪伴着我。”

“回忆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感觉到包裹在心灵外面的那层已经变得坚固的壳在一点点破裂，心里很疼，因为这种柔弱被自己藏在一个阴暗的抽屉里不敢示人，已经很久不见阳光……”

第一部分 第9节：子弹上膛(9)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我想，我该从她讲起。没有她，我就不会参军，更不会走入特种部队，也就不会有这些铁和血交织的回忆……”

“她是谁？她是小影，是我所有对美丽和纯洁的想象的化身，是我永远的梦中情人。我们都是文工团子弟，住在一个家属院。我和她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她比我大一岁。我从小在破碎的家庭长大，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未来我也有着很多梦想，在这些梦想中，独一无二的女一号就是小影……”

在键盘的敲击声里，一幕幕往事咬噬着小庄的神经。小庄快速地打字，各种画面在他脑里快速闪过：

唰——记忆里的家属院。

楼下的一家夫妻在争吵，童年的小庄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想心事。

悠扬的钢琴声若隐若现，楼上窗前，童年小影在弹琴。

……

唰——记忆里的某个早晨。

童年的小影背着书包去上学。

小庄鬼头鬼脑地在后面跟着。

小影转身，小庄躲进了花坛子边。

小影笑了："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

小庄出来，很狼狈。

"干吗总是跟着我？"

小庄不服气地说："谁跟着你了，我也去上学，路就这一条。"

小影笑："不承认就算了！要是想跟我一起上学呢，就跟我一起走；要是不想呢，就继续跟着我！我走了！"

她转身就走。小庄急忙跟上，跟小影并排。

小影笑，继续走。小庄跟她一起走。

……

唰——记忆里的家属院。

夜色已深。小庄家父母还在争吵，十多岁的小庄坐在打开的窗户前出神。一个被绳子栓着的篮子慢慢放下来。里面是一本《莎士比亚戏剧选》。小庄接过书，抬头，小影在上面拉上去篮子，挥挥手，冲他笑。

小庄打开扉页，里面是一张纸条："小心点，别弄脏了，我从爸爸书柜上偷来的！好好学习，长大当个科学家！"

小庄抬头看，小影已经没了。

小庄笑着，在台灯下打开了戏剧集，聚精会神地看着。

……

小庄一边回忆，一边打字，噼哩啪啦键盘敲击声中，一行行文字在电脑屏幕上显现出来：

“时间就这么过去，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爸妈终于结束了这场拉据战，离婚了。我也逐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艺术青年，抱着戏剧和电影导演执着的梦。”

“我和小影还是同学，在一所高中，所不同的是小影在理科班，我在文科班。我的梦想是考上戏剧学院导演系，而小影则想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当个文艺兵是她的梦想。”

“那时候，我们都很纯。我们憧憬着未来，憧憬着走入各自神往的艺术殿堂。我们彼此喜欢着对方，却没有说出来。小影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后来，在我的生命中，小影永远成为一个梦幻的化身……”

泪从脸庞无声地滑落，小庄顾不得擦去，飞快地打着字，记忆里的镜头在他脑海中不断切换：

唰——记忆里的楼道在夜里黑漆漆的。

咣当——小庄家的门开了，高中时代的小庄飞也似地跑出来，后面追出来一只拖鞋，以及父亲的爆骂：“你就别白日做梦了！戏剧学院导演系那是你考的？你就别浪费那个钱了！下水道还能蹦出个卫生球来？”

小庄飞跑出楼道，来到花园里面。他光着脚坐在花坛边上看星星，不时擦着流下的眼泪：“操！连试都不让我去！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一只手绢递过来：“怎么了？又跟你爸吵架了？”

小庄转脸看，是小影。他接过手绢嗯了一声：“他不让我去。”

小影想了想，说：“他也是为你好，那毕竟是一等一的艺术学府。你万一考不上，回来不也耽误高考吗？”

“那我也得试试啊？连试都不让我试，他怎么知道我不行？”

“那你就自己去啊？反正他也不怎么管你，你去就是了！”

小庄低下头：“钱呢？我得需要钱，光报名费就得一百多，我还得去北京。我哪儿有钱啊？”

第一部分 第10节：子弹上膛(10)

小影不吭声了，在想着什么。

……

唰——记忆中的车站被铁栏杆分成内外。

小庄跟小影来到栏杆外，小庄笑："你回去吧，我走了！"

小影脸色苍白地看着他："我等你的好消息……你一定行的！"

小庄看着她："你的脸色怎么那么差？病了吗？"

小影无力地笑笑："可能是复习累的，你别多想了。赶紧去吧，别误了车！"

小庄笑笑，转身敏捷地爬过栏杆，跳下去跑了。

小影贴在铁栏杆上眼巴巴地看着。

小庄跑向那边站台，回头看小影。小影挥挥手，露出无力的笑容。

小庄笑笑，转身跑向站台上等车的人流，没票，他混了进去。

列车开动。

小影还在看着招手。

……

噼哩啪啦的键盘声戛然而止，小庄痛苦地捂住脸庞，眼泪从指缝中流出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擦擦泪，双手继续在键盘上飞舞：

"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通过了专业考试，回来后准备参加文化课考试。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小影却因为贫血病倒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小影给我的钱并不是如她所说，是她妈妈借给我的，而是她卖血得来的。我更没有想到，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小影，在高考最紧张的时刻，垮掉了。她没能去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艺术专业考试，所以也就永远失去了去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校学习的机会。因为，军校只要应届生。"

"后来，我顺利通过了文化考试，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戏剧学院。小影休养了两个月，没有参加高考。她告诉我她要年底去当兵，从部队再考军艺。"

“我走的那天，小影没来送我。我很失落。出乎我意料的是，从我上了大学，小影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我不知道小影是怎么了。我渐渐习惯了戏剧学院的生活，也习惯了大学生的慵懒，但是我却无法忘记小影。我给她写信，信总是石沉大海；给她打电话，她妈妈总是说她不在……我只能等待，希望等到假期，可以回去找她。我知道她要参军，所以格外关注关于解放军的消息。”

“那年，是中国军队的重要转折点，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在东南沿海举行了威慑性质的联合大演习。东南沿海的东南军区也第一次在新闻当中被成为东南战区。各种谣言流传着，似乎战争一触即发……”

小庄顿了顿，他静静地想着那些往事，往事清晰地在他眼前浮现……

唰——记忆中的公用电话亭。小庄在紧张地拨号码。十七岁的小庄是个大学新生，一身所谓的艺术青年的打扮。

电话里传来小影妈妈的声音：“喂？谁啊？”

“阿姨，我是小庄啊！”

“哦，小影不在……”

“阿姨，我问您——小影是不是要参军了？她去哪个部队？”

“是啊，她已经接到通知了，去东南军区……你在北京还好吧？”

小庄丢下电话掉头就跑。

电话悬着，听筒里传出小影妈的声音：“喂？喂？”

小庄一阵风似地跑过人流，跑过戏剧学院操场，跑向办公楼，

小庄匆匆跑上楼，跑到标着“导演系办公室”牌子的门口，他呼哧喘气，推开房门。

五十多岁的女老师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小庄？怎么了？”

小庄站在门口气喘吁吁：“刘老师，我要退学！”

刘老师一惊：“退学？你要干吗去？”

“我要当兵！”

“你说什么？”

“我要当兵——”

刘老师苦笑：“这孩子，怎么好生生的突然想当兵了？”

“我……反正我就是要当兵……”

刘老师很纳闷：“你先别着急，过来慢慢说。”

小庄走到刘老师跟前坐下。刘老师耐心地劝他：“你知道考上导演系多不容易？你怎么就放弃了呢？你跟我说说，怎么想起来去当兵的？”

“我、我……”

“怎么了？”

小庄心一横，说：“我女朋友参军了！”

刘老师笑：“哟！那你怎么想起来跟着去当兵呢？”

第一部分 第11节：子弹上膛(11)

“现在都在说，这几年就要打仗了……”

“那是传说而已啊，再说要打仗，你女朋友的部队也未必上前线啊？”

“她去的部队是东南战区的。”

刘老师愣了一下。

“也就是说，只要东南发生战争，她们部队……”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些道理。你才十七岁，对很多事务的看法都不成熟。战争是很复杂的，不是你幻想的那样说爆发就爆发的。”

“可是如果战争爆发了，我不能让她一个人上前线！”

刘老师没生气，反而有些许感动。

“我爱她。”小庄一脸严肃地说。

刘老师看着小庄，没说话。

小庄看着刘老师，也不说话。

刘老师笑笑：“你真的舍得离开戏剧学院？离开导演系？这可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艺术圣殿，你真的舍得吗？”

“我……舍不得又怎么办？大学我可以再考，爱情我只有一次。”

刘老师想了想说：“确实是个难题啊——不过你真的赶上个好时机，我听说国家高教委跟国防部有个联合文件，兵役制度进行新的改革，在校大学生可以保留学籍参军入伍。本来觉得跟我们学校关系不大，没想到你居然跳出来要当兵了！”

“啊？真的？”

“具体内容我还没看。这样吧，你先回去。我找来那个文件看一看，如果符合情况，我来想办法给你办休学手续。”

“谢谢刘老师！”小庄简直有些兴高采烈了。

“先不要谢我。我倒是确实觉得，你们这些从高中校园直接进入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孩子们应该多一些人生的磨炼，去部队闯荡闯荡，你也就长大了，学会用成熟的眼睛去看身边的世界——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演，缺乏生活的锤炼是不可能的。”

“刘老师，我记住了。”

“你有参军的想法很好，我相信会成为你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留着长发的小庄愣愣地看着刘老师，显然还理解不透这话里的深义。

第二章

1

北方某城车站候车室里，车站送兵的声音一片嘈杂。

穿着冬训服的新兵小庄在人群中寻找着——一片新兵，却看不见一个女兵。他失落地坐在背囊上，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开始看书，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著作。

喇叭里传来接兵干部的喊话："新兵同志们注意了！新兵同志们注意了！东南战区的集合了！准备出发……"

小庄没听到，他坐在背囊上，背靠着柱子聚精会神地在看书。

"那个兵，说你呢！"一声闷雷响起来。

小庄看得很投入，没注意。

啪！书被抽走了。

小庄抬头，戴着陆军上士军衔的老炮扎着腰带站在他面前，铁青着脸："那个兵，说你呢！你没听见喇叭广播吗？"

小庄左右看看，还没回过神来。

"就是你！那个兵！起立！集合了！"

小庄气不打一处来："喊什么喊？我没名字吗？你喊'那个兵'谁知道喊谁？"

老炮愣了一下，喧闹的候车室马上安静了，干部、老兵和新兵们都看向这边。

小庄伸出手："把书还我，我去集合。"

老炮有点蒙，看看他："那你叫啥名字？"

"我叫小庄，你叫什么？"

老炮诧异地看着他。

农村兵陈喜娃在小庄后面拽着他的衣服压低声音提醒着："叫班长啊？"

小庄大大咧咧说："哦，班长……把书还我吧，我去集合。"

老炮找到个台阶下，把书扔给他。小庄接过来塞进背囊，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看都不看老炮一下。

老炮看着小庄，面色阴沉起来：“你叫什么？”

“小庄啊？”小庄还在收拾东西。

那边干部在喊：“一班长，过来带队！”

老炮本能地回应：“到——”他转身，又回头，“小庄！”

小庄蹲在地上扎背囊带子，他茫然地抬头：“干吗？”

老炮点点头：“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好记！”小庄居然大大咧咧地笑了笑。

第一部分 第12节：子弹上膛(12)

老炮不再说话，用军人标准的姿势跑步走了。

新兵们看着小庄如同看天神一般。小庄若无其事地背上背囊起身，跑进队列。

队列开始涌出候车室。

火车已经在站台等待。新兵们人头攒动，在陆续登车。老炮脸色铁青，站在车厢外如同一尊黑脸门神。小庄跟在新兵队伍中往车厢走。

新兵队伍突然出现骚动：“女兵！”“嘿！真的是女兵！”……

小庄如同被雷击一般，他迅速转头，女兵的队伍远远地在那边车厢登车。小庄睁大眼睛想往那边挤：“小影——小影——”

都戴着冬训帽的女兵们在登车。一个女兵疑惑地扭头，抬头露出帽檐下的眼睛，是小影，她一脸惊讶。

小庄声嘶力竭大喊：“小影——”他拼命往那边挤，却无法挤出人群。

“小庄——小庄你怎么来了——”

小庄快出去了，却被老炮拦住推了回去。

女兵们仍在登车。小影哭了出来，她站在车厢门口往这边看：“小庄……小庄你千万保重啊……”

“你放开我——放开我——”小庄无法挣脱老炮的铁臂。

站在车厢门口的小影被女兵们带进去了。

小庄被老炮拦腰抱着，他眼睁睁看着小影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他想冲过去，却被老炮一把推回队伍。

“你闪开——”小庄还要冲，却被陈喜娃抱住了。陈喜娃低声说：“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冷静点冷静点！”

老炮脸色阴沉地看着小庄。

“大哥上车吧，咱该走了。”陈喜娃拉着小庄。

小庄安静下来，被陈喜娃连拖带拽地上了车。

值班员吹响哨子。纠察们手挽手把亲属们与列车隔开。

车头喷出白烟，拉响了汽笛。

车轮开始启动。

列车缓慢加速出站，开往未知的远方。

2

男兵车厢内，很多新兵都在抹泪。干部跟老兵都习惯了，在车厢接口抽烟聊天。

小庄看着车窗外发呆。

坐在小庄身边的陈喜娃哭着：“我走了，我娘肯定睡不着……还有我奶奶，肯定天天给我烧香……”

小庄苦笑：“哥们儿，又不是说现在就上前线！那么紧张干什么？”

陈喜娃抹抹眼泪：“我奶奶肯定得天天五更往庙里赶，她都七十了……我奶奶啊……”

小庄塞给他一个苹果：“兄弟，占着嘴别哭了！你这一抹鼻子，我心里也闹腾！你是哪儿来的，叫啥？”

陈喜娃接过来苹果，闻闻：“这苹果买得好，用的是粪肥，不是化肥。”他把苹果在军装上擦擦，直接就咬了一口，咧嘴笑了：“我叫陈喜娃，叫我喜娃就得了，山西的。你呢？”

小庄笑笑：“叫我小庄就行。”他看着车窗外若有所思。

陈喜娃碰碰他：“哎，你想什么呢？”

小庄眨巴眨巴眼睛，转向喜娃：“我在想——我干吗来了？”

“干吗？当兵啊！”

小庄还在恍惚。

喜娃担心地看着他：“小庄，你没事儿吧？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

小庄咧嘴笑了一下，却比哭还难看。喜娃伸出手在他眼前晃晃。小庄眨眨眼睛，看着陌生的一片绿军装，他终于回神了，苦笑一下，表示正常：“我没事儿。”

喜娃松了口气：“那就好！哎，你是城里的吧？高中刚毕业？”

“大学一年级了。”

“你上大学啊？”喜娃吃了一惊。

小庄长出一口气，苦涩地笑笑：“对，在戏剧学院。”

喜娃瞪大了眼睛：“我不懂了，你干吗来当兵啊？”

小庄想了想，说：“为了一个女孩。”

喜娃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算了，说不清楚……”他叹口气，转向窗外。

窗口哗哗掠过一片平原。

车厢接口处。老炮正在跟干部老兵们抽烟聊天。干部说着什么，老兵们都很惊讶。干部拿出名单看看，说了个名字，老炮的视线马上转向车厢里的小庄。

窗外城镇哗哗掠过。

列车继续奔驰。新兵们开始昏昏欲睡，喜娃在旁边打着呼噜。小庄毫无睡意，他看着外面，心里在胡思乱想，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为了小影来当兵，但是小影呢？恍惚间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并且有了放弃的念头。

第一部分 第13节：子弹上膛(13)

小庄忽然有些沮丧。他打开自己的钱包，看见了小影的照片。照片上，小影的笑容很甜。一瞬间，小庄的阴霾一扫而光，他知道自己不能放弃。如果战争突然爆发，他不能让小影自己上战场！他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他的爱人，他的爱情也必将因为战争的阴云而获得非同寻常的浪漫！

小庄抚摸着小影的照片，长出一口气，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大功团驻地是群山之间的一个野战军驻地。

营区大门上方，挂着“欢迎新战友”的横幅。哨兵持着上了枪刺的81－1自动步枪在站岗。手持红绿小旗的武装纠察站在路边，指引开来的卡车车队进入营区，营区里还停著一排崭新的步兵战车。

卡车车厢里，新兵们好奇地从篷布里扒着看，跟麻雀似地唧唧喳喳：“快看！哨兵有枪！”“妈呀！坦克——”

新兵们都很兴奋，只有小庄还靠在背囊上昏睡。

咣当！

卡车停了，小庄还是没醒来。

咣当！

卡车后板被打开，老炮穿着常服扎着武装带在下面厉声命令：“下车！”

新兵们哗啦啦跳下车。小庄被喜娃推醒，他睡眼惺松跟着喜娃往下跳。操场上，作战连队正在进行例行训练。跳下车的新兵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有人三五成群地议论着那些正在训练的老兵们，整个操场跟赶集似的热闹。

新兵连长抬了抬双臂：“新兵同志们，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现在开始点名——”

他的声音被新兵们的声音淹没了。

站在新兵连长旁边的老炮铁青着脸，一声怒吼：“不许说话！”

新兵们一下安静了。

新兵连长咳嗽两声：“我们现在开始点名，点到名字的同志答到，然后去那边找班长报到，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新兵们的回答参差不齐。

新兵连长皱起眉头，老炮厉声吼叫：“明白了吗？”

新兵们反应过来：“明白了！”声音仍不齐，但是好多了。

新兵连长打开花名册开始点名：“一班长！”

老炮啪地立正：“到！”

“按老规矩来吧，你先选尖刀班。”

“是！”

老炮跑步到队列前，严厉的眼神逐一滑过新兵们稚嫩的脸。新兵们被他的目光注视着，鸦雀无声。

小庄有点发毛，低声嘀咕：“啥意思？这就开始选尖刀班？”

“啥是尖刀班？”喜娃也很纳闷。

老炮厉声道：“你们两个交头接耳的，出列！”

喜娃提着东西站出去了。

小庄还在发呆。

老炮看着小庄：“那个兵！说你呢——小庄！”

小庄正在走神，突然醒悟过来：“到！”

“你出列！”

小庄提着东西走出去，跟喜娃站在一起。

老炮又去挑别的新兵。不一会就有9个新兵站在了他的面前。他眯缝着眼睛看着他们：“知道我为什么挑你们出来吗？”

新兵们都不敢说话。

老炮怒吼：“因为你们是一群垃圾——”

新兵们被训得一愣。

“知道在部队，怎么叫你们吗？！”

新兵们还是不敢说话。

“熊兵！孬兵！烂兵！一句话，就是最不成器的兵！你们甚至不配称为兵，因为你们根本就是垃圾！就是一坨屎！你们来部队，就是为了垫底的！”

新兵们都不太服气。小庄本来漫不经心的眼睛一下抬起来，他狠狠地盯着老炮。

喜娃忍不住了：“报告……”

老炮的眼睛一下子射过去。

喜娃吓了一跳，有点害怕，但是还是鼓足勇气说：“班长，这还没开始训练呢……你、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熊兵？”

老炮面无表情：“不错，还知道喊报告？你在部队待过？”

喜娃咽口唾沫：“我爷爷是八路，我爹当过兵，临走的时候他们教过我……”

老炮眼一瞪：“但是我批准你说话了吗？我批准了吗？”

“没、没……”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由于那个兵——你叫什么？”

第一部分 第14节：子弹上膛(14)

喜娃不敢说话。

“我问你叫什么？”

“我、我叫陈喜娃。”

“由于那个兵——喜娃，你们所有人都要受罚！”

喜娃咧着嘴不知道怎么办。

“拿上你们的东西跟我跑！”老炮说完转身就抱拳在胸：“跑步——走！”他在前面带队，新兵们赶紧把东西都提起来或者扛在肩上跟在他后面，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跟着跑。

山坡上，一群侦察兵在训练。身材高大的上尉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下面的新兵，这是侦察连的老资格连长——苗连。

镜头里，新兵们跟着老炮在操场跑步，有的已经栽倒。苗连嘴角浮起笑意，他把望远镜转了转——老炮的身后，紧紧跟着一个背着背囊的新兵，正不紧不慢地跑着。

苗连愣了一下。

新兵们继续跑。一圈，又一圈。他们的东西不断掉在操场上，不时有人栽到，有的甚至都跑得吐了。

老炮还在前面带跑，脚步虽然稳健，但是额头已经有了汗珠，呼吸也急促了。小庄紧跟其后，呼吸均匀。

操场上正在带新兵的班长们都往这边看。

操场边聊天的干部们也都停止了，往这边看。

新兵们都伸直了脖子，议论纷纷。

山坡上休息的侦察兵们也相继站起来看向山下。

苗连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老炮的节奏变得有些乱，小庄还是不紧不慢。

“足足有六千米了……”旁边的陈排感叹道。

一圈，又一圈。

大多数新兵都相继累倒了。喜娃也倒下了，他想爬起来但起不来。他抬起头，模糊的视线里小庄依然在跑：“小庄，好样的……”

倒在地上的新兵们互相搀扶着坐起来或者爬起来，在原地发出了吼叫：“小庄，加油……”“超过他！”

老炮的呼吸渐渐变得不畅，脚步也有些乱了。

小庄的呼吸仍均匀，他开始缓慢加速。

小庄跟老炮齐头并进了，新兵们欢呼着。

其余的官兵都瞪大眼睛看着。他们，包括老炮，都万万没想到，小庄中学时候就是体校的长跑运动员，而且还参加了铁人三项赛少年组的选拔。

小庄加速，超过了老炮。

新兵们往空中扔帽子，欢呼起来。

老炮拼命想追上去，却一个跄跄踉差点栽倒。

小庄还在加速。

官兵们安静下来，面面相觑。新兵连长见势不妙，急忙吹响哨子：“停——”

小庄慢慢停下来，脸上虽然都是汗珠，但呼吸均匀。老炮也停了下来。小庄回头，老炮正呼吸急促，脸色煞白地看着他。

山坡上，苗连放下望远镜，皱起眉头：“给我那个兵的资料！”

4

小庄家。

一大早，小庄的手机就开始响，趴在电脑前的小庄惊醒。他拿起手机，上面写着“强子”。小庄接电话：“喂？不好意思啊，忘了给你发老炮照片了，我……”

“还发什么狗屁照片啊？老炮被捕了！”强子一边开车一边说，拉响警报器亮著警灯的轿车在疾驰。

小庄一下子站起来：“什么？”

“你马上到东城分局来，昨天晚上东城刑警缉毒中队抓了一批人，其中一个就是老炮！我昨天跟李队长打过招呼，结果他刚上班就认出来老炮了，赶紧给我打了电话，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你来了再说吧！”

小庄一边穿上衣一边打电话：“我马上就到！”

啪！他挂了电话，飞似地从楼梯跑下去，打开仓库的门，上车出发。

东城分局刑警队预审室，老炮双手反铐在椅子背后。他的对面是两个表情严肃的警官，其中一个是东城分局刑警队李队长。

强子推开门，他神色复杂地站在门口。

老炮抬头，面无表情。

李队长跟旁边的警官介绍：“这是强队，市局特警总队的。”

警官冲强子点点头，转向老炮：“老炮！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说吗？这海洛因你要交给谁？”

老炮还是面无表情。

强子抑制自己的情绪。李队长看看他，对旁边的警官说：“让他们单独聊聊吧。”

第一部分 第15节：子弹上膛(15)

两人正要起身出去，强子声音低沉地说：“我还有一个战友在路上，来了麻烦你帮我带进来。”

李队长说：“行，他叫什么？”

“小庄——你看见有辆跟花瓜似的切诺基就是他了。”

李队长点点头出去了，门被带上。

强子转向老炮，他走到他的面前蹲下，看着他的眼睛：“老炮……”

老炮的眼睛，一丝隐约的激动闪过去。

强子的声音颤抖着：“老炮，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尽力帮你的！你相信我！”

老炮没任何语言。

强子还要说什么，门开了。李队长探头：“强队，你战友来了。”

强子转身站起来。小庄一把推开门进来：“班长……”他气喘吁吁。

李队长说：“有事儿叫我，你们聊。”他关门出去了。

小庄冲过来：“班长！”老炮错开眼睛，不看面前的两个战友。强子拍拍小庄：“我去问问具体情况，你先跟班长谈谈。”他神色复杂地看了老炮一眼，出去了。

预审室隔壁是监控室，李队长站在单向观察玻璃前，强子推门进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李队长转过头：“我们监控这个贩毒窝点快一个月了，昨天收网。你班长就在里面，被我的人一起抓了。他没反抗，到现在也不说一个字。”

“他身上有毒品吗？”

李队长点头：“有两包，加起来121克，而且随身带着一把五四手枪——上膛的。要不是我的警员动作快，控制了整个局面，可能……”

强子苦笑：“不是你们动作快，是他压根就不想和你们打。如果他出手，不超过三秒钟，进去的警员没一个能活下来的。”

“他有那么厉害吗？”

强子看他：“你觉得我厉害吗？”

“厉害啊，你是全市公安大比武的散打冠军和射击冠军嘛！”

强子神色黯淡，没一点骄傲：“他和我接受过一样的训练！”

“强队，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确实没办法……”

强子点点头：“我知道，这是国法，没人有办法。祖国是我们的最高信仰，任何背叛这个信仰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李队长奇怪地看他，强子笑笑：“这是他的原话……”

李队长低下头，又抬起来：“强队，我理解你的感受。”

强子神色复杂地看着审讯室，不再说话。隔着单向玻璃，他看见小庄正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

小庄坐在老炮的对面，握着他的手：“班长，你告诉我，你离开部队，到底遇到了什么难处？为什么不说啊？难道你忘了我们是战友吗？”

老炮闭上眼睛。小庄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班长！老炮！你他妈的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着我！我们他妈的是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兄弟！我们是中国陆军特种兵，我们在一起什么都不怕！我们就算进了阎王殿，也要痛打小鬼！这些都是你说的，你都忘了吗？！”

老炮睁开眼睛，声音嘶哑：“小庄……”

小庄停止摇晃，愣愣看着他。

老炮错开他的眼睛：“那都是过去了，我已经退伍了。我现在跟部队没任何关系了。”

“但你是个兵！你是我们的班长，永远都是！一天是狼牙，终身是狼牙！我们同生共死……”

老炮断然地说：“你说这些都没意义了！我不再是特种兵，我也不再是你的班长！你走吧，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小庄看着老炮：“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小庄愣愣地看着老炮，老炮不再说话。

观察室里，强子严肃地看着，他的手机响了，他拿出电话，随意地接下通话键：“喂？……”突然，他的神色紧张起来，他捂住话筒转对李队长：“稍等。”转身出去。

李队长看着他的背影，脸上浮起疑云。

强子在楼梯通道的角落接电话，眼神注意着来往的警察，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你找我什么事儿？”

“你们抓了我的人。”手机里是个中年男人声音。

“谁？”

第一部分 第16节：子弹上膛(16)

“老炮。”

强子倒吸一口冷气，随即怒了：“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让老炮干这个？”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你想办法把他放了。”

强子平缓一下自己：“我现在没办法！他不是我抓的，现在也不是我的控制范围！”

“你肯定有办法的！”

强子为难地说：“我就是局长也没这个权力啊！分局的都看着呢！”

“没办法就想办法！”

“你在拿我的前途开玩笑！”

“我从不跟你开玩笑——这个人，对我很重要！你放，还是不放？自己想！”

强子长出一口气：“老炮要配合我，我说什么他能明白我跟你有来往？”

“你就说——家里很惦记你。”

强子正要说话，李队长布满疑云的脸出现在门的玻璃窗边。强子提高声音掩饰自己：“好！我知道了！你们把人盯死了……”他挂电话，打开门，“怎么样了？”

李队长看着他：“还是不肯说。”

强子想想：“我去看看。”他走向审讯室。

李队长看着他的背影，有些怀疑。

强子推开审讯室的门，小庄回头站起来。强子关上门，神色严肃地盯着老炮。老炮的眼皮动抬了抬，看了他一眼。

“我跟他单独谈谈。”强子说。

小庄看了老炮一眼，默然出去了。门在强子背后关上。

老炮错开眼睛，不看强子。

强子抬眼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摄像头，转向老炮：“你这样做，不考虑我们这些战友也就罢了，你想过你的家人吗？”

老炮不动声色。

“……家里很惦记你。”

老炮一下子抬起了头。

“你好好想想，你曾经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特战队员，为什么你要离开部队，走上这条路？这是一条不归路，你踏上了就没办法回头了。”

老炮看着强子，还是一言不发。

强子低下眼，嘴唇动了一下（唇语：医院）。

老炮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强子叹了口气："我真的很为你担心……"

老炮突然睁开眼睛，眼神里有种坚定。他的双脚在地面拼命一蹬。咣！他向后一头栽倒。

咔喳！锁在后面的胳膊发出清脆的声音。

强子大惊失色："老炮？！"

咣！观察室的门开了，李队长和警官冲出来。李队长对着走廊尽头的武警高喊："叫医生！快叫救护车！"他随即冲入审讯室。

走廊里的小庄跟着他们冲向审讯室，另外一个警官在门口拦住他："你不许进去！"

小庄心急如焚，硬往里挤，却被警官死死按在墙上："你别乱来！现在是特殊情况！"

"我班长怎么了？班长！班长！……"

审讯室里，强子跟李队长把老炮扶起来。老炮的额头渗着冷汗，却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他背后，左胳膊已经骨折了，骨头戳出了皮肤！

李队长回头高喊："医生！医生在哪儿？"

穿着白大褂的法医匆匆跑来。小庄着急地想跟着进去，警官再次按住他。法医跑过小庄的眼前，推门进入审讯室。

一片忙乱。法医仔细查看伤口。

李队长着急地问："怎么搞的啊这是？"

强子脸色发白："我没注意……是我的责任，报告我来写吧。"

法医抬头："现在的情况要赶紧送医院！"

强子看着老炮，老炮咬紧牙关，任凭汗水流下，愣是一声不吭。

小庄冲到门口："这是怎么了？你们把我班长怎么了？"

强子转身抱住往里冲的小庄："先出去，这里在工作。"

"强子！班长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帮警察干的？"

"你冷静点！不是警察，是他自己自残！"

小庄傻了："不！不可能——"

“你给我听着，老炮触犯的是国法！现在我们都救不了他，你别管这件事了！”

“你说什么？”

强子咽口唾沫：“你别管了！老炮的事情你管不了！”

“管不了我也要管！就算他犯了杀头的罪，也是我的老班长啊！就算他上刑场，好歹我们也得送他一程吧？”

第一部分 第17节：子弹上膛(17)

“我没办法跟你解释！总之老炮的事你管不了，也不要管！”

小庄张大嘴看着他。强子苦笑：“你信任我吗？”

“我曾经信任你……”小庄愤然，“我万万没想到，你为了不耽误自己的前途，连班长都不认了！”

“现在是突发情况，警方需要清场。你现在马上离开！”

小庄平静下来：“好，我走……你不认这个犯罪的班长，我认！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给他请最好的律师！”他推开强子，转身就走。

“小庄！”

小庄站住，但是没有回头：“强队——你还有什么吩咐？”

“我回头打电话给你。”

“不用了，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你没有老炮那个班长，也没我这个战友！再见！”

他大步走了。强子愣在原地，咬紧嘴唇。

救护车的警笛渐闻渐近。

5

救护车在车流中疾驰。小庄的车跟在后面。

远处的立交桥上，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拿着望远镜，对着耳麦：“他跟在后面。”

“拦截他。”耳麦里还是那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明白。金枪鱼，在三号地区拦截目标。”

“收到，完毕。”

墨镜男人放下望远镜，转身走向身后的黑色轿车。

救护车拐进一条单行线。小庄驾车跟着拐弯。突然斜刺里冲出一辆外地牌照轿车，插进了救护车和小庄的车之间的空挡。两车差点相碰，小庄不满地按喇叭。前面的轿车却索性当街停下。

小庄赶紧踩住刹车，可还是晚了。

咣！两车追尾。小庄和前面的司机都下车。

小庄急怒攻心："你丫会不会开车啊？"

那司机抓住他："是你追我的尾！你会不会开车啊？"

小庄着急地甩开他："你赶紧让开，我有急事！"

"怎么着，撞车了就想跑？没门……"

两人在争执，后面的车被堵塞了，狂按着喇叭。交警赶了过来。

小庄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越开越远。

救护车车厢里，老炮睁开眼睛，他的眼神很锐利，完全不像受伤的模样，他看着那警官说："你不要反抗。"

"你说什么？"警官很纳闷。

"我说——你千万不要反抗！"

警官还没反应过来，救护车一个急刹车，两辆越野车卡头去尾，把救护车卡得死死的。几个戴着黑面罩的壮汉手持自动武器，一跃而下包围救护车："不许动！""打开车门！""双手抱头！"

司机和医生颤抖着照做了。车厢内，警官的右手握住手枪柄，左手握住车门把手，他准备出击，老炮盯着他："不要反抗！"

警官怒吼："你给我滚开！"他一把打开车门。门外，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

警官举枪。

噗！一颗麻醉弹扎在他的脖子上。

警官栽倒在车里。

蒙面人冲上来，利索地抬起老炮下车。

堵车的司机们一片哗然，下车纷纷掉头就跑。正在跟交警争执的小庄和那个墨镜司机都往这边看。交警大惊失色，拿起对讲机报告："总部，1012呼叫……"

刷！墨镜司机拔出手枪对准交警的太阳穴。

交警呆住了。

小庄欲冲上来。

刷！又一把手枪顶住了小庄的胸膛。

“都退后，不干你们的事。”墨镜司机手持双枪，显得很酷。

交警呆在原地，对讲机里传来呼声：“1012，这是总部，请讲。发生了什么情况？”

墨镜司机冷冷地退后。

交警不吭声。

小庄还想冲上来。

墨镜司机对天开了两枪：“别逼我！这是上膛的！”

小庄眼睛冒火，但还是站住了。

墨镜司机转身上车，快速溜走了。那两辆越野车也扬长而去。

交警这才拿起对讲机：“总部！1012呼叫，南二环辅路广安门发生袭警事件！重复一遍，是袭警事件！对方有枪！……”

小庄转身冲上自己的车，要开车去追。交警拦住他：“你不许走！事情没搞清楚以前，这里谁都不许离开！”

“你让开！”

第一部分 第18节：子弹上膛(18)

交警拔出手枪对准他：“熄火！手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

“我操！”小庄懊丧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交警哗啦一声拉开保险：“熄火！”

小庄熄火，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他的眼睛，火焰在燃烧。

6

巡警把证件还给小庄：“你可以走了。”

小庄转身要上车。强子的车闪着警灯过来，他跳下车：“小庄！”

小庄已经打开车门，他停下来，但是没回头。

强子跑过来：“你没事吧？”

小庄不说话，也不看他。

强子欣慰的说：“你没事就好。”

小庄咣地关上车门，转身怒视着强子：“是你跟他商量好的？”

强子无法正视小庄的眼睛，于是错开了。小庄揪过他咣地按在车上：“回答我！”

周围的警察都往这边看，距离最近的警察伸手摸手枪，强子伸出双手示意不要管。小庄怒气冲冲地松开手，警察们这才放松了。

强子说：“小庄，事情已经超越你的能力范围了。你不要再过问了，真的。这是为了你好，老炮的事情很麻烦……”

“你收了黑钱？”

强子哑然失笑，他看着小庄：“你回去吧，别管这些事儿了。”

小庄不再说话，转身登车启动，高速离开。

强子看着他远去，默默无言。

李队长匆匆走过来。强子看看他：“你的人，情况怎么样？”

“已经苏醒了，现在在医院，人没事，是麻醉弹。”

强子点点头，很欣慰。李队长狐疑地看着他：“强队，我一直把你当兄弟。我现在怀疑你是知情的，老炮是不是你们的卧底？假如你们有什么秘密行动，坦白告诉我。出事的是我的弟兄，我总是要一个解释吧？”

“不是什么秘密行动，这是意外。”

“意外？你要我相信这是一场意外？”

“这确实是一场意外！你自己想想，我有这个权限安排劫车吗？如果市局真的有什么秘密行动，还能真的不跟你通报一下？再说我也不主管卧底啊？那是情报总队的事儿，我是特警总队的，我不可能越权办案啊？”

李队长沉吟片刻：“那是贩毒集团干的？”

“我怎么知道？”

李队长语气缓和下来：“既然这里面没有别的单位牵涉进来，那就是我的管辖范围了。我要申请发A级通缉令，在我们头上动土——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是你的份内事。”强子说。

“我会给分局领导写详细的报告。”

“嗯，我也会给我们领导写报告。”

“我去布置抓人，回见。”

强子长出一口气，看着现场的一片狼籍苦笑。

7

阳光从天窗洒进来，小庄疲惫地坐在地板上，翻阅着过去的相册。照片上的特种兵老炮和强子等战友都是意气风发。

小庄落落地看了半晌，然后拿过身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敲击键盘，他又开始陷入无限的回忆中……

记忆中的军营大操场上，新兵一班戳在操场中央站军姿。

老炮扎着武装带，面无表情地看着手表。新兵们脸上都已不同程度地露出痛苦。

一个新兵声音微弱地喊：“报告……”话音未落就晕倒了。两个老兵跑过来，抬人便走。

老炮不为所动：“还有谁认熊？自己打报告。”

没人吭声。

“没人认熊啊？都以为自己是硬汉？错了，你们就是一群垃圾！连狗屎都不是，因为狗屎还能作肥料！”

小庄盯着老炮，眼中冒火，他大声地喊：“报告！”

老炮转向小庄，冷笑：“认熊的，出去！”

“报告！我不是认熊，我是有个问题请教班长！”

“讲！”

小庄朗声问：“如果我们是垃圾，那么您是什么？”

老炮愣了一下。新兵们都紧崩着脸忍住笑。

“垃圾班长！”小庄大声地说出答案。

新兵们忍不住笑了出来。老炮盯着小庄：“你觉得很好笑吗？全体注意，从现在开始军姿一小时！”

新兵们顿时不敢笑了。小庄一把摘下自己的帽子，掉头就走：“太不人道了！”

第一部分 第19节：子弹上膛(19)

“站住！你说什么？”

小庄不紧不慢地回头：“我说——太不人道了！我们是来当兵，又不是来受虐！”

“人道？”

“对，太不人道了！为什么别的新兵都是半个小时军姿，我们就得站到晕倒？”

“为什么？因为你是我手下的新兵！”

“那我不干了，你这是虐待新兵！”

老炮脸色铁青：“全体都有——100个俯卧撑！准备！”

新兵们面面相觑，不知道真假。

“准备！”

新兵们趴下。

“开始！”

新兵们开始做俯卧撑。

小庄愧疚看看他的战友，怒视老炮：“为什么罚他们？”

“你们是一个集体，一人犯错，全体受罚！”老炮面不改色，“因为你这个垃圾犯错，所以他们才受罚！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滚蛋，他们继续受罚；二，你回去一起受罚，因为他们是为了你受罚的！”

小庄恨恨地看着老炮，大步走回去，和新兵们一起做俯卧撑。

老炮冷笑着说：“大功团生存法则第一条——在新兵连你们不是人，是牲口！所以别跟班长提‘人道’两个字！”

小庄咬住嘴唇，低头继续作俯卧撑。

……

记忆中的宿舍外，老炮对着灰头土脸的一班新兵在训话：“刚才进行的五公里徒手越野训练，我对你们的评价只有两个字——垃圾！跑个五公里还稀稀拉拉跟羊拉屎似的，这还是徒手呢！要是武装越野怎么办？要是打起仗来怎么办？”

小庄掩饰着自己的不服气。

老炮眯缝着眼睛：“有的同志还瞪眼，瞪什么瞪？你平时不吃苦，先死的就是你！”

小庄忍住不吭声。

老炮看看手表："现在到晚饭集合还有30分钟时间！回去把自己收拾干净，别丢我的人！解散！"

大家疲惫地散开，进宿舍。

进了屋的新兵们都拿着脸盆什么的去外面水池边洗脸。小庄直接就栽倒在自己的床上，躺着动不了。

喜娃洗完了端着脸盆进来："你这个时候躺下啊？班长来了咋办？"

"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就是拿枪顶着我，我也起不来了。老炮这丫是不是心理变态啊？别的班长怎么都对新兵好好的，就他折腾我们？"

话音刚落，门口的新兵突然高喊："起立！"

一片乱七八糟脸盆声，新兵们都起立。小庄站在乱糟糟的床前，喜娃站在旁边。

老炮阴着脸进来，他拿着手里的武装带指着小庄的床："怎么回事？"

小庄也不害怕："报告！我躺的！"

"你躺的？我怎么规定的？"

"床不就是让人睡觉的吗？"

老炮眯起眼："谁让你现在睡觉的？"

小庄心一横，道："我累了，就躺着休息了一下。"

"难道他们都不累？"

小庄不吭声。

"出去集合！再来一个五公里！"

喜娃嗫嚅着："班长，要开饭了……"

"你就知道吃！我今天就是要你们知道，部队的饭不是白吃的！出去集合！"

新兵们不情愿地出去集合。小庄心有愧意，跟着大家出去了。

一班的新兵们迅速排好队列。老炮走到队列前，冷漠地看着他们："军队是什么？是钢铁纪律铸造的战争机器！都像你们这群熊兵，

还要打败侵略者？都是饭桶！白吃军队的饭，浪费粮食！还在下面唧唧歪歪，看来你们还不累？”

小庄不吭声。所有人不吭声。

“五公里越野，出发——”

小庄大声地喊：“报告！要说有错，是我一个人错！我自己认罚！”

“我说过什么？一人出错，全班受罚！”

“我愿意代替全班受罚！”

“你？”

“全班一共九名新兵，每个人五公里越野，也就是四十五公里！我替全班受罚，越野四十五公里！”

新兵们都一愣。

老炮也是一愣：“你以为这算什么？个人英雄主义？这是一个集体！”

“报告！希望班长批准，我不能再连累大家。”

老炮冷笑：“行，你还多少知道不连累别人。说明你虽然是个熊兵，但还不算是个孬兵。既然你主动要求，我也没理由反对。去吧，其余的同志们解散，准备开饭！”

第一部分 第20节：子弹上膛(20)

小庄出列，向后山跑去。新兵们都看着他，没解散。

老炮大声呵斥：“还愣着干什么？解散！”

喜娃出列：“报告！”

“讲！”

“班长，我的五公里自己跑，我不想他替我。”

老炮有点意外。

另外一个新兵也出列：“班长，我也自己跑……”

新兵们纷纷出列：“我也自己跑。”“还有我。”“我们一个班的，要跑一起跑。”

老炮冷笑：“不错，蛮仗义的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就都去跑路吧。”

大家转身跑去。老炮僵硬的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

记忆中的连队食堂门口，倾盆大雨，新兵一班拿着饭盒在雨中站着，人人都被冻得直打哆嗦。他们手里的饭盒很整齐地排成一排，里面在逐渐积水。老炮浑身湿透地站在他们对面，目不斜视。

饭盒快满了，老炮却面无表情地命令："倒掉！"

哗啦啦——一片饭盒向下。

老炮冷笑："革命军人，钢铁战士！淋点雨算什么？瞧你们那唧唧歪歪的样子，满脸不乐意！战场上，你们是淋这点雨水吗？是淋子弹的雨、炮弹的雨！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饭盒满了，进去吃饭！"

他摘下武装带，转身进去了，留下一排新兵傻站在雨里。

小庄哆嗦着："整个……一个暴君啊……"

喜娃庄也在哆嗦着："少说两句，被他抓住了……又是一个好看……我娘要知道我连饭……都吃不上，非得……哭不可……"他说着说着，咧嘴就哭了。

小庄安慰着他："别……别哭……别让他瞧不起咱们……"

喜娃咧开嘴："我受不了了……"

周围新兵们的伤心被勾了起来，不断有压抑的哭声从雨里传出。

侦察连连部，拿着望眼镜在观察的苗连笑笑，摇头。望远镜晃过去，视线里的小庄没哭。苗连有些意外。

"报告！"

"进来！"苗连头也不回。

陈排推门进来："苗连，这是一排的训练计划。"

"放桌子上吧。"

陈排纳闷地走过来："看什么呢？"

苗连不语。陈排看了看，说："苗连，你真有闲心啊，新兵哭鼻子有什么好看的？"

"有一个没哭的。"

陈排看过去："怎么，你看上那个刺头兵了？"

"刺头兵调教出来，才是一把锐利的好刀啊！"

陈排笑笑：“你快成兵痴了。计划我给放桌子上了啊，我先回去了。”

苗连挥挥手，陈排出去，门被他带上。苗连自言自语道：“兵痴？没有我这个兵痴，哪有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的明天！”他拿起望远镜，继续看。

食堂门口，新兵们还在雨中压抑地哭着。突然，小庄怒吼：“别哭了！”

新兵们抹着眼泪看他。

“已经这样了，哭有什么用？非得让这个狗娘养的老炮瞧不起咱们吗？别哭了！都把头抬起来，我们唱歌！”

新兵们的抽泣声小了。

“团结就是力量——预备——起！”

“团结就是力量……”

新兵们的歌声响起，在雨声中逐渐大起来。

苗连的镜头从新兵们稚气却渐渐充满斗志的脸上滑过，停在小庄身上，小庄声嘶力竭地吼唱着。苗连拿着望远镜，点点头。

食堂里的玻璃窗前，老炮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戴上湿透的军帽，扎上武装带推门出去了。

大雨中，新兵们还在声嘶力竭地唱歌，手里的饭盒在往外溢出雨水。

歌声结束，新兵们看着老炮，小庄的眼睛带着挑战的神情。老炮面无表情看着他：“小庄。”

“到！”

“把你的水倒掉！”

小庄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饭盒翻转，水哗啦倒出来。

“其余的人，进去吃饭。”

新兵们都没动，他们看着小庄。

“违反队列纪律，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惩罚。其余的人，进去吃饭！”

新兵们愣了一下，开始默默走进去。

老炮看着小庄：“等到水满了，自行解散。”他说完就径直走了。小庄笔直地站在雨里，不吭声。

第一部分 第21节：子弹上膛(21)

大雨如瓢泼，小庄依然挺立。

小庄手里的饭盒快满了。喜娃怀里揣着窝头跑过来：“小庄，小庄！你先吃点吧！”

小庄不说话，低头看看自己的饭盒。

“班长早回宿舍换衣服了，不差这么点儿了！”

小庄还是不说话。

“哎呀，你咋这么各色啊？都说了，不差这么一点儿了！”

小庄嘴唇翕动一下，看看夹着咸菜的馒头，他看了看饭盒，水马上就满了。

小庄身后面的灌木丛里，老炮在那里蹲着，他手里拿着哨子，正透过缝隙观察。他看见小庄在那里纹丝不动，喜娃在旁边劝说。老炮笑笑，把哨子放在了嘴上。

小庄手里的饭盒往外溢出来水了。

喜娃欢喜地叫：“满了！满了！你赶紧吃两口！”

小庄刚刚接过馒头，凌厉的集合哨子响了。新兵们匆匆跑出来集合。老炮跃过灌木丛大步走过来：“同志们！根据上级情报，敌特渗透进入我营区附近，妄图窃取军事情报！我们新兵一班，要去搜山抓敌特！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声音游离，有气无力。

“有没有信心？”

“有！”声音很洪亮。

老炮点点头：“把手里的东西丢掉，全速前进，上山！”

大家把手里的饭盒哗啦啦丢在泥水中。小庄的馒头刚咬了一口，还是丢掉了。

老炮怒吼：“出发——”

新兵们发泄似的吼叫着，全速跑步前进……

也不知道折腾了多久，新兵们回到宿舍时已是深夜。大家互相搀扶着进来。喜娃去开灯。

“不许开灯！”老炮在外面怒吼。

喜娃关上灯。

小庄脱掉泥泞的军装，丢在脸盆里：“我们是步兵团的新兵又不是特种部队，至于这么狠吗？纯粹一个心理变态！”

喜娃问：“啥是特种部队？”

“睡觉！不许说话！”外面老炮的怒吼传来，“要是不累，就起来跟我再搜一次山！”

大家急忙上床。屋里很快响起了鼾声。

小庄躺在床上，却睁着眼睛。喜娃轻声问他：“小庄，啥是特种部队啊？”

小庄苦笑一下：“就是特别傻的部队。睡觉！”

他转身睡去。

……

小庄在电脑写了很久，天色早已暗下来，他没有开灯，电脑屏幕的荧光映着他的脸，他噼啪地打着字：“那是我第一次在部队提到特种部队四个字，当时只是随口一说。后来我才在班长们谈话中知道，老炮曾经多次申请加入特种部队，但是每次都被淘汰了。因为特种部队需要的不光是军事素质过硬，还要有相当的文化素质。这是他心里的一道伤疤……”

8

电脑还开着，小庄靠在床边睡着了。他就这样睡了一夜。

手机在响。下面有人在捶打铁门。

小庄惊醒了，揉揉眼睛拿起电话：“他妈的谁啊？”

“我！你大爷的，开门！”是邵胖子。

“马上下去，别敲了！”他起身光着脚就跑下楼梯，他开门，邵胖子在门口急赤白脸：“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个破仓库拆了？”

“大早上的我还没起床呢，什么事儿啊？”小庄回屋，上楼。

邵胖子进来，跟着他上楼：“睡睡睡！你就知道睡！这几天不见人影了，干吗呢？”

“我最近在写一部小说……”

“我说小庄，你也30了，也大学毕业了！好歹受过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四年高等艺术教育，咱别干这种不着四六的事儿行不行？写小说，你有那个脑子吗？你是戏文系毕业吗？”

“谁说写东西的就一定要中文系戏文系毕业的？我自己喜欢写还不行吗？”

“得得，我说不过你！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行不行？你就是大师！就是希区柯克！就是斯坦尼！行了吧？”

小庄被逗乐了：“操！你丫骂谁呢？你们全家都是大师！”

邵胖子苦笑：“你说我欠着你什么了？我又不是你妈，管你这管你那还管跟你拉皮条！人拉皮条还得钱呢，你他妈的给我什么了？”

“什么拉皮条？”

第一部分 第22节：子弹上膛(22)

“得得！——你进来吧！”

小庄跳下桌子，凑到栏杆边去看，录音小妹提着一袋子吃的进来。小庄回头低声抱怨：“你怎么把她给招来了？”

邵胖子郁闷地说：“不是你想泡她吗？看来这妞儿对你有点意思，老追着我问你。我就给你带来了，正好填补你空虚的心灵啊，还有肉体。”

“我现在心灵不空虚啊。”

邵胖子摸摸他的脑门：“你这个有名的大仲马，跟我装什么纯情少男啊？”

小庄甩开他的手：“不是我现在说不清楚，赶紧想办法打发她走！”

“操！我不能老干给你擦屁股的事儿啊？人是你招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去砍会儿木头！”

他径直走向电脑。小庄向下看去，录音小妹抬头看上来，笑笑：“你住这儿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车间呢！”

小庄穿上拖鞋下楼：“那什么，这以前是车间！这厂子倒闭了，我就租过来了，特便宜！”

“这些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录音小妹好奇地打量着这屋里的艺术化风格。

小庄跑下来：“胡弄的。”

“看不出来啊，你还蛮小资的？”

小庄苦笑：“小资什么啊我，整个一待业青年！今天剧组不拍戏？”

“转场去怀柔影视城，给我们放假半天。怎么，不欢迎我？”

小庄干笑：“哪能呢？”

录音小妹凑嘴过来。小庄愣住。

上面突然一声《帝国时代2》的音乐巨响，小庄回头：“我操！你丫开那么大声音干吗？”

邵胖子把声音调小了：“还不是你开的？就你这音量，看毛片还不把片警招来？”

小庄回头笑笑。录音小妹纳闷地看着他：“怎么了？上面藏别的女孩了？怕我吃醋？你也太把自己当颗菜了吧？还真的以为我打算跟你怎么着？”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德行谁能看上我啊？”

“就是，也就我可怜可怜你吧。瞧你那臭脾气，要不是我心肠好，才懒得搭理你呢！”

“我……”

录音小妹笑笑：“你家不会没冰箱吧？把这个放在冰箱里面，酸奶要赶紧喝别过了保质期。那是你家厨房啊？我刚才看见菜市场，怕你没厨房没敢买。我先去买菜，等我回来洗碗。你拿好。”

小庄接过那堆东西，录音小妹就往外走。

“哎！”

录音小妹回头：“怎么？有什么要带的？”

小庄狠了狠心：“我……我心里有人了。”

录音小妹愣了一下：“跟我有关系吗？”

“跟你是没关系，但是跟我有关系。我的心里……现在放不下别人。”

“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多年了。”

录音小妹声嘶力竭地喊：“那你招我干什么？”

“对不起……”

啪！一耳光抽上来，小庄没躲。录音小妹打完掉头就跑。

小庄呆在原地。邵胖子从栏杆伸出脑袋：“好好的，怎么又是打又是骂的？人呢？”

小庄没说话。邵胖子匆匆跑下楼：“还不赶紧去追啊？”

小庄叹气，掉头上楼。

“你到底发什么神经呢？”邵胖子匆匆追出去了。

小庄呆呆地站在电脑前：“我的心里——早就放不下别人了。”

时光倒转，日子又回到了那段不能忘怀的部队生涯……

军区总院后的操场上，新兵连的女兵们在操场边休息。小影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远方想着什么。女兵小菲跑过来挨着她坐下：“哎，又惦记你那小庄呢？当兵而已，他又不是明天就上战场！”

小影擦擦湿润的眼角：“我倒不是担心打仗，我是怕他那脾气！他从小就跟个蒙古牛似的，谁说也不听！到了部队，还不被人整啊？”

小菲大大咧咧地说：“放心！部队是个大熔炉，保证他没几天就消停了！再倔的脾气，在部队也能给捋顺了！”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什么？”

“他是个顺毛驴！要是别人尊重他，哪怕是表面的，他那傻瓜能把命都交给别人；要是……那就完了，他敢拿命去拼！”

第一部分 第23节：子弹上膛(23)

“一个大学生，有那么神吗？”

小影叹气：“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三个月新兵连他能挺下来吗？”

“不会这点儿苦都吃不了吧？”

“不是苦，而是这种压抑。小菲，我们跟你都不一样。你生在部队，长大当兵，部队的事情你见得多了，没什么稀罕的。但是我们都不了解部队，小庄更不了解。他的内心深处渴望的是一种自由，无拘无束，而这跟部队反差太大了。我担心，他会被部队退回去。那他的档案上，就真的记下这一笔了。”

小菲笑：“你啊，就是事儿妈！都什么年代了，档案有什么重要的？何况他还是个大学生！学校哪儿管这个啊？”

“也许吧，我就是担心他。从小我就担心他，都习惯了。也不知道他分到哪个部队了，连封信也写不了，连个电话都打不了。”

小菲眼珠子一转：“这样吧，我给你查查。”

“真的？”

小菲笑笑：“那当然——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

“我现在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说！”

“行！只要你能帮我找到小庄，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不远处，连长黑着脸吹哨子：“集合！”

女兵们纷纷起来集合……

9

大功团的操场上。新兵们在操练队列，老炮在队前做着示范动作。

一阵震耳的口号声传来，带着杀气：“一！二！三！四！”

新兵们的眼光飘过去——一个连的士兵，光着头光着膀子露着满身的腱子肉，穿着迷彩裤和陆战靴，扛着81－1自动步枪正跑步穿越操场。带队的是年轻的陈排，他们如同一阵旋风，从新兵们面前飘过，带走无数眼神。

喜娃小心翼翼地喊：“报……报告！班长，这是哪个连队啊？”

老炮心情很好：“看见了吧？这就是侦察连，我所在的连队！在军内鼎鼎有名，绰号‘夜老虎’侦察连！从井冈山时代，我们夜老虎连就是红军的尖刀连队，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有夜老虎连的辉煌战

绩。无论是在咱们师还是81集团军，甚至是在东南战区首长的眼里，夜老虎连都是敢打敢拼的英雄连队！”

新兵们羡慕地看着夜老虎连招摇过市，跑到远处停了下来。陈排在队前说着什么，然后高喊：“侦察连！”

侦察兵们厉声回应：“杀——”

队伍随即解散。

喜娃羡慕地说：“哎呀，真好啊！这才像当兵的呢！”

小庄看着，低声对喜娃说：“要是分到这个连队，可就死定了。侦察连打死也不能去！”

老炮不满地看了他一眼：“你以为你想去就能去啊？不是最好的新兵，就去不了侦察连！不是最好的侦察兵，就留不在夜老虎连！”

喜娃又问：“班……班长！这就是特种部队吧？”

老炮的脸色马上变了：“全体都有——徒手越野五公里，限时22分完成！超过这个限制的都别吃午饭！开始！”

新兵们立马撒丫子就跑。

小庄气恼地对喜娃说：“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咋了？”

“少废话，跟着跑路吧！以后别在班长跟前提特种部队四个字！”

喜娃纳闷着，却不敢再问。

新兵们飞跑，身后尘土飞杨。老炮站在操场上，眼神中有莫名的伤感。苗连走过来，看着那些嗷嗷叫着上山的新兵们说：“你收拾新兵有一套！”

老炮转身立正敬礼：“连长！”

苗连还礼：“稍息吧——这次的新兵招得不错，有几个苗子值得注意。”

“是。”

“想办法，给我挖到侦察连来！尤其是那个兵——大学生参军的，叫什么来着？”

“小庄。”

“对！小庄，我是势在必得！必要时添把火，弄点事儿出来！别人不敢要的兵，我要！”

“嗯，明白了！”

“对了，今年的特种部队选拔你准备得咋样了？”

“报告！今年我也是势在必得！我复习了一年外语和化学了，一定会成为特战队员！”

“好，这才是我的兵！他妈的586团侦察连去年一口气被选上两个，他们连长那鼻子都快上天了，今年咱们连起码要选上两个，而且都要留在特种大队！一个都不能给我退回来！我得让586团587团和师部侦察营的那帮主官都看看，我老苗才是最好的侦察连长！明白了吗？！”

第一部分 第24节：子弹上膛(24)

“是，明白了！”

苗连点头，他向山头看去，新兵们的身影已经远了。

第三章

1

靶场。新兵们趴成一排，噼啪打枪。

枪声结束了，大家都趴在地上。

老炮拿着望远镜观察。前面濠沟里伸出来报靶杆，在靶子上指示环数。

有光蛋的，新兵们哄笑。

小庄眯缝着眼睛看前方。报靶杆子在小庄靶子上停留片刻，开始报靶："九十九环！"

新兵们哗然。

老炮拿起望远镜，看看靶子，又看看小庄。

喜娃激动地对小庄竖起大拇指："绝了啊！你怎么练的？"

小庄笑笑："我原来是体校射击队的。"

"怪不得啊，硬是厉害啊！"

老炮挥挥手："拿一支狙击步枪过来！"

一个兵提着85狙击步枪跑步过来。

老炮接过狙击步枪，又拿出一枚一元硬币，指指喜娃："你，起立，把这个插到靶子上。"

喜娃接过硬币，快步跑过去，他把硬币插在靶子上沿的木板缝隙中，立住了，然后跑步回去。

老炮拿起狙击步枪丢给小庄，指着前面的靶子："能打下来吗？"

小庄眯缝眼睛，凑着瞄准镜看看，瞄准镜的主观视线里，硬币很小，且有反光。

老炮看看他："你要是认熊就算了。"

"能！"小庄不服气地说。

"你要是打不下来，两百个俯卧撑！"

小庄舔舔舌头，他拉开保险，准备射击。

靶子上的硬币在风中微微摇晃。小庄的眼睛凑在瞄准镜上，他的食指在均匀加力，然后果断扣动板机。子弹脱膛而出，在空中旋转。啪！硬币被打掉了。

关注他的新兵们跳起来，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后面的官兵们也都凑过来看。

小庄笑笑，离开瞄准镜。

老炮脸上的笑容稍瞬即逝："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也值得喊？"

小庄没说话。

"不服还是怎么着？"

小庄趴在原地还是没说话。

老炮挥挥手，要过来两支自动步枪："起立！"

小庄起立，目视前方。

老炮丢给他一支步枪，对靶场高喊："布置侦察兵100米运动速射靶！"

几个兵从壕沟里爬出来开始布置。老炮转向压子弹的两个兵："压满两个弹匣。"

无论新兵老兵都鸦雀无声，都担心地看小庄。小庄心里发虚，但是还是硬撑着。

老炮看着小庄："跟我比比，赢了我再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要是输了，夹着尾巴继续当新兵蛋子！"

喜娃低声劝他："算了吧，十个你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小庄的挑战心被激发了，他舔着嘴唇，不说话。

老炮冷笑："你可以现在认熊。"

小庄还是不说话。

"好，有点盲目的勇气！用我们老家的话讲，叫做'光屁股打狼，胆大不嫌害臊！'"

小庄不服气地开口："报告！班长，我们家也有一句话——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老炮有点意外："哟！给你点儿阳光就灿烂啊？行，我们今天就牵出来遛遛！还是那句话，你输了两百个俯卧撑！"

“报告！要是班长输了呢？”

老炮眨巴眨巴眼睛：“你说什么？”

“报告！我是说——要是班长输了呢？”

“那我也两百个！”

小庄长出一口气，开始检查自己手里的步枪。

老炮冷笑，接过弹匣：“我先给你打个示范——侦察兵100米运动速射，要求：40秒时间内，向前运动100米；这期间会跳出30个钢版靶，打掉25个以上才算合格！听清楚了吗？”

“报告！听清楚了！”

“计时开始！”

一个兵按下秒表。

老炮向前突出，同时安装弹匣一个前扑倒地。保险已经拉开。斜面跳出两个靶子，老炮手起枪响，靶子落地。他起身，据枪快速前进，不时命中周围跳出的靶子。

新兵们看得眼花缭乱。小庄紧张地看着，记着老炮的动作和靶子的位置。

老炮跑到最前面，最后一枪，对面一米跳出的靶子落地。

第一部分 第25节：子弹上膛(25)

“36秒！全部命中！”

新兵们倒吸一口冷气，担心地看着小庄。

老炮走回来：“我就不要求你按照规定动作来了，只要你能打完就行。你要是能跟我同时完成，就算你赢。”

“报告！谢谢班长让我。”

老炮挥挥手：“准备好了，自己喊开始。”

小庄接过弹匣，抓在手里。他深呼吸，高喊：“开始！”

那兵按下秒表。

小庄跟兔子似地窜出去，对面跳出两个靶子。小庄拉开保险，两枪命中目标。

老炮仔细地观察着。小庄的动作虽然笨拙，但是判断很准确，而且反应速度非常快。他不时果断地开枪，靶子都被命中。

官兵们都看得很惊讶。

小庄气喘呼呼到了最后一个射击位置。

靶子跳出来，小庄举枪就打，这一枪却打偏了。新兵们发出惊呼。小庄毫不犹豫，一步跳过去，同时甩出手里的自动步枪。

咣当！钢板靶子被自动步枪砸掉了。小庄在跟前站住。

担任裁判的兵卡下秒表："36秒！全部命中！"

新兵们傻了眼。老炮也傻了眼。

小庄缓缓回过头，看着大家。

新兵们突然在一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他们把帽子扔上天空互相拥抱庆祝。老炮二话不说，开始做俯卧撑，嘴里自己数："一，二，三……"

欢呼声迅速平息下来，新兵们愣愣地看着愿赌服输的老炮。小庄也看着老炮，运动造成的急促呼吸逐渐平息下来。

山坡上，站在悬崖边的苗连放下望远镜，咧开嘴乐了："终于被我赶上了一个！瞧见没，不得了了！六年的老侦察兵油子，输给一个新兵蛋子！"

陈排在旁边说："苗连，那能算他赢吗？他明明脱靶了，是用步枪砸的。"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不择手段！侦察兵在敌后，子弹打光了怎么办？别说用步枪去砸，就是用牙咬用脑袋撞，只要能把敌人干掉就行！再说了，他作为一个新兵蛋子，居然能想起来用步枪砸——他的脑子不一般啊，稍加调教就是一个特种兵的好坯子！"

陈排笑笑，看着兴奋的苗连不再说话。

2

新兵连连部。

新兵连连长面对三连长苦笑："我这新兵连还没完呢，你就来挖人了？"

三连长心急如焚："不能等了，再等这个兵就是别人的了！又有文化，又有体能，还是个打枪的天才！我敢说多少年没见过这么鸟的兵

了，这个兵一定是我们铁三连的了！老胡你给我个痛快话，到底给不给？”

“老丁，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要在往常，一个新兵罢了，说分给你就分给你。这次不太一样，小庄是戏剧学院大学生参军的，本来就是政委专门交代过要关注的典型。政委上个礼拜还问过我，小庄的情况怎么样。他准备抽调到团机关宣传股去，帮忙搞文艺工作，而且也想在集团军树个新时期的士兵典型。你说——政委这么说了，我怎么给你？”

“咳！一个这样难得的新兵苗子，去什么宣传股啊？得下我们机械化步兵连啊！我敢打保票，一年他就是班长！”

胡连长还没说话，门又开了。一连长笑眯眯进来了：“老胡……哦，老丁也在啊？那我等会儿再来？”

三连长一摘帽子起来了：“算了，都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兵，我们铁三连要定了！”

一连长有点纳闷：“什么你们铁三连就要定了？我们钢一连还没挑呢，怎么就轮到三连了？”

三连长气愤地说：“不能因为你是一连，就老让我们连拣你们剩下的吧？再说了，几次团考核、技术比武，我们连哪次在你们下面了？”

一连长还没说话，六连长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了：“钢一连，铁三连，打不垮的老六连！”六连长进来，“别什么好事儿都给你们一连三连赶上了，我们六连是井冈山时代就威风凛凛的红军连队，今天这个兵到底是谁的，还不一定呢！”

胡连长苦笑：“小平同志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咱们团倒是活学活用，士兵要从新兵连抓起了！”

第一部分 第26节：子弹上膛(26)

三个连长各不相让，吵成一团。

门开了一条缝，陈排探个脑袋进来：“哟！你们都忙着呢？”

胡连长苦笑：“这不，侦察连的也来了？你们连长呢？”

陈排笑笑：“我们连长在连部呢？怎么了？今天开全团连长大会啊？”

胡连长有点意外：“那你来干吗？”

“哦，是这样的。军区侦察兵比武的事情，我们侦察连在新兵连带兵的同志要回去参加动员会。一共三个兵，就半个小时。胡连长，不会影响你们新兵连工作吧？”

胡连长有点疑惑：“还有小半年呢，你们现在就开动员会啊？”

“这不笨鸟先飞吗？”

“那你去叫一下吧。这个老苗，最腻歪开会的主儿，现在怎么也要开动员会了？”

陈排笑笑：“那几位连长，你们忙？我先去了。”他关门出去。

里面又开始闹哄哄。

3

侦察连连部。苗连靠在椅子上，老炮等三个老兵站在他跟前。

苗连看看他的部下：“你们摸底的情况怎么样？究竟有多少新兵合适当侦察兵的？”

老炮说：“我班里面的情况，连长都知道了。”

“你发现的那个兵单说——其余班里呢？”

老兵甲道：“有一个练过武术的，自己也想当侦察兵。”

苗连点点头：“你呢？”

老兵乙说：“都是一群木头兵，一点规矩都没犯。”

“不成器！一点规矩都没犯怎么当侦察兵？还是你的工作不到位，逼得不够。一班长——”

老炮立正：“到！”

“小庄——我是势在必得！现在看上去，你的火力有点猛了！他给搞成了香饽饽了，我老苗要是再凑上去抢人，那多丢面子？再说这种鸟兵，不一定就愿意来侦察连。你，明白了吗？”

“是，明白了！”

“注意火候——不能造成严重后果！”

“是！”

“还要注意——不要挫了他的锐气！”

老炮苦笑：“苗连，那孩子的锐气，估计我可挫不了。说实话的，带新兵也有几年了，还是第一次……”

“我知道你的心理压力，在新兵连丢了人，面子上过不去。但是这跟我们整个侦察连的荣誉比起来，你那点委屈算得了什么？还是那句话——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不闹出大乱子，我就给你收场。去吧！”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炮被骂得反而精神抖擞了。

4

训练场上，新兵们按照老炮的口令齐声嘶喊击打沙袋。老炮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一！”

新兵们吼：“杀！”

一排沙袋被打得晃悠。

“二！”

“杀！”

老炮骂：“什么狗屁玩意？！是杀——都看着！”他做了个示范，动作生猛，“杀——杀——杀——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这不是沙袋，是敌人！明白吗？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再来，一！”

新兵们吼：“杀——”

“行了行了，软绵绵的跟娘们儿一样！别丢人了，都站边上去！”

新兵们站在一边。

“小庄！”

“到！”

“出列！”

“是！”小庄出列。

老炮指指自己：“来打我——直拳！”

小庄愣了一下。

老炮厉声：“一！”

小庄犹豫着出拳，老炮挥着胳膊一挡，接着一带，小庄直接栽倒。

老炮冷哼一声：“软绵绵的，还想杀敌？”

小庄起来，再次出拳。

老炮再次挡开：“再来！”

小庄怒吼出拳：“杀——”

老炮灵活地低头闪过拳峰，随即一个钩拳打在小庄脸上。小庄仰面栽倒，再起来一抹鼻子，都是血。

新兵们都傻眼了。老炮嘴角冷笑一下。

小庄怒吼着冲上来，又被老炮轻易地再次撂倒。

小庄起身，眼睛肿了。他怪叫着冲过来，却一次又一次被老炮打倒。

“老炮，我操你妈——”小庄又冲上去。老炮没注意，被小庄一脚踢在裆部。小庄冲上去一阵死打，老炮像是措手不及，被小庄按在地上暴锤。

第一部分 第27节：子弹上膛(27)

新兵们急忙冲上来抱起小庄：“哥们儿！哥们儿！你疯了？”

老兵和干部们都向这里跑过来。

小庄被抱起来，脸上都是血，却还在使劲挣扎。

老炮被老兵们扶起来，他也满脸是血，可脸上却露出奇怪的笑容。

5

小庄在电脑前写作：“这一架，我把自己打进了禁闭室。一时间，我的名字更响了。人人都知道有个叫小庄的新兵打了侦察连的老班长老炮……”

手机响了，小庄接电话：“喂？”

“哥们儿，我军子！”

“哦，军哥啊？怎么了？”

“我说你可有日子没来我军品店玩了啊？怎么了这是，最近蛰伏了？”

“不是不是，最近我遇到点事儿……”

“怎么了，兄弟？有事儿跟我说说啊！”

“我遇到了我在部队的老班长，他现在过得不太好。”

“那你怎么不找我啊？我最近正准备搞个野战训练营呢，缺人手！你说，特种部队的老班长——这么好的教官怎么你就不推荐给我呢？没说的，你的老班长就是我的老大哥，我按教官最高工资给他！你看怎么样？”

“我……我找不到他了，这里面情况蛮复杂的。”

“咳！要不怎么说赶巧啊！你知道我那军品店的网站吧？前一段我给改版了，弄成综合军事网站了！你别说，人还蛮多的，好多老兵都在那里混！各行各业祖国各地的都有，你去那里发个帖子，说不定有办法呢！谁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

“我、我把这段经历写了个小说……”

“那最好了！你想啊，特种部队老兵的回忆录！发在军事网站上绝对火，知道的人肯定就多了！知道的人越多，找到你老班长的希望就越大！”

“可我还没写完呢？”

“咳！一看你就是网盲，现在的网络小说哪儿有写完才发的？都是半截子，人那叫‘挖坑’！”

“挖坑？”

“哎呀跟你解释不清楚！你来论坛上看看就知道了！哥们儿，一个崭新的世界等着你！”

小庄放下电话，打开电脑上的网络。他进了论坛，浏览。他打开“影视书刊”板块，把自己的文章粘贴上去——《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的主题小说帖子出现在论坛上。

6

禁闭室。小庄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在做俯卧撑：“一千七百八十一……一千七百八十……二……”

窗户外面，哨兵好奇地看着：“我说，你可真行！每天俯卧撑两千，你不累啊？”

小庄艰难地又做了一个，僵持在空中：“一千七百八十三……习惯了，不练难受……”

“你说你也不当兵了，还练干吗啊？”

小庄愣了一下，抬头：“处分下来了？”

哨兵笑：“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敢打班长，在团里你可是第一个！”

小庄苦笑一下：“一千七百八十四！一千七百八十……五！”

哨兵摇头：“搞不懂你，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跑到野战军干吗！”

“我自己都搞不懂自己……一千七百八十……六……”

哨兵突然转身敬礼：“连长好！”

苗连出现在窗口前：“他一直这样？”

“对，都九天了，还……”

“把门给我打开。”

哨兵去开门。

苗连站在门口，小庄还在做俯卧撑。

“那个兵，起立！”

小庄停下，起立：“首长好！”

苗连冷冷看着他：“你很厉害啊？”

“首长过奖。”

“你居然打伤了侦察连最资深的班长？我来看看你有什么三头六臂！”

“是他先打我的，他欺负我……”

“那你就可以打他了？”

“我……”

“你什么？”

“没什么。”

“知道错了吗？”

“我没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哟！你学这个倒是挺快的啊？那你就没学会军人要服从命令？要绝对服从上级？”

“我马上就不是兵了。”

“谁说的？”

“我是全团第一个打班长的新兵，怎么可能还要我？”

第一部分 第28节：子弹上膛(28)

“别太高看自己了，你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我！”

小庄抬头，很惊讶。

苗连却很冷静：“告诉我实话，你想当兵吗？”

“实话？想，又不想。”

“怎么个想又不想？”

小庄想了想，说：“我喜欢跟兄弟们在一起，吃苦都开心，部队也给了我不一样的紧张生活。一旦习惯了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军队太压抑我的个性，我有点受不了。”

“孬种！一个男子汉，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我不是孬种！”十七岁的小庄急了。

“那证明给我看，把这个兵当下去！当个好兵给我看。”

“你是谁啊？团长还是政委？你能改变团里面的决定？”

苗连笑笑：“我是谁，你以后就知道了！记住——军队是硬汉的天下，认熊认孬，不会有人看得起你的！”

他转身走了。小庄愣在那里，久久回不过神来。

转眼，小庄的禁闭结束了。禁闭结束的第二天，他在新兵连三个月的生活也结束了。

这一天，新兵们衣着整齐，都穿上了佩戴帽徽领花的常服，兴奋地站在连部门口。连长在点名，宣布各自的单位：

“刘桐！”

“到！”

“一营二连！”

“王乙光！”

“到！”

“警通连！”

“顾伟！”

“到！”

“侦察连！”

“陈喜娃！”

“到！”

“侦察连！”

……

一直没念到小庄的名字，小庄有点发蒙。

连长合上了花名册：“回去收拾一下，打好背包，你们的连长马上就来接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真正成为大功团的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同志们，三个月的新兵连非常艰苦，你们辛苦了！我祝贺你们！”

他举手敬礼。新兵们举手还礼。

连长放下手，刚想宣布解散，小庄鼓足勇气喊：“报告！”

“讲！”

“报告！我、我去哪个连？”

连长看他半天，说：“上面没写，我也不知道。”

小庄愣住了。

“解散！”

新兵们一阵欢呼，如同退潮般散去。

小庄傻在原地愣了会儿，转身进了宿舍。

宿舍里，战友们兴高采烈地在说话。陈喜娃喜洋洋地打背包：“哎呀，这次我分到侦察连了！没想到我也能当侦察兵了……”

小庄大步走进来，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脱掉自己的军装，拿起自己军队的东西丢到喜娃床上。

喜娃看了看他：“干啥啊？”

“这些给你，咱俩号码一样。”

“那你呢？”

“看来，下部队是没我的份儿了。与其没人要，不如自己走。”

“你别着急啊，你是咱们团第一个大学生兵，政委都过问过的。大家都说可能是去团部机关。”

“狗屁！不要我就明说，我不受这个气了！这个兵，老子不当了！”

站在门口的新兵突然高喊：“起立！”

新兵们立即起立，敬礼。苗连大步走进来。

小庄站在床前，没敬礼。

苗连看着他：“你为什么不敬礼？”

小庄没说话。

“你的军装呢？”

小庄看了一眼喜娃的床上。喜娃急忙拿起来塞给小庄，小庄不接。

苗连突然严厉道：“穿上！”

小庄一愣，说：“没人要我了，我穿军装干吗？”

“孬种！”

“我不是孬种！”

“那就把军装穿上跟我走！”

“去哪儿？”

“侦察连！”

“啊？”小庄蒙了。他本来已经做好了被军队开除的准备，却万万没想到会被这个大个子连长选进了侦察连。

7

侦察连驻地。

侦察兵们光着膀子，一身腱子肉，穿着迷彩裤和军靴在进行各种体能和格斗训练。苗连大步走来，小庄和喜娃背着背包提着东西怯生生跟在后面。

苗连大步走到连部跟前，他挥挥手：“你们过来！”

一排长二排长三排长急忙跑步过来，在连长跟前站成一排。

苗连努努嘴：“这两个兵是新来的！这个是喜娃，很朴实，身子骨壮实，整巴整巴是个敢打赢拼的好苗子！还有这个，我就不说名字了，你们都知道他。”

第一部分 第29节：子弹上膛(29)

小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陈排说：“喜娃交给我好了，我缺个捕俘手！”

喜娃兴高采烈地过去：“排长好！”

陈排笑：“我们一排最近训练任务重，还要准备参加演习，带一个就够了，实在是带不了新兵了。”

苗连点点头：“嗯，那二排长呢？”

二排长看看小庄，嗫嚅着：“我跟一排长一样……”

苗连的目光转向三排长。

三排长有点发毛：“报告！我们现在……我们现在……”

“说，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

“我、我不想要……这是个鸟兵，不好管教。”

苗连点点头：“嗯，说了实话啊？不错，比他们俩强，一嘴假话！”他看小庄，“哎呀！你看这怎么办？没人要你啊？”

小庄有点局促。

苗连想了想，说：“这么着吧，你就跟着我当文书吧！”

三个排长忍不住喷了。

苗连瞪眼：“你们笑什么笑？回去训练去！”

“是！”三个排长立即转身跑了。

小庄懵懂地问：“连长？文书都干什么？”

苗连又努努嘴：“你进去问问老文书就知道了。”

“是。”小庄向连部办公室走去，他在门口停了下来：“报告！”

“进来！”

小庄推门进来：“班长，连长让我……”他呆住了。

老炮正在打背包，脸上还裹着一片纱布。他没任何惊讶：“说，连长让你什么？”

小庄张大嘴：“班长，我没想到你是……”

老炮抬头：“没想到我是什么？我是文书？”

“是。”

老炮第一次露出一点笑容，但是稍瞬即逝：“你来了，我就下一班当班长。”

“我、我……”

“跟你没关系，我跟苗连说了好多次了——我不适合干文书，适合去当班长。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这回选上了你，我就解放了。”

小庄不说话。

“怎么？打过一架就不认我这个班长了？”

小庄还是不说话。

老炮笑笑：“等你真正成了老兵，很多事情就明白了。”

小庄抬起眼，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跟你交接一下，你跟我来。”

小庄默默地跟在老炮身后。

枪库。光线阴暗，擦得锃亮的步枪静静卧在枪架上。

哗啦啦——防盗铁门拉开了。

老炮晃晃手里的一串钥匙：“这钥匙，以后归你保管了。”

小庄接过钥匙，头有点大：“我……我管枪？”

“啊，文书最简单的工作。”

小庄探头探脑地跟着老炮进了枪库，老炮拿起一把步枪：“这是你打过的81自动步枪；这把是85狙击步枪，这是85微声冲锋枪——侦察兵专用的，打出去没声音光听见撞针声；这是54手枪，87匕首枪，还有这个——”老炮拿起一把匕首抽出来，“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刀子啊？”

“这是侦察兵匕首！俗称攮子，是侦察兵的贴身利器！在最危险的时候，攮子不仅可以杀敌，还可以保住你的命！当然，你现在还不明白——以后就知道了。”

小庄听得很懵懂。

“作为侦察连的文书，首先是一名合格的侦察兵，甚至是出色的侦察兵，其次才是文书——知道文书都干什么吗？”

小庄摇头：“不知道。”

老炮狡猾地笑笑：“跟在苗连身边，你会速成的。”他放下手里的匕首，“苗连五点半准时起床，你的闹钟要调到五点！五点二十九分，苗连要洗脸刷牙，你要准备好洗脸水，挤好牙膏……”

“我这是当文书还是当勤务兵啊？我跟我爸都没这么伺候过！”

“这是文书的工作……”

小庄掉头就走：“我不干文书！我才不伺候人呢！”

老炮在后面笑笑：“那你自己跟苗连说吧。”

小庄大步向连部走去。

连部。苗连在看文件。

“报告！”小庄在外面喊。

苗连头也不抬地拿起杯子喝水：“进来！”

小庄进来。

苗连发现水没了，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放。

第一部分 第30节：子弹上膛(30)

小庄愣了一下。

“倒水。”苗连还是不抬头。

小庄看着那个杯子，又看看苗连。苗连无动于衷，还在看文件。小庄犹豫着，伸手拿起杯子。苗连还是在看文件，压根没多看小庄一眼。

小庄很生疏地给苗连倒了杯热水，放在苗连桌子上。

苗连头也不抬：“出去吧……把我常服找出来，我马上去师部开会。”

小庄愣愣地看着苗连，苗连抬起眼睛：“你还有事？”

“没、没有了。”

“去吧，通知司机在连部门口等我。”

“是。”小庄转身出去。

小庄在连部门口站住了，他眨巴眨巴眼睛：“我这是怎么了？”

小庄在电脑前露出笑意，打字：“我这是怎么了——十七岁的我，鸟得无法无天的我，在苗连面前，居然变得乖巧起来，甚至不需要任何命令。”

“很多年后，我再一次询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的转变？至今我也找不到答案。我的记忆中，苗连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让我震撼，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个连队文书的位置。我想，那是我从一个狗屁不是的大学生，变成一个士兵的开始！”

写完这段，小庄揉揉眼睛，将帖子发在网站上。他点了一下鼠标，惊讶了——帖子的点击率非常高。

小庄打开帖子，贴子下出现一系列读者感人肺腑的留言，小庄一条条读着，眼泪慢慢流了出来，泪光中，小庄又陷入了回忆……

侦察连连部。

小庄在擦桌子。抹布滑过，玻璃板下是一张发黄的彩色照片。小庄好奇地看着，这是一张对越战争时期的战地合影。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彪悍男人手里拿着各种轻重武器，眼神里有一股掩饰不住的鸟气。

“连长，这是你啊？”小庄一眼看出来年轻时代的苗连。

苗连在扣常服的扣子，他回头：“啊，看不出来啊？”

“这是，这是在打仗吧？”

苗连看看照片：“对，这是南疆保卫战时期的我军区侦察大队——第十二侦察大队，代号是‘狼牙’。”

“狼牙？这、这明明是个狗头啊？”

苗连哭笑不得：“什么狗头？这是狼头，看清楚了！狼牙！我们之所以叫‘狼牙’，和他有关系！”苗连的手指点着照片上的一个汉子，那个汉子仰起下巴，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鸟气，“何志军——我们‘狼牙’侦察大队的大队长，由于他的骁勇善战，敌人敬畏地称之为‘狼牙’！”

小庄瞪大眼睛看着这个中年壮汉。

苗连笑着指点群英：“这个是小高，少林俗家弟子出身，被誉为‘西线第一侦察勇士’；雷连长，音乐指挥出身的侦察兵，作风冷峻毒辣……”

小庄看着照片：“苗连，这就是传说中的特种部队吗？”

苗连的眼神变得黯淡：“不算，算是特种部队的鼻祖吧，十二侦察大队就是现在我们军区特种大队的前身，代号都是一样的——‘狼牙’！”

“苗连，那你怎么不去特种部队，到来了咱们侦察连了呢？”

苗连没再说话，片刻道：“打水，我要洗脸。”

“哦。”小庄转身去了，不一会儿端来了盆热水。

苗连在脸盆里洗脸。小庄很自然地在旁边站着。咣当！一声清脆的响声。小庄吓了一跳：“苗连，什么掉了？”

苗连闭着眼睛在脸盆里摸：“你去拿个干净杯子来！”

小庄急忙拿来杯子。苗连摸出来了什么东西，咣当丢进了玻璃杯里。

小庄举着玻璃杯子，定睛一看，是个眼球！他吓了一跳。苗连闭着眼睛：“倒热水，消毒！”

小庄哆嗦着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往里倒热水。

热水泡着眼球。

小庄看着苗连。

苗连拿出眼球安上，揉揉，淡淡地说：“白眼狼的弹片炸的。”他转身拿起军帽戴上，出门上车，车开过训练场，远去了。

小庄默默地看着苗连远去。那一瞬间，他真正懂得了为什么苗连的身上有这样巨大的能让他折服的能量——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硬汉，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小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内心对于“军人”这个普通词汇的定义，他第一次感觉到一种豪迈——因为他在这样的硬汉连长手下当兵，他愿意跟随他征战疆场，万死不辞！

第一部分 第31节：子弹上膛(31)

小庄愣了半晌，苗连的车早已没了影子。他出了连部，走到训练场边看大家训练。陈排在做格斗示范，他怒吼一声，然后快跑几步，飞腿分开踢碎士兵手里高举的两个坛子，接着在空中转体又踢碎另外两个坛子。

陈排稳稳落地，呼吸均匀。

侦察兵们鼓掌叫好，小庄也鼓掌叫好。

陈排转脸看见他，笑了一下没说话，转向自己的战士："都看见了吧？"

"看见了！"战士们齐声答。

陈排比划着，稳健出腿，定在半空："在近身厮杀中，腿的作用可以用一句成语来概括——举足轻重！格斗是侦察兵的基本功，而腿功则是基本功中的基本功！大家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继续训练！"

战士们冲到沙袋前开始踢打。

陈排目光锐利："高度！一腿要踢倒敌人脖子上！再来！"

喜娃尖叫一声，飞腿踢向沙袋。

小庄跃跃欲试，在后面欲言又止："排……"

陈排回头："怎么了？"

小庄鼓足勇气："排长，我……我能跟着你们训练吗？我打扫完连部卫生了，我……"

陈排笑笑："你不是不想当兵了吗，怎么还要跟我们训练？"

"看大家都训练，我心里别扭。"

"那好，入列，参加训练！"

"哎！"小庄高兴地跑进去，站在喜娃身边，跟着陈排统一口令踢腿。

陈排喊："一！"

小庄跟战士们吼："杀——"

陈排喊"二！"

小庄跟战士们吼"杀——"

……

就这样，小庄的侦察兵生涯开始了。白天，他跟着大大咧咧的苗连团团转，空闲的时候则跟着陈排训练；夜晚，他便钻到武器库自己钻研各种枪支。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庄的各个科目成绩也开始逐次在上升……

9

食堂。连首长在吃饭。苗连刚刚吃完一碗米饭，小庄立即起立双手接过苗连的碗，转身去加米饭。

指导员诧异地看着："老苗，小庄这样的鸟兵你怎么收拾的？他可是出了名的刺头兵，哪个单位都不敢要，怎么到你手里就服服帖帖的？"

苗连大大咧咧地说："咳！再鸟的兵也是兵，只要是兵我就能调教！他敢跟老炮那样的老侦察班长对干证明他很鸟，但是他肯为了战友掉泪证明他够义气重感情！重感情的兵就是好兵，我相信我的眼睛没错！这小子会是最出色的侦察兵！"

端着米饭回来的小庄听见了，他站在苗连身后眼睛一热。

苗连没看见他，还在继续说："这孩子年纪小啊，刚刚17岁，毛都没长全就来了部队！鸟兵不怕，没长大的孩子不鸟才可怕呢！收拾小庄容易，你就当他是个娃娃该夸的时候夸两句该骂的时候骂几句他就老实了……"

小庄在苗连身后抹着眼泪。指导员看见了就笑："哟！我们的娃娃掉金豆了？"

苗连回头："哭啥？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军功章都拿了仨了！赶紧给我洗脸去，别丢我的人！"

"是！"小庄低头把饭碗交给苗连，转身就往水龙头跑。

小庄打开水龙头，哗哗地撩水洗脸，以便让自己可以无声地痛哭一会儿。

陈排吃完饭走过来洗碗，小庄的肩膀抽动着。陈排拍拍他："怎么了？苗连又说你了？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说两句就说两句反正也掉不了肉！"

小庄擦擦脸起身笑了一下，却还是掉泪了："陈排，我能成为最好的侦察兵吗？"

陈排鼓励他："当然，你有这个潜质。"

小庄坚定地说："我想成为最好的侦察兵，给苗连挣脸！"

陈排突然诡异地笑："等你成为了最好的侦察兵，就不是给苗连挣脸了，是给咱们团咱们师甚至咱们军侦察兵弟兄们挣脸！闹不好还要

走到世界上，给咱们全军弟兄挣脸！”他看看小庄愣愣的表情，笑，“以后你就知道了。”

说完走了。留下十七岁的小庄傻傻地站着。

10

熄灯后的营房格外安静。哨兵在外面转着，不时拿手电四处照晃。更远处的训练场，隐约有人在踢沙袋。

第一部分 第32节：子弹上膛(32)

咣当！连部的门开了，小庄揉着耳朵出来。

哨兵喜娃手电照过去：“口令！”

小庄答：“冰山！回令？”

“草原！”

小庄揉着耳朵：“喜娃，今天你站岗啊？”

“对啊，你大晚上不睡觉干吗呢？”

“看来这枪打多了也不是享受啊，耳鸣。我睡不着，出来转转。”

喜娃笑：“我这耳朵还震着呢。”

小庄纳闷地看着声音来处：“谁啊？大晚上练功？”

喜娃不在意地说：“一排长，他每天都这样。”

“这么刻苦啊？”小庄伸着脖子看着。

“听我们班长说，他下连就这样，开始大家都以为没多久他就不练了，没想到真保持了一年多。他是陆军学院侦察系的高材生，在咱们连算数一数二的。苗连都说他多少次了，休息的时候要好好休息，他就是不听。后来苗连也就不说了，说也没用。”

小庄吐吐舌头：“乖乖，这坚持一年多可不简单。”

喜娃也感叹：“可不是呢？”

小庄披上迷彩服外衣，穿着短裤拖鞋就走过去：“我过去看看啊。”

“早点回来休息。”喜娃说。

“哎！”小庄头也不回地去了。

沙袋前。陈排一个利索地边踢，落地的时候却歪了一下。陈排蹲下来，活动着右腿，嘴里倒吸口冷气。

小庄赶紧走过去："陈排，你怎么了？"

陈排看见是小庄，急忙站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没事没事，我刚才崴了一下脚。"

小庄扶住陈排："我送您去医务所吧？"

陈排踢踢腿："我没事。你看不挺好的吗？"

小庄看着陈排额头的汗珠："看你疼得都流汗了！"

陈排赶紧说："我是累的！你不睡觉跑出来干什么？"

"我耳鸣。"小庄不好意思地指指右耳朵。

陈排笑："打枪多了都这样，习惯了就会好点，不过还是要自己注意。你弄个耳塞就比较好，侦察兵的耳朵可不能出问题。"

"嗯。陈排，你怎么不睡呢？天天这样练啊？"

"我习惯了。从高中开始，我就每天晚上自己练。"

"啊？为什么啊？你已经是咱们连最好的侦察排长了啊？"

"你知道特种部队吗？"陈排的眼睛放光。

"知道，老美电影里面有。海豹，三角洲，绿色贝雷帽……"

"你知道的蛮多的啊？"陈排有点惊喜。

小庄不好意思地笑："我上戏剧学院，艺术电影看不进去，尽看好莱坞大片了。"

陈排坐下来，有点艰难地伸直了自己的腿："城市兵确实懂得多。我从小就想当特种兵，所以也就天天练了。"

小庄也蹲下，他好奇地问："特种兵？陈排你怎么那么想当特种兵啊？"

"能够当上特种兵，就是咱们侦察兵的至高荣誉！"

小庄听着很懵懂："怎么从没在电视上见过咱们的特种部队啊？"

陈排得意地一笑："能被老百姓看见那还是高度保密的特种部队吗？就是在军内，对特种部队了解的人也很少！这是任务性质决定的，明白了吗？"

小庄点点头："嗯。"

陈排的眼中显现激动的光芒：“咱们军区特种大队的代号是——‘狼牙’！”

“这个我知道，就是苗连以前的老部队，第十二侦察大队，代号‘狼牙’。”

“对，那是今天狼牙特种大队的前身。不过此‘狼牙’非彼‘狼牙’，现在的‘狼牙’是一支高度现代化的海陆空三栖特种作战群。如果把我们军区作战部队比喻成一匹狼的话，‘狼牙’特种大队就是这匹狼最锋利的尖利牙齿！”

“那咱们苗连怎么不去‘狼牙’特种大队呢？他打过仗，军事素质也好！”

陈排黯然地说：“他左眼在战争中没了，安的是假眼。他倒是申请过，但是第一关体检就刷下来了。医生说他的情况不能接受潜水训练，他的眼后面的血管会被水压挤爆的。”

小庄闻言，默默替苗连难受。

陈排突然问：“你知道苗连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吗？”

第一部分 第33节：子弹上膛(33)

“我？不知道，可能我年龄小吧？”

“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他看中你身上的潜质。你会成为最好的侦察兵——也就是说，你会成为‘狼牙’特种部队的特战队员！这是他的梦，他自己实现不了就希望可以在你的身上实现！他希望你成为他的化身。”

小庄着急了：“啊？当特种兵？我才不呢！”

“怎么了？”陈排有点意外。

小庄站起来：“我不当，我不当！这个侦察兵就当得我够郁闷的了，还要当特种兵？”

“那可是侦察兵至高无上的荣誉！。”

小庄着急地说：“我不是想当最好的侦察兵才好好训练的！我是不想给苗连丢人，也不想给你丢人！我要那个什么至高无上的荣誉有鸟用啊？”

“部队又不是个人的，是党和国家的。”

“大道理我不懂，也不想懂。反正我就是喜欢侦察连，我不想离开侦察连。我不当特种兵，死也不当！”

陈排苦笑：“不当就不当吧，你还发什么毒誓？走吧，扶我起来，腿麻了。”

小庄急忙扶陈排起来：“你真没事啊？”

陈排笑笑，艰难地走着：“没事。腿麻了而已。对了，你替我写的给对象的信写好了没？”

小庄笑着：“写好了，你拿过去抄一遍吧。”

陈排一颠一颠走着：“明天给我吧。你来了也真好，我不用抄普希金席慕容了。那些煽情的话你怎么想出来的？我都纳闷，你怎么就那么多煽情的话说呢？”

小庄嘿嘿地笑：“从小给女孩写情书，习惯了。”

陈排苦笑：“你小子，从小就不学好。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可单纯了，连女孩手都没拉过。有对象了没？”

“有，叫小影，跟我一起参军的。我不知道她在哪个单位，当兵以后就失去联系了。”小庄想起来心里就难受。

“在咱们军区？那就好办，有女兵的单位没几个。回头我问问军校的同学，应该能找到。”

小庄高兴了：“谢谢陈排！”

陈排笑笑，继续一颠一颠地走。

11

靶场。侦察兵们在进行多能射击训练，小庄跟喜娃俩在一边给老兵们压子弹。

喜娃羡慕地看着：“乖乖，我手都压疼了！起码得有几千发了，咱们侦察连打抢就跟子弹不要钱似的！”

小庄满不在乎：“枪手就是子弹喂出来的。枪打得好不是靠瞄准，是靠感觉。喂一万发子弹，狗都能练成神枪手！侦察兵，个个都要是神枪手。所以侦察连，不靠子弹喂行吗？”

喜娃诧异地看着他：“乖乖，这当了连长文书就是不一样啊，说话也越来越有水平了！”

小庄不好意思地笑笑：“苗连说的。”

苗连大步走过来，小庄喜娃以及在等待打靶的官兵起立。

陈排吹哨，射击停止。他跑步到苗连跟前敬礼：“报告！全连正在进行射击训练，请连长指示！值班员一排长！”

苗连还礼：“稍息——你们俩，打没打？”

小庄立正：“报告，没有。”

陈排说：“明天军区情报部首长来视察，新兵不参加表演……”

苗连挥挥手：“新兵不是侦察连的兵吗？”

陈排不敢说话了。

苗连瞪他一眼：“我问你呢，是不是？”

“是！”陈排答。

“上级领导来视察，搞一帮子老兵油子年年都是他们，都成熟人了！凡是我夜老虎侦察连的兵，个个都得是最好的侦察兵！今年这个规矩就改一改，明天的汇报，两个新兵必须上！”

“是！”

“我不能让军区情报部那帮官老爷看我的笑话，说我老苗就拿军事尖子唬弄事儿！我要让他们看到，我老苗带的新兵是什么素质！”

俩列兵更紧张了。

喜娃嚅嗫：“连、连长，我们……”

苗连一眼瞪过去：“我不要你们是最好，但是不能是最孬！你们所有人记住我这句话，打仗是靠全连战士去拼命，不是靠几个军事尖子！所以每一名夜老虎连的兵，都得是最好的侦察兵！只要不是最好，就不配在我夜老虎连当兵！”

第一部分 第34节：子弹上膛(34)

两个列兵齐声怒吼：“是！”

苗连转向陈排：“以后凡是参加军事比武、对外汇报，都抽签决定——但是有一个原则，新兵优先。见见世面，就是老兵了！去组织训练吧。”

陈排敬礼：“是！”

苗连还礼，转身大步走了。

陈排喊："两名新兵同志出列！"

小庄和喜娃出列。

"准备多能射击训练。"

小庄喜娃跑步到枪械前，开始披挂冲锋枪、手枪等等。

老炮拿起秒表："开始！"

两名新兵冲出去，迅速摘下步枪开始练习射击。

次日一早，训练场就打起了"欢迎军区情报部领导莅临指导"的横幅。夜老虎连的连旗在空中飘舞。

全体官兵精神抖擞，满脸都是伪装油彩。苗连刮了胡子，穿着崭新的迷彩服，站在队列前。

三辆越野车急驰而至，赵部长等下车。

最后一辆车的车门打开，一只黑色军靴踏出来。紧接着是穿着特战迷彩服的健壮躯体，然后是黑色贝雷帽和狼牙特种部队臂章——狼牙特种大队高中队（陆军少校）迈步出来。

陈排咽口唾沫，很多老兵都一脸羡慕的神情。小庄不为所动。

高中队看着苗连笑："老苗？"

苗连也笑："老高啊，今天跑到我这里来视察了？"

"咳，我视察个鸟啊？跟着赵部长混饭呗！"

"就你们那每天二十二块的伙食标准，一个个喂得钢钢的，还来我们这混什么饭？我这九块七，馒头管饱！"

两人大笑，握手。

赵部长道："可以开始了。"

苗连挥挥手："开始！"

陈排立正："是！侦察兵多能射击——准备！"

几名新兵出列。

赵部长一愣："怎么，都是列兵？你老苗连队无人了？"

苗连笑笑："列兵也是我夜老虎连的兵。既然部长想了解侦察连的情况，列兵是最真实的反应。"

赵部长点头：“好，这倒是新鲜了。我是第一次看列兵汇报，开始吧。”

陈排喊：“射击开始！”

两名新兵开始进行多能射击。

场外站着多名校级军官，拿着望远镜观察。高中队也拿着望远镜，看得很仔细。

小庄表现最出色，速度最快。

赵部长问：“老苗，这俩都是新兵？”

苗连点头：“对，新兵。”

“前面那个也是新兵？”

“是啊，新兵。”

“你不是让老兵换了军衔来胡弄我吧？”

“我老苗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我犯得上吗？”

赵部长将信将疑地看着。高中队也在看着。

小庄第一个冲到终点，收枪站好。随后是喜娃。

赵部长说：“让他们跑步过来。”

陈排下口令，俩新兵跑步过来，在首长们跟前站好。

赵部长对小庄说：“脱帽。”

小庄摘下钢盔，露出涂满伪装油彩却稚气十足的脸。

“多大了？”

“报告！十七！”

赵部长点头：“后生可畏啊！你是我见过最年轻的速射神枪手！”

高中队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谢谢首长。”小庄大声回答。

苗连在一旁道：“他参军以前是大学生，学艺术的。”

赵部长吃惊了：“哦？你就是那个风传打了班长的大学生新兵？”

“是。”

“好！好！你好好努力，我会继续关注你的！”

小庄敬礼：“谢谢首长！”

赵部长点头，笑笑，转向高队长：“高中队。”

“到！”

“你看——这个兵去你们特种大队怎么样？”

“报告！特种部队有着严格的选拔程序，这是您三年前亲自签发的命令！现在强调依法治军，我相信首长不会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您曾经说过，特种大队是尖刀部队，是为战争而生存的部队，不能充斥后门兵、关系兵！”

赵部长笑：“在这儿等着我呢。”

小庄低语：“谁希罕！”

高中队目光锐利地凝视他。

赵部长问：“你刚才说什么？”

小庄抬头挺胸：“报告——我是说，既然特种大队的首长也在，希望首长给我们露一手，也让我们这些步兵团的侦察兵开开眼！”

第一部分 第35节：子弹上膛(35)

苗连嗔怪：“小庄！没大没小的！”

赵部长笑着看高中队：“人家不服你了。”

高中队笑笑：“我听首长的。”

赵部长说：“那你就跟他们交流交流，比比看。”

高中队笑：“这样比？胜之不武。”他看着看向自己的小庄，笑，“既然首长说了，我们就交流交流。”

他摘下黑色贝雷帽，别在肩章上：“老苗，有啤酒瓶子吗？”

“那边一堆呢，锤头用的。”

“找两个兵帮忙扔一下。”

苗连苦笑：“你这小子，在我的地头给我的兵难堪啊？”

“是你要我砸场子的啊，后悔了？”

“什么话？你们两个，去拿酒瓶子！”

俩兵转身跑了。

高中队接过小庄手里的自动步枪划拉划拉检查着：“有日子没打81了。”

小庄看着他，递给他一个弹匣：“枪是我校对的，你可以再试试看。”

“不用了。打枪不是用眼，是用这个——”他指着自己的心口，然后双手持枪，高喊一声：“好！”

苗连挥手：“扔！”

一个兵扔出一个酒瓶子，瓶子在空中旋转，带着细微的风声。高中队突然出枪，酒瓶子在空中破碎。

侦察兵们都傻了，忘记了鼓掌。

苗连说：“继续扔，多扔几个！”

哗啦啦！几个酒瓶子扔出去。高中队手起枪响，酒瓶子应声而碎。

“下面是单手运动目标速射！”高中队换了右手持枪，还是速射。砰砰砰！酒瓶子碎了。

“换手！”他同时在空中倒手，自动步枪到了左手，继续射击。砰砰砰！酒瓶子又碎了。

侦察兵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高中队停止射击，笑笑：“用不着鼓掌，这是特种部队每个队员的基本功罢了！”

苗连苦笑：“赵部长，您这是带人踢场子来了啊！”

赵部长笑：“哪儿有哪儿有！我这是带着特种大队的干部到各个侦察部分队转一转，摸清今年选拔的底，他们这是私下跟你们的切磋，不算数的！”

高中队笑：“老苗，不好意思啊！”

苗连骂：“他妈的，我要是有你们一半的训练经费，个个都比你的兵强！”

高中队哈哈大笑：“早说了，胜之不武——这不算什么，雕虫小技而已。”

“妈的，年度演习见，看我怎么给你们上眼药！”

“行，我等着呢！”

赵部长看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别的部队看看。”他回头看看小庄，笑，“小伙子，别气馁！他们都是拿子弹喂出来的，新枪用不了一年都能打废了。早晚有一天，你会跟他们一样的！”

小庄立正：“报告！早晚有一天，我会超过他们！”

高中队一愣，看着小庄。小庄不看他，看着赵部长：“他们也不是天兵天将，都不过是肉长的。”

赵部长欣慰地点头：“好！有志气！我等着那天，我亲自给你颁奖。”

小庄举手敬礼：“一言为定！”

赵部长看看高中队：“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等着挨黑枪啊？上车，走人!”

一行人上车，侦察连敬礼，目送车队离去。

苗连放下手，转身看着战士们：“都看见了吧？”

战士们怒吼：“看见了——”

苗连看看连旗，连旗在飘舞，他一把扯下来：“别挂了，都让人把场子给踢了！从今天开始，夜老虎连没连旗了！没了，场子都被人给踢了，还有脸打旗？没脸！你们也都不配叫侦察兵了，不配！熊兵！孬兵！废物兵！”

战士们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眼中含泪。

苗连大骂：“都他妈的看着我干什么？丢人都丢到家了，还看我！看我干什么？我他妈的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没一个比我强的！现在在大功团当个侦察兵就了不起了？狗屁！一天到晚叫嚣不服这个不服那个，今天怎么都软蛋了？为啥软蛋了？”

战士们不说话。

“就你们这个小样儿，别等上战场丢人了！一个军区特种大队就给你们收拾了，随便来个少校就给你们都灭了！还上战场呢，等着送死吧！穷叫唤什么？”

第一部分 第36节：子弹上膛(36)

小庄怒吼：“报告！”

“讲！”

“苗连，我一定会超过他们！”

“超过？你拿什么超？”

“我们夜老虎侦察连——敢打必胜！”

侦察兵们怒吼：“敢打必胜！”

苗连冷笑：“行，我等着看——年度演习，要是被特种大队包了饺子，你们就把这句话裹巴裹巴丢进茅坑得了。解散，各排带回。”他转身走了。

侦察兵们看着连长的背影，都感觉到了一种屈辱和伤感。陈排苦笑：“一排，带回。”

一排战士们不动窝。

陈排瞪眼：“都愣着干什么？带回，回去总结。”

一排战士们含着泪喊：“排长！我们要训练！”“我们要把连旗重新挂出来！”

战士们群情激动，嗷嗷乱叫。

苗连走着，背对战士，脸上却露出了笑容。没有人知道，这是他精心设置的一个局。

从这一天起，侦察连开始了拼命地训练。也就从这一天起，小庄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打心里不愿意看到苗连伤心。在他的意念里，特种大队伤了苗连，他就非得把那狗屁黑色贝雷帽撕下来擦靴子。

十七岁的小庄，很单纯。

十七岁的小庄，不光鸟，而且重情。

第四章

1

夜。大功团驻地上空，战备警报响彻黑夜。全团紧急拉动。步兵战车在开出车库，战士们在武装集结。

侦察连门口，苗连穿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持枪站着。侦察兵们陆续在他的跟前集合。

值班员敬礼："报告！连长同志，侦察连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苗连还礼："稍息！同志们，根据军区司令部紧急命令，年度演习开始！我集团军是红军部队，我团是整个红军的先锋团，而我们侦察连则是全团的眼睛和匕首！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有——"战士们声嘶力竭地高喊。

苗连厉声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同志们，演习就是战争，前方就是战场！我们面对的就是真正的敌人——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是狡猾残忍的！我们要在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就要发挥我们侦察兵的优良作风！勇敢顽强，夺取胜利！"

战士们热血沸腾，齐声高吼："勇敢顽强！夺取胜利！"

苗连看表："按照预订演习方案，出发！"

陈排出列高喊："一排听我口令！登车！"他带着一排跑向大屁股吉普车。

小庄看着一排跑步去了，他转向苗连："苗连，我也去！"

苗连拍拍他的钢盔："去吧，争口气。"

小庄兴奋地举手敬礼："是！"他提着步枪跑过去，"报告！陈排，苗连让我跟你去！"

陈排看苗连。苗连挥挥手："让他见见世面吧。"

陈排笑笑："好！一排，前进！"

黑暗中，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开出去，小庄眼睛闪闪地坐在上面。

2

野战医院驻地设在谷地里。绿色的军用帐篷上空飘着红色十字旗帜。

清晨，山里氤氲着淡淡的薄雾，鸟儿啁啾着飞过树林，彩色的翅膀忽闪着。列兵小影学着鸟叫。鸟儿在树枝上歪着脑袋左右望望，飞走了。小影泄气地嘟着嘴。

穿着迷彩服的女兵小菲拿着一束野花跑过来："小影！你看我摘的花儿多好看！"

小影嘟着嘴："我刚才看见一只鸟，可漂亮了！就是飞走了。"

小菲笑："鸟儿是活的，它能不飞吗？走，咱们回去吧！到时候被大夫发现了，我们就惨了！"

小影和小菲拉着手跑向营区。

3

群山之间的公路上，机械化兵团正在开进，蒙着伪装网的车队穿梭着。

披着伪装网的军列满载士兵和各种战斗车辆，如同钢铁洪流，势不可挡。

二炮地对地导弹旅的导弹运输车、指挥车、后勤保障车辆、卫星通讯车等组成的战略打击部队在被临时中断交通的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

苏27战斗机群穿云破雾，在云间穿行。

陆军机械化部队贴山而行，主战坦克排成的纵队势不可挡。骑着摩托车的通讯员前前后后，来回穿梭着传送命令。

第一部分 第37节：子弹上膛(37)

一片大战来临的战争气氛。

山坡上。小庄拨开眼前的枝蔓，瞪大眼睛看着山路上开进的钢铁兵团。他和身后的弟兄们脸上都涂着厚厚的伪装油彩，只有钢盔下的眼睛闪着黑白分明的光。

身后的电台兵压低了声音对着话筒喊："尖刀呼叫，听到请回答！尖刀呼叫，听到请回答……"他的手指调试着电台频率，电台没有反

应。他抬起头：“蓝军实施了强烈的电子干扰，频率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陈排拿着长焦照相机正在拍照，他回头：“看来蓝军把刚刚组建的电子对抗团用上了，没想到这一次他们这么快。继续呼叫。老传统吧，派人化妆通过封锁线送情报，时效性差一点，总比没有强。”他在纸条写下什么，想想，低声叫道：“小庄！”

小庄一激灵喊出来：“到！”

老炮急忙捂住他的嘴：“你要死啊？这是蓝军大后方，你这一喊弟兄们全暴露了！”

小庄揉着自己的嘴，到了陈排跟前：“陈排。”

陈排把纸条递给他：“把这个送回团前指。机灵点，你换便装说是来郊游的大学生。”

小庄痛快地说：“好！那我怎么回来找你们啊？你们肯定不在这儿了？”

“你不用回来，跟苗连在一起吧。”

“啊？”小庄愁眉苦脸。

“执行命令！只有你不会被他们怀疑，去吧！”

小庄闷声道：“是。”

山间公路上，蓝军搜索队在公路上停着，特种兵们持枪警戒。

这是一支精锐的特别突击队，代号“孤狼”。

高中队戴着耳机在听电台：“怪了啊？红军的频率怎么这么安静？他们的侦察兵真的无线电静默了？”

志愿兵马达坐在前面苦笑：“肯定是电子对抗团搞的！他们刚刚上过军报，就等着这时候露脸呢！”

高中队摘下耳机，急了：“这不胡闹吗？他们露脸了，我们怎么抓红军侦察兵？电台兵，给我接蓝军司令部！”

电台兵急忙开始呼叫：“孤狼呼叫，听到请回答！孤狼呼叫，听到请回答……”

不一会儿，蓝军隐藏在山间的电子对抗车的天线停止了转动，他们解除了电子屏蔽。

山里。红军侦察兵的电台兵惊喜地喊：“呼叫到了！回话了！……这里是尖刀，这里是尖刀……”

陈排看着山路苦笑：“唉，小庄已经走了。”

山涧。水匆匆流过，小庄捧起水洗脸。他穿着T恤和牛仔裤，戴着棒球帽，脚下是旅游鞋，整个一个来野游的大学生打扮。

他又撩起水来喝着，很过瘾。

一个铁塔一样的身影戳在了他的身后，小庄看着水里的倒影呆了，那是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迷彩服的军人。

哗啦啦！十几个身手敏捷的蓝军特种兵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小庄，他们手里的95步枪哗啦啦拉开了保险。

小庄呆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那个铁塔开口了：“站起来，转身！”

小庄不得不起身，再转身就看见了一张黑脸。高中队冷冷看着他：“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学生。”

“学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吗？可我没见过你啊？”

“学生不在学校待着跑这里来干吗？”

“我是驴友，跟学校探险队一起来的，迷路了。”

“驴友？什么驴？驴呢？”

“就是旅游的意思……”

“你是哪个学校的？”

“戏剧学院的。”

“有学生证没？”

“有。”他拿出自己的学生证。

高中队接过来仔细看看：“还真的是戏剧学院的啊？导演系？你是未来的大导演啊？”

小庄不敢说话。

“学导演？那你就好好学习，别一天到晚往山里面跑！”

小庄接过学生证，没说话。

“有相机没有？”

“没有。”

一个兵仔细检查了小庄的行装，起身：“报告！没有拍摄工具。”

高中队挥挥手：“赶紧离开这儿！这里有军事行动，是禁区了！山都封了，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进来的！”

第一部分 第38节：子弹上膛(38)

“我找不到公路了，怎么下山啊？”

高中队伸手：“你从这里一直走下去，就到公路了。有长途车从这里经过，到县城的，那有公用电话。身上还有钱吗？”

“有！有！”

高中队掏出自己的钱塞给他：“走吧，路不短呢！”

“哎。”小庄急忙答应转身就走了。他强忍自己内心的激动，径直穿过蓝军特种兵组成的人墙，拐上了山路。

特种兵们目视他离开。高中队若有所思。

马达问：“野狼，你想什么呢？”

高中队想想，说：“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他。”

马达笑：“不是检查过了吗？记错了吧？”

高中队摇摇头，挥挥手，带队走了。

小庄强做镇定拐过山包，一屁股坐在草丛里大口喘气，心砰砰直跳。后面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小庄急忙爬到山包上潜伏起来。

不一会儿，一队红军侦察兵被下了武器，垂头丧气地在那队蓝军特种兵的押解下双手反铐出了丛林。

小庄的眼睛都直了，他寻找着熟悉的脸：老炮、喜娃……没有陈排。小庄屏住呼吸藏在草丛里，看着这队蓝军特种兵押着俘虏从自己跟前路过，下山。

等到一切都安静下来，小庄才钻出自己藏身的灌木丛，他跑向红军刚才的潜伏区域。

果然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空包弹壳和打斗的痕迹。小庄着急地在四处找着，低声喊：“陈排！陈排！”

一声呻吟传来。小庄找到了声源。他急忙跑过去，爬下几米高的悬崖，拨开草丛，他看见了躺在草窝里的陈排。

陈排显然是滚下来的，武器装备都堆在胸口。他捂着膝盖呻吟着，豆大的汗珠冒下来：“小庄，你怎么回来了？”

小庄着急地扶起陈排：“我就没走远……我也帮不了他们，我看见里面没你就赶紧回来找你了——你受伤了？”

陈排拄着步枪艰难站起来：“我没事，磕了一下。现在就剩下咱俩了？”

“对，就咱俩了。”

陈排咽口唾沫，看看四周：“全被俘了……先得找个地方潜伏下来，然后伺机搞一下蓝军要害目标。”

“然后呢？”

陈排凄惨地一笑：“然后？哪里还有什么然后？搞完了，撕下胸条阵亡。”

小庄愣了一下，赶紧扶住陈排：“我扶你走吧。”

陈排苦笑：“走吧，我想好了搞哪里了——蓝军地对地导弹旅，搞完了他们咱们就阵亡。这把手枪你拿着吧。”

“嗯。”小庄接过手枪扶着陈排，一步一步走向山林。

转过山林就看见了一条大河。

两人来到河边，陈排捡起石头丢进去。咣当，就没了。刚刚下过雨，河水很深，流量也很大。他再看看四周，没有桥，他苦笑：“武装泅渡过去吧。”

小庄摘下陈排身上的武器和背囊：“这些我背，你拉着我的腰带。”

两个人下了河，小庄在前面游陈排在后面跟。河流很湍急，小庄游得很艰难。

一股浪打来，小庄吃了一口水，呛着了。陈排也被浪打着了，他失手松开了小庄腰带。

小庄大惊：“陈排！”

陈排被河流冲向下游，他挥着手：“蓝军二炮阵地在A17地区……”他随即就被巨浪打倒，立刻不见踪迹了。

小庄高喊着：“陈排——”他没命地往下游游去。

4

山坡上，小影在出神。小菲拿野花在她眼前挥舞：“想什么呢？”

小影幽幽地说：“你说，我能看见他吗？”

“谁啊？”小菲明知故问。

“小庄啊！”

小菲背着手笑着：“哦——你是说你那个大学生士兵啊！我敢说，他就在演习的部队里！”

小影赶紧抓住小菲的肩膀：“哎呀！真的啊？小菲，你太伟大了！快告诉我，他在哪个部队？”

小菲故意卖关子：“哟，这么容易就告诉你啊！为了帮你打听这么个小兵，我动了多少关系啊？你给我什么好处？”

“求你了，快告诉我吧！”

“我偏不说！”小菲哈哈笑着掉头就跑。

第一部分 第39节：子弹上膛(39)

小影着急地追着她：“你个坏家伙！看我抓住你！”

俩女兵追逐着下山了。

小影追着小菲跑到了河边，小菲气都笑岔了，她摆手：“哎！别追了，你再追我我可就投江了啊！”

小影笑着跑过去抓她：“你赶紧告诉我啊！”

两个女兵在河滩上笑着闹着倒在地下。突然小菲尖叫一声：“哎呀——”

小影一惊：“怎么了？”

小菲一指：“那边有个人！”

小影看去：“真的啊！有个人，穿军装的！”

小菲跟小影起身跑过去，把那个一半被泡在河里的战士拽出来。小影翻过他的身子。陈排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还是个少尉啊？”小影说。

小菲看了看胸条：“红军的侦察兵？可能是被蓝军打散了。”

“咱们赶紧叫人啊！”小影起身就高喊，“来人啊——”

哗！小庄抱着自动步枪从水里钻出来，他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直了，疲惫的眼睛血丝密布，他哆嗦着嘴唇拉开枪栓：“把我的排长……还给我……”

两个女兵吓了一大跳。

小庄一步一晃地从水里走向河边，扑通又栽倒了，他拄着步枪撑起上半身，左手哆嗦着拔出手枪打开保险：“把我的排长……还给我……”

“小庄！”小影一眼认出他来了，惊叫。

小庄愣了一下，但是疲惫的大脑已经迟钝了，他举着手枪哆哆嗦嗦：“听见没有，我的排长……还给我……”

小影急了：“混球！”她站起来大步迎着手枪走过去。

“我……我要开枪了……”

小影踩着水走向枪口：“我是小影！你开枪啊！”

小庄一激灵：“小影？”他醒悟过来，“小影，我……我不是故意的，你别……掐我……”

扑通！他一头栽进水里，彻底失去了知觉。

5

帐篷急救室里，穿着崭新病号服的小庄在迷迷糊糊地念叨着：“小影……别掐我……我不是故意的……”

小影擦着眼泪，看着他。小菲在旁边无声地注视着。

小庄突然猛醒过来：“枪！我的枪呢？我的枪呢？”

小影一脸惊喜：“小庄，你醒了啊？”

小庄看不见小影，他跟疯了一样在身边摸着：“枪！我的枪呢？”

小菲冲外面喊：“快快！把他的枪拿来！”

一个哨兵跑步进来，把一支81自动步枪和一把54手枪塞给小庄。小庄握紧了枪警觉地自语：“陈排？陈排？我排长呢？我排长呢？”

他高喊着下床，又栽倒了。

小影惊讶地看他：“我是小影啊，你不认识我了？”

虚脱的小庄在地上爬着：“我的排长，我的排长呢……”

小菲高喊：“快！担架！把他抬过去！”

两个哨兵赶紧打开折叠担架，把紧握着枪的小庄抬到担架上冲出去了。

小影伤心地哭了：“他不认识我了……”

小菲安慰着她：“当兵的就是这样的，你习惯了就好了。”

小影哭着：“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了呢？”

“他现在还不清醒呢，等他清醒了再好好收拾他。你别哭了，咱们这是在前线！还有别的工作呢，别哭了。”

另一个帐篷里，陈排正躺在病床上输液。他看着小庄被两个哨兵抬进来，无力地笑笑。

小庄连滚带爬地下来抱住陈排：“陈排！陈排！陈排——”

陈排苦笑：“喊什么，我好着呢。瞧你这个熊样子，一点气都沉不住，这怎么做最好的侦察兵？”

看见陈排安好，小庄安心了：“枪在我身上！”他拍拍枪，像是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务。

陈排笑着点点头：“好！”

放松下来的小庄彻底醒了，他猛一拍脑门：“哟！小影！”

陈排一愣：“谁？”

“我对象！我对象在这里！”他站起身背上步枪就往外跑。

帐篷急救室里，小影还在哭。小菲在劝她：“别哭了，他这不当兵了吗？当兵了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不是吗？”

小影哭得很伤心：“他第一个喊枪，第二个喊排长，就没喊过我的名字。”

第一部分 第40节：子弹上膛(40)

“他昏迷的时候不是一直喊着你的名字吗？他心里是想着你的，对不对？”

“小影——”小庄高喊着跌跌撞撞跑进来。

小影掉过脸去不理他。

小菲笑笑：“得，你自己劝吧！我走了。”

她起身往外走，走到小庄跟前停下了，上下打量着他：“小庄就是你啊？你哪点好？让我们小影那么哭？自己闯的祸自己想办法吧，唉！”

小庄很礼貌地笑笑，却比哭还难看。他看着小菲出了帐篷，连忙跑向小影：“小影——”

小影别着脸不理会他。

“小影，是我啊！我是小庄啊？”

小影头也不回地问：“枪找到了？”

“啊。”小庄纳闷地拍拍自己的步枪。

“排长找到了？”

“啊……”小庄有点心虚了。

小影看着头顶的帐篷幽幽地说：“现在想起世界上还有小影这么个人了？”

“小影我错了！我当时……”

小影擦着眼泪：“行了，你别解释了！我原以为，你这德行最多在哪个农场养猪，没想到，你居然当侦察兵了？”

小庄低着头：“我也没想到。”

“这当兵了怎么真的就跟过去不一样了呢？”

“我们排长被水冲走了，他是我的排长。他把枪交给了我，这在侦察兵眼里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小影擦擦眼泪，长叹一声。她突然转身看着小庄，小庄害怕地退了一步：“咱不带掐人的？”

小影一把拉住小庄：“我不掐你！我咬你——”她对着小庄的胳膊直接下嘴了！

“啊——”小庄哀嚎着。龇牙裂嘴的他慢慢缓和下来：“你真咬啊？”

小影眼泪汪汪地问：“疼吗？”

“不疼！”

“我心疼——”她一把抱住了小庄。

小庄感觉到女孩的味道，慢慢抱住了小影。

小影哭着：“你干吗当侦察兵啊，你傻啊你……你干吗当兵啊……”

小庄无言地苦笑，任由小影在他怀里哭着。

6

充当临时战俘营的帐篷里，老炮的眼罩被撕了下了。啪——强光灯一下子打上来，高中队站在桌子前看着他：“我们是老相识了，郑三炮。”

老炮看清楚了高中队，不说话。

高中队说：“但是还是要按照规矩来——姓名、军衔？”

“你大爷！”

“姓名，军衔？”

“我叫你大爷，军衔在肩膀上，自己看！”

“你们的军官在哪里？”

“什么军官？”

“一个满编的武装侦察排，带队的军官呢？”

“我是带队的，我是代理排长。”

高中队笑笑：“在敌后活动的侦察兵，怎么可能没干部带队呢？让一个上士带一个排，你也太小看老苗了，他手下没人了吗？再问一次，你们的带队军官在哪里？”

“我就是！”老炮坚定地说。

高中队深深地看了一眼他，转身出去了。

帐篷外，马达冷眼看着地下坐着的侦察兵们，他们面前，是一排背囊和武器。

高中队出来，在那排背囊前踱着：“多出一套作战装具和背囊，迷彩服上的军衔是列兵——怎么回事？除了带队干部，还有谁漏网？那个列兵哪儿去了？”

侦察兵们都不说话。

高中队一脚踢翻那个打开的背囊，里面的东西散出来，赫然有本书，封面是个长胡子外国老头。高中队捡起来看看，书的封面是《莎士比亚戏剧精选》。高中队一惊，翻开扉页。扉页写着：戏剧学院导演系小庄。

高中队一拍自己脑门：“我操！”

马达问：“咋了，高中队？”

“那个大学生——那个从我手里溜走的大学生！他就是那个漏网的列兵！居然从我的手指缝溜走了！”

马达纳闷了：“大学生跟列兵有什么关系？来军训的？也不能参加演习啊？”

高中队瞪他一眼：“你就是个牛脑子！我见过他，他还给我作过自动步枪速射表演！当时脸上都是伪装油，没想到洗干净了居然把我骗过去了！”

侦察兵们哄堂大笑。

第二部分 第41节：子弹上膛(41)

高中队深呼吸，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7

野战医院。小庄扶着陈排走出帐篷。陈排忧心忡忡地看着眼前的暮色说：“现在咱们跟连里联系不上，老在医院也不是个事儿啊！”

小庄也很黯然，低着头想事情。

陈排活动活动腿：“不用扶了，我已经好了。”他的目光突然转过去，一眼看到了医院的野战通信车。他眼睛一亮：“想办法用用！你对象不是在军区总院吗？”

小庄愣了：“她只是个列兵！她说话顶什么用啊？”

“总比没熟人强！小庄，看你的了！”

小庄想了想，咬咬牙，往另一个帐篷走去。

帐篷里，小影和小菲在里面收拾东西。小庄走到窗户前，喊：“小影！小影！”

小影抬头。小菲在一旁笑：“哟！几分钟不见就想啊！”

小庄不好意思地笑。小影拍拍小菲：“我去一下。”

她出去：“怎么了，黑猴子？”

小庄凑在耳边跟她低声说了什么，小影失望地说：“你找我就为这个啊？”

小庄赔笑：“这是、这是我们排长的命令。”

“你们排长，你们排长！我看你干脆嫁给你们排长算了！”小影嘟着嘴说。

小庄不敢说话，就是笑着。小影突然说：“让我咬一下。”

小庄摸摸自己的胳膊：“还咬？”

“让不让吧？”

小庄坚定地站住了：“咬吧。”

小影扑上来在胳膊上狠狠咬了一口。小庄憋住了不叫，倒了一口冷气：“你也不换个肩膀……”

小影咬完，心里舒服了。她得意地抬了抬头：“这事你别管了，10分钟后去通信车。”

“啊？这么简单啊？”

小影推他走：“说了你别管了就别管了！你赶紧去陪你们排长吧！”她转身进去找小菲。

小庄回头，从窗口可以看见里面的俩女兵在嘀咕，小庄不抱希望地摇摇头，走向陈排。

十分钟之后，穿着病号服的陈排跟小庄走向通信车。

通信车前，哨兵在站岗，通信排长正跟小菲小影说话，态度很和蔼。

陈排和小庄向通信车走去，哨兵伸手拦住：“这是禁区！”

通信排长却跑步过来立正敬礼：“首长好！”

陈排一惊，但是没说话。

小菲跟了上来，指指陈排："这是咱们军区作战部的陈参谋！"她又指指通信排长，"这是小李，李排长。"

李排长问："首长要用电台？"

陈排点点头："对。我有急事和军区作战部联系。"

李排长带着陈排和小庄过去，他拉开车门："首长请上车！需要我们协助吗？"

"不用了，我自己有密语。"

"是，我们下车等。"他冲车上一挥手，"下车。"

车上的俩兵摘下耳机下车了。

李排长敬礼："如果有需要，首长就尽管开口。"他转身以标准的姿势跑步走了，在十米处背手跨立。

陈排苦涩地笑笑，戏不能不演。他上车，关上车门。

小庄在底下低声对小影说："真有你的啊。"

小影低声笑笑："不是我的主意，是小菲的。我脸也有点发烧呢。"

小菲不屑地说："还侦察兵呢，这点胆量都没有。化妆侦察是基本科目吧？"

小庄不好意思地笑笑："你倒是比我在行。"

小菲一副高深的样子："慢慢学吧，军队的事儿你还没摸着门道呢！"

小庄傻笑，不语。

山里的夜来得很快，才一会儿的功夫，天已经全黑了。

通信车里，陈排戴上耳机，调整电台频率："尖刀呼叫，收到请回答……"

山间公路上，蓝军特种部队的搜索队在缓慢前进，高中队坐在伞兵突击车上。身后，电台定位车的天线突然开始转动。车上的侦察兵高兴地喊："抓住信号了！我在定位……在导演部野战医院。"

高中队摘下耳机站起来，冲着后面高喊："导演部野战医院，快！有蓝军被打散的侦察兵！"

车队开始加速，向着野战医院急驰。

野战医院，通信车的车门开了，陈排下来。

第二部分 第42节：子弹上膛(42)

“联系上了？”小庄问。

陈排点头：“苗连同意——爆破战略导弹基地！”

小庄松了一口气，刚想说话，突然听见一片发动机声。陈排眯眼看去，一片雪亮的车灯在迅速逼近医院门口。

“蓝军搜索队！”陈排愣了。

车队很快就到了院门口。

哨兵摘下步枪，哨兵班长拉开枪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高中队慢慢下车，他走到车灯前面：“蓝军搜索队。”

哨兵班长端着枪：“根据演习规定，野战医院是中立方，直属导演部！无论红军还是蓝军，除了伤病员都无权进入！”

“否则呢？”

“否则按照犯规处理，在战场上就是违反日内瓦公约！”

高中队往地下吐口唾沫：“如果你们这里藏匿了红军侦察兵，算不算犯规呢？”

“我们这里没有红军侦察兵，只有伤病员！”

高中队挥手：“强行进入！”

特种兵们纷纷下车，摘下步枪大步走过去。

哨兵班长高喊：“不许他们进来！”

哨兵们都拉开了枪栓。双方枪口对着枪口。

马达低声道：“野狼，硬闯不是办法。要是犯规，我们进去抓不住人的话，会被导演部踢出演习的。”

高中队说：“我相信我的技侦，他们说在里面，就肯定在里面！搜——”

哨兵班长抬起一只手：“注意了！准备战斗！”

哨兵们怒目而视。

特种兵们大步逼近。

“住手！”随着一声怒吼，野战医院的院长大步走出来，他迷彩服上的军衔是少将。

高中队立即立正，敬礼：“首长好！”

少将院长顾不上还礼，指着那些特种兵：“你们要武装接管我的医院？谁给你们的权力？”

“报告！不是！”高中队面无表情。

院长看向他：“那你的人都是什么架势？你打算冲进来吗？我这里是什么地方，谁给了你命令？”

“报告！敌情就是命令！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有红军侦察兵在这里活动！请您将人交出来，或者您允许我进去检查！我保证不破坏任何设施，不动任何人一个手指头！”

“谁给你的情报？让他站出来！”

“技术侦察手段得来的情报！我们的电讯侦察非常准确地锁定这里，有人利用这里的电台设施和红军联系！”

“电台？小李在哪里？”

李排长跑步过来，立正敬礼：“副院长！”

院长看着他：“有红军侦察兵使用过你的电台吗？”

李排长纳闷地说：“没有啊！”

院长转向高队长：“少校，你应该听见了。这里没有你要的人，回去吧！”

“我可以问少尉几个问题吗？”高队长问。

“这是我的人！你凭什么问他问题？”

高中队不吭声了，他看着医院里，咬咬牙说：“首长，如果您不同意，我只有派人进去搜查了！”

他一挥手，特种兵们立即排成战斗队形，站在高中队身后。高中队目光炯炯有神：“命令下来，大家要一往无前！这是战争，不要犹豫！明白吗？”

“明白！”特种兵们厉声回答。

院长气愤地喊：“我的警卫连呢？”

后面的警卫连战士听到院长命令，立即拿着步枪跑步过来，站在门口封住了去路。

高中队眯缝着眼睛，举起右手：“注意了——全面搜查，除非遇到反抗，否则不许使用武力！”

马达道：“是！关上保险准备格斗！”

特种兵们关上保险将枪甩到背后，握紧了拳头跟在马达身后。

双方战士都是虎视眈眈，憋足了劲头，看样子马上要打起来了。一触即发之际，李排长突然说：“等等！我想起来了，军区作战部的陈参谋使用过我们的电台！”

院长疑惑地看着他：“陈参谋？哪个陈参谋？”

“他还带了个通信员。我……”

院长气恼地用手指点了点他：“这是违反规定你知道不知道？我处分你！”

李排长欲言又止，想想，还是低下头没说。

第二部分 第43节：子弹上膛(43)

高中队眼睛亮了：“首长，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要见一见这个陈参谋！”

院长看一眼高队长，恼怒地在门口踱来踱去。

关着灯的病房里，陈排和小庄在窗户看着。

“排长，我们暴露了。”

陈排锁紧眉头：“没办法了，拼了！”

小影跟小菲跑进来，小影着急地说：“坏了坏了！这下热闹了，蓝军看来要进来了！”

“赶紧躲一躲吧。”小菲倒是很冷静，“躲我们女兵宿舍！我们睡觉了，他们八百个胆子也不敢搜查！”

小庄张着嘴：“啊？这、这合适吗？”

小菲着急地说：“顾不上那么多了！你们要被搜出来了，我们也完蛋了！跟我来！”

两人跟着两女兵匆匆出了病房。

野战医院门口。

院长在审问李排："你怎么知道他是军区作战部的陈参谋？"

"他跟我说是军区作战部的参谋，姓陈……"

高中队冷笑一下："我说我是军委办公厅的，你信吗？"

李排长不敢说了，低下头："院长，是我错了。处分我认了，我确实以为他是军区作战部的。"

高中队向院长说："首长，很明显，红军侦察兵已经渗透进医院了。我申请您批准我进去检查，我保证不破坏任何设施，不遇到红军侦察兵反抗不动一枪一弹，也不动一个手指头！"

院长看着李排长，气得说不出话。

高中队再次申请："首长？"

"好了！我给你五分钟，如果找不出来红军侦察兵，后果你自己承担！"

"是！马达，跟我走。五分钟！"

他带着马达和一个排的特种兵进了营区的大门："马达，你带一班从那边搜！二班跟我来，三班中间！一个帐篷都不要放过，开始搜查！"

特种兵们如狼似虎冲进去，军医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高中队站在院子中间，冷冷地看着夜光表。

一队人回来："报告！没有！"

又一队人回来："报告！没有！"

马达也跑步回来："没有。"

"都搜了？"高中队不死心。

马达点头："对，只有一个地方。"

"搜啊！"

"是女兵宿舍。"

高中队也愣了一下。

"高中队，怎么办？搜不搜？"

高中队心一横："如果这是战争呢？你自己说搜不搜？"

马达苦笑一下。

“跟我来！”高中队自己先过去了，特种兵们跟在他的身后大步围过去。

高中队在女兵帐篷外站住了：“里面的人注意了，我们是蓝军搜索队！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出来，我们要进行搜查！”

没动静，高中队又喊：“如果你们不出来，我只能让我的兵闯进去了！”

里面姑娘们嚷嚷开了：

“你们敢闯进来试试看！”

“我们都已经脱衣服睡觉了！”

“你凭什么让我们起来，我们就不起来！”

“对，就不起来！”“有本事你们就搜！”

“蓝军搜索队怎么了，我们又不是蓝军的，更不是红军的！”

……

高中队头皮都快被喊炸了，他咬牙说：“我给你们十秒钟时间，如果再不出来我的兵就进去了！”

里面的姑娘们更炸窝了。

高中队看看手表厉声说：“马达，开手电！”

“是！”马达硬着头皮打开枪下挂着的战术手电。后面的战士也都打开战术手电。

高中队看着手表：“时间到，进去！”他打开自己的战术手电一把掀开帐篷帘子。

哗啦啦！一片脸盆饭盒飞了出来，还有几个枕头。

特种兵们不敢再进去，都傻在外面。高中队也闪开了。

马达苦笑：“高中队，这帮姑奶奶要是炸了营，传出去真够我们大队喝一壶的。”

“使用热成象仪，看看里面的动静。”

一个兵打开热成象仪，屏幕上，里面的人被透视出来。床底下有俩人。

高中队点点屏幕：“就在里面。”

马达看看他：“再进去？”

高中队摇头：“知道在里面就行了，现在闯进去，还真不敢说这帮女兵折腾出来什么事儿。我就奇怪了，她们干吗这么护着这俩红军侦察兵？”

第二部分 第44节：子弹上膛(44)

马达笑：“估计他们早就认识。”

高中队压低声音：“撤！布置潜伏哨。”

马达点头，高喊：“算了，我们撤！”

特种兵们转身走了。

他们跑步撤出医院。高中队对院长敬礼：“告辞了！”

院长气愤地说：“我会去导演部控告你们！”

“对不起，这是战争！撤！”

大家上车，车队掉头离开。

黑暗里，两个敏捷的身影从车上跃下，闪进树丛。他们提着装备快速穿越，跑到山坡上，上士土狼打开了热成象仪器，屏幕上立刻显示出山下面的动静。

马达对着耳麦报告：“报告，灰狼到位。完毕。”

耳麦里是高中队的声音：“收到，注意观察。如果出来了，不用请示，你把他们办了。完毕。”

“明白。完毕。”

马达换了一下姿势，和土狼紧盯着热成仪的屏幕。

女兵宿舍门口，小菲出来看看，没动静了，她回头招手。小影、陈排和小庄跟着出来了。

“咱们去炊事班，那都是咱们自家兄弟。明天再想办法，走吧。”

三个人跟着小菲在暗处小心地走着。

8

次日清晨。

直升机在野战医院的停机坪停了下来。警卫连的战士们过来搬运设备。机长下了飞机。

小菲笑着跑过来：“周叔叔！”

机长笑："小菲啊？有日子没见了，怎么也不去我们陆航大队玩了？中学的时候还喜欢跟我们那儿坐直升机玩呢，当兵了反而不喜欢了？"

"这不新换了大队长吗？我又不认识，去了不好说。"

"咳！再怎么换也是咱们军区陆航系统的，跑不出去！你直接去就可以，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替你跟大队长说说。"

"我还是算了吧，我也当兵了这边事情也多。"

小菲随意地跟他聊着天，带着他越走越远。看看周围没人，小菲突然说："周叔叔！咱算不算铁打的交情？"

机长一愣："啊，当然是了！你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就缠着我要坐直升机啊？怎么了，你都忘了？"

小菲笑了："那好，你得帮我一个忙！这个忙你帮不帮？"

"只要我可以做到。"

小菲紧跟着说："你肯定可以做到——你帮我带两个兵出去，他们是红军侦察兵！现在蓝军搜索队在外面就等着他们出去呢，你得帮他们！其中一个是我中学同学，关系不错！"

机长犹豫着："这可是犯规啊？"

"规定是规定，你是机长！直升机上面就是你说了算！对不对？"

机长想想："好吧，我帮。那两个人呢？"

小菲兴奋地说："谢谢周叔叔！我这就给你叫来！你帮忙给他们送到山里去，找个地方放下来就可以了！"

她转身向着炊事班招手。

小影跑了出来，后面是换好迷彩服的陈排和小庄。他们戴着压低帽檐的80钢盔，一个背着一把81，一个挎着一把54。两人径直上了停在一边的飞机。

东西搬完了，机长向小菲挥挥手，上了直升机。

舱门关上。小影在外面喊："小庄，你要小心啊！"她喊着喊着声调就变了，她哭了出来。

机舱里，小庄握紧步枪，脸贴在舷窗上。外面，小影在挥手。

陈排的手放在小庄肩上，拍了拍。

小庄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她。”

陈排又拍了拍他的肩：“演习结束，我给你申请探亲假。”

直升机拔地而起，开始飞行。

小影还在挥手，她已泪流满面。小菲在旁边抱住了她：“他已经走了。”

直升机变得越来越远。小影喃喃祈祷：“小庄，不要受伤……”

蓝军战俘营，特种兵们在匆匆跳上车。高中队提着头盔匆匆出来：“他们从哪儿搞到直升机的？”

一旁跟着的队员答：“根据侦察报告，是演习导演部的直升机，运输给养的。”

“他妈的，这是犯规啊！马上报告演习导演部，要求处理这个飞行员！”

“从时间推算，他们俩已经下直升机了。没有证据，陆航不会认帐的。”

第二部分 第45节：子弹上膛(45)

高中队跳上越野车：“没办法了，只能搜山。出发！”

车队扬起灰尘，出发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转眼到了中午，蓝军战备加油站正在开饭。后勤兵们围在野战炊事车旁嘻笑着吃饭。

警卫班的战士也放松了警惕，他戴着随身听，哼着歌儿，手里拿着步枪随便走着，眼角余光闪过一道黑影。他马上握紧手里的步枪转眼看去，只有杂草在随风摇动。他有些疑惑，上了刺刀挥舞步枪扫动杂草走了过去。

背后一阵疾风，他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扼住了喉咙。随即，对面的杂草跃起一个黑影，他的步枪被夺走了。

扼住喉咙的手一点都不含糊，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

陈排将他拖下一个深沟，把他捆好，嘴上贴上胶条：“我们是红军侦察兵，兄弟委屈你一下。”

他捡起地上的步枪，冲小庄挥挥手：“走！”

两人潜行离开。

陈排带着小庄混入车场，低姿快速穿插进入。

一辆油罐车的车门被陈排打开，他一跃而上。小庄也快速上了那边副驾驶的位置。两人趴在座位上。陈排笑笑，用匕首撬开车锁，找到两根线条，他踩下油门，火花闪了一下，车发动了。陈排坐起来厉声说："准备火力掩护！——我们冲！"

小庄拿起步枪摇下车窗，陈排发动油罐车径直冲出车场。

正在吃饭的司机们惊讶地站起来看着油罐车从自己眼前一闪而过，门口的警卫刚刚摘下步枪，油罐车已经闪过去了。

车子在公路上疾驰。擦肩而过的蓝军部队都很诧异地看着这辆发疯的车。一个步兵连长突然高喊："不好！红军混进来了！"

他身边的战士们立即拉开枪栓密集射击，车已经驶远了。他们调转车头跟上。

另一条山路上，蓝军搜索队的突击车正四处寻找红军逃亡侦察兵。身后的电台兵抬头："营长！出事了！"

高中队接过耳机："说！……什么？"他放下耳机高喊，"妈的！掉头！狗日的搞我们的导弹基地了！"

导弹发射阵地，油罐车径直冲向警戒线。警卫战士措手不及，急忙闪开。陈排沉着地驾驶油罐车，撞断了导弹阵地的红白栏杆。里面的官兵急忙闪躲。小庄手里的步枪扫射着。油罐车发疯一样拐进阵地，前面拦着的战士纷纷躲开。

乳白色的导弹静静躺在发射车上，旁边的战士们没有武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辆油罐车冲过来。

陈排踩住刹车，油罐车随着可怕的摩擦声停止了。他拿起步枪下车高喊："手榴弹！"

小庄一边扫射一边下车，他摸出一颗手榴弹，扔在对面发射连的官兵中间。黄色烟雾升腾起来。

陈排急了："炸他们干什么？炸油罐车！"

小庄醒悟过来，再掏出一颗手榴弹丢在油罐车底下，黄色烟雾升腾起来。

他接着把所有的手榴弹都丢在油罐车底下，黄色烟雾几乎淹没了这辆车。

陈排站起身来：“可以了，战斗结束了。”

小庄懞了。

陈排拍拍他的钢盔：“结束了，我们阵亡了。”他缓缓撕下自己的胸条，“我们已经完成了敢死队员的职责，这里被摧毁了。”

小庄爬起来，懵懂地撕下胸条。

对面的发射连官兵也都很郁闷。沉默片刻，连长说：“都死了都死了，撕了胸条吧！妈的，还没开始就完蛋了！”

战士们撕下胸条。

导弹旅的旅长黑着脸过来了。导弹兵们都闪开在一边。

旅长看着俩红军侦察兵气都不打一处来：“你知道我的旅价值多少钱吗？就被你们俩侦察兵给搞了，连一颗导弹都没打！”陈排跟小庄站在一边不说话。旅长吼着：“警卫连长记大过处分！”

警卫连长只好低头：“是。”

旅长还要说话，蓝军搜索队的伞兵突击车队已经旋风一般冲进来了。高中队带着特种兵们跳下车，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高中队也不说话，走到两个红军侦察兵跟前。

陈排很有礼貌地站直敬礼：“首长。”

第二部分 第46节：子弹上膛(46)

高中队看小庄。小庄也反过来盯着他的眼。高中队看了半天，错开了：“你们就是那俩漏网的侦察兵？”

“是！”陈排答。

“你是带队干部？”

“是！我是侦察一排长！”

高中队看小庄：“你呢？”

“我是小庄！”小庄很鸟地说。

高中队眯缝起来眼：“你不是学生吗？”

“是啊，以前是，现在是侦察兵！——苗连的侦察兵！”

“下次记住回答军官的问题先喊报告！”他翻身上车。

马达招呼陈排和小庄：“走吧，去收容站。”他上了自己的伞兵突击车。两人跟着上去。

车开走了。

9

一周的演习很快结束了。红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侦察连驻地，披着伪装网的吉普车疾驰而至。车还没停稳，小庄就从后面拿着钢盔和步枪兴高采烈地跳下来：“苗连！我们回来了！”

苗连走出来，哈哈笑道：“回来了好啊！都给老子挣脸了！”

侦察连的弟兄们围上来，接过小庄手里的东西。陈排笑着下车敬礼：“苗连！”

苗连还礼，开心地笑着：“听到你们在敌后被俘，我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啊！我还以为我这张老脸这次要丢尽了，真让老高那个王八蛋得逞了！没想到你们俩给我扳回来一局！好，一个排被俘但是把他们的导弹阵地给搞了！这个买卖值！”

小庄从人群里钻出来：“苗连，我不在这几天你身体还好吧？我老担心你的关节炎又犯了，山里气候潮！”

苗连哈哈笑着：“好！好着呢！”他对着身边的指导员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老苗带出来的兵！”

指导员笑着竖起大拇指：“我服！我服！”

小庄不好意思了：“真没犯吧？我忘了告诉你，护膝我给你放背囊左边口袋了。我怕你找不到。”

苗连笑得脸都烂了，他挥挥手：“通知炊事班，晚上加餐！老炮他们也回来了！给这一排庆功！这次我在何大队跟前有话说了，高中队带队都抓不住我一个排长加一个列兵！走走走，赶紧休息去！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这几天就休息！”

小庄赶紧问：“苗连，咱们的连旗可以打出来了吧？”

“好好！可以打出来了！”

一个士兵连忙把夜老虎侦察连的连旗打出来，战士们欢呼着。

小庄和陈排被弟兄们拥着走向帐篷。

帐篷里，老炮在抽烟。其余的弟兄在打牌，聊天。

陈排进来。大家都起立。

陈排笑："辛苦了，坐！"

大家嘿嘿笑着都坐下，对排长嘘寒问暖。

小庄跟着进来，他看见老炮，多少有点不自然。老炮却主动露出笑容，伸出右拳："祝贺你——你终于成为一个优秀的侦察兵！"

小庄迟疑地伸出右拳："班长……"

老炮撞击小庄的拳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侦察兵的礼仪！欢迎你成为硬汉！"

小庄跟老炮的拳头撞击在一起。他看着老炮，也露出笑容。

老炮说："我说过，当你成为一个侦察兵的时候，就都明白了。"

小庄点点头："班长，我懂了。你是故意的，在磨炼我。"

老炮伸出手拥抱小庄。小庄抱住自己的第一个班长："谢谢你，班长。是你让我来到了侦察连……"

喜娃看着很惊讶："哟！哟！这是谁跟谁啊？"

十七岁的小庄突然有点不好意思。

旁边的侦察兵们热热闹闹，在庆祝自己的胜利。

第五章

1

侦察连一班宿舍。战士们都坐在小马扎上学习。小庄拿着扑克牌进来："来来来，斗地主了啊！哟！都这么刻苦啊？学什么呢？这周不考政治课啊？"

喜娃冥思苦想，写着什么，手边还放着一本《中国兵王》。他看看小说，写写东西。

小庄走过去："干吗呢？这么专心？"

"写申请书啊！"

"你要入党？"

"没有，我还不够格。"

"那你写什么申请书啊？"

喜娃笑笑："你拿我开涮是不是？"

第二部分 第47节：子弹上膛(47)

"我开什么涮啊？这是什么？"小庄一把抄起那本小说，"中国兵王？兵王是什么？"

"兵王你都不知道？就是兵中的王者，也就是特种兵啊！"

"狗屁！兵就是兵，什么兵王不兵王的！特种兵就兵王了？长着三个脑袋六条胳膊？"他把书丢给喜娃。

喜娃接住："哎！你不爱看也别乱扔啊！这是我从三班长那借的！"

"你那脑子也就被这破书给蒙蒙吧！我看看你写什么申请书呢？"他拿起喜娃写着的东西："我申请——参加特种部队选训集训队……"他看看喜娃，又摸摸他的脑袋："你没发烧啊？"

喜娃抢过去："给我给我，写着呢！"

小庄看看大家："你们不会是都在写这玩意吧？"

老炮进来。

小庄立正："班长好！"

大家都起立。

老炮笑："坐吧。小庄来了啊？又来打牌啊？今天不行了，你们的申请书都写好没？咱们得争个头份，能力够不够是一回事，态度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小庄郁闷地说："班长，你们班弟兄们都疯了？"

"没啊？怎么了？"

"这好好的，去什么特种部队啊？"

"咳！你这个侦察兵白当了。只有侦察兵的精锐，才能成为真正的特种兵！人还不一定乐意要呢！我跟你说，这个特种部队……"

小庄急忙打断他："得了得了，我找二班打牌去！"

他说完就出去了，老炮在后面苦笑。

二班宿舍。战士们也都在写着什么。陈排在给一个战士辅导。

小庄进来："来来来！斗地主了啊——哟！陈排也在呢！"

陈排转身，笑："怎么，我不能来二班吗？"

小庄嘿嘿乐："不是不是，没想到你现在在。他们……都在写那申请书？这什么风声都没有呢，没听说特种部队要招人啊？"

陈排笑笑："这是咱们军区的惯例，每年这个时候就该选拔特战队员的苗子了，命令没下来的时候先交申请书，态度好呗！你写了吗？"

"我？我写什么？"

"申请参加特种部队啊？"

小庄摇头不迭："我才不去呢！这侦察兵已经让我当得够郁闷了，还去当特种兵？不干！"

"特种部队可是侦察兵的最高荣誉，是……"

"得得得，我不打牌了。陈排，那什么，我先回去了啊！"他转身就跑了。

小庄出来，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侦察连的各处角落，都有人在写申请书。小庄纳闷地摸摸脑袋："是我发烧了？还是他们发烧了？"

"小庄——小庄——"苗连在那边扯着嗓子喊。

"哎！"

"通知全连！集合！"苗连的声音兴奋不已。

小庄急忙转身跑了。

片刻，战备警报声响彻侦察连。

兵们迅速冲到操场上列队。

苗连扎着武装带，精神抖擞地出来，他大步走到队列前，扫视着一张张面孔：“同志们！”他拿出文件挥挥，“来了——”

侦察兵们两眼放光。

苗连念文件：

“东南战区各野战部队侦察部（分）队：根据军区司令部统一部署，年度特种兵选拔集训即将开始！参加选拔的集训队员由各个侦察部（分）队自行考核推荐，经我军区‘狼牙’特种大队全面考核选拔以后，优异者将进入‘狼牙’特种大队继续服役！此令——东南战区司令部情报部。”

侦察兵们兴奋地注视着连长。苗连放下文件：“同志们！考验你们是否是一个优秀的侦察兵的时刻来到了！俗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别光成天在我跟前吹牛自己是硬汉！看我老了是不是啊？不如你们能跑，不如你们能打了？小样，你们还差的远！你们一个也不如老子年轻的时候利索！——我告诉你们，能在军区几十万作战部队当中脱颖而出，成为陆特的黑色贝雷帽特战队员，我才承认你是硬汉！”

侦察兵们都热血沸腾。小庄纳闷地左右看看。

苗连高喊了一声：“侦察连——”

侦察兵们怒吼：“杀！杀！杀！”

第二部分 第48节：子弹上膛(48)

吼声在侦察连上空久久回荡……

2

侦察连连部，苗连在看文件。

“报告！”小庄在门外喊。

“进来。”

小庄进来，把报告放在桌子上：“苗连，这是各个排长交上来的申请参加特种部队选拔集训的报告。”

苗连嗯了一声，随手翻翻：“这帮小兔崽子很踊跃啊！你的报告呢？”

“我不参加集训，我不当特种兵。”

苗连抬眼瞪他：“不当特种兵干什么？”

“我、我继续给你当文书。”

“给我当文书？你能当一辈子文书？”

小庄嘟囔着：“我也不能当一辈子兵啊……”

苗连愣了一下。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不适合当兵……不不，我不适合当特种兵……”

苗连有些黯淡：“我知道你是大学生，早晚还是要离开部队的，这个不用你提醒我，我都知道。”

小庄不敢说话了。

苗连摆摆手，一脸伤心：“你走吧。”

小庄不敢走。

“走！”

小庄慢慢后退，站在门口怯怯地说：“苗连，该换茶了。”

苗连顺手抄起杯子就砸在墙上：“走！”他指着门口看都不看小庄。

小庄赶紧出去，把门关上。

不远处，报名参训的战士们在自己训练。喜娃很是带劲地在沙袋前练习踢腿，老炮在旁边给他做指导。

小庄出来，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坑边上。

“班长，我歇会儿啊！”喜娃摘下散打手套跑过来：“怎么了？小庄。”

“苗连……生我气了……”

“苗连会生你的气？”

“我也没想到……我不想当特种兵，他会生气。”

陈排跑过来，两人起立：“排长！”

他擦把脸挥手示意他们坐下，自己蹲在前面："你们俩交心呢？怎么了，跟我说说？"

老炮笑："苗连最喜欢的兵没报名，你说咋了？"

陈排看看小庄："你没报名？"

小庄低头："嗯，我不想离开这儿。"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早晚要离开这儿的，知道吗？"

小庄有些伤感。

陈排又问："苗连对你好吗？"

小庄点头。

"你愿意他伤心吗？"

小庄不说话。

"与其让他伤心到你退伍，不如让他开心到自己转业。"

小庄惊讶地抬头："苗连要转业？"

"他生气，不完全因为你。团里找他谈话了，咱们部队是军区的拳头步兵团，也是今年新军事改革的试点。咱们团将是军区第一个数字化步兵团，要引进新的技术装备，侦察连当然是技术改革的重点，苗连……"

"让苗连脱下军装？"小庄张大了嘴。

陈排看着他的眼："我们都有一天要脱下军装的。我知道，你可能不在乎身上这套军装，你当兵三年发给你的衣服，可能还不如你在大学穿的一双鞋贵——但是军人把这套军装看作什么呢？看作自己的魂，苗连就是这样的军人。他的魂要丢了。"

小庄转向连部，却看不见苗连。

"你不愿意当特种兵，是你自己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涉。何况这是自愿报名，又不是命令。至于你到底去不去参加选拔，自己选择吧。"陈排起身，转去练习散打。

小庄愣愣地看着连部。苗连走了出来，匆匆走向自己的吉普车。小庄突然起身："苗连！"

苗连站住了，没有回头。

"我去参加特种兵集训！"小庄大声地说。

苗连的表情变得很复杂，但还是不回头。

“我不会给你丢人的！”小庄又提高了声音。

苗连转身：“喊什么喊？喊什么喊？就你那熊样子还当特种兵？报名就报名，喊什么喊？”

小庄不再说话，只是看着苗连。苗连挥挥手：“去写报告吧……”他戴上帽子上车走了。

小庄站在那里，看着苗连远去。

十七岁的小庄，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他这样做，苗连的心里会好受一点。至于特种部队，于他来说那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第二部分 第49节：子弹上膛(49)

为了不让苗连伤心，小庄开始和战友们一起拼命训练。连里最后的内部比武考核，小庄综合成绩排名第十名——他将和另外九名战友代表侦察连去参加军区年度特种部队的集训营。

“夜老虎连”的红旗在飘扬。

侦察连官兵们分成两个横队，第一列是十个迷彩服钢盔步枪的种子选手。第二列是穿着常服的侦察兵们。

苗连穿着常服，扎着武装带，神情严肃地站在队列前：“同志们！一年一度的军区特种部队集训营又要开始了，而前面这十名队员，就要代表我们夜老虎侦察连去接受残酷的训练选拔！能够成为一名特种兵，是侦察兵无上的光荣！同志们，特种兵的荣誉在等着你们！黑色贝雷帽——精英战士的荣誉在等着你们！更艰苦的军旅生涯也在等着你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苗连敬礼。

种子侦察兵们敬礼。

苗连放下手：“登车！”

陈排出列：“集训队，向右——转！跑步——走！”

种子队员们向右转，跑步上卡车。小庄在最后一个，他的脚步很迟疑，不断回头看苗连。苗连挥手：“去吧去吧。”

小庄索性在车下停住了脚步：“连长……”

苗连黑着脸：“看我干什么？登车！”

“我……我不去行不行？”

“为啥？”

“我……我舍不得离开侦察连……舍不得离开……你……”

苗连情绪有些激动，还是忍住了：“如果明天要打仗呢？你舍不得你妈，就不去打仗了？给我听好了，立即上车！这是命令！”

“是！”上庄翻身上车。

咣当！卡车车厢档板关上了。

卡车启动。

苗连带着侦察连目送他们离开。苗连突然怒吼：“侦察连——”

车上车下的官兵一起怒吼：“杀——杀——杀——”

3

卡车开着车灯，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戴着黑色贝雷帽的特种兵战士在山路设卡。他们的前方，竖着“军事禁区”的标志。

卡车接近警界线，缓缓停下。

特种兵面色严肃地吼：“所有参训队员下车，换车。”

卡车后车厢档板被打开，侦察兵们纷纷下车，列队。

特种兵土狼漫不经心地点点人数：“都到齐了啊？去那边，登车。”他挥挥手，好像面对的不是一群战士，而是一群老百姓。接着他对着耳麦说：“野狼，土狼呼叫。菜鸟到齐了，你们准备迎接菜鸟。完毕。”

侦察兵们都有些不忿。陈排看看大家：“走吧，我们的磨难开始了。”

大家走到旁边的几辆卡车边上。卡车蒙着篷布。大家爬了上去。

小庄爬上来时，发现卡车里都是人头，早已是人满为患。

“这么多人啊？”小庄有些愣了。

陈排笑笑：“全军区的侦察部分队都选派了种子选手，能不多么？”

小庄吐吐舌头，把背囊扔在地板上，坐在背囊上抱住步枪。

卡车咣当直接就开动了，特粗暴。

兵们一片东倒西歪。一个北京口音高喊：“我操！下马威这就开始了！”

小庄回头，看看他的军衔，惊喜地说：“班长，你是北京的？”

中士摘下钢盔：“是啊？我叫强子，586团侦察连的。你呢？你也是北京的？”

“我叫小庄，588团侦察连的。我在北京上学！”

强子笑：“学生兵啊？怎么还是个列兵？”

小庄不满意了：“列兵怎么了？列兵就不能来了？你都中士了才来，还说我呢！”

老兵们一阵哄笑。喜娃急忙拉他，小庄不吭声了，看外面。

强子笑：“哟？够鸟的啊？好小子，你要在我班上……”

小庄白他一眼：“下辈子吧！”

老兵们笑得前仰后合。

强子的笑容消失了，眯缝起眼睛盯着他。

陈排在一旁说：“算了算了，他才十七！不懂事，我替他向你道歉了！”

老炮也笑：“我是他的班长，给你赔个不是了！你是老兵了，多担待点！”

强子奇怪地笑笑：“行行，我肯定会多担待！”

第二部分 第50节：子弹上膛(50)

小庄没搭理他，看着外面。

五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公路上行驶着。路况很差，卡车没有减速，直接就开过去。车里的侦察兵都被掀翻了，一片不满的骂声。

卡车司机不为所动，继续开车，把车开进了一个山谷。

山头上，高中队拿着望远镜在观察。耳麦里一个声音传来：“野狼，菜鸟已经到达预定区域，可以开始吗？完毕。”

“开始。”

话音刚落，轰——轰——预先埋设的炸点在卡车车轮旁炸开了。两次紧接的爆炸让卡车摇晃起来。

战士们半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人人都惊惶失措地抓住车厢的边惊呼着。陈排倒是非常冷静，高喊着："拿好自己的武器！准备下车！"

"轰！"更近的爆炸在车边炸响，土翻进了车厢。

车刹车了。里面的侦察兵们人仰马翻。老炮挥舞着步枪："下车！下车！占据有利地形，不要乱跑！"

小庄在纷乱的脚步中跟着人群下车。

炸点还在或远或近地爆炸。陈排高喊："大家甩掉背囊，准备战斗——"

侦察兵们丢下背囊，抄起步枪拉开枪栓。小庄缩了缩脖子："排长，跟谁打啊？"

"看见谁出头就打谁！"

喜娃也喊："咱们都是空包弹啊！"

"废话！明摆着是给咱们的下马威！不用空包弹你以为真干啊？"

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沙丘后突然钻出无数敌人向他们疯狂射击。侦察兵们仓促还击。小庄趴在地上，哆嗦着手从胸口拔出弹匣装在步枪上。

又一个炸点近距离炸响了。陈排嘶哑地喊着："别乱跑！附近可能还有炸点！"

一阵巨大的马达声传来。人们抬头，一架迷彩色直升机从沙丘后拔地而起直接就扑过来。

陈排高喊："对空射击！"

小庄拿起81自动步枪跟周围的战士一起对着直升机扫射，子弹壳在他眼前跳动着，枪口喷出的烈焰映照着他他的眼睛。

直升机掠过上空，几个黑色的筒状物体冒着白烟被扔下来。

小庄大惊："炸弹！"

战士们慌乱起来，争相躲避。但这几个炸弹已经落入他们的防守队形，白烟迅速升腾起来。

陈排高喊："是催泪弹！戴防毒面具！"

白烟中一片咳嗽声，战士们的队形彻底散了。小庄的右手在身上摸着，摸到防毒面具急忙戴上。

直升机的高音喇叭在喊话：“菜鸟们注意——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否则将会被视为抵抗分子，将受到严惩！”

喜娃跳起来对着直升机开始扫射：“我操你妈！”

“很遗憾，你们的敌对行为会付出代价。”直升机的机枪开始射击，密集的弹壳飞溅下来，落在战士们头顶上。

小庄的钢盔被弹壳敲击着，他抬起头扫了一梭子。

直升机扫射完毕，拉高在空中包围他们。

土狼这才从卡车的驾驶室出来：“下面看你们的本事了。最先被抓住的十个淘汰！祝你们好运。”

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更多的马达声响起来。尘土飞扬间，四面八方跃出十多辆敞篷越野车。车上坐着戴黑色贝雷帽穿迷彩服的士兵们，涂满迷彩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老炮高喊：“跑啊！兄弟们——”

小庄立即跃起来，抱着自己的步枪用自己可以达到的最快速度跑向茫茫的山野。身边的侦察兵们也三五成群，向着不同的方向跑去。身后密集的枪声、犬吠声、马达声响成一片。

小庄没命地奔跑。在他身边还有几个战士，他看不清是谁，也来不及看清是谁。他跃过面前的灌木，地面不平，他歪了一下栽倒了，他顺着坡滑了下去，背囊在滑落的过程中甩掉了，只剩下步枪和垮着的水壶。

小庄滑到坡底，翻身起来继续跑。他身后的战士被按倒了，双方扭打着。小庄顾不上别人，只是没命地跑。

高中队站在伞兵突击车上，拿着望远镜追逐着小庄的身影。他身边的几个黑色贝雷帽士兵已经按住了三个挣扎的倒霉蛋，直接就给反铐住了。

第二部分 第51节：子弹上膛(51)

马达转向高中队：“野狼？看什么呢？”

高中队放下望远镜：“你们几个押他们回去。马达，跟我上车！我们去抓这个小子，跑得还蛮快的。有点意思，看看他能不能中彩！走！”

马达将自己手里的95步枪扔到车上，翻身上车，苦笑着开动了车：“倒霉孩子，怎么就被野狼看上了呢？”

高中队也不语，拿起身边的95步枪，从胸口的战术背心掏出一个弹匣。

“实弹？”马达有些吃惊。

高中队面无表情地上弹匣，哗一声拉开保险：“打猎，不用实弹成吗？”

马达苦笑，摇头：“真是个倒霉的孩子。”

小庄还在疯狂跑着，嘴发干，腿也越来越软。可他不敢停下，也不敢回头。四面都有枪声和叫声，还有汽车马达声。他只能跟兔子一样疯跑。

直升机也参与了围捕，超低空追逐那些散乱奔跑的侦察兵们。荒原上一片狼藉，不断有人被捆绑或反铐。到处都是叫骂声。

马达开着伞兵突击车追逐前面的小庄。高中队起身半靠在座位上举起95自动步枪，瞄准。

小庄知道后面有车追，他疲惫的双腿再次加速。

突然背后枪响了，子弹贴着他的右耳朵飞过去，小庄一个激灵，速度立即又加快了。

又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左耳朵过去。

小庄叫了一声低下头来，没命地拐弯猛跑。

高中队冷峻地举抢，哒哒打了个短点射。子弹追着小庄的脚，在他身后打起一片尘土。

小庄惨叫一声，速度更快了，他的脸因为急促奔跑而显得扭曲。

高中队有点意外，随即再次举枪。马达不忍心了：“野狼，差不多了吧？这小菜鸟快崩溃了。”

高中队冷冷一笑，举起步枪瞄准。

哒哒！又是短点射。小庄身侧溅起一片尘土，他高叫一声栽倒了。更多的子弹射击过来，他抱住头。子弹擦着他的身子击打在土里。

高中队打了个响指：“走，过去抓住他。”

马达苦笑一下，加速开过去。

小庄趴在地上，后面的车越开越近。他突然高喊一声站了起来，拔出腰间的刺刀狰狞着脸：“啊——”他二话不说跳起来上了车前鼻子：“让你们狗日的开枪打我！——”

高中队身手非常敏捷，枪在手中直接掉头，用枪托往前击打。小庄被击中胸口，一下栽到车下，刺刀脱手了。

马达急忙一个急刹车。

小庄再次站起来抡起步枪就打：“我操你们祖宗——”

马达抡起身边的步枪打歪了小庄的步枪，随即高喊：“你疯了？这是训练！”

“你们要我的命，我要你们全都死——”小庄怒吼着，又冲了上来。高中队飞身而起，一个腾空侧踹，正中小庄胸口，随即就是非常利索的连环腿。小庄跟个皮球一样飞出去了，他捂着胸口咳了一阵，又艰难地爬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高中队面前，双手拿起了步枪，嘴里血流不止却是眼露凶光：“有你们这么训练的吗？你们他妈的是畜生啊？”

高中队起步加速，一个腾空边踢。小庄低头闪过，有力的腿带着风声擦过他的头顶。他用步枪抡向中尉刚刚落地的支撑腿，却不料高中队在空中突然用肘部击打下来，直接打在他的背部。

小庄一下就栽倒了，再也爬不起来。

“是个列兵！”马达看得有些吃惊。

“就是上次那个大学生列兵。”高中队说。

马达赶紧跑过来抱起小庄：“你没事吧？”

“我操你们祖宗！”小庄艰难地骂了句。

高中队摘下腰间的手铐扔给马达：“带他回去吧。”

小庄被马达反铐起来，丢进车。

伞兵突击车掀起尘土，在山野上一掠而过。

4

荒原上。陈排没命地奔跑着，后面追着几个特种兵。

他跑过一片灌木丛，突然跃起两个披着吉利服的特种兵，高喊着向他冲来。陈排起身飞腿，在空中连续两脚踢翻了他们，随即稳稳落地，接着继续往前跑。

他跳下一个半截斜坡，唰——隐蔽处，一杆射绳枪发射了。一张绳网笼罩过来，罩住了陈排，他倒在地上。

第二部分 第52节：子弹上膛(52)

特种兵们从隐蔽处跳出来，压在了他身上。陈排挣扎着，却无济于事。

灌木丛。强子快步跑着，咣当！他掉入了陷阱。

陷阱里的鼠群被惊起来，乱叫着。强子惊恐地叫着躲闪到角落。陷阱上面出现两个特种兵，蹲着看笑话。

强子高喊："拉我出去啊！"

特种兵甲笑着："多体验体验，不是想来当特种兵吗？这才是刚开始！"

"你们这群变态——"

特种兵乙说："哎，你说——自愿退出训练，我们就拉你上来。"

强子看了一眼乱窜的鼠群，高喊："老子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宁死不能让你们狗日的满意——"

两个特种兵笑起来，像在看一个很好玩的表演。

树林里。几个搜索的特种兵从树下过去。卫生兵史大凡中士战战兢兢地从树冠上露出脑袋，他小心地左右看看："没人了吧？"

"有！"

史大凡低头一看，一个特种兵抬头举着步枪："下来下来，菜鸟！"

史大凡嘿嘿笑着："班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胳膊上的红十字，八百米外就能看见。下来下来，你被俘了！"

史大凡嘿嘿笑着："我下来了啊？班长你别开枪啊，距离近空包弹也能伤人。"他背着药箱慢慢地笨拙地滑下来，落在地上。

特种兵放松了警惕，拿出手铐："不想受罪就自己戴上吧。"

“哎哎！”史大凡笑着接过手铐，“班长对我真好，我自己戴上了？”

“戴上吧戴上吧，从哪儿来的这么个活宝？”

史大凡拿着手铐比划着：“是这样戴吧？”

特种兵哭笑不得：“对，你是侦察连的吗？”

“是是，我是卫生员！”

“你怎么通过侦察连选拔的？这个熊样？”

“一不留神，用力过猛……班长，你教教我，我不会……”

特种兵伸手去拿手铐。史大凡还是嘿嘿笑着，手下突然快速地给特种兵戴上了手铐。特种兵警惕地抬头。史大凡笑了笑：“班长，我就是这么通过的！”他把药箱往特种兵脸上一砸，掉头就跑，嗖嗖就没影了。

特种兵爬起身：“他妈的！这是个笑面虎——海狼，我失手了！快快快，他进林子了！”

史大凡在树林中飞跑。对面突然跳出一个特种兵：“站住！”

史大凡嘿嘿笑着甩出绷带，特种兵偏头闪开，随即冲了上来。史大凡还是嘿嘿笑着，又手舞动着白色绷带，特种兵的双手很快就被绑住了：“妈的！你他妈的会武功？”

史大凡笑着，转身跑了。

前面的树上，一个特种兵倒挂着滑下来，双手拿着一个弓弩对准史大凡。

史大凡站住：“班长，你怎么拿个弓箭出来？打鸟啊？”

特种兵悬挂着停在半空：“打鸟——打菜鸟！虽然这是麻醉箭头，但是我保证你会很疼的！”

史大凡右手在后面握住手术刀，左手挥舞着嘿嘿笑：“我投降，我投降……”

“举起手来！”

“我举手！我投降！”史大凡右手一甩，手术刀甩了出去。啪！绳子被割断了，特种兵一下子掉到地上，史大凡嘿嘿笑着：“班长，你让我举手的！”他转身就跑，速度还是很快。

摔下来的特种兵想起身，但是一起来就摔倒了。他捂着右腿惨叫着：“野狼，我受伤了！立即派卫生员来！”

史大凡站住了，他转身飞快跑过去：“别动！骨折了！”

特种兵们往这围拢过来。史大凡不管不顾，冲到跟前。那个摔伤的特种兵吓了一跳抓起弓弩：“你他妈的还想怎么的？”

史大凡一药箱砸过去，弓弩上天了。

“我就是卫生员！别动！”他撕开裤腿检查着，“骨折了……”

摔伤的特种兵很感动：“菜鸟，你完了……”

“救人第一！”史大凡还在继续检查，几个特种兵扑上来把他按倒了。史大凡没有挣扎，高喊：“砍两根木头做夹板，他要抬回去！不能背，把他的腿夹上——”

荒原上，来自空降兵部队侦察连的邓振华中士戴着空军的蓝色军衔和雄鹰臂章，抱紧手里的85狙击步枪站在灌木丛中。

第二部分 第53节：子弹上膛(53)

四面八方都出现了特种兵：“投降吧，你被包围了。”

邓振华露出冷笑：“伞兵——天生就是被包围的！”

话音刚落，黑暗中嗽地打出一张绳网。邓振华始料未及，被绳网罩住。特种兵们冲上去一顿爆锤：“打的就是你这个天生被包围的！”

邓振华高喊着：“别打脸，别打脸！我刚搞上对象……”

密林中。两个特种兵拖着喜娃往山下走。喜娃挣扎：“班长班长！我真的想当兵王！你们放我一马吧！你们放我一马吧！”

“走走！少废话！”特种兵们根本不客气。

潜伏在灌木丛中的老炮一跃而出。喜娃惊喜地喊：“班长！”

老炮跟两个特种兵对打，毫不畏惧：“快走！”

喜娃也冲过来：“我跟你们拼了——”

四人扭打在一起，老炮的格斗技术很好，特种兵没占到什么便宜。

路过的高中队突然从斜刺里跳出来，他两个利索的弹踢，老炮和喜娃被踢得撞在树干上又重重弹回来。

高中队冷冷注视着两个菜鸟：“带走！”他转身向伞兵突击车走去。

黑布罩立即套上了老炮和喜娃的脑袋。

5

天黑了，探照灯和几辆伞兵突击车的车灯把这废弃的部队营房照得如同白昼。被俘的侦察兵们双手抱头，戴着手铐坐在场地中间。十个最先被抓住的侦察兵们没戴手铐，站在场地外围。他们后面是一面五星红旗。

小庄看看周围：“陈排呢？”

喜娃摇摇头：“还不知道呢，估计还没被抓。”

又一辆伞兵突击车开过来。几个黑色贝雷帽把陈排揪下来，陈排不服，还在东踢右打：“有本事单打独斗！十几个人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

陈排鼻青脸肿，旁边的几个黑色贝雷帽也没好到哪里去，有的衣服都撕烂了。侦察兵们低头忍住笑。

陈排还在挣扎。高中队慢慢走过来：“少尉。”

陈排抬头看见高中队，站住了，可还是不服气。

高中队看着他：“你们都是我的俘虏。”

“报告！这要是真打，你抓住的只能是一堆尸体！”

“这是事实！这是你们受训的第一课——被俘！”

“我不是俘虏！”

高中队起腿轻松地就是一脚。陈排咣当被踢到了俘虏队伍里，他想爬起来却很艰难，这一脚踢得很到位。

小庄和喜娃急忙扶住他：“陈排！”

陈排爬起来：“我没事！”

高中队冷峻地看着他，转身面对那边的十个倒霉蛋：“你们——摘下自己的钢盔，放在国旗下面，可以走了。”

一个少尉怒吼：“为什么要我们摘下钢盔？钢盔是我们的装备，是连队发给我们的！我们不摘！”

“你的连队不会因为这个处分你的，你会领到新的钢盔。摘下钢盔，意味着你已经被淘汰。”

少尉气恼地喊：“我不服！为什么淘汰我们？”

“因为你们最先被抓住！”

“那是我们运气不好！不信就各个科目拉出来练练！我们绝对不是最差的！”

“战场上能够生存下来的，都是运气好的！这不是理由！摘下钢盔——这是命令！”

少尉一把摘下钢盔，砸在地上。他突然跪在地上发出哀嚎：“啊——我准备了三年，三年啊——”

几个兵站起来看着他：“排长……”

马达怒喝：“坐下，不然你也跟他们一起被淘汰！”

“你们都坐下！”少尉冷静下来。

战士们泪花闪闪地看着自己的排长：“他们不能淘汰你！”

“坐下！”少尉看看他的兵们，“坐下！这是我的命令！我走了，你们还在！你们是咱们钢七连的希望！不许哭，不要被这帮狗日的看扁了！记住我的话！坐下！”

马达推了战士们一把，战士们坐下了。

少尉捡起自己的钢盔，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国旗，他把钢盔放在国旗下，转身，以标准的姿势敬礼，泪水却忍不住夺眶而出。

其余的被淘汰者陆续摘下钢盔。钢盔摆在国旗前面，成为一个队列。

高中队举手敬礼。

第二部分 第54节：子弹上膛(54)

特种兵们举手敬礼。

被淘汰的侦察兵们都很意外。

高中队冷峻地说：“淘汰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弱者。是因为，注定要有人在这时候被淘汰，你们确实是运气不好。但是战争，不会给军人解释的机会。祝你们好运，明年有机会再见。”

被淘汰者默默地登车。

卡车开走了。

高中队转向留下的幸运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就是阎王殿，你们就是来报到的小鬼！是好死还是赖活着，都是我说了算！轮不到你们在这儿装彪悍！你们不是号称自己是硬汉吗？我告诉你们，这里就是专门收拾硬汉的地狱！哪怕你是铁打的金刚，也得给我扒下一层皮来！"

侦察兵们的眼都在冒火。

"你们在这里没有军衔，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菜鸟'！我发誓，你们这些所谓的侦察兵精英，各个部队的什么狗屁'兵王'，在这里会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你们会后悔来到这个地方受这个洋罪！你们会后悔因为看了狗屁垃圾小说垃圾电视剧电影，头脑发热作出的选择！这个选择让你生不如死！因为你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人间地狱！"

"如果你不后悔，那就是我的错！而你们要记住，我是不会犯错的！"他指指马达，"这是灰狼，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而我——是他的顶头上司，我叫野狼——把你们的背囊都打开！所有不属于军队的东西，全都丢掉！"

侦察兵们默默打开背囊。

特种兵们冲上去，直接就挨个踢倒了，东西全都掉出来。侦察兵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高中队来回踱着步："我现在宣布狼牙集训的第一条戒律——任何不属于军队的东西，都不允许留在这里！受训期间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日，没有通信，没有外出——你们与世隔绝！你们是这里最卑微的菜鸟！这里的规矩就是胜者为王！我现在非常怀疑你们的智商是不是正常，因为正常人都不会来这里找虐——那么你们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侦察兵们看着他。陈排大声地回答："为了成为中国陆军特种兵！"

高中队冷笑："知道什么是中国陆军特种兵吗？中国陆军特种兵，是来自地狱的勇士！你们配吗？瞧瞧你们那点出息，就差带尿布和奶嘴来了！还想成为陆军特种兵？"他低头捡起地上的一本书，封面是《中国兵王》。他翻翻："谁的？"

喜娃咽口唾沫：“报告，我……我的……”

高中队直接撕掉书，一把扔在他脸上：“拿去擦屁股。”

马达蹲在地上翻小庄的东西。小庄低头看着。马达翻出来一个相框，看看，那是小影的照片。他二话没说就塞进去，起身：“这边好了！”

小庄感激地看着马达。马达笑笑：“列兵，藏好了。后面还有无数次点验，想她陪着你，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小庄急忙点头。

高中队看看手表，笑：“现在时间还早，睡觉有点可惜了。”

喜娃不怕死地喊：“报告，我们……我们还没吃饭呢……”

高中队笑：“这个我倒是忘了啊？这样吧，先来个饭前运动开开胃口，然后开饭。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侦察兵们都无精打采。

高中队也不在意：“先来个武装越野10公里，出发。”

陈排看看四周：“报告！”

“菜鸟，说。”

陈排举起自己还戴着手铐的手：“野狼，不会让我们这么跑吧？”

高中队笑了：“啊，没体验过吧？多体验体验，人生在于体验不同的新鲜滋味。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没体验过的。出发吧，现在是12公里了。”

“为什么？！”

“你们每提一个问题，就加2公里——现在是14公里。谁还有问题？”

菜鸟们都不敢说话了，慢腾腾起身。

马达催促着：“大姑娘上轿还是怎么的？快点！”他拿起手里的自动步枪对天一个点射。其余的特种兵们也开始驱赶地上的侦察兵，不时地对天射击。

侦察兵们爬起来。高中队突然睁大眼：“等等！少一个菜鸟！”

第二部分 第55节：子弹上膛(55)

大家一愣。马达迅速点数：“确实少一个菜鸟！还有一个没被抓住！”

特种兵们都紧张起来。马达跑上车：“我去找！”

高中队的眼迅速扫过所有人：“不用了！他就在这儿！”

“哪儿？”马达纳闷地四处看看。

高中队眯着眼看着阴影处的一个黑色贝雷帽：“你倒是真会玩啊？我的人呢？”

那个黑色贝雷帽脸上都是迷彩油。他趋前一步，声音带着不一般的稳健：“报告。离这里有三公里左右，东南方向的一个草窝里。”

高中队一挥手，马达跟两个特种兵上车走了。

高中队盯着对方：“你的姓名，军衔，单位？”

“报告。耿继辉，下士，82集团军329师601团侦察连。”

“你胆子真不小啊！给我铐起来！”

两个特种兵冲过去，直接将他按倒，撕掉他身上的军衔臂章和贝雷帽。耿继辉没有反抗，任凭他们将手铐给自己戴上，又推进那堆菜鸟。

强子低声道：“哥们儿，牛！”

耿继辉笑笑，这才显出来孩子气。

高中队怒吼：“由于你的愚蠢，现在你们是20公里！出发！”

侦察兵们戴着手铐开始跑步。身后，高中队的目光很冷峻。

6

小庄坐在电脑前又奋疾写了一夜。清晨，疲惫的他躺在地板上开始睡觉，阳光洒进来，落在他身边的笔记本电脑上。

同样的阳光洒进特警总队的办公室。一个警察坐在自己的电脑前看什么，手里夹着烟。烟灰缸里都是烟头。

强子跟几个便衣警察押着一个被蒙着头、戴手铐的重犯进来。强子说：“把他带到五队去，这是他们要的人。记住让他们队长晚上请客！”

那几个警察去了。强子又转对电脑前的警察说：“老孙，你干吗呢？下夜班了还不回家？这么刻苦，准备当总队长啊？”

警察老孙从电脑前抬头："哦，强队！我跟这儿看会小说。"

强子笑："什么小说？黄色的吧？看那么认真！直接给你丫送网监算了！"

"不是不是！一个军事小说，写得蛮好的！"

强子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打开抽屉把手枪摘下来放进去锁好，他头也不抬地说："打台湾还是打日本啊？现在网上的军事小说能看吗？写的什么玩意，还不如玩会儿联众。你丫也别浪费那时间精力，还不如多操心操心业务。"

"写特种部队的。强队，你不是当过特种兵吗？你也看看，写得真不错！"

强子打开电脑："不看！都是没当过兵的在上面胡扯淡！"

"哎！这个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下午有个跟情报支队的联席办公会，你先准备准备材料，那是正事儿！我这还得赶紧写报告！一会你去门口的洗衣店，帮我把警服拿回来，我上午得用！"

"这个真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小庄是真当过特种兵的……"

"什么什么？什么小庄？"

"是小庄，好象写的自己的回忆录。他上过戏剧学院导演系，还当过侦察兵，刚写到去特种部队参加训练！哎——这里面有个北京兵叫强子的，强队不会是你吧？"

"小说叫什么名字？"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强子像被什么打了一样，立即在已打开的电脑上搜索着。他找到小说，打开，强子看着，他的表情越来越复杂。

唰——电光火石般，强子又回到了小庄小说里的那个世界……

夜色下的训练场，疲惫不堪的菜鸟们又被驱赶下齐腰深的泥坑。高中队在坑上看着："感觉不错吧？在国外，这叫泥疗，是要花大价钱的！你说我们多好，提前让你们的业余生活跟国际接轨！"

菜鸟们冷得直打哆嗦。没人说话，都凑在一起取暖。

高中队冷酷地说：“有后悔的没？有就现在出去，摘下钢盔放在那里走人。”

菜鸟们还是不说话。

“行，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傻的菜鸟。可以开饭了！”

特种兵们把一堆野战食品挨个递下来。菜鸟们急忙撕开包装开吃，有的被噎得直咳嗽。

第二部分 第56节：子弹上膛(56)

高中队笑：“给他们来点儿水喝。”

马达拿起一支高压水枪，直接就对下面的人猛喷。菜鸟们措手不及，被冲得东倒西歪。

高中队厉呵：“到底有没有后悔的？”

强子破口大骂：“我操你妈！你们这群变态！”

高中队揪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揪到泥坑边：“你后悔不后悔？”

“我不后悔！”

“那就给我享受！”他一把推回去强子，起身怒吼，“都给我听着，要是不后悔，只有一个答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别的都是扯蛋，把这句话给我牢牢记住，刻在你们这群菜鸟的潜意识里！否则就滚蛋！”

陈排手里的食品被冲到泥里。高中队看见了，冲他吼：“给我捡起来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费，一分钱不许浪费！”

陈排咬牙捡起来，把带泥的食品大口吃下去。

高中队揪过他：“说，你后悔不后悔！”

陈排高声答：“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高中队丢开他：“学的不错！但是这不耽误我继续侮辱你们这群菜鸟！为什么要侮辱你们？因为你们是菜鸟！没有理由，你们自找的！不是他妈的我逼你们谁来的，这就叫活该！受不了就滚蛋，受得了就在这里享受！我问你们——后悔不后悔？”

菜鸟们齐声怒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史大凡吃得很惬意，还在嘿嘿笑。高中队冷酷地揪过他：“菜鸟！你笑什么？”

史大凡嘿嘿笑："野狼，你让我过来不用拉我……"

高中队怒吼："你笑什么？是在嘲笑我吗？"

"我习惯了，从小就皮笑肉不笑。"

高中队一把把他的食品打在泥里："捡起来给我吃掉！"

史大凡还是嘿嘿笑着捡起来，张开嘴毫不犹豫地吃下去，吃得满嘴都是泥。他嘿嘿笑着："味道不错！"

高中队盯着他，劈手拿过一堆野战食品："都吃掉！"

看着一堆野战食品扔进泥坑，史大凡的笑容停止了。高中队却笑了："少吃一个，我就罚你们全体！吃不了，就让你旁边的替你吃！你们是难兄难弟嘛——让他们在下面冻半个小时，然后冲洗干净！"

"是！"马达答应道。

高中队转身上车走了。

邓振华在旁边恶狠狠地说："笑笑，让你笑！笑个蛋啊笑！"

史大凡又开始嘿嘿笑着："这是野狼照顾我，怕我吃不饱。"

邓振华刚想骂，一阵水柱冲来，打在他的脸上，一下将他迎面打倒。

马达的高压水枪喷着菜鸟。菜鸟们浑身哆嗦却仍不屈服。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没有屈服的菜鸟们又被赶上了坑。马达用高压水枪继续喷着他们，直到把他们身上的泥都冲干净，才将他们带回宿舍。

宿舍是破旧的部队库房，空旷之中，有几十张上下铺的铁床。

浑身湿透的菜鸟们被特种兵带进来。马达高声嚷嚷："这就是你们的宿舍，从今天开始到受训结束你们就住这里了！床上贴着你们的名字，自己去找。注意，我们是军人，这是部队宿舍，所以每天都要检查内务！你们都是什么狗屁兵王，就不用我提醒你们怎么做内务了。"

小庄忍不住抱怨："什么味儿？这里怎么能住人啊？"

马达转过脸："说过了，你不是人，是菜鸟。"

小庄不服气地说："鸟也有鸟能生活的空间吧？这里鸟住吗？"

"鸟不住，菜鸟住。不满意你可以滚，没人强迫你。"

小庄还想说话，被陈排拉了一下，不吭声了。

马达转对菜鸟们：“都去收拾自己的床铺，明天早上5点起来训练。”

“报告！”强子说，“有热水吗？”

马达冷笑：“我是不是还给你准备茶叶啊？角落有水龙头。”

“那……厕所呢？”

马达把强子推到门口：“看见了吗？”

“什么啊？”

“你看见什么了？”

“荒地……”

“对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己解决。”

特种兵们笑着出去了。百多名菜鸟对着关上的铁门面面相觑。

第二部分 第57节：子弹上膛(57)

陈排招呼道：“别琢磨了。都收拾自己东西，睡觉吧。今天只是杀威棒，更难熬的在后面。今天晚上也别睡死，难说他们有什么招等着整我们。”

小庄不满地说：“陈排，他们凭什么这么整咱们？”

“怪不了他们，这个罪就是我们自找的。”

“不是我自找的，我退出，我回侦察连去。”他说着就往外走。

“站住！”

小庄站住，回头。陈排盯着他：“你要怎么去见苗连？告诉他，你吃不了苦，退出了？”

“我不是吃不了苦，我是受不了这种侮辱！”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不仅要有过人的军事素质，还要有超强的心理素质。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没错。特种部队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百折不挠的战士，学会忍耐是第一课。”

“可是我就没想来特种部队啊？班长他准备了三年；你从高中就开始准备，；喜娃是被那破小说给迷的，想当什么狗屁兵王——我为什么啊？我为什么来啊？我本来在侦察连呆着挺好的，我来凑这个热闹干吗啊？”

“你为了谁来的？”

“为了苗连。”

“那你就为了苗连坚持下去。”陈排说完，自己去收拾了。

小庄愣在那里。

菜鸟们都在收拾床铺。

史大凡嘿嘿笑着过来：“别琢磨了，都是脑子有病才到这儿来的！要不来这儿受这个罪干吗？”

邓振华一边脱泥泞的迷彩服一边问史大凡：“那你呢？狗日的卫生员？你跑特种部队干吗？”

史大凡也不生气，还是嘿嘿笑：“我也是有病呗！放着好好的医生不当来当兵，还跑来受虐。”

“你是医生？”

“啊？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经的外科医生啊。”

邓振华看看他泥泞迷彩服上的中士军衔：“还是大学毕业生？真的假的？”

史大凡嘿嘿笑：“真的，我老爷子逼着我当兵的。他原来是在西藏军区当军医，说我少个过程，非得给我补课。”

“跑来当大头兵？还来特种部队选拔？那你真的是病的不轻！”

“谁说不是呢？脑袋被门给夹了呗！你呢？看你这军衔你是空军的？”

“算你识货！知道这是什么吗？”邓振华恨不得把自己的雄鹰臂章戳到他鼻子上去。

史大凡嘿嘿笑：“好大一只鸵鸟啊？——腿有点短！”

邓振华气得恨不得揍他：“这是雄鹰！我是大名鼎鼎的雄鹰师侦察连的！上甘岭知道吗？黄继光英雄连！”

“知道知道，我爷爷就在上甘岭打过仗，跟黄继光一个连的。”

邓振华愣住了：“也是卫生员？”

“原来是，后来部队快打光了，战场上升官了。”

“当排长了？”

史大凡笑着：“不是，副连长——还兼卫生员，继续救死扶伤。”

邓振华张张嘴：“那后来呢？”

“后来就换蓝裤子了，退休的时候好像是空降兵军直属医院副院长。嘿嘿，当了一辈子卫生员。”

邓振华立即不吭声了。兵们发出一阵憋不住了的哄笑。耿继辉也笑了。邓振华看看他们：“笑什么笑？笑什么笑？没见过伞兵啊？”

强子在床上躺下，拉上被子：“没见过，就看见一只鸵鸟！”

兵们哄堂大笑，小庄也忍不住乐了。

外面爆喊：“熄灯！睡觉！再说话出来20公里武装越野！”

库房的灯马上熄了，黑暗的空间也变得安静下来。疲惫的菜鸟们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库房外。哨兵在站岗。高中队大步走过来，后面跟着马达等几个特种兵。

“菜鸟们咋样？”

“刚睡着。”

高中队看看手表：“叫他们起床。”

“是！”

哨兵打开了大门。高中队跟他的部下掏出十几颗催泪弹丢进去，马达对天扣动板机，枪声打破了寂静。

菜鸟们从梦中惊醒，催泪弹在地上打转，喷出白烟，菜鸟们一阵咳嗽，慌乱地冲出库房。

高中队站在门口，看着冲出来的菜鸟，他们都只穿着背心短裤。马达等特种兵毫不留情把他们推进去：“穿上衣服！不穿衣服不许出来！”

第二部分 第58节：子弹上膛(58)

只有陈排一个衣着齐整地跑出来了。

高中队看着他，目光冷峻：“菜鸟，你睡觉脱衣服了吗？”

“报告，是的。”

高中队点点头，突然脸色一变：“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表扬你！你再努力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菜鸟！退出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陈排大声答：“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高中队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进去！脱了衣服再穿上出来！"说着把他扔了进去。

菜鸟们折腾了好一会儿，终于在库房外站成队列，有的还在咳嗽。高中队冷眼看着："怎么样？休息得不错吧？你们这批菜鸟不错，享受的是五星级待遇！有房子住了！上一批菜鸟，在野地搭帐篷整整熬了一个月！那是我专门挑的湖边——湖景房，也算四星待遇。有人告到军区，军区就找大队长谈话，说你们要对菜鸟好一点嘛！大队长就找了我，我说没问题，今年就住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费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呢，我就要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我想你们都体验到了我们狼牙特种部队的好客了，现在回答我，有后悔的吗？"

没人吭声。

"有后悔的吗？！"

还是没人吭声。

"报告！"

一个兵出列。

"很好，你后悔了，摘下钢盔走人。"

"报告！我是想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我们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报名参训的，我想即便我选拔不上，我也可以跟特种部队的老大哥学习很多东西。可是，这是要干什么？我们不是敌人，不是战俘，我们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我说过了，这是地狱，你们就是小鬼。"

"如果是这样，我退出——我不怕苦，但是我不能容忍这种对军人人格的践踏！"

"很好，你比他们都聪明。去吧，会有车送你回去。"

那个兵摘下钢盔，走到国旗跟前，钢盔被慢慢放在地上摆正。

"下一个是谁？"

没人吭声。

"还有没有人后悔？"

小庄有点犹豫，他的脚跟在动。陈排看见了，突然高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菜鸟们一起高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小庄的脚缩了回去。

高中队面无表情地看看表：“现在是午夜12点！我宣布——地狱周正式开始！灰狼，开始吧。如果我看见他们有一秒钟是舒服的，我就让你一个月不舒服！”

马达立正：“是！地狱周开始——体能考核！第一组，五百个俯卧撑，开始！”

菜鸟们开始做俯卧撑。

7

地狱周的训练没完没了。

枪声四起。特种兵们在对天射击，驱赶菜鸟们跑特种障碍。

各种障碍都是高难度的，下面不是泥水就是火焰。高中队拿着高音喇叭，对着小庄的耳朵怒吼：“你他妈的是不是个娘们？我家对门卖冰棍的老太太都能做的比你快！你还浪费军费干什么？告诉我你是不是想退出？”

小庄高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就你这个速度，祖国和人民以你为耻！”

小庄咬牙爬出铁丝网，爬向下一个障碍。

高中队挥挥手：“给他们点水洗澡，这热的天不容易。”

哗！高压水枪打开了。

菜鸟们再次沐浴在水枪的袭击中。

湖边。菜鸟们八人一组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喊着号子举着橡皮舟。高中队站在橡皮舟上，跟着橡皮艇的起伏拿着高音喇叭喊：“我看看哪个把我摔着？哪个把我摔着，八个菜鸟全部淘汰！”

“啊——”精疲力竭的小庄在下面又拼命地举起橡皮舟。

每天的训练结束，都有被淘汰的菜鸟在离去，营房的国旗下，钢盔摆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方阵。

训练还是没完没了……

山路上。

一辆伞兵突击车在行驶，高中队拿着高音喇叭回头高喊：“你们是什么？”

“菜鸟！”车后，菜鸟队员们疲惫地扛着原木在跑步，他们已经被训出来了。

高中队不满足，提高了嗓门：“你们是什么？”

第二部分 第59节：子弹上膛(59)

“菜鸟！”菜鸟们声音更高了。

“你们的名字谁给的？”

“老鸟！”菜鸟们声嘶力竭地吼。

“老鸟为什么叫你们菜鸟？”

“因为我们笨！因为我们蠢！因为我们没脑子！因为我们缺根弦！”

骄阳下，戴着防毒面具全副武装背着大背囊的菜鸟们疲惫地跑过来陆续站好，高中队走到他们身后，挨个拍着他们的背囊。拍过之处，一片尘土飞扬。

高中队在一个菜鸟的背囊上使劲一拍，空的！他把菜鸟的背囊一把打开，里面是破旧衣服和卷报纸。

菜鸟转过身，脸色发白。高中队一把摘下他的钢盔丢在地上怒吼：“滚蛋！”

菜鸟狼狈不堪地捡起钢盔跑走了。他把钢盔放在国旗下的方阵旁，突然跪下仰天发出哀嚎：“啊——”

湖里。

菜鸟们疲惫地在进行武装泅渡。炸点在水面上不断炸开。

橡皮艇不远不近地跟着，马达拿着高音喇叭在高喊：“看你们武装泅渡就跟看一群野鸭子凫水差不多！幸亏你们不是野鸭子，不然就这个笨蛋样，连鱼都抓不住！不用猎人都饿死个球的了……”

陈排是头鸭。小庄在他后面勉强地游着：“陈排，我顶不住了……”小庄的眼神有些迷离。

陈排坚定地游着：“坚持！最后20公里的测试了。”

“还有20公里啊？”

“上岸后再武装奔袭20公里就结束地狱周了。”

“我顶不住了……”

小庄话音未落，后面的一个菜鸟在空中无助地抓了一下，沉下去了。菜鸟们一阵哗然。马达高喊：“你们继续！蛙人下水！”

橡皮艇上的两个蛙人哗啦啦跳下去救那个溺水的战士。

菜鸟们继续游着。小庄呆呆地看着橡皮艇载着溺水者远去，打不准主意是不是也要溺水。老炮在后面推他一把：“别看了，前进！就差最后一哆嗦了，坚持！”

小庄被推得扑到水里呛了一口水，突然清醒过来，接着用力勉强游着。

陈排右手持枪，第一个疲惫地跑向岸上。岸上的炸点开始炸起来。小庄等跟在后面。

邓振华起身，头晕眼花，一下栽倒在水里再也不想起来。史大凡在后面拉住他的背囊将他拉起来。

强子从水里爬出来，有点晕，炸点在很近的地方炸开，他被冲击波打倒，耿继辉把他推起来。强子脸色苍白地坚持爬起来，拿起自己的武器咬牙切齿地前进。

炸点不断爆炸，菜鸟们陆续上岸，蹒跚地跑向前方的“雷区”。他们必须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判断脚下标明的地雷，并且绕过去或者跳过去。不时有菜鸟踩到了地雷，白烟冒起来。马达拿着高音喇叭喊：“踩了地雷的菜鸟，可以休息了！其余的人不想也被淘汰，就继续前进——”

那几个倒霉的菜鸟听到就栽倒了，救护队急忙抬起他们跑向等待的救护车，高速开走。

小庄蹒跚地跑着跳着，躲开地上分布不均匀的地雷。

马达拿着高音喇叭：“还有最后20公里武装山地奔袭！你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完成，超过一秒钟都要被淘汰！菜鸟们，努力吧——”

小庄通过雷区就跌倒了，陈排拽起他，怒吼：“坚持！胜利就在前方！”

小庄咽下一口唾沫，提着步枪站起来，往前蹒跚地跑着。

后面的菜鸟们骆绎不绝，背着沉重的背囊提着或扛着枪在跑，身后一片尘土飞扬……

终点处，高中队卡着秒表，一丝不苟。

一个又一个队员蹒跚地“跑”向终点，他们已经疲惫不堪。马达着急地拿着高音喇叭高喊：“再快点！你们已经要到终点了！”

陈排过了终点，栽倒在地上。几个卫生员急忙围过去给他解开背囊、武器，拉开衣服进行急救。

老炮和喜娃之间用背包带拉着，老炮拖着喜娃坚持走过终点栽倒了。喜娃栽倒在终点线外，却再也蠕动不了。马达蹲在他耳边拿着高音喇叭喊着：“菜鸟！只有0.5米了！”

喜娃坚持着，却还是蠕动不了。老炮艰难回头，拉着背包带：“喜娃，别忘了……你要成为……兵王……”

第二部分 第60节：子弹上膛(60)

喜娃咬牙，手抠着地面，顽强地往前爬着。

马达看着他爬过终点：“好！过了！”他起身对着后面喊，“你们几个再快点，时间快到了！”

耿继辉的步枪横在胸前，以隔开背囊的背带让自己双肩可以放松一些，他咬牙“跑”过来。高中队看着他，目光复杂。马达拿着喇叭却喊不出来，他的目光追随他。耿继辉歪歪扭扭，跑过终点线栽倒了。

马达怒吼：“卫生兵——救人！你们他妈的傻站着干什么？！赶紧救他——他要是出了一点事，我让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卫生兵们急忙冲过去把耿继辉翻过来急救。

强子接着过来，一下子跪倒了，他喘着粗气：“爷爷……过关了……”

史大凡和邓振华一对欢喜冤家骂骂咧咧过来了。邓振华头也不回，气喘吁吁地说：“你个狗日的……小史，追着我干什么？”

史大凡还是嘿嘿笑，但已经很无力：“我……得找个目标跟着跑……”

“那不都是能……给你领跑的吗？”

“你……个高，能帮我顶……顶风……”

两人“跑”过终点，栽倒了。

高中队看秒表，还有三分钟。

小庄跌跌撞撞出现在地平线上。坐在地上靠着背囊被卫生员灌水的喜娃看见了，高喊：“小庄——加油——”

小庄的眼神已经迷离了，他柱着步枪，仿佛每一步都被地心引力无情地拽着。

老炮也爬起来靠在背囊上高喊：“小庄——加油——还有二十米——”

高中队面无表情，他手里的秒表在走着，还有一分钟。

陈排嘶哑着喉咙喊：“小庄，苗连在看着你——”

小庄的眼睁开一点，但步履还是蹒跚。

陈排继续嘶哑地喊：“你对象——”

小庄睁开眼，看陈排，嘴唇哆嗦。

“你对象——在看着你——”

小庄的眼泪流了下来，他嘴唇翕动：“我不行了……”他的主观视线模糊起来。

陈排高喊：“侦察连——”

小庄的嘴唇翕动，吐出一个字：“杀！”他跌跌撞撞地走着。

陈排又喊“侦察连——”

小庄失神的眼又亮了一点，他嘴唇翕动声音很小：“杀……”

陈排、老炮、喜娃一起高喊：“侦察连——”

小庄蹒跚地到了终点前，发出最后的嘶哑声音：“杀……”他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终点线里面。

高中队手里的秒表嘀嗒地跳了最后一秒钟。

第六章

1

强子叼着烟看着屏幕，已经失神了。老孙拿着干洗过的警服站在他的身后看着电脑，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强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卡灭烟。

小蕾穿着警服跑过来："哎呀！强队，你怎么在这儿啊？局头等着你开会呢，我到处找你！手机怎么也没开啊？"

强子反应过来，急忙起身："我电话昨晚上抓人关了，忘了开！我去换衣服！"他抓过老孙手里的警服。小蕾一把拉住他的手："哎呀来不及了！已经开始了，方总都怒了！赶紧的赶紧的！"她拉着强子就跑。

老孙拿着警服看着他们过去，自己又去坐在电脑前看小说。

会议室，情报总队的林总在做报告："……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通报，曾被我警方歼灭的西南边境马家贩毒集团的余孽马云飞已经潜入我境，据悉就在本市活动。情报总队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线索。这是一个新的情况，马云飞在多个国家都制造过流血事件……"

领导们静静听着。还有一些基层刑侦队长，东城分局的李队长也在座。

小蕾高喊："报告！"

方总皱起眉头："进来。"

小蕾进来，后面是还穿着便装的强子。方总看着他："你干什么去了？"

"我……我在办公室整材料……"

方总没发作："坐好听着！"

强子小心地走到方总身后坐下，平静自己的情绪，打开笔记本做记录。李队长的目光没有离开过他，强子注意到了，但是装作没看见，他抬头看前面的情报报告。一张照片扑面而来，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男人。

第二部分 第61节：子弹上膛(61)

强子愣了一下。

李队长皱起眉头。

林总介绍说："这就是马云飞，今年39岁。"

强子瞬间有些恍惚，他眨巴眨巴眼，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他看着马云飞的照片，露出苦笑。

李队长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林总还在介绍："马云飞在十一年前的远山镇缉毒战役中被缉捕归案，因为涉及国际贩毒网络，该犯曾经交给外国警方协助破坏他们家族在当地的网络。十年前，他在境外羁押协助调查期间，越狱逃窜。越狱后他疯狂报复，在境外已经制造了多起大规模流血事件。足迹遍布意大利、美国、墨西哥、英国、泰国、缅甸、台湾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他用金钱开道，暴力保护，在江湖上杀出了威风。人都称他为'小马'，因为他的父亲人称'老马'。"

投影机上出现老马的照片。强子看着照片，唰——他的记忆瞬间又回到了当年马家别墅的客厅——

小庄带着B组队员冲进来："中国陆军——"

马世昌站在客厅中间，周围的枪手纷纷被打倒。

马世昌看着强子，脸色发白："没想到……"

强子的枪对着他："给我趴下！"

马世昌看着小庄："特种部队？"

小庄怒视他。

强子怒吼："算你有眼色！老头，给我趴下！"

老马冷笑："我在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排行榜上不是榜眼也是探花，你们抓我可以，对我客气点！"

"客气你个蛋啊！"强子上去就是一枪托，老马被砸倒，强子又一脚踩着他的胸脯，拿着步枪对着他的脑袋怒吼："手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老马惊恐地看着他："别杀我，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林总介绍完毕。老马和马云飞的照片在投影上摆在一起。

强子的思绪还在那片枪林弹雨中。

“强队？”林总在上面喊。

方总回头看看他。强子还在回忆。

李队长推推他，强子反应过来脱口而出：“谁他妈的要你的臭钱！”

会议室内一片肃静，都看他。强子起身，尴尬地说：“对不起，我走神了……林总，您说得很好。请继续。”

林总道：“强队，请你介绍一下当年抓捕和押送马家贩毒集团的情况。”

强子长出一口气，走上台：“不好意思，我刚才就在想那些事情……十一年前，我所在的特种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前往西南边境的远山镇参加代号为‘中华利剑’的围剿远山镇贩毒贩枪集团的行动——我们当时进入隐蔽的是地图上的这个位置……”

他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李队长一直狐疑地看着他。

2

这是一间出租屋。肮脏凌乱的屋内没有灯光，只有报纸糊上的窗户透点点亮。

打着绷带的老炮提着一袋馒头走进来。他摘下假头套，撕掉胡子，倒了杯热水，躲在角落里对着门口蹲下，开始就着榨菜吃馒头。

老炮吃着吃着，停止了嚼动。外面传来车子的声音。老炮丢掉馒头，右手拔出怀里的五四手枪利索上膛。

胡同口，一辆面包警车驶过来停在那，民警赵小柱笑呵呵地下来：“李大婶，怎么在这儿等我啊？我正说去您家呢！”

戴着红箍的李大婶笑：“这不是你的电话打得急吗？我一听就赶紧出来了！什么情况啊？这么着急？”

“分局下了个通缉令，让找一个流窜犯！分局一个电话，我就得跑断腿！片警，就这命！”

李大婶挥挥手：“走走走，我跟你一起找！”

两人渐走渐远。赵小柱不时的问着路人：“最近看见陌生人了吗？大个子，短发，跟和尚差不多？左手受伤的……好，谢谢啊！”

两个孩子拿着木棍追着闹着跑近，赵小柱招招手：“过来过来！”

孩子们跑过来：“赵小柱赵小柱！咱们玩警察抓小偷！”

赵小柱拿出照片笑：“你们看见这个人没？”

两个孩子挠头：“没看见。他是小偷吗？”

“是小偷，你们看见就告诉我啊！”

第二部分 第62节：子弹上膛(62)

“知道了！”两个孩子跑了。赵小柱跟李大婶挨家走访着，他不时还在墙上贴通缉令。通缉令上是老炮在分局拍的照片。

胡同的拐角，老炮露出两只眼。他的眼神凌厉，右手揣在怀里。两个孩子闹着跑过来，一个孩子摔倒了，老炮伸手去扶他，孩子抬头：“咦？”

老炮知道不好，转身就快走。

孩子叫着：“小偷——小偷——”

老炮拔腿就跑。

正在粘通缉令的赵小柱听到了跑过去：“哪儿呢？哪儿呢？小偷在哪儿呢！”

孩子指了一个方向：“往那边跑了！”

“你怎么知道是小偷？”

“你刚刚给我看的照片啊！”

赵小柱大惊失色：“你们俩赶紧回家去！李大婶，让所有街坊都锁好门，别出来——”他拔出腰里的警棍就追，一边跑一边拿出手机拨打。他紧张得声音都哆嗦了：“高所？那个通缉犯在桔子胡同出现了！”

老炮蹭蹭跑着，前面是个死胡同。赵小柱追着：“站住——警察——再跑开枪了——”

老炮转身拔出手枪打开保险。赵小柱呆住了，他没枪，右手警棍，左手是手机。老炮冷酷地说：“让开，这儿没你的事儿！”

赵小柱咽下一口唾沫：“郑三炮！你无处可逃了！”

老炮冷笑一下，转身两步交替踩着蜂窝煤之类的堆积物，利索上墙。赵小柱还没看清楚，老炮已经上了房顶。赵小柱高喊着：“李大

婶，给我找个梯子——让街坊们无论如何别出来，有逃犯——”

老炮右手持枪，左手还缠着夹板，他旋风一样蹭蹭越过屋顶奔跑。

赵小柱气喘吁吁爬上屋顶，只看见老炮纵身一跃，已经到了胡同对面的屋顶，他继续奔跑。赵小柱拿着手机报告：“高所——他往北兵马司方向跑了！我们根本抓不住他，他手里还有枪，叫特警队——”

特警总队会议室。强子终于介绍完了：“我知道的情况就这些，押解他们家族到了内地以后，我们就脱离了现场……”

李队长在接电话，声音很小：“好好，我知道了……我就在特警总队！”

方总看他，局领导也看他。强子也看他，他突然预感不好。

果然，李队长接完电话起身：“郑三炮在我的辖区出现了！局长，方总，他有枪，又是特种兵出身！我们对付不了他，需要特警队支援！”

方总看局长。局长道：“还等什么？立即出发！”

方总立正：“是！黑鹰小组出发！”

强子咽下一口唾沫：“是！”

李队长看强子：“强队，你是黑鹰小组的？”

方总道：“黑鹰小组是最好的特警组成的特别突击小组，他是组长，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你赶紧去准备吧，十五分钟内，我要你赶到现场，控制局面！”

“是！”强子心情复杂地转身去了。李队长看着他的背影，忧心忡忡。

小蕾也起身：“我们心战分队也去吧？”

方总想想：“这种人，恐怕你们谈判解决不了问题……”

“万一有人质呢，我们也能拖一拖！让黑鹰找到机会，突击营救！”

方总点点头：“去吧！”

“是！”小蕾转身跑了。

特警总队大楼一时警报大作，高音喇叭在喊：“黑鹰出击！重复一遍，黑鹰出击！这不是演习！”

年轻的警官们打开柜子拿背包拿装备迅速向门外冲去。

强子心情复杂地回到办公室，他打开自己的柜子，利索地拿出背包丢在桌上。柜子里还有一把05微声冲锋枪，他拿出来检查一下，然后关上柜门。

他提起背包拿起枪快步跑出去，一边跑一边往右耳夹上耳麦：“黑鹰小组123试音，收到回复。完毕。”

“123。完毕”

“123。完毕。”

……

强子边跑边回答：“我们直接去车库。注意，对手极其强悍，是前所未有的强悍！一定别乱来，完全按照我的命令做事！完毕。”

耳麦里传来一片答应声。

车库。队员们已经在一辆厢式卡车上等待，强子快步跑过来，队员伸手接过他的背包。强子上车，关上厢门。

第二部分 第63节：子弹上膛(63)

一辆警车在前面开道，卡车跟着开出去。卡车里已改装成现代化的特警突击作战车。特警队员们在换衣服，强子换上黑色战斗服，戴上战术手套。

特警甲笑：“强队？你好像不高兴？”

强子闷闷地说：“我高兴不起来。”

“对手很厉害吗？”

“很厉害。”

特警甲跃跃欲试：“有多厉害？”

强子反问他：“你们觉得我厉害吗？”

“厉害啊？”

“他是我在孤狼突击队的战友，轻武器专家，爆破专家……他最后离开部队的军衔是四级士官，我也得管他叫班长。”他看着队员们惊愕的表情说，“到现场按照我的命令行事，我不让你们上就别逞英雄！”

队员们都神色凝重，默不作声。强子低头沉思：“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特种兵之一，你们不是他的对手。”他抬头，长出一口气，“我也不是……”

队员们看着强子，坐在座位上都不吭声。

卡车跟着警车还在疾驰。

3

这是一处建筑工地。大吊车在工地外伫立。先赶来的警车包围了这里，巡警们如临大敌，手持微型冲锋枪和手枪对准工地。

老炮隐身在建筑物里，左手还挂着绷带，右手拿着一个狙击步枪，他凑在瞄准镜上看着下面的阵势。那辆卡车在警车引导下开进他的视野，后门打开，黑衣特警们跳出来。带队的是强子，他指挥着队员们隐蔽接近。

老炮皱起眉头，狙击步枪瞄准镜追随着强子。强子果断地指挥队员们展开警戒线，低姿进入现场。

老炮露出一丝苦：“好小子，果然长进了。”

强子猫腰手持05微冲，带着自己的特警小组来到警车后面。巡警队长在等待他：“强队？亲自出马了？”

强子脸色复杂点点头：“他是很强劲的对手，你们的人没受伤吧？”

“没有，他没有开枪。但是这孙子逃命极快，一不留神就没影了！”

强子拿起望远镜观察：“他不想和你们发生冲突。”

“你认识他？”

强子放下望远镜：“是我特种部队的战友。”

巡警看他，没再说话。强子拿过现场地图，仔细看过：“狙击组，你们到A控制点待命，现在就去。完毕。”

“收到，完毕。”狙击手小组的狙击手和观察手起身，跑向旁边的建筑物。

“突击A组，C控制点待命；突击B组，D控制点待命。完毕。”

“收到，完毕。”后面的八名特警队员起身，分成两组快速进入阵地。

警车开来，小蕾换了便装跑过来：“强队！”

强子看着她：“你怎么来了？这里没人质，没有谈判小组的事儿！”

“郑三炮的资料我看过了，他以前是军人！”

“对，是我的老战友。”

“我知道。他是军人出身，还是受过多年教育和训练的特种兵，跟他谈谈或许会有帮助！”

“他根本不会跟你谈的。”

“我是谈判专家，对暴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我研究的比你透彻！”

“他不是暴力犯罪嫌疑人，他是特种兵的老班长！你明白吗？！你根本就不知道特种兵的大脑里面在想什么。他接受过最残酷的反心理战训练，没有人可以说服他放下武器！”

“你对我吼什么？我是想帮你，难道你要真的打进去跟他厮杀吗？如果能兵不血刃，那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强子看着小蕾，目光转向大楼：“我们抓不住他的！”

“我们这么多人抓不住他一个人？”

强子神色暗淡：“他接受过最好的训练，除非战死，他不会被抓住的。”

小蕾同情地看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带人进去，跟他……”

强子摇头：“不，那会是死伤一片。我一个人进去。”

“你？一个人？”

强子点头：“我去跟他谈。”

小蕾抓住他的作战背心：“你疯了？你刚才还告诉他接受过最好的训练！”

“他不会对我开枪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誓——同生共死！”

第二部分 第64节：子弹上膛(64)

小蕾愣住了。

楼内，老炮藏在柱子后，他伸出一个小镜子，镜子里出现对面楼顶狙击手小组的黑脑袋。他缩回镜片，随即拆掉左臂的绷带，稍微活动了一下，很疼，但他顾不上那么多，右手握紧了手枪，在紧张思索着。

他的目光转向了楼外的吊车。老炮想着什么，突然看见下面有动作。他拿起瞄准镜观察——强子把枪甩在身后，赤手空拳地走进来，没戴头盔和面罩。

他上了工作电梯，电梯在上升，强子脸色复杂看着下面，警察很多。他苦笑。

电梯停下，强子出来。狙击手在观察他："恶狼，我看见你了，我会给你提供火力支援。完毕。"

强子走着："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完毕。"

狙击手纳闷地问："如果我锁定目标呢？完毕。"

"我的话从不重复第二遍，完毕。"

狙击手回应："收到，完毕。"

强子慢慢走到楼中间，站住了。老炮拿出镜子，晃了他两下。强子慢慢走过去，伸开双手："山狼……"

"想说什么？说吧。"老炮藏在狙击手射击的死角，没有露头。

强子慢慢走着："放下武器，你被包围了。"

"这是不可能的，你了解我。"

强子没有停步："你也了解中国警察。"

"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生出来呢！"

强子走到柱子前面："警察可以击毙你。"

老炮笑："那就让你训练出来的特警来试试！"

强子慢慢绕到柱子旁边，看见了老炮。狙击手看见的是强子的背面。

老炮抬头看着强子。强子苦笑一下按住对讲机的通话键："我的装备是你的，别的我帮不了你。"

老炮点点头："明白。"

强子松开右手的通话键：“山狼，你投降吧……”

老炮的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绝不！让你的人撤离，否则我打死你！”他随即一把拽掉了强子的耳麦，砸碎。

楼顶。狙击手耳麦里传来出无线电尖锐的杂音，他大惊失色，连忙转换到备用频道：“恶狼被劫持了！重复一遍，恶狼被劫持了！完毕。”

地面上，副组长也转换到了备用频道：“能不能狙杀目标？完毕。”

“我看不见目标，恶狼挡住了！完毕。”

小蕾着急地问：“怎么回事？”

副组长咬牙道：“突击A组，B组准备——跟我打进去！完毕。”

突击A组和B组都起身，举着防弹盾牌猫腰按照战斗纵队紧密向前行进。

小蕾焦急地喊：“强队会出事的！”

副组长反问她：“那你说怎么办？！”

小蕾冷峻地说：“现在现场出现了人质劫持事件，按照程序，谈判小组应该首先介入！”

副组长苦笑：“你去跟他谈？”

小蕾注视着他：“难道你要修改应急事件处理预案吗？”

副组长无奈地说：“传我命令——待命，待命！”

突击A组和B组停下，找到掩护藏起来。小蕾拿起高音喇叭喊：“老炮？你真的要劫持自己的战友做人质吗？”

楼内的老炮愣了一下：“你们的谈判专家？”

强子苦笑：“对。”他把身上的微冲和防弹背心都交给了老炮，帮助受伤的老炮穿上。

“听起来是个美女，她好像是真的很关心你？”

强子把对讲机给他：“转换到02频道，是我们的备用频道。你带着吧，用得着。”

老炮拿起对讲机，摘下上面的无线耳麦连接线，按下通话键：“山狼呼叫警方，完毕。”

副组长一惊，随即高喊：“我是黑鹰特警小组的副组长，恶狼是不是在你手上？完毕。”

“正确，完毕。”

“你听着，他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发誓会让你生不如死！完毕。”

“我只和谈判专家谈话，完毕。”

副组长看看小蕾，小蕾着急地摘下他的耳麦戴上：“我是谈判组的，你有什么要求？”

“我要一辆车，你们的人撤离现场200米以外。完毕。”

“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能不能有点建设性意见？完毕！”

第二部分 第65节：子弹上膛(65)

“我不再重复要求，完毕。”

小蕾着急地说：“我没有这个权限！完毕。”

“那就让狙击小组先撤下去，完毕。”

小蕾按住耳麦停止通话，看副组长：“他要求狙击小组撤离。”

副组长摇头：“那不可能！我们不能对犯罪分子妥协！”

“那是跟强队一个部队出来的老特种兵，强队会没命的！”

副组长咬牙：“但是我不能妥协！如果是强队，他也一定会这样做！”

“你们现在能抓住目标吗？”

“抓不住，他很狡猾。”

小蕾果断地说：“让他下来，去上车。”她看着副组长，冷峻地说，“在路上狙杀他！你们的狙击手在高处，他再怎么用强队做掩护，还是会被狙杀的！只要他们训练过关，这不是什么问题。”

副组长看她：“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头脑？”

“我在侦察队跟他做了半年搭档了。”

副组长点头：“好吧——去安排一辆车，记住把油箱指示表破坏！里面的油最多能跑五公里，五公里以外就是开发区，车少人少，我们可以在那里展开行动。明确没有？”

“明确。”一名特警起身，快速猫腰跑去准备车辆。小蕾松开耳麦：“山狼，收到回答没有。完毕。”

老炮的声音传来：“山狼收到，完毕。”

“狙击小组马上撤离，车辆也在给你准备。你不要伤害人质，完毕。”

“收到，完毕。”他关掉通话键，“用语还挺专业。”

强子苦笑：“是我的搭档。”

老炮点头：“还行，没忘记自己从哪儿出来的。”

强子认真地说：“下面你就得自己小心了，黑鹰小组是我训练出来的。”

老炮笑笑：“那我倒真的放心了。”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人接你吗？”

老炮点点头：“他们在外面。”

“你打算怎么出去？真的开车出去？车会做手脚的。”

老炮看着吊车：“这点我清楚，汽油肯定是开不了五公里的——入地不行，我只有上天了。”

强子看他的左臂：“你受伤了，能行吗？”

老炮笑笑：“别忘了，疼痛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他说着，摘下强子身上的攀登装备和攀登绳检查了一下：“果然不错，你还算是懂行，不愧是孤狼出来的。”

“你自己小心吧，下面我帮不了你了。保重！”

老炮淡淡一笑，右手拿起攀登绳绕在自己的右臂上，抓住了攀登绳尽头的飞虎爪，他突然起身，飞奔向楼边，一跃而起，在空中飞出去。同时他右手的飞虎爪甩出去，勾住了吊车的长臂。老炮借助惯性甩开往下滑落，将自己的身躯往远处荡过去。

楼下。小蕾和特警们也都看傻了。特警副组长省悟过来：“A组，B组，跟我追！”

两个小组起身快速跟着他冲出去。

小蕾看楼上。强子出现在楼边，他看着老炮的身影荡向外围，然后低头，看见了小蕾。小蕾看着强子，露出疑惑的神色。强子没有表

情，转身下去了。

街道上。一辆面包车在等待，车门开着，连发动机都没有关。

老炮顺着绳子滑降下来，稳稳落地，他解开腰间的D形环，跑向面包车。

特警们追出来，举起武器。

老炮飞身上车，面包车高速开走。

特警们在后面射击，车的后窗玻璃被打碎，可车还是拐弯跑了。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特警副组长高喊，“这是市区，防止流弹误伤群众！指挥部，指挥部，目标跑了，立即展开搜捕！嫌疑车辆是一辆白色金杯……”

另一条街道。面包车吱地急刹车，老炮跟司机下车，飞身上了旁边的一辆军牌轿车。轿车高速开走了。

工地上，强子走出电梯，他身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没有了。小蕾跑过去：“强队！”

“我失手了。”强子的脸色很难看。

小蕾注视着强子的脸，低声道：“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失手了，低估他了。”

“我不相信！”

“我确实失手了。”

第二部分 第66节：子弹上膛(66)

小蕾抓住他的胳膊，注视他的眼睛：“我了解你，你绝对不会跟罪犯妥协，只会打爆他的脑袋！”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好了不用争了，我给方总报告，责任我扛着。”

副组长带着特警们走过来，站在强子对面，都是不理解的眼神。副组长责问他：“恶狼，你怎么会缴枪呢？”

强子苦笑：“因为我怕死，我了解他。”

特警甲吐了一口唾沫，鄙夷地看着他。强子当作没看见：“收队，回去我做检查，迎接一切处分。”他无声地绕过特警队的人墙，走向外面。

“强队！”小蕾看着强子的背影，心急如焚。

强子头也不回：“我怕死了，我接受一切处分！”

李队长一直在外围的警车中注视着强子。强子也看见了他，但仍没有任何表情。他开着车，在所有人的目光中高速离开。

4

随着高中队手里的秒表嘀嗒地跳了最后一秒钟，菜鸟们的地狱周终于结束了。全军区侦察部分队选送的100多名侦察兵骨干，在地狱周之后，只剩下47个菜鸟。小庄幸运地在最后一秒内留了下来。

那一天，队员们总算得到了久违的休息。洗澡，吃饭，睡觉。而且，没有人去打扰他们，这一切于他们来说，仿佛一切都结束了一样。

可是，第二天，朝阳刚刚升起，起床号便又吹响了。

随着一片喧腾，剩下的队员们背着背囊和武器跑出帐篷。一夜的休息，让所有人都很精神，他们都换了特种部队的迷彩服和军靴，显得特别威武，只是没有臂章。

马达笑笑：“看来睡得不错了？”

队员们都笑。

马达脸色一变：“锻炼锻炼——武装越野五公里！开始！”

队员们都做好了准备，并不紧张，撒腿就跑。马达看着他们，拿起高音喇叭：“完了回来，到这里做完十个一百！”

菜鸟们稀里哗啦地跑着，这次没人催命，都跑得很爽快，呼拉呼拉地跑远了，又呼拉呼拉地跑回来，也不用提醒，直接趴到地上就开始做俯卧撑。

然后是特种大队对进入第二轮选拔的菜鸟们的例行询问。

充当询问室的帐篷内，额头还带着微微汗珠的小庄站在中央。高中队以及三名黑色贝雷帽校级军官坐在条桌后。高中队严肃地看着小庄：“士兵，我们现在问你问题。不许思考，直接回答。明确没有？”

“明确，首长！”

“为什么要来参加陆军特种部队选拔？”

“为了我的连长不会失望！”

唰——同样的问题：

陈排答：“为了成为最优秀的职业军人！”

老炮答：“为了证明自己能行！”

喜娃答：“为了成为兵王！”

耿继辉答：“为了成为父辈一样的军人！”

强子答：“为了退伍以后能进公安局！我老家的政策，特种部队退役士兵可以优先当特警……”

史大凡嘿嘿笑：“为了救这帮脑子被门夹过的伤兵！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首长！”

邓振华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我讨厌跳伞，首长！”

高中队纳闷地问：“可是陆特一样要跳伞，而且要求更高、跳得更多啊？”

邓振华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但是我喜欢跟跳伞跳得好的人一起跳下去，我喜欢欣赏他们的表演。我相信陆特一定不少人比空降兵跳得好，首长！”

高中队和那些校官都忍不住笑了一下：“好，下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特种部队？”

唰——

小庄：“一群疯子，首长！”

陈排：“真正的职业军人，我愿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老炮：“精锐战士的团体！”

喜娃：“士兵的王！”

耿继辉：“最先投入战场和最后撤离战场的部队！”

强子：“有实战的机会，可以运用在部队的所学！”

史大凡嘿嘿笑：“脑子都被门夹过了，正常人不会来这儿。”

邓振华：“跳伞补助比我们高，还有潜水补助。”

高中队严肃地问：“还有呢？”

“伙食费比我们高！”

第二部分 第67节：子弹上膛(67)

高中队忍住笑："还有吗？"

"我对象的梦中情人！"

那群严肃的校官再也憋不住了，哈哈大笑。

邓振华眨巴眼："真的……我跟她打赌了，我一定能当上特种兵！"

高中队忍住笑："继续继续——如果深入敌后，一名队友受伤不能跟队继续前进，你会怎么办？"

小庄想想。

高中队注视着他："立刻回答！"

小庄立正，答："我会留下来陪他，同生共死！"

陈排答："给他足够的水和食物，帮助他隐蔽起来，回来的时候接他。"

老炮答："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你必须回答。"高中队说。

"我拒绝回答！"

"为什么？"

"首长，我知道你们想要的答案——但是我不想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带过很多新兵，在我眼里他们都跟我的亲弟弟一样。我很难想象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如果出现我肯定会按照我所想的去做。但是……我不想说出来。"

"我要答案。"

老炮立正："是！我会劝他等待我们，如果等不到，就……自杀！"

……

喜娃答："我会按照指挥员的命令去做。"

"特种兵必须学会自己做判断！"

"我是列兵，首长！"

"那你干吗要来当特种兵？"

喜娃嚅嗫：“……我会劝他自杀……”

……

耿继辉答：“我会改变行动方案，留下一个人保护他，一直到我们归来。”

“特种兵从来不按照原路返回。”

“我相信我的战友们，他们能够逃出去！”

……

强子答：“啊？那我背着他，就算死也死在一起！”

高中队看着他：“你不怕无法撤离吗？”

强子：“没事，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就不回来了。”

高中队：“嗯？”

强子：“我会跟他死在一起！”

……

史大凡嘿嘿笑：“我会治好他。”

“如果治不好呢？”

“治不好他，我跟他一条命。”

……

邓振华目不斜视：“伞兵有句话——天生就是被包围的！”

“然后呢？”

“我会告诉他这句话，然后继续去完成任务。”

“然后呢？”

邓振华一本正经地反问：“还有什么然后？”

高中队看着他：“他还在敌后啊？”

“对啊，他不是被包围了吗？”

“是啊，你就不管他了吗？”

“第二句话还没说呢！”

“还有什么？”

“那句话是骗新兵的！老兵要学会脚底抹油，能跑就跑！赶紧往回摸吧，我们在那边其实是在吸引火力！”

高中队忍不住了，一下子喷出来。

……

询问完毕，菜鸟们在帐篷外列队。马达扫视着每一张年轻的脸："祝贺你们结束地狱周的训练，进入选拔集训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们要编组继续训练。每十二人一个小组，这是特种部队的标准作战分队编制——组长、副组长、突击小组、狙击小组、爆破小组、通讯和火力支援小组等。"

"组建特种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非常规作战，完成常规部队不能完成的特种侦察和特种作战任务。因此你们要学习和掌握非常规和秘密作战的特定技能——轻武器和重武器使用、爆破和工程建设、密码密语通讯、战地急救甚至是截肢手术，如何审讯和反审讯、如何侦察和反侦察等等。当你们能够熟练掌握这些技能，我相信你们都能成为……"

小庄笑了一下："Rambo。"

马达看他。小庄带着坏笑又说："JohnRambo。"

大家都忍不住笑。马达也笑了："你暂时可以这样理解。好了菜鸟们，这是训练也是选拔，所以随时都会有人被淘汰，不要报以侥幸。下面按照名单分组——"

他拿出名单开始宣读……

5

帐篷。菜鸟A队的牌子挂在门口。陈排带着小庄、老炮、喜娃三个人提着自己的武器和装备走进去。

第二部分 第68节：子弹上膛(68)

强子看着陈排进来，忙喊："起立！"

菜鸟们起立。

陈排笑："稍息，干吗这么正规？"

强子答："报告！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例，你是干部，我们要起立！"

陈排挥挥手："鸟干部！在这里都是难兄难弟，坐坐！"‘

大家放松下来，都坐下。陈排说：“从今天开始，我们12个就是菜鸟A队了！能熬到今天，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先来——夜老虎侦察连一排排长，我姓陈。他们三个，这是小庄，这是陈喜娃，这个是老炮，我的一班长——都是我的兵。”

强子起立：“报告！我是钢铁八连的。强晓伟，叫我强子就可以了！”

耿继辉起立：“报告！尖刀侦察连二排一班副班长，耿继辉！”

陈排看他：“我在军区《战歌报》看过你的报道——为了能够来东南战区当兵，你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而是说服母亲坚决把城市户口迁回了老家，改成了农村户口。”

“是。”

“而且你放弃直接去特种部队的机会，主动要求下连队——还一定要去侦察连，不管哪个部队的侦察连都可以。为了来特种部队，你从十岁就开始准备。”

兵们都看他。耿继辉面无表情地说：“那是我的私事，排长！”

“你的父亲是……”

“报告！他是他，我是我！希望排长尊重我作为一个士兵的尊严！”

陈排点点头：“我知道了，坐下。”

“是，排长！”耿继辉坐下。

陈排看史大凡。史大凡嘿嘿笑，起立：“史大凡，我是孔雀岛守备团侦察连的，卫生员。”

陈排笑：“又是一个军区典型啊？中医世家，武术世家，还是军医世家——地方医学院的高材生，入伍的时候已经当了一年外科大夫了。”

史大凡嘿嘿笑：“排长的情报工作做得不错。”

“坐下吧，你会是我们最好的定心丸！”

邓振华撇撇嘴：“我宁愿断胳膊断腿，也不要他救我！”

史大凡嘿嘿笑：“断胳膊短腿不至于，鸵鸟从那高跳伞下来没必要救了。”

“你个狗日的卫生员！”邓振华恨不得掐死他。

陈排笑：“好了好了，别吵了！你是伞兵？”

邓振华起立：“报告！空降兵雄鹰师侦察连狙击手，邓振华！”

“那是跳伞高手和神枪手了？以后要多帮助大家。”

“没问题，排长！说起来跳伞啊，没那么可怕，我都跳了二百多次了……”

史大凡嘿嘿笑着起立：“我出去看看，外面那牛被吹死了没有？”

兵们哄堂大笑。陈排笑着说：“好了好了，别笑了！剩下的队员赶紧让大家认识认识。”

众人止住笑声，剩下的六个菜鸟逐一自我介绍。认识完毕，陈排说：“我们挺过了地狱周，进入了魔鬼营！我们要告诉那些不可一世的特种兵，咱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伸出右手，“让我们用侦察兵的方式来宣告菜鸟A队的成立！”

小庄伸出右手搭在陈排手上。

大家都把手放在陈排手上。

十二只有力的手搭在了一起。

陈排怒吼：“侦察连——”

大家齐声怒吼：“杀——”

6

这是个设置复杂的特种战术靶场，有板墙有壕沟有障碍。高中队站在一旁，看着菜鸟们整队。

马达指指陈排：“两人一组，你们俩先来。”

陈排和菜鸟甲出列，拿起自己的56半走向前。

高中队指着一边说：“每人十个目标，跪姿射击，一分钟计时。开始。”

两人接过马达递来的弹夹，一边安装一边跑向射击地线，啪地跪下开始瞄准，击发。周围的炸点开始陆续爆炸，制造着干扰。两人射击着，高中队在后面问着话：“菜鸟一号——战争对于下级军官和士兵来说，就是一部巨大的绞肉机，这是哪位将领的话？”

菜鸟甲稳定自己，一边射击一边回答：“朱可夫。”

“菜鸟三号，朱可夫是哪个军队什么时期的名将？”

陈排答：“前苏联红军元帅，二战时期。”

第二部分 第69节：子弹上膛(69)

“前进，下一个地线。”

两人提枪快步上前，跪姿继续射击。

高中队又问：“菜鸟三号，如果你在敌后遇到一个敌方的放羊老太太，她可能会暴露你的位置，而你的队伍不能停下，你会怎么做？是绑起来还是杀了她？”

陈排一边射击一边回答：“绑起来。”

“菜鸟一号？”

菜鸟甲答：“我会杀了她。”

“菜鸟三号，你队友的意见是杀了她，你会怎么做？”

陈排答：“绑起来，是我的答案。”

两人射击完十个目标，起立退弹夹。

高中队道：“菜鸟一号出局，去退训处报到。”

菜鸟甲一脸惊讶。

小庄跟强子在进行同样科目战术射击。

高中队问：“菜鸟七号，恐怖分子劫持了人质，威胁你放下武器，你会怎么做？”

强子一边射击一边回答：“我会杀了他。”

“菜鸟十号，你的队友要不顾人质的安危，对恐怖分子开枪，你会怎么做？”

小庄答：“我会制造声响或者别的方式来吸引恐怖分子的注意力，掩护他，直到歼灭恐怖分子。”

“前进，下一个地线——菜鸟七号，如果你的队友失手呢？”

小庄答：“我会跟进射击，击毙恐怖分子。”

“菜鸟七号，如果你失手，误中人质呢？”

强子自信地说：“我不会失手。”

“菜鸟十号，假设你的队友失手，你会如何对上级报告？”

“如实汇报。”小庄说。

耿继辉和菜鸟乙射击完毕，小跑向下一个地线。高中队跟在后面：“菜鸟十一号，如何让一名顽固的恐怖分子开口？”

耿继辉一边射击一边回答：“用合理的方法。”

“菜鸟十五号，你如何理解你的队友提出的合理方法？”

菜鸟乙答：“合法的方法。”

“如果炸弹很快就要爆炸，上百人质会死于非命呢？”

菜鸟乙嚅嗫：“我只能采取合法的方法。”

高中队淡淡一笑：“菜鸟十一号？”

耿继辉前进到下一个地线，射击：“我会用所有能让他开口的方法，直到他开口！”

“严刑逼供？”

“如果你这样理解，我不否认。”

“菜鸟十五号，你的队友如果采取这样的方法，你会如何处理？”

菜鸟乙说：“我会制止他。”

“制止不了呢？”

“我会向上级报告。”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被处分，甚至被开除军籍。”

“那你就没想过上百人质的性命吗？跟你们俩被开除军籍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

菜鸟乙语塞。

高中队冷酷地说：“菜鸟十五号出局，菜鸟十一号继续训练。”

老炮和喜娃小跑到中间的射击地线，持枪射击。靶子都准确落地。

“菜鸟二十五号，在敌后渗透中与零散敌军遭遇，你会如何处理？”

老炮一边射击一边答：“躲避，一直到摆脱他们。”

“菜鸟三十一号？”

喜娃喊：“我执行班长的命令。”

“前进，下一个地线。菜鸟三十一号，如果对方可能携带电台，可以报告你们的位置，你该如何处理？”

喜娃说：“消灭他！”

“如果一枪没有打死，只是重伤呢？”

“我按照班长的指示去做。”

“菜鸟二十五号，你会如何下令？”

老炮答：“看他的受伤程度。”

“具体阐述。”

“如果轻伤，治疗包扎，并且捆绑起来。”

“如果重伤呢？”

“结束他的痛苦。”

邓振华和史大凡跑到射击地线，持枪射击。

“菜鸟二十六号，如果队员受重伤但是仍然可以移动，不过大量优势敌军在追剿你们，该如何处理？”

史大凡嘿嘿笑：“顶住，我给他手术。”

“菜鸟三十三号？”

邓振华答：“我会远程狙击敌指挥官和机枪手，掩护该死的卫生员做手术！”

“如果敌人有坦克和直升机呢？”

史大凡还是嘿嘿地笑：“反正也是死，就死在一起。”

第二部分 第70节：子弹上膛(70)

“菜鸟三十三号？”

“绝不丢弃任何一个战友，这是伞兵的信念。我做好准备一死，不过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让那个卫生员死得离我远点！”

……

高中队站在队列前，拿着一支56半在训话：“射击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三点一线，是太简单的步兵常识；如果你们满足于在原来连队当个干部或者班长，我也不跟你们多说。”

菜鸟们抱着手里的56半注视着他。

“射击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高中队转身上膛，对准100米、200米、300米、400米处的气球连续射击四枪。气球啪啪啪啪全部爆炸。他退膛，捡起一枚弹壳，又拿起一颗子弹：“子弹由弹头和弹壳组成，里面是火药。你扣动扳机，弹头就打出去。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兵都不会再多想什么，但是特战队员不行——特战队员要学习射击以后的弹道知识，弹头如何在空中飞行，初速是多少，能力怎样消耗，以及飞行路线和目标线路有什么关系，怎样受到大气的影响，射击的后座力如何产生并且如何把能量传递给打击目标等。”

菜鸟们已经听得有点晕了。

高中队又拿起地上的步枪：“还有枪支机械设备方面的一些常识你们要了解——火药装填的密度、子弹的重量和形状、枪膛的密度，以及各种枪支本身的结构等等问题。真正的特战队员不仅是制式武器的射击专家，也是对手里武器进行合理化战术改装的专家。在特种部队对自己的武器进行合理化战术改装，并不违反枪支保管规定——当然前提是你别弄坏了，否则你就得滚出特种部队！”

菜鸟们都看着高中队，还是很晕。

高中队作射击姿势比划：“射击的艺术，完全取决于人本身的生理特点。当枪手持枪的时候，脉搏的跳动、腿脚的颤抖、呼吸的频率等都会晃动我们的身体。如何控制自己的生理特点，迅速做到稳定出枪射击，将生理条件对射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这是特战队员在军人生涯当中，永远要面对的问题。”

高中队看看邓振华：“你是伞兵的狙击手？”

邓振华出列：“是！”

“你从这里跑过去，最快速度出枪射击。目标——50米外的气球。”

邓振华拿起步枪，安上子弹，快步开始跑。他飞奔到射击地线，出枪射击。呼吸急促，枪口跳动，当然没打准。邓振华傻眼了。

“回来吧。”

邓振华灰溜溜回来。

高中队拿起步枪，安上一颗子弹。他突然开始猛跑，在接近地线前几米的地方借助惯性错开身体，展开两腿的小碎步。身体在很短几米的惯性冲击当中，由两腿的小碎步稳定下来，同时出枪射击。

50米外的气球破碎。

菜鸟们瞠目结舌。

高中队转身：“这是最基本的特战队员运动当中进行快速射击的方法，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别觉得给你们个56半就是欺负你们这些精英战士了，没学会爬就想学会走，没学会走就想学会跑——差得远了！”

菜鸟们都心服口服地默不作声。

第七章

1

伪装网下，菜鸟们坐在那里，看着前面的高中队。

高中队在讲解：“爆破技术是每名队员都要掌握的基本技巧。特种部队在敌后，经常面对需要采取爆破的情况；除此以外，在城市作战和反恐怖行动当中，经常需要定点定向破门、破墙等等作为开路手段。”

“特战队员由于经常在敌后长途奔袭，所以能够携带的弹药都是有限的。所以还要学会在没有炸药的情况下，如何获得必要的物品，并能用当地的资源制造炸药，完成爆破。”

高中队拿出一堆日用品，有洗发水、肥皂、食物防腐剂等等。他娴熟地组装在一起：“知道这是什么吗？”

菜鸟们知道这肯定是个炸弹，但都不说话。小庄问：“这个威力有多大？”

高中队笑笑，把一个旧手机用胶带粘在组装好的炸弹上，交给他：“你去，放在那部旧车里。”

第二部分 第71节：子弹上膛(71)

小庄拿着炸弹快步跑到100米外的一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边，把炸弹扔进去。

队员们在高中队身后看着。高中队拿起高音喇叭：“好了，你撤回来！”

小庄转身快步跑回去。

高中队拿起一个手机，拨打号码。车里的炸弹上，手机响了。电波引爆了炸弹，轰的一声，整部车被炸飞了，化成一团烈焰，片片废铁落下来。

队员们瞠目结舌。邓振华眨巴眼：“我没看错吧？那车就炸了？”

史大凡嘿嘿笑：“没看错，放了个二踢脚。”

高中队习以为常地笑笑：“你们爆破技巧的第一课是化学和物理。我知道你们大多数菜鸟的文化程度不高，来自农村的可能连高中都没

上过。但是没办法，如果想在未来的行动中活下来，脑子不够数的还是自己退出吧。”他指着自己的脑子，“永远记住，特种兵最宝贵的武器是这个！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笨，就直接退出好了。这里不欢迎弱者，因为没任何一个指挥官想看见尸体被送回来，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尸体都回不来。只有强者当中的强者，才能成为特种兵！强者的概念，不光是体能，更重要的是——你的智商！”

队员们静静看着他。

“现在你们知道了？我们要的是什么人？不是超级战士，不是兰博，而是智商和体能、聪明和智慧、忠诚和狡诈等一系列的完美结合，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精良的装备，我们就把他们称之为——特种兵。”

2

小庄的电话在响，他迷迷糊糊地从电脑前抬起头来，接电话：“喂？”

“你丫他妈的终于起来了？给你打电话打了八百六十次没人接！搞什么隐居啊？”是邵胖子。

“说吧，什么事儿？”小庄嗓子都是哑的。

“别说兄弟不够意思啊，你的工钱帮你要了！过来领吧，你直接找会计就得！”

“还有工钱？”

“废话，有哥哥给你撑腰呢！赶紧去领，别等制片人改主意！”

小庄懵懂地挂了电话，闭上眼睛在椅子上靠了一会，然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开着他的切诺基出去了。

小庄疲惫地开着车，车窗外的街道车水马龙，一片繁华。他开过一个娱乐城，到了剧组在的宾馆门口，拐弯进去。

娱乐城门口在装修。几个民工和衣盖着被子睡在工地上。老炮睡在其中。

宾馆走廊。小庄拿着信封从会计房间出来，邵胖子在旁边念叨：“你说我怎么说你啊？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各色？你就是大师，你也得先进这个圈子吧？一步一步往上熬吧？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你别着急，慢慢来啊……”

小庄没说话。

“哎，这几天你在干吗呢？怎么也没电话也没人影儿的？”

“我想把那个小说写完。”

“还写小说？我说你能不能务点正业啊？这都什么年月了？谁还看小说啊？再说你谁啊？谁给你出啊？写小说才能赚几个钱？这不是胡扯吧？得了得了，赶紧烧了得了，我再给你找个剧组干点正经事儿……”

小庄没说话，对面出现回来的剧组人员，录音小妹站在人群中，看着小庄呆住了。

人流跟邵胖子贫嘴打招呼过去，邵胖子左右看看：“那什么，你们俩聊吧，我有事先去了。”

他走了。录音小妹看着小庄。小庄干笑一下：“我走了。”

录音小妹叫住他：“小庄，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没事。”

录音小妹打开自己的房门：“进来吧。”

小庄犹豫了一下，还是进去了。录音小妹关上门。

小庄局促地问：“找我有事吗？”

录音小妹盯着他：“没事我不能找你吗？”

“我还有事，先走了。”他转身要走。录音小妹一把从后抱住他：“小庄！”

小庄呆住了。

录音小妹的眼泪流了出来：“我真的那么差劲吗？”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我也觉得自己贱！找不着人了吗，还是没人喜欢我？没人追我？可是……我就是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心里有别人了，我不在乎！”

第二部分 第72节：子弹上膛(72)

小庄不说话，也不回头。

录音小妹哭着：“你还不懂吗？我真的不在乎！”

“我在乎。”

“你在乎什么？”

小庄嘶哑地说：“好多年了，我就这么胡里胡涂的混来混去的。我努力让自己把她忘了，我拼命让自己把她忘了……我以为我已经忘了，忘了她，也忘了那些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我以为我把什么都忘了，可是我没有！我明白过来，我的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她。”

“她是谁？”录音小妹抬起一双泪眼。

“我的梦。”

“你爱她？”

小庄没说话，长出一口气。

录音小妹流着眼泪：“你不能接受我吗？”

“我说过了，我在乎。”小庄慢慢掰开她的手，“我走了。”

录音小妹的手慢慢被掰开了，她哭着：“你不能抱抱我吗？抱抱我就好！”

“对不起。”小庄转身出去。

走廊上，邵胖子跟个女演员在贫嘴，女演员被逗得乐不可支。小庄出门，对邵胖子说：“我走了。”

“哎？不跟人再聊会儿了？”

小庄笑笑：“我还有事。”

邵胖子一脸纳闷：“这还是你吗？你会放过送上门的？”

小庄不语，落落地下楼。

宾馆对面的娱乐城。未到营业时间，大门关着，门内站立着两帮彪悍的打手。

烟雾缭绕中，两个老板面对面坐着。娱乐城的赵老板贪婪地吸着茶几上的海洛因。完了过瘾地打了俩喷嚏，靠在沙发上陶醉。

对面的马云飞年纪不大，却少白头了，好像经过太多的沧桑。他的眼睛带着忧郁，文质斌斌的脸上城府很深，看不出任何表情。

赵老板满面红光：“成色不错，上好的四号！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这批货我都要了，我跟马家也算重新接上关系了！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马家振兴有望！”

马云飞笑笑："赵叔，我这次回来，除了跟您这些老人接上生意的关系，还有一件事情。"

"年轻人，你到底想说什么？"

"家父曾经说过，这么多年在江湖上，混的就是朋友。朋友有难，肯定是要伸手相助的。"

赵老板眯缝起来眼睛。眼神中带着凶光。

马云飞不卑不亢："当年赵叔落难金三角，家父……"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是就想要那笔钱吗？我告诉你小马，我跟老马的帐，还轮不到你来要！"

马云飞压根没着急，只是笑："赵叔，这批四号的成色，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你是清楚的。"

"对啊，我清楚。那又怎么了？小马，你刚入行，不是我这个叔说你，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货？大不了我不要这个成色的，难道我还怕没人买我的货？可笑！"

"当然，市面上有货的不是我一个。但是只有我一个，敢用半价出手！你知道这是什么结果？就是一场价格风暴！内地的江湖大乱，注定要有一批老家伙被淘汰出局！"

赵老板站起来："你在威胁我？"

马云飞气定神闲："我只知道，我们马家失去的一切，我都要亲手拿回来！无论是钱，地位，还是尊严！"

赵老板冷冷看着他："小马，你要知道你在和谁作对！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一群老家伙！而且这里是中国大陆，也不是你的地头！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马云飞也站起来："看见我身后的这些人了吗？"

赵老板冷笑："看见了，怎么了？"

"你先问问他们答应不答应！"

赵老板鼓掌："好！好！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实在是好大的胆子！我佩服你，弄这么几个小混混就敢在内地叫板！你一定是周润发的黑帮片看多了，你怎么不去演《英雄本色4》呢？真是可惜了你这张小白脸！"

马云飞瞬间变了脸：“你给我听清楚了，每个字——20年前，家父在东南亚收养了一批孤儿，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吧？”

赵老板愣了一下，仔细观察这些戴着默镜的年轻人。他们神色从容，但是带着凛然杀气。

第二部分 第73节：子弹上膛(73)

“他们就是那些孤儿！他们成年后都去美国黑水雇佣兵公司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还在不同国家参过战——你现在该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小混混，也不是为了钱卖命的杀手！而是我们马家的复仇者！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因为你跑不掉，凡是对我们马家下黑手的混蛋，一个都跑不掉！”

赵老板有点胆怯了，笑：“小马，咱们两家那么多年的交情，玩笑都不能开了吗？这些年我可是一直挂念着你爸，那是个好大哥啊！我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这样，以前我欠你爸的款子，这一周内凑齐；另外，这批货我要，你也别那么把我们这群老东西赶尽杀绝。后生可畏啊，老马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马云飞起身，淡淡一笑：“赵叔，话都说透了，以后还希望前辈多照应！我告辞了！”

赵老板满脸堆笑：“慢走，慢走……有时间来找叔玩啊！”

马云飞带着那群死士扬长而去。赵老板拿出手绢擦汗，低声对手下说：“这里不能要了，我们撤！动手！”

娱乐城门口，老炮跟那些民工起来了，在干装修活儿。

门开了，马云飞等出来。几辆轿车也开了过来。

突然几声枪响。一个跟班跃起来挡住了马云飞，中弹倒下。

现场一片混乱。

宾馆门口的小庄正在打开车门，他闻声抬头。对面，几个枪手冲出来，一阵乱枪。马云飞被跟班护住。跟班拔出手枪还击。

民工们抱头倒地喊着救命。老炮趴在地上，抬头看着马云飞。

娱乐城的大门开了，涌出一群人举着西瓜刀乱砍。马云飞措手不及，后背中了一刀。双方打成一团。

老炮突然一跃而起，他的格斗非常麻利，砍杀马云飞的几个家伙立即被放倒。

马云飞抬眼看老炮，老炮在人群中左突右杀。

小庄发现了老炮，惊讶地张大了嘴。

马云飞在保镖掩护下匆匆逃离。他看着还在亡命的老炮高喊："给我查那个人是谁！我要他活着——"

两个保镖塞他进入车里。车队扬长而。

老炮仍跟那些打手格斗。一把刀扎进了他的胸口上，他后退一步，掉头就跑。后面一群人在追。

小庄翻身上车，发动车子追过去。

老炮在前面拼命跑，浑身是血，刀子还在胸口。后面一群人穷追不舍。小庄的车高速从路上追过来，跟老炮并驾齐驱。他对着老炮高喊："上车！"

老炮看见了小庄，很意外。

小庄怒吼："上车——"

老炮打开车门上车。小庄加速离开。

后面一片西瓜刀扔过来，砸在小庄高速离开的车屁股上。

老炮捂着伤口，浑身是血地靠在座位上。小庄急怒攻心："你丫到底在搞什么？"

老炮不语，他的胸口上还插着刀把，血在流淌，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小庄心急如焚，加速离开。他一手开车，一手捂住老炮的伤口："你给我撑住！马上就到医院了！"

"不……不去医院……我要下……车……"

"你他妈的会死的！"

"那就让我……死……"

"你他妈的胡说什么？你给我坚持住！坚持住！"

老炮哀求地看着他："我……不能去医院……我不能再进去了……"

"你给我撑住！"他拿起电话，拨叫强子。

强子的声音传来：“喂？怎么了，小庄？”

啪！小庄突然一把按下。他看看老炮，再次拿起电话拨叫。

胡同片场。

邵胖子正在绘声绘色地跟两个女孩瞎贫：“要说这个艺术啊，就得好好搞……”

电话响了，邵胖子慢条斯礼接电话：“喂？”

小庄的声音急急传来：“老邵！说话方便不方便？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儿啊？火烧火燎的？我这正跟女孩搞艺术呢！你别着急，慢慢……”

“慢他妈的个屁啊慢？要死人了！”

邵胖子莫名其妙：“你又搞什么搞？”

“少废话！你上次不是吹你泡了个医学院的外科助教吗？”

“早吹了……”

第二部分 第74节：子弹上膛(74)

“我不管你，你赶紧地找着人，你要不帮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好好，我欠你的，我该你的，得了吧？等着，我给你联系联系。”

小庄挂上电话，看看老炮，老炮的眼神已迷离，他在渐渐失去知觉。

3

医学院手术室。小庄把昏迷的老炮小心放在手术台上。邵胖子在旁边心急如焚：“你这是搞什么搞啊？”

女助教戴上口罩：“我一个人做不来啊。”

小庄说：“我学过战地救护，这样的外科手术我可以帮你！”

邵胖子不好意思地说：“小杰，我真的不知道，这……”

女助教不理他：“先救人要紧，把那个给我推过来。”

邵胖子赶紧去推。小庄捂着老炮的伤口：“医生，他还在流血啊！”

“必须马上输血！”

邵胖子说：“还是送医院吧，咱们这哪有血给他输啊？”

小庄一下子撕开自己的袖子：“我的血型和他一样！抽我的！”

女助教看看他，示意他躺到另一张床上，她拿起一支大针筒，熟练地扎进小庄的血管……

手术很顺利。女助教摘下口罩手套，她皱着眉头看看还在昏迷的老炮：“他现在生命没危险了，但是很容易感染——必须马上送医院！”

邵胖子一把拉她出去，不好意思地说：“这次的事情，我也没想到。你……”

女助教冷若冰霜：“我这只是一个医生的职责，跟你没关系，我不能看着伤员死在我的面前。”

邵胖子满脸堆笑：“对对对，你是个好医生！我……”

“什么你，什么我？我们之间早就完了，我只是出于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遵守我的诺言。现在人已经活了，该通知急救中心来把人接到医院了。另外，你也该通知警方，他的伤明显是斗殴造成的。我觉得，虽然你是个混蛋，但是你应该不是法盲！”

女助教扬长而去。

邵胖子一想：“对啊！我得报警啊！”他手忙脚乱拿出电话，拨出110。

110指挥中心。女警接线员态度和蔼地说：“好，谢谢！请你不要挂机，稍后有警员跟你联系……1102注意，有市民报警，一名不明身份男子身受刀伤。请你前往以下地点……”

街道。一辆警车在巡逻。车内警员拿着对讲机：“1102收到，我们马上过去查看。完毕。”

他拉响警笛，警车加速离去。

一间灯光昏暗的仓库里，噼啪作响的无线电台传出警方的内部通讯。马云飞抬起眼：“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你们知道怎么做了？”

面前几个精干的小伙子颔首，转身离去。

医学院手术室。老炮微微睁开眼睛：“这是在哪儿？”

小庄看着他：“你现在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炮坚持要起来：“我不能再进去……”

“这不是医院，是医学院，今天周末没人来——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炮看他：“我跟你没关系……”

“你的血管里有我的血，你再说一次——你跟我没关系？”他看着老炮闭上眼睛，“你说过，要死就死在一起！我想知道，你到底遇到什么麻烦？”

老炮不说话。

“班长！”

老炮睁开眼睛：“别再叫我班长，我已经变了。”

“不！你没有！你还是老炮！你他妈的还是那条汉子老炮！”

“我不是！”

“是你教会我怎么去当一个兵的！你现在他妈的告诉我，我曾经为之感动为之牺牲的一切，都变了？”

老炮刚想说话，突然呆住了：“警车！”

小庄竖耳一听，的确隐隐有警笛传来。他一愣。邵胖子在外面探头。小庄一跃而起，踹开门：“老邵！你报警了？”

“啊，是我报警了。你也不想想，这能不报警吗？”

小庄气急败坏：“我他妈的现在连一个信任的人都没了！”

邵胖子苦着脸：“兄弟！你是前特种兵，我是老百姓啊！我交你这么个朋友我容易吗我？”

小庄把邵胖子按在墙上，邵胖子害怕地捂着脸：“别动手别动手！别着急，慢慢来啊！”

第二部分 第75节：子弹上膛(75)

小庄举起拳头却砸不下去，他直接砸在墙上：“操！”

一把手枪突然顶住了他的太阳穴。这是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什么都没看到，别逼我开枪。”

然后几个精干的年轻人冲进了手术室。小庄愣在原地：“你们想干什么？”

“带走我要的人，别找麻烦。子弹不长眼！”

老炮已经被扛出来，扛走了。

小庄红着眼：“放下他！”

墨镜举着手枪缓缓退后：“记住，别找麻烦——你们什么都没看到！”他说完转身跑了。

小庄转身就追。

墨镜甩手两枪。小庄就地卧倒。子弹打在邵胖子耳边的墙上。他尖叫一声捂着脑袋蹲下了：“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来……”

小庄已经起身追出去了。

教学楼门口，警车拉响警笛高速驶来。那几个墨镜青年出了大门，举起手枪一阵乱射。警车急忙拐弯，车身几个弹洞。

警员急忙翻身下车找掩护，对着电台呼救：“1102呼叫支援……”

老炮已被扛到车上。车门关上。两辆轿车高速离开。

浑身是血的小庄手里提着棍子冲出大门。

“别动！”两名警员闪出来举起手枪。

小庄傻眼了，呆在原地。

4

派出所门口。强子的轿车高速驶来。强子下车，跟门口的所长打了招呼匆匆进去。所长跟在他身后进去。

强子大步走着，“有老炮的消息没？”

所长跟在旁边：“没有。不过你那个战友看来确实是路过，有证人的证词。”

“那他没事了？”

“对，不过他最好别离开本市。需要的时候，要他配合调查。”

强子点头：“我会叮嘱他的。”

走到预审室门口，强子自己进去了。

预审室里，小庄浑身是血地坐在椅子上，强子推门进来。他都没反应。

“小庄……”

小庄不语，看着一个地方出神。

“你可以走了，我是来接你的。”

小庄还是不说话。

“我的心不比你好受，但这个事情真的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你别管老炮的事情了。”

“如果今天我不管他，他会死的……”

强子不说话。

小庄转过眼，盯着强子：“他会死的！不是死在敌人的炮火下，不是死在杀敌的战场上，是死在街头的斗殴！他不是为了保卫祖国，不是为了赢得战争，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死？你告诉我——”

强子错开他的眼：“你现在离开派出所，不要出城，警方随时会找你协助调查。我还有事，先走了……”他转身就走，嘴角在抽搐。

“强子！”

强子站住了。

“我们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你们都忘了吗？”

强子闭上眼睛，不说话。

“我们一起在国旗下的誓言，你们都忘了吗？”

强子睁开眼，径直走了。

小庄失落地坐在那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5

一间简陋的库房。消毒塑料布围着成一个简易的手术室。马云飞站在外面，还是那么冷酷。他身后站着那些精干的枪手。

医生出来，摘下口罩，点头：“马先生，他醒了。”

马云飞问：“情况怎么样？”

“他的身体非常好，没有什么危险了。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痊愈了。”

马云飞点点头，进去。他径直走到老炮跟前，看着微微睁开眼的老炮：“说，为什么救我？”

“你是谁？”

“马云飞。”

“我……不认识你……”

“所以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救我？”

“我……”

马云飞突然一把按在他的伤口上。老炮惨叫：“啊——”

马云飞怒吼：“谁派你来的？说！”

老炮痛苦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接近我？是警察？还是那帮老头子？”

老炮惨叫着，咬住了嘴唇。

“你以为我就那么傻？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圈套？谁派你来的？”

第二部分 第76节：子弹上膛(76)

老炮忍不住了，张开嘴惨叫：“啊——”

马云飞目光冷峻，不为所动。

“是你爹！”

马云飞呆住了，松开手：“你说什么？”

老炮急促呼吸着：“是……你爹……”

马云飞怒视他：“你要是敢骗我，我宰了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退伍以前，负责看守你的父亲……我们感情很好，他临刑前委托我……保护你……”

马云飞的表情很复杂。

“你可以不相信我，也可以杀了我。总之，老顾拜托我的事情，我做到了。至于你如何处置我，都不重要了。”

马云飞看着老炮：“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你父亲说过，你们兄弟三人，他最器重你。他说你从小最喜欢看文学名著，梦想是成为一个文学家，却没想到自己生在这样一个家族，是没有选择的……”

马云飞不说话，脸上表情越来越复杂。

“你第一次杀人，是为了救他。那时候你才11岁……”

马云飞闭上眼睛，长出一口气。

“还需要我说什么来证明？”

马云飞睁开眼：“不需要了……会有人治好你的伤，把你送到境外去。安家费会打到你的帐号上，足够你下半生的花销了。”

“你不需要我保护你？”老炮很意外。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护我？”

老炮坦然看着马云飞：“因为……是你父亲的临终瞩托！”

马云飞的眼神终于变得柔和，他伸手右手。老炮伸出右手。两只手握在一起。

6

图书公司。

老总甄胖子拿起手里的几本打印稿丢掉一边：“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编辑小心地说：“甄总，这都是今年网上最流行的小说了。”

“不是现在人都写点什么啊？看这名——《明天就分手》、《寡妇门前是非多》，还有这个——《我是丑女我要帅哥》，哪个帅哥脑子长包了？不是有病吗？”

编辑苦笑：“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个，咱们不要，有的是人要。”

甄胖子不耐烦地挥挥手：“出吧出吧，别打咱们公司的名儿。丢不起那个人！”

“是……对了，还有个小说我建议您看一下。”

“什么？哪儿呢？”

“还没写完呢。”

“没写完我看什么啊？”

“刚刚在网上流行。”

“又是网络小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去工作了。”编辑转身就走。

“回来！”

编辑转身：“甄总？”

“叫什么名儿？”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甄胖子一愣：“什么什么？”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甄胖子眨巴眼：“这个名儿有点意思，在哪个网站？”

“现在各个网站都有，都流行疯了。写特种部队的！”

“是吗？这么厉害？谁写的？我看看。”

“不知道，没名儿。”

“行，你去吧。”

编辑出去。甄胖子在电脑上搜索，噌噌噌，到处都是《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他随意点开一个，慢慢看下去。

咖啡厅。笔记本电脑打开着，一个长发女孩的背影在聚精会神地看。录音小妹在对面抹眼泪，已经一堆手纸：“丫头，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傻呢？多少男的追我，我干吗这么喜欢他呢？他有什么啊？要钱没有，要名也没有，怎么就那么牛呢？”

女孩一边看一边说：“姐，你这是山珍海味吃惯了，就想来点野味。迷上艺术青年了吧？这就是代价！”

录音小妹看她一眼：“你看什么呢？跟我说话心不在焉的？”

“一个网络小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这个了？”

“我一直都喜欢啊？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姑妈的小说不都被我看遍了吗？”

“我是说你不是一向喜欢看名著吗？怎么喜欢看网络小说了？你不一直说网络小说胡扯的多吗？”

“这个不一样。写这个小说的人，是有故事的，他的感情也是真挚的。”

“写什么的？”

“特种部队。”

第二部分 第77节：子弹上膛(77)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军队了？”

“也是看这个小说才喜欢的。你也看看？”女孩抬起头——她的脸，和小影的一模一样。

录音小妹苦笑：“我哪儿有心思看小说啊？丫头，你帮我分析分析啊！我该怎么办？”

女孩笑：“该咋办咋办——等等啊，我催他更新！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她敲击键盘，鼠标一点，一个催促的贴子生成了。

小庄家。小庄疲惫地从地板上爬起来，他晃动鼠标，电脑屏幕亮了。

论坛无数留言，读者们都在表示关切和担心。小庄坐在电脑前打字：“你们不用担心了，既然我已经开始，就不会停下的。只是我的心很疼，为了我的战友，为了我的兄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是那么的骁勇善战，那么的忠诚勇敢……”

小庄的思绪，又飘回去了……

7

特种障碍场。一身泥水的菜鸟们爬出泥坑，冲向前面的低桩铁丝网。铁丝网上戳着十几个穿着迷彩服的逼真假人。

远处的地堡里，黑色贝雷帽下的特种兵画着迷彩，面无表情地在调整机枪标尺。他拉栓上膛。咔嚓，子弹是实弹。他的眼睛从准星看过去，菜鸟们还在爬着，都进入了低桩铁丝网。

高中队拿起望远镜，漫不经心地说：“射击。”

机枪手毫不犹豫扣动板机。

枪声大作。子弹打在铁丝网上空立着的十几个假人身上，里面的血浆飞溅出来。下面爬着的菜鸟们被溅得一身血。有个菜鸟受不了了，抱住脑袋缩在原地惨叫着：“我退出——”

高中队拿着望远镜：“菜鸟八十一号，淘汰。”

机枪声中，一身是血的菜鸟们陆续爬出来，钻入满是泥泞的壕沟，躲在沙袋掩体后面缩着脑袋。

枪声终于停了。菜鸟们心有余悸，不敢出头。马达若无其事地站在壕沟外面："起来起来了！列队！集合！"

菜鸟们胆战心惊地爬出来列队。小庄还在发愣，被老炮拽起来。

高中队走过来，看着他们的狼狈样子："感觉怎么样？"

菜鸟们都不说话。

"就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想成为特战队员？我告诉你们，这只是个开始！特种部队每年都有死亡指标的！不是战斗的死亡指标，而是日常训练的死亡指标！灰狼，告诉我大队牺牲情况。"

"是！我大队自组建以来，共牺牲22人。其中行动当中牺牲7人，训练当中牺牲15人！另外还有一条军犬，在搜爆行动当中牺牲。"

菜鸟们的脸色都很复杂。

高中队看着他们："现在，谁还想退出？说，不丢人！"

菜鸟们无语。

耿继辉喊："报告！"

"你想退出？"高中队有点意外。

"报告！不是，我有个问题！"

"讲。"

"刚才子弹的射击高度是多少？"

"水平高度，距离地面140公分。"

"是！谢谢首长！"

"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知道子弹这次从头顶掠过的具体高度。这样以后当有子弹掠过头顶的时候，我就有了判断值。"

高中队点头："你还算有点胆色，肯动脑筋。"他语调一变，"你们以为完了吗？特种障碍，10个来回！现在开始！灰狼，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不想他们还能这样站在我的面前，有力气问我问题！"

"是！"马达喊着口令："全体都有，10个来回！全速前进！"

菜鸟们懵懂地开始跑，脚步杂乱。

马达吼：“没吃饱饭还是怎么的？”

菜鸟们加快速度。

马达拿起高音喇叭：“跑完障碍以后到食堂集合。不是吃饭，是上课！我要考你们的化学和物理——再快点！”

他拿起一把56冲锋枪对着天空射击，哒哒哒哒……

10个来回终于完了，浑身泥泞的菜鸟又被拉到伪装网搭成的食堂里。他们累得两手都在颤抖。

马达把卷子发下来。

菜鸟们开始写。

两个特种兵拿着冲锋枪，在里面走着，不时地对天射击，以干扰队员答卷。

第二部分 第78节：子弹上膛(78)

小庄稳定自己开始答卷。冲锋枪在他的耳边炸响，弹壳落在他的身上，卷子上，手上。他拂掉弹壳，继续答卷，嘴里念叨着化学公式。

喜娃看着试卷发毛，他的卷面上一片空白。

马达过来，不忍心地问：“怎么了？”

“就会两道，其余的看不懂了。”

“这是高中化学课本上的，你应该学过。”

“我是初中毕业。”

马达叹息：“退出吧，菜鸟。”

喜娃站起身，眼泪流了下来，

小庄看他：“喜娃？”

喜娃看着小庄：“我走了……”他径直出去了，在外面发出压抑的哭声。

“喜娃！”

马达看小庄一眼：“不许说话，继续答题。”

小庄起身：“报告！”

“你？”

陈排低声喊他：“小庄！”

小庄充耳不闻：“这种考试意义何在？我们是选特种兵，又不是选高考状元！”

高中队在后面一直不吭声，这个时候说：“你放弃了吗？”

小庄咬牙，沉默。陈排在他旁边咳嗽一声：“苗连！”

小庄怒吼：“没有！”

高中队指着自己的脑子：“永远记住，特种兵最宝贵的武器是这个！这里不欢迎弱者，因为没任何一个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想看见尸体被送回来。只有强者当中的强者，才能成为中国陆军特种兵！”

“可是不是每一个队员都是爆破手啊？！”

“我只要最好的！”

小庄转过头：“你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这样从肉体到精神，不断折磨我们吗？”

高中队冷峻地说：“我的标准就是——让我的队员在未来战争或行动当中，能够活下来！如果你放弃，跟他一起出去；如果你继续，坐下答题！”

小庄盯着高中队，咬牙，坐下答题。

高中队注视着他，久久地……

国旗前，喜娃含着眼泪摘下自己的钢盔，放在队列里。他咬了咬牙，转身提着自己的81自动步枪，背着背囊，上了一辆吉普车。喜娃在车里注视着特种部队新训基地，默默擦着眼泪。

吉普车渐行渐远，慢慢消失了。

只有国旗还在飘舞。

下面壮观的钢盔队列无言地陪伴着国旗。

8

十多个菜鸟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各自摆着一块迷彩布，上面是一堆枪的零件。高中队站在桌子尽头看着他们。小庄看了一眼高中队，还带着那种深深的恨意。

高中队不为所动：“这里有五把拆装的手枪，装起来——蒙上眼。”

菜鸟蒙上各自的眼。

高中队看表：“开始！”

菜鸟开始拆装，速度都很快。

小庄摸索着枪零件拆装，五把枪很快装好了。但是却还多出来很多零件。他皱起眉头犹豫了一下，继续很快地拆装。

队员们陆续都装好了，纷纷摘下眼布。他们各自看看，有的是五把装好的枪和多出来的一堆零件，有的是装好的七把枪。

小庄面前放着七把不同型号的手枪。高中队走到他跟前：“我说的是几把手枪零件？”

“报告！五把！”

“你装了几把手枪？”

“报告！七把！”

“为什么你装了七把？”

“报告！因为有七把！”

高中队转眼看看其余的菜鸟：“只装了五把手枪的，出局——特种部队执行的任务是瞬息万变的。只知道机械执行上级的命令，没有一个灵活机动的头脑，就别去送死了。”

那几个只装了五把枪的菜鸟尴尬地起身，出去了。小庄目不斜视，注视前方。高中队注视着他：“列兵菜鸟。”

小庄起立：“到！”

“你想用眼睛杀死我吗？”

“报告！对于特战队员来说，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武器！包括我的眼睛！”

高中队冷笑一下：“回答得很好。”

小庄还是目不斜视。

“你们出去，换下一组。”

菜鸟们起身出去，另一组接着进来……

9

散打训练场的泥潭里，受训队员们混战成一片，都成了泥人。

马达和资深特战队员在岸上看着，不时拿起高音喇叭高喊：“锤他！锤他！傻站着干什么？挨锤啊？！”

第二部分 第79节：子弹上膛(79)

高中队站在高处，看着小庄。小庄嘶哑地吼叫着：“杀——”随即一个腾空边踢，老炮栽倒在泥潭里面。

小庄没有跟进攻击，反而小心地凑过去：“班长，你没事吧？”

老炮起身，有点晕：“没事没事，再来！”

“停！”高中队喊。

菜鸟们都安静下来。高中队摘下黑色贝雷帽，脱下迷彩服，露出里面的军黄色体能训练背心。他活动活动健壮的胳膊，伸手要过一套散打手套，径直走下泥潭，他走到小庄跟前：“你们都让开。”

菜鸟们让开了。小庄有点发憷。

高中队看着小庄：“我跟你打。”

菜鸟们屏住呼吸看着。老鸟们若无其事地在抽烟聊天。

小庄咽口唾沫：“高中队……”

“来吧。”高中队活动着脚腕子。

“我……”

“你先出手。”

小庄没有退路，只好咬紧牙摆出格斗姿势。高中队纹丝不动，压根没搭理他。

小庄屏住呼吸，突然出腿，起身就是一个腾空边踢。腿带着风声踢到纹丝不动的高中队头上。高中队咣当就倒下了，直接栽倒在泥潭里，一动也不动，好像失去了知觉。

菜鸟们都傻了。

老鸟们也傻了。

小庄赶紧过去扶他：“高……”

高中队突然睁开眼，一把抓住靠近的小庄就开练。小庄被打得跟沙袋一样毫无还手之力。最后一拳之后，高中队把小庄重重扔出去。

小庄鼻青脸肿，重重栽倒在泥潭中。

高中队不屑地冷笑一下："记住，冬眠的蛇咬人最狠！"他说完，丢下散打手套转身就上去了。

小庄想爬起来，却起不来。陈排等菜鸟急忙跳上去，扶起稀泥一样的小庄。

小庄肿着眼，看着高中队的背影，高中队戴上黑色贝雷帽直接就上了车，很潇洒地走了。

小庄眼前一黑，晕倒了。菜鸟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去。

10

障碍场。四面都有炸点在爆炸。老鸟们手里拿着自动步枪不时地对天射击。菜鸟们疲于奔命。小庄疲惫地跟在陈排后面。

陈排起身跳上木板墙，却撑不上去了。小庄急忙在下面扶他。

陈排的膝盖在发抖，他咬牙，一使劲翻了过去，栽在地上，他艰难地爬起来，继续前进。

小庄跟着翻过去，追上他："陈排，你没事吧？"

"没事，膝盖磕了一下！"

马达拿着高音喇叭喊："菜鸟，你行不行？不行就滚出去！"

陈排高声喊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他蹒跚着往前跑。小庄跟在后面。

马达对着小庄的耳朵："你他妈的磨蹭什么？"

小庄急忙往前跑去，不时回头看陈排。

菜鸟们气喘吁吁，都陆续到了终点，正顽强列队。小庄担心地看着陈排蹒跚地跑过来。

"要不要去医院？"马达发现了陈排的异常。

"报告！我只是膝盖磕了一下，没事！"

"硬撑着不是英雄，是傻瓜。"

"报告！我真的没事！"

小庄心急如焚，嘴唇噏动想说话。陈排用眼色制止他。小庄咽口唾沫，咬住了嘴唇。

"没事就入列，一会去我房间拿点红花油。"

“是！”陈排坚持入列。

马达看看夜光表，挥挥手：“带回吧！”

值班老鸟跑步过来，喊着口令。菜鸟们按照口令向右转。陈排又蹒跚了一下，但是顽强站直了。小庄在他侧面，心急如焚却不敢说话。

“齐步——走！”

菜鸟们齐步走。陈排努力让自己站得很直，走得很稳。小庄一直注视着陈排。陈排满是泥泞的脸上强忍着痛楚。

军靴整齐地走过泥水。走回住地，走进宿舍。

入夜，菜鸟们都已入睡，鼾声四起。

黑暗中，急促的呼吸声伴着清晰的咬牙声断断续续传来。小庄在上铺睡不着，看看大家都睡了，悄悄起身下床。

陈排在黑暗中躺着，圆睁双眼，咬紧牙关，嘴唇都咬出来血。小庄小心地看着他：“陈排！”

陈排转向他，没说话。

第二部分 第80节：子弹上膛(80)

“疼得厉害，就叫医生吧……”

陈排咬牙摇头。小庄关注地看着他：“陈排，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陈排说不出话来，他咬住嘴唇，鼻子急促呼吸着。

“陈排！你怎么了？”

陈排伸出食指放在嘴唇，示意他收声。

小庄不吭声了，靠近陈排。陈排的双手抓住左腿膝盖，牙齿喀吧喀吧响。小庄抬头。陈排一脸痛苦，汗如雨下。

“我去把史大凡叫起来！”小庄要起身，陈排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咬牙说：“你敢出声，就不是我的兄弟！”

小庄张着嘴不敢出声。

陈排长出一口气，痛苦过去了，他大口呼吸着平缓自己。

“陈排，你到底咋了？”

陈排苦笑：“我可以信任你吗？”

“我可以把命都给你！”

陈排闭上眼，再睁开：“答应我，替我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到底怎么了啊？你不能硬撑着啊！你得退出训练，去看病！”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我？”

小庄点头：“当然！”

“其实，我得了强直性脊柱炎……”

小庄眨巴眨巴眼：“什么脊柱炎？”

“没事，就是一种关节炎。”

小庄放心了。

“关节炎是侦察兵的老毛病，睡觉吧。我好了。”

“那你也得治啊？”

陈排苦笑：“我都熬到这个时候了，难道要现在退出？放心，我自己知道自己。睡吧，明天还得起来训练。”

“那你要答应我，如果……不要硬撑！”

陈排笑笑。小庄懵懂地把那当成回答。他转身走向自己的床铺。

11

噼哩啪啪的键盘敲击声停下了，小庄停止写作，眼泪默默滴落在键盘上。他点燃一根烟，让自己沉浸在烟雾中。

电脑屏幕上，读者的留言纷纷跳出来：“天那！不是吧！这么优秀的军人哥哥，怎么会？”“他的病后来好了吗？”……

小庄的手哆嗦着，在键盘上敲击：“晚了……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我只知道侦察兵的老毛病是关节炎，但是什么是脊柱炎，还是强直性的？如果当时我知道，我一定会赶紧去报告的，我一定会的！请相信我！”

他趴在键盘上，泪如雨下。

第八章

1

当所有的训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时，第二阶段的考核开始了。与第一阶段的考核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按小组逐次来进行考核。

夜。

菜鸟A队在帐篷前整齐列队。高中队冷峻地站在队列前："我没什么可多说的，今天晚上是你们第二阶段的综合演练，也是考试。"他注视着眼前的队员们："警方的一名侦察员在边境A32地区被贩毒集团绑架，你们的任务就是突击营救，再把他带回来。行动代号'热带闪电'，小队代号'闪电'。记住，被俘就没有机会继续考试。明确没有？"

"明确！"菜鸟们大声回答。

高中队看手表："行动开始，这是你们的情报和任务简报。"他把一个牛皮信封递给陈排："你们的时间很紧张，上车吧。直升机在机场等你们，在路上做行动准备吧。"

陈排接过信封，敬礼："是！闪电小队，登车！"

菜鸟们快速上车。车粗暴地向着机场驶出去了。

高中队看着卡车开走，面无表情地拿起对讲机："菜鸟出发，准备狩猎。完毕。"

"收到，完毕。"

2

丛林上空，直升机低空盘旋降落。菜鸟A队全副武装，满身满脸迷彩，手持步枪逐次跳下飞机。

直升机丢下菜鸟们就拔地而起。

陈排涂满迷彩的脸上眼睛很亮，他跪姿持枪打着手语。小庄会意，第一个跃出。其余的队员展开战术队形紧跟其后。

山谷深处。无线电天线在摇曳。

陈排戴着耳机："菜鸟A队呼叫请回答，菜鸟A队呼叫请回答。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求下一步指示。完毕。"

高中队的声音从耳麦里传出来：“菜鸟A队，这是鸟巢。你们在明天天黑以前到达B控制点，等待下一步指示。注意，这是你们这个阶段的综合考核，不合格者没有补考的机会。明确没有？完毕。”

第三部分 第81节：子弹上膛(81)

“菜鸟A队收到，没有补考机会，明确。完毕。”他摘下耳机，打开塑料地图卡片。（为了地图不会受潮，所以特种部队的地图都采用了塑料卡片，组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地图。）陈排的眼突然直了。老炮凑过来看了一眼，用手在地图上量了一下，也是倒吸冷气：“90公里？！”

陈排苦笑，抬头看看队员：“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到B控制点，直线距离是90公里。”他看看手表，”现在是11点38分，这个季节天黑一般是18点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内，到达B控制点。”

强子愣住：“直线距离90公里？！”

“我们这是山地丛林，要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冤枉路啊！”小庄也傻眼了。

邓振华不满地说：“路上还有那帮狗日的老鸟埋伏，说不好要打几仗！这他妈的根本就是完成不了的任务！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

“红军。”耿继辉淡淡地说。

大家都看他。邓振华问：“谁？”

“红军！长征时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两个昼夜行军160公里山地，中间突破敌人的阻击，十七勇士强占泸定桥。在任何军事专家眼里，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前辈做到了。”

大家都不再说话。

陈排看看大家：“轻装。”

大家开始轻装，丢弃干粮和其余的生活物资。

陈排看看小庄：“你做尖兵，机灵点，”他又看看强子：“你跟着他。这会是我们难忘的一次山地徒步旅行。出发！”

小庄提起自己的武器，起身出发了。

强子跟上，后面的菜鸟们陆续跟上。他们在黑夜的丛林，用编组纵队，快速前进。

山间公路上的检查站，特种兵们牵着狼狗在巡逻。所有来往车辆都受到严格的检查。

山上，小庄轻轻拨开灌木枝叶，露出迷彩脸上的眼。

更多的眼露出来，排成一线。他们看着下面，强子吐吐舌头："我靠！生生是天罗地网啊！"

邓振华端着狙击步枪在搜索，也在思索："这帮狗日的老鸟肯定布置了埋伏等着咱们呢。"

史大凡嘿嘿笑："等着吃鸵鸟。"

陈排思考着："我们不可能绕过这个检查站，只有一条路。只能冲过去了……"

老炮看他："怎么冲？下面起码有一个排，还不知道附近藏着多少老鸟。我们就一个A队，就这么冲还不给包圆了？"

耿继辉说："他们想不到我们会直接冲关的，出其不意，险中求胜！"

小庄想了想，说："我们需要高速的交通工具，靠走路是摆脱不了他们的追击的。"

陈排拿出塑料地图卡片，他戴着战术手套的食指在卡片上搜索着，点了点一个位置，那是边防武警中队。陈排笑着："距离这里3公里，是边防武警的一个中队，他们在山地使用军马巡逻。在山里，这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邓振华小声地惊呼："我们骑马闯过去？他们都是机动车辆，追上我们是分分钟！"

陈排说："汽车和摩托车不能进入的地方，马可以进入！我们过了哨卡就直接进山！"

强子犹豫着："武警可都是实弹，咱们去他们的营房偷马……"

耿继辉说："军马是他们无言的战友。只要我们上马，他们不敢向我们开枪。"

陈排面对大家："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同意。陈排点点头：“好！现在明确一下，我们要潜入边防武警中队盗取军马。任何情况下不要开枪。如果招来边防武警部队的实弹还击，那问题就复杂化了。一旦得手，立即把所有马匹驱散，我们纵马进山撤离！明确没有！”

大家低声道：“明确！”

陈排挥挥手。大家无声滑下山坡，潜身进山。

三公里山路于菜鸟A队来说不在话下。一路奔袭，武警驻地很快就出现在他们视野里。

陈排拿起望远镜，驻地门口，哨兵持枪肃立。他们身后是高墙电网。探照灯不时地扫来扫去。营房里黑着灯，武警们还在睡觉。他放下望远镜，用手语下着命令。小庄、强子、老炮会意，闪身下去。邓振华拿着狙击步枪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耿继辉拿出射绳枪，瞄准下面。

第三部分 第82节：子弹上膛(82)

陈排拿出滑降环，套在自己手上，然后拿起望远镜继续观察。

武警驻地的大墙下，三个黑影贴着墙跟慢慢移动。小庄抬头，电网上有电火花偶尔闪动。“通了电的。”他回头低声说：“得先把电卡了。”

强子看了看说：“他们肯定是自己的发电机，外面没电线。”

小庄看着大门口警惕的哨兵，在想着什么。老炮看看他：“你打算列队过去，打招呼啊？”

小庄笑了：“有何不可？”

强子也笑了：“好主意！”

三人当下里闪身走出黑暗，大摇大摆地向着大门走去。

哨兵看着三个走来的陆军士兵突然睁大了眼，他伸手制止他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小庄说：“报告！陆军特种部队集训队的受训队员。”

“你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迷路了，也没给养了。看见这里有部队，就过来想吃口热饭。”

哨兵笑："想加入特种部队，还会迷路？等着，我打电话去。"

小庄他们已经走近，站在岗亭外面等着。

不一会，哨兵跑步过来："你们进去吧——小高，带他们去食堂。别叫炊事班了，给他们找几个馒头热一热。"

另外一个哨兵答应一声，跑步过来："跟我来吧。"

三个菜鸟大摇大摆地跟着小高进去了。小高走在前面，三个菜鸟跟在后面。小庄观察着四周。院子黑着灯，只有路灯孤独亮着。他头也不回，左手却在后面打手语。

两人会意。

三人走到黑暗拐脚，小庄突然出手，一个箭步把乙醚毛巾捂到小高嘴上。小高登时晕倒在小庄怀里。

三人把他拖进花坛，然后贴着墙跟走向马圈。

马圈边，一个武警正在喂马。一只手突然拿着乙醚毛巾捂住了他的嘴，直接将他拖倒。三人从黑暗中闪现出来。他们的迷彩脸在夜光下显得很怪异。马儿们惊了一下，后退着，打着响鼻，蹄声凌乱。

山坡上，陈排从望远镜里观察着："他们得手了！射！"

耿继辉举起射绳枪，瞄准扣动扳机，嗖！飞虎爪带着细细的钢索脱膛而出，攀住了马圈屋檐。

一条黑色的钢索拉直了。

陈排把滑降扣套在钢索上。史大凡嘿嘿笑着也把滑降扣套在钢索上。陈排转头："你们去门口接应。"

耿继辉点头，带着队伍转身下去。

陈排凌空而下。史大凡随即跟上，两人从钢索凌空滑下，如同两只黑鹰。

小庄三人打开马圈，正各自拿着马鞍等等弄马。陈排和史大凡凌空滑来，两双军靴前后轻轻落地。两人丢开滑降环，进入马圈。

五个人匆匆把十二副马鞍安在马背上，然后上马，拉着十二匹马的缰绳冲出去，陈排拿出催泪弹，回手直接就抛在马圈里面。催泪弹喷出白雾，马儿们受惊了，夺门而出。

营区里突然群马奔腾。五名菜鸟紧紧贴在马背上，混在马群当中，纵马冲出大门。

武警们被吵醒了，一片喧闹开灯出门。

大门外，耿继辉带着队员们从暗处一跃而出，上了那些戴好马鞍的马。

武警们从后追出来。一名武警举起步枪，军官一把推开他的胳膊，子弹打到空中。

军官怒吼：“不许开枪！绝对不能误伤马！赶紧报警，把马追回来！”

武警惊讶着：“谁会偷咱的马啊？胆子肥了？”

军官咬牙：“妈的！咱们中计了，原来那三个陆军的小子不是来蹭饭吃的，是他妈的来偷马的！胆大包天啊？追！”

机动车辆嘟嘟地开出来，武警们有的上车，有的抓住剩下的马，翻身上去，持枪追赶。

军官在车上对着电台吼：“给我接陆军特种部队！”

3

公路检查站，特种兵们散立在周围。十二匹战马发疯一样奔驰而来。特种兵们措手不及，转身散开鱼跃卧倒。

陈排带着菜鸟们直接冲关。骏马一匹一匹跃过路障，冲过哨卡，在黑夜中疾驰而过。

特种兵们起身：“是菜鸟A队！快快快！”

他们急忙驱车追赶。

陈排一边策马一边怒吼：“下路，进山！”

第三部分 第83节：子弹上膛(83)

马队调转马头，下路进了树林。

特种兵们的车被树林拦住，他们下车跑到树林里，无数手电照射进去，马队已失去了踪影。

山路上，高中队的车急驰而到，特种兵们围过来：“他们骑马进山了！”

高中队有点惊讶：“从哪儿偷的马？老百姓家里？”

特种兵班长苦笑："是军马……我估计是……"

话没说完，一列车队开来，都闪着警灯，武警们戴着钢盔虎视眈眈。

高中队苦笑："我知道了，是他们的。"

武警军官下车，指着高中队的鼻子一路骂过来："我要去告你们！你们这是什么狗屁训练？搞得我们都鸡飞狗跳的？就在你们基地旁边，一天安生日子都过不了啊？"

高中队赔着笑："对不起，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武警军官恶狠狠地盯着他："得了吧！你心里那点猫腻我还不知道？你还舍得严肃处理？你身后站着的这个，是不是去年偷我们车的那个？他妈的我刚安了电网都没挡住你们！更厉害了，不偷车改偷马了！"

高中队一下子乐了："老王，别气了！咱俩喝酒去，让他们去追！"

"喝他妈的什么喝啊？我专门下令晚上归队的车油箱必须是空的，结果他妈的盯着我们的军马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得赔偿我们损失！"

高中队乐不可吱："没事，按照老规矩，从他们的工资里面扣出来就是了。"

"你知道那马多少钱一匹吗？"

"不够就扣我的工资，连他们的！行了行了，老王别装了——走走走，咱俩喝酒去！这是我工资出的，够意思吧？"

武警军官崩着脸："这还差不多——你们继续追啊！注意，不要开枪，保险都关上！抓住那帮菜鸟往死里打，打不死就行！他妈的！我这跟陆特的干部去找他们领导。"

高中队带着武警军官笑着上车，开车离开。

马达笑笑："走吧，我们去追吧！"

4

山地河边，马队慢速出现在河边的树林里。

陈排看着湍急的河流，勒住马："吁——下马，我们研究一下行进路线。"他下马的时候膝盖疼了一下，他忍住了，但有点一瘸一拐。

小庄担心地问：“陈排，你怎么了？”

陈排笑：“没事，骑马时间长了，腿麻了。”

队员们翻身下马，在树林中拴住马围过去。

几个队员展开警戒线。陈排拿出地图卡片拼装起来，在地上摆出完整的地图。

小庄看着地图说：“走水路可以近三十多公里。”

邓振华揉着屁股：“咱们还是走水路吧！”

史大凡嘿嘿笑：“屁股疼啊？没事，多骑骑就不疼了。”

陈排想着：“咱们现在两条路：—是骑马继续前进，但是要多走三十公里的无人山地；二是把马丢掉，做木筏下水，漂流到这上岸，可以节省三十公里。”

耿继辉说：“这是他们可以想到的路。他们一定有埋伏，说不准路上还埋了水雷。”

强子怀疑地说：“够呛吧？这一带有山民，还有打渔的，他们不敢布水雷。”

老炮说：“别小看他们这帮孙子了，就算没有水雷——安俩机枪手，咱们就得报销在河里。”

“我们不能下水。”陈排说，“不光是埋伏，水文资料不明，我们飘下去太危险了。”

邓振华苦着脸：“又得骑马？我宁愿走路也不想骑马。”

史大凡嘿嘿笑：“没事，我们骑马，你走路。”

耿继辉点头：“我同意队长的看法。”

“做木筏！”陈排下了决定。

邓振华惊喜地问：“走水路？”

陈排摇头：“他们既然等着咱们，那就给他们一条木筏！”

耿继辉会意：“收到，明修栈道！我们做木筏！”

队员们起身拔下身上的开山刀，走入树林寻找合适的木头。陈排忍着疼在走，小庄关切地看着。邓振华碰碰他：“你想啥呢？想对象呢！”

小庄推他一把：“你才想对象呢！”他说完就进了树林。

邓振华摇头：“完了完了，老子没法混了！一个列兵，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想当年老子可是训练场的八大金刚……”

第三部分 第84节：子弹上膛(84)

史大凡嘿嘿笑着找木头：“哎呀，谁去看看咱们的马啊？我看连马都快吹死了……”

兵们一阵哄笑。

山路上。马达看着地图，周围围着特种兵。

“他们有两条路。第一选择就是水路，这是每年菜鸟都会选的；第二选择是通过无人山地，如果没有马，他们肯定不会走，现在有马了不好说。土狼，你怎么看？”

土家族尖兵“土狼”冉锋上士舔舔嘴唇，他的汉语不是很流利但是能清晰听懂：“如果他们步行进山，我抓住他们没问题。这帮菜鸟一定会留下痕迹的，再怎么掩饰都瞒不过我的眼睛。但是双方都骑马，我们追不上，只能在路上等着他们，不然毛都抓不住。”

马达想了想：“我们现在兵力不够，分散埋伏就不能全歼他们。”

土狼说：“只能兵分两路了。如果有一方交火，我们就向对方靠拢。不过时间不好说，毕竟这里是山地丛林，看山跑死马。”

“只能这样了，全歼不了，打散了也行！”马达起身，“现在A组跟土狼进山堵截，B组跟我到小清河N71地域设置埋伏。无论如何，要抓住几个菜鸟！不然咱们的脸都丢光了！出发！”

特种兵们纷纷上马。

冉锋和马达分别带着一组特种兵纵马而去。

5

湍急的河流中，一支木筏顺流而下。木筏上是披着迷彩雨衣的“菜鸟”们。

河边丛林里，马达拿着望远镜在观察：“注意，土狼。我发现了菜鸟A队。完毕。”

土狼带着A组正骑马穿越密林。他对着耳麦回话：“你确定？完毕。”

“确定，他们做了木筏。一点新意都没有，跟前年那批笨蛋一样。完毕。”

土狼看着密林，思索着。特种兵甲看他：“土狼？还等什么？我们回去一起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土狼仍在思索。

“灰狼不是都确定了吗？”

土狼摇头：“他们能想到偷马，就不会那么笨。”

“可是灰狼一个小组不能全歼他们！”

土狼下定决心：“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如果他们不在竹筏上面，我们就一个也抓不住！”

特种兵甲一愣：“你是说他们做了假目标？”

“我不敢确定，但是我相信他们很狡猾！我是组长，现在我下令——继续前进！”

他策马进山，后面的特种兵们跟上了。土狼对着耳麦：“灰狼，土狼呼叫。A组继续前进，去U20地区拦截菜鸟。完毕。”

马达苦笑：“收到，保持联系。完毕。”他放下望远镜：“这个土狼！没办法，脑子一根筋！——我们到下游去，拦截他们！准备武器，我们有一场敌众我寡的恶战！”

他带着身边的特种兵们转身飞身上马，向下游奔去。

山林里，小庄打马上坡，马累得上不去了，小庄再三努力，马还是上不去：“不行了，马跑不动了。”

老炮苦笑：“马废了。”

耿继辉在后面压阵，他纵马过来：“看来我们继续跑路了。”

陈排手一挥：“下马！”

队员们翻身下马。

强子问：“马怎么办？”

陈排看看马：“放了它们。”

邓振华急了：“深山老林放了它们？”

耿继辉拍拍邓振华：“别着急，这些是军马，受过训练的。老马识途，这句话你不知道吗？”

“可是这山里到处都是野兽啊？放了马，它们回得去吗？”

陈排说：“这点你不用担心了，军马不是一般的马。把马都放了！”

队员们放马。

一行人看着马走远，陈排说：“走吧，我们要赶路！按照纵队前进，尖兵到位！突击组跟进，出发！”

小庄再次走到前面，强子跟进。队员们在黄昏的山林中开始快速前进。

河边。一道拦截网已经拦河拉好。马达带着特种兵们隐身在两岸的草丛中。他拿着望远镜看着，木筏远远漂来，上面趴着那些穿着军用迷彩雨衣的菜鸟们，菜鸟们的四周，用灌木树枝做了遮挡。

马达放下望远镜，露出微笑：“注意，菜鸟到了！”

特种兵们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三部分 第85节：子弹上膛(85)

马达拿起自己的步枪上膛：“兔崽子们！笨得要死了！”

木筏漂流而来，越来越近。马达的眼却越睁越大。

木筏上的雨衣下面，看不见菜鸟们的脸，都是杂草树枝。

咣当！木筏撞击在拦截网上。特种兵们对着木筏一阵扫射：哒哒哒哒……

马达站起来：“停火！停火！”

枪声停息了。马达指着木筏：“下去看看！”

两个特种兵跳下水，沿着拦截网游到木筏上。他们掀开迷彩雨衣，只看见灌木和杂草。

马达咬牙：“这帮兔崽子！真他妈的狡猾！”他对着耳麦：“土狼，我失手了！是假目标！重复一遍，木筏上是假人！他们在山里！完毕。”

山林里，土狼披着单兵伪装网，带着队伍在前进。他们也丢了马，改为步行。他停下回答：“土狼收到，我还在往U20方向前进。完毕。”

“无论如何要抓住他们，否则我们就没脸见人了！完毕。”

“收到，交给我了。完毕。”

特种兵甲跟上来：“灰狼失手了？”

土狼点点头：“我们到U20地区堵截他们，轻装前进！”

特种兵们纷纷打开背囊丢掉多余物资。特种兵甲问：“土狼，你怎么知道他们还没到U20？如果他们已经过去了呢？”

土狼盯着他的眼：“在林子里面，没有人会比我更快！”

特种兵甲不吭声了，低头轻装。

土狼拿起望远镜，观察着前面的密林。他放下望远镜，挥挥手示意大家跟进。

队伍跟着土狼，小心翼翼但是却快速推进。

山林的另一处，小庄在前面疲惫地拿着开山刀开路，强子跟上来：“我来吧。”

小庄把刀递给他。强子接过来，往前开路。小庄看看自己的双手，都是血肉模糊了。他忍疼拿起武器，跟着强子走。

陈排在后面，停了一下。小庄回头：“怎么了？”

陈排脸上些许痛苦，他淡淡一笑：“没事，继续前进。”

小庄关切的看着他：“关节炎又犯了？”

陈排拍拍他的肩膀：“走吧，现在顾不上那么多。”

小庄伸手去摘陈排的背囊：“我替你背着。”

陈排推开他，笑：“我还没那么脆弱！走吧，我是队长！这样不合适！”

小庄看看他，跟在他后面。

邓振华抱着狙击步枪，用刺刀挑开枝蔓：“也不知道我的马归队没有？天黑了，狼该出没了。”

史大凡嘿嘿笑着跟在他后面：“马比你聪明。”

“那你呢？”

史大凡嘿嘿笑：“我比马聪明。”

耿继辉走在最后一个：“继续前进，保持警惕！当心他们埋伏！”

邓振华看看四周：“这鬼地方，他们能埋伏？难道他们比马还聪明？”

史大凡嘿嘿笑：“他们比我聪明。”

耿继辉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的尖兵是土家族战士。”

“土家族？”邓振华纳闷了。

“对，代号土狼，是大山里面的猎户后代。狼牙特种大队从山里特招入伍的，土家族猎人是天生的山地战士，跟廓尔咯山地兵有一拼。几年前招了一批土家族的战士，留下的只有他。他最聪明，也最刻苦，掌握了高科技装备和特种部队战术，已经从猎人变成真正的特种兵战士了。我们在山里跑得再远，也很难说他不会找到我们，他是一匹真正的狼。”

邓振华不相信地说：“我们都走了80多公里了，难道他还能跟上咱们？”

耿继辉叹息一声：“看来你平时不看解放军报。”

“跟报纸有什么关系？”

史大凡的笑容消失了：“我知道了——外号‘跑不死’的特种兵！”

邓振华干笑了一下：“别逗了，还有人比我更能跑？我武装越野五公里15分轻松拿下！”

耿继辉看看他：“你能跑死野兔子吗？”

邓振华愣住了：“你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冉锋，他的代号‘土狼’——在野外训练场，他看见一只野兔子，就追上去了。野兔子拼命逃，他就在后面追。一直到野兔子活活跑死了，也没甩掉他。”

第三部分 第86节：子弹上膛(86)

邓振华瞠目结舌：“造谣社新闻吧？还有这种人？”

耿继辉拍拍他的肩膀：“伞兵——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是真的！”

史大凡的笑容真的消失了：“报纸上没说他是土家族的兵。”

“为了保密，特战队员的真实身份都是保密的。”

邓振华一脸严肃地说：“赶紧走赶紧走，我可不想当野兔子！”

耿继辉在最后走着，他回头看看山林，转身走了。

此时，土狼带着部下正快速穿越另一处山林，他举起拳头，部下散开持枪警戒。土狼蹲下，用戴着战术手套的手抚摸地面的痕迹。

“是脚印！”特种兵甲说。

土狼抬起头：“他们过去半个小时了。”

“你怎么知道？”

“直觉——我们不能这样追了，要抄近路！丢掉背囊，我们全速前进！“十五分钟内，我们必须堵截住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经过U20的山口！快快快，准备战斗！”土狼带着特种兵们快速往狭隘的山林当中直扑进去。

6

月亮升起来了。菜鸟A队排列成松散的战斗队形，在齐腰深的野草中穿行。

小庄还是尖兵，他双手已经打了绷带，步枪斜挎在胸口，嘴里叼着一根野草。

强子排在第二个，后面是老炮和两个队员，其余的菜鸟松散跟在后面，手持武器环顾四周。

小庄举目望去，都是夜色弥漫：“他们是不是想不到我们走这条路？”

强子说：“够呛……历年来的受训队员能想的招都用过了，难说他们在哪儿等咱们。”

邓振华笑：“别逗了，他们又不是神仙，这方圆几百公里的荒山，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走哪里？”

老炮看看四周：“安静得不正常啊？从昨天到现在，一次遭遇战都没打响，一个埋伏也没遇到。”

陈排很冷静：“保持速度前进，提高警惕。越安静的地方，越蕴藏杀机。”

邓振华笑：“什么杀机？我觉得他们压根就没在路上等着我们，这穷山恶水的，就是想在这里埋伏也得跋山涉水，他们傻啊？”

史大凡嘿嘿一笑："别忘了，他们比我聪明，也就是说比你和马聪明。他们可是特种兵！"

"特种兵就是三头六臂？就是天兵天将？我就不信……"

小庄突然举起右拳。大家立即蹲下举起步枪，警戒四面八方。

陈排猫腰跑过来："怎么了？"

"我觉得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好像有呼吸的声音。"

陈排四处望望，都是野草和灌木："是我们的呼吸吗？"

"不是我们的……但是距离我们很近。"

陈排四周看看，他举起步枪挑开脚下的一团杂草，土狼的脸露出来，他怒吼："动手！"

四周突然跃起七八个抖掉杂草的特种兵，怒吼着冲过来。菜鸟们措手不及，已经有两个被按倒了。

邓振华被一个特种兵从背后抱住，他挣扎着，史大凡一个擒拿手就把特种兵的下巴给拆了。邓振华趁机挣脱开他，回身就是一脚："奶奶的，敢抓老子！"

陈排踢倒一个冲来的特种兵，他高喊："跑——分散突围——"

菜鸟们急忙分散突围，他们两人一个小组散开，这是事先规定的逃跑方案。特种兵们在身后追着。枪声四起，一片混乱。

土狼高喊："留下一个看俘虏，其余的去抓人！豺狼、海狼跟我走，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个干部！"

特种兵们怒吼着向菜鸟们冲去。土狼带着两个特种兵如狼似虎，豹子一样敏捷地追着小庄和陈排。

邓振华、观察手跟史大凡拼命奔跑，跃下山颠，顺着山坡滚落。观察手刚刚起身，一迈步就掉入陷阱："啊——"

邓振华和史大凡回身想救，灌木丛里闪出一个特种兵来，他举起防暴射绳枪，邓振华吃过亏，他脸色大惊："快跑——"

两人刚刚闪开，一个特种兵从斜刺里冲出来扑倒史大凡，史大凡措手不及被撞倒在地上。邓振华起身飞腿解开史大凡的围："该死的卫

生员，你欠我一次——啊——”

第三部分 第87节：子弹上膛(87)

最后这声怪叫是倒下的特种兵抱住了邓振华的腿把他绊倒。史大凡二话没说伸手用擒拿招数拆了他的胳膊，特种兵惨叫着。

史大凡嘿嘿笑着拉起邓振华：“现在咱俩两清了。”

两人继续飞奔。

耿继辉纵身跳过小溪。老炮跟着跳。小溪里突然站起来一个湿淋淋的“水鬼”。老炮撞在他的身上，两人滚在小溪里面。

两个特种兵涌上来，几人撕打在一起。

耿继辉转身要冲过来，一个特种兵指着耿继辉：“全力抓住他——他是副队长！”

老炮嘶哑着喉咙喊：“跑——快跑——别都被抓住——”

耿继辉一咬牙，转身跑了。

挣扎着的老炮被按在水里，上了反绑。

山里。小庄在前，陈排在后，两人狂奔。土狼带人在后面几十米外追赶着。

前面是个小悬崖。

小庄纵身跃上。

陈排也想纵身一跃，却哎呀一声仰面栽倒。

小庄回头，陈排捂着自己的膝盖，一脸痛苦。他返回来：“陈排，你怎么了？”

“跑！别管我！”

小庄一把拉起他：“我背你走！”

后面的声音在接近，土狼和两个特种兵的身影已闪现在丛林里。陈排从小庄背上挣脱：“别管我！我掩护你！快走！”

小庄紧紧抓着陈排不放。陈排掰开小庄的手：“你听我说小庄！你不能被淘汰！你是苗连的希望！你要完成他的心愿！”

“我管球什么淘汰不淘汰的？”

陈排推开小庄，摘下步枪上膛：“这要是在战场上，我他妈的毙了你！”

“陈排！”小庄急了。

土狼高喊：“他们跑不动了！快！”

两特种兵跟着都往这里来了。

陈排挥舞步枪驱赶小庄：“走！赶紧走！”

小庄咬牙，转身上了悬崖跑了。

后面追兵越来越近。陈排靠在树上，望着特种兵们来的方向，满迷彩油的脸抽搐着，眼泪流下来。

特种兵如狼似虎地冲过来。陈排嘶哑着喉咙发出绝望的吼声：“啊——”他举起冲锋枪对天射击。枪口喷出烈焰。陈排的脸在烈焰的衬托下显得异常绝望。

山颠处，小庄突然回头，陈排绝望的吼声在山谷里回荡。他突然咬了咬牙，掉头就往回跑。

山谷里，土狼带着两个特种兵持枪围着陈排慢慢过来，陈排的表情很痛苦，却仍在坚持。

土狼脸色一变，甩开步枪，蹲下撕开陈排腿上的迷彩裤。他大惊失色地拿起对讲机：“土狼呼叫野狼，土狼呼叫野狼。这里有重伤员，立即调派直升机前来支援……”

山颠上。小庄滑下山坡，还在拼命地往回跑。

山林里。土狼带着两个特种兵抬着陈排。土狼小心地护着他：“你别动，别动。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土狼呼叫天狼1号，你们在哪？完毕。”

“我是天狼1号，我们已经起飞，在路上。完毕。”

“最快速度赶到U20，我们这里有重伤员！完毕。”

“天狼1号收到，医疗队在直升机上。完毕。”

小庄拨开树枝——陈排躺在担架上，被两个特种兵抬着走往开阔地。土狼高喊：“走走走，带他到开阔地上等直升机！他是重伤，需要马上治疗！”

土狼的话打消了小庄不顾一切去营救陈排的念头。他知道，陈排的腿肯定很痛，他确实需要及时的治疗。他也知道，陈排今年是注定

实现不了特种部队的梦想了。可年经的他不知道，陈排以后永远也当不了特种兵了；他更不知道，陈排的军旅生涯，彻底结束了……

小庄看着远去的陈排，呼吸急促，泪流满面。

7

这是一间幽静宽敞房间，拉着厚厚的窗帘，里面只有台灯和电脑屏幕的光线。周围十多个监视器屏幕，显示着不同的场景。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戴着耳麦，在看着面前的电脑屏幕。屏幕上是小庄的小说。

男人的下巴胡子拉喳，带着一种特殊的苍凉。男人的眼，隐隐有泪光闪动。

男人点燃一根烟。烟头一明一灭。

那张脸，是大胡子的陈排。

第三部分 第88节：子弹上膛(88)

他在小说后跟帖："有些事情，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而为了梦想去努力，虽然没有达到却无怨无悔。虽然他没有达到，却会永远无怨无悔。"

他敲击回车。名字是"永远的侦察兵"。

小庄家。小庄默默注视着电脑，他叼着一根烟。烟头也是一明一灭。

小庄匆匆回复："侦察兵读者，你知道陈排现在的消息吗？"

陈排的回贴很快出现："他不过是沧海一粟。在人民解放军的数百万官兵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尉排长。你还记得他，我相信这已经是他最大的安慰了。继续写下去吧，我们都在期待着。侦察连——杀！"

小庄看着屏幕，眼里含着泪，他写下几个字："侦察连——杀！"

8

山地。拂晓。林间小溪潺潺流过。

小庄踩在水中间，顺着小溪，手持步枪警惕潜行。

静谧的山林，突然响起两声青蛙叫。

小庄靠在岩石旁，回了两声青蛙叫。

邓振华在树上露出脸，招手。

小庄快步上岸，跑过去钻进灌木丛。

灌木丛里，史大凡、耿继辉等四名队员在里面。史大凡嘿嘿笑："你也来了啊？"

"就你们几个了？"小庄问。

耿继辉避而不答："陈排呢？"

小庄默然半晌，道："折了……"

"陈排怎么会折了呢？"

小庄内疚地低下头："他有什么强生性脊柱炎，我没报告。我们逃跑的时候，他的病犯了……"

史大凡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强生性脊柱炎？是强直性脊柱炎吧？"

小庄看他："对对对，你怎么知道？严重吗？"

史大凡呆在那里："啊，啊……我是医生……"

小庄抓住他："告诉我，严重吗？"

史大凡看看他，想想："不严重，不严重……你怎么不早报告？"

"陈排不让我说的。他说特种兵是他的梦想。"

史大凡看着小庄，不知道说什么好，脸上没了往日的笑容。

耿继辉没想更多，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只有六个人了，折了一半兵力。突击营救任务，只有我们六个人，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

小庄气恼地说："看来他们是铁定要淘汰我们了！那我们就跟他们拼了！"

耿继辉摇摇头："拼不是办法，都被淘汰了就随了他们的愿了！"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六个人去救人，一样是被淘汰！"

邓振华滑下来，把狙击步枪递给一个队员："你上去替我。"那个队员起身上去了。他走过来，"真热闹！讨论什么呢？"

史大凡这次没跟他贫，还在想什么。邓振华有点不习惯，看史大凡："嗯？你个死卫生员，这次哑巴了？"

史大凡叹息一声，回过神来："我们在商量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既然我们救不出来那个倒霉蛋了，就冲过去给他一个痛快的！然后一起死战到底，GAMEOVER！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打道回府，明年再来！”

耿继辉笑笑：“那是蠢主意！我们好不容易熬到现在了，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邓振华睁大了眼睛：“可是咱们六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够去救人啊？杀了他还差不多！”

小庄想想，说：“除了陈排，咱们还剩下十一个人呢！”

耿继辉眼睛一亮，看小庄。小庄继续说：“剩下五个人，都没受伤。我看着他们被押走的，咱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救出来？”

邓振华哈哈一笑：“他们正在到处找咱们呢，咱们去自投罗网？”

耿继辉在思考。史大凡抬眼看小庄，又看看耿继辉：“这样做算犯规吗？”

邓振华说：“当然算了！换了你是老鸟，你能受得了吗？”

小庄说：“我们都背过集训队规定，里面没有说训练时不许主动攻击他们！”

“规矩还不是他们给订的？他们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邓振华还在狡辩。

耿继辉说话了：“我们也能解释规矩！”他拍拍小庄的肩膀：“好主意！我们动手，突击营救！”

第三部分 第89节：子弹上膛(89)

邓振华看他俩：“突击营救还是突击送死？我们六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救出那些倒霉的侦察员的！”

耿继辉看看他：“我们是救不出来那些侦察员，但是我们能救出来我们的弟兄！”

邓振华摸摸耿继辉的额头：“卫生员，给他拿退烧药来！”

史大凡在思索什么。邓振华又喊：“还等什么啊？我们的副队长发烧了！”

史大凡抬头：“他说的对——我们能救出来自己的兄弟！”

邓振华瞪大了睛：“然后我们都被那帮该死的老鸟给开除！”

小庄摇摇头：“他们不会开除我们的。”

“为什么？”邓振华看着他。

“因为这是他们教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拿来还击他们罢了！”

耿继辉点头：“是的，他们不会开除我们的，只要我们能成功。这会是一次漂亮的兵不厌诈，出其不意！我敢说自从建队以来，就没有菜鸟主动攻击过他们！这是第一次，我们肯定能成功！”

邓振华呆了：“你疯了吗？他们人多势众，会吃了我们的！”

“他们的主要精力在围剿我们，防御B点！押送俘虏的兵力肯定是最少限度的，而且他们的心思也用在防范俘虏逃跑上！他们想不到我们会突击营救，我们只要埋伏好了，就一定成功！十一个队员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完成营救侦察员的任务！”

史大凡举手：“我同意！”

小庄也举手：“我也同意……陈排走了，我就剩下一个班长了，还有强子，我不想他被淘汰。”

“菜鸟的胜利大逃亡？”邓振华睁大眼看着耿继辉，耿继辉反看他：“现在多数同意了，伞兵？”

邓振华指指自己的鼻子：“我？我能有什么意见，你们这帮笨蛋都要去送死，我肯定不能看着你们送死！不然留下我太孤单了，要干就干，奶奶的！天天受虐，我快憋坏了！”

耿继辉伸手：“拿地图来。”

史大凡拿出地图，大家拼接起来。

耿继辉的手指在地图上划拉着：“这是B点，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是3号山路，他们要被运回去的必经之路。两地之间直线距离10公里，我们正好在中间。我们埋伏设在这。走直线，能抢在他们前面！”

邓振华问：“可是我们动手以后呢？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我们怎么能在中午12点赶到B点？还是一样要被淘汰啊？”

小庄提醒说：“他们有车！”

邓振华笑：“抢他们的车？更热闹了！本来是袭击特种兵，现在又加上个抢劫军车？我们够当场击毙的罪了。”

耿继辉也笑：“他们是贩毒武装，伞兵！我们才是特种兵！”

史大凡嘿嘿笑：“所以说你的智商在我和马之下嘛！”

小庄说：“我们开车不走山路，他们的越野车可以从地图上的这里直插B点。当然车就废了，不过我想中国陆军出得起这笔经费。”

耿继辉颔首：“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干！让他们这帮老鸟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菜鸟也疯狂！”

小庄伸出拳头：“锤他狗日的老鸟！”

几个人的拳头也碰撞上来，齐声吼：“锤他狗日的老鸟！”

9

泥土路上。两个穿着贩毒武装虎斑迷彩服的特种兵在抽烟、聊天。六个菜鸟突然从草丛中一跃而出，麻利地将他们按倒在地上。

小庄带鞘的匕首从老鸟脖子上滑过：“班长，你挂了。”

老鸟目瞪口呆：“你们敢来这里？”

小庄的迷彩脸笑笑：“规则是你们订的，所以也希望你们遵守演练规则。”

两个老鸟被邓振华举着狙击步枪耀武扬威地押到树林里：“快快！不会做俘虏吗？给我们做个示范！”

一边的菜鸟们拿出工兵锹开始在地面挖坑，速度飞快。

另外一处山路，一辆吉普车在歪歪扭扭地开着。五个菜鸟被反铐着坐在车厢里。

两个老鸟在开车，还有一个老鸟坐在后厢，他在看一本《中国国家地理》，很认真，步枪横在腿上。

菜鸟们不时地交流着眼色。

后面的老鸟也不放下杂志：“别动心眼啊，我告诉你们。这招我见的多了，不信你们就试试。”

第三部分 第90节：子弹上膛(90)

菜鸟们互相看看，都不吭声。

老鸟还在看杂志，但是右手的食指一直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击发。

老炮嘴唇翕动（唇语）：“再等等。”

强子点点头。

山路。六个菜鸟迅速在地面挖了一道能容纳一个轮胎宽度的地沟。

耿继辉挥挥手：“快快！最快速度伪装好！”

小庄从背囊里拿出一块塑料布，六个人小心地把塑料布按照地沟形状用泥巴压好。然后小心翼翼地在塑料布上盖了一层薄薄的泥巴，一切都看不出来了。

耿继辉看看手表：“我和小庄留下，你们到林子里去！两人一组，动作要迅猛！”

队员们迅速撤离。小庄和耿继辉拿着缴获老鸟的56冲锋枪，戴上了老鸟的墨镜。

山路上，吉普车出现了。司机远远便看见那两个警戒哨兵，他按响喇叭致意。对方端着56冲锋枪挥挥左手，表示致意。

司机开车，这是一个下坡，所以速度加快。

咣当！

车轮一下子陷入横断山路的地沟，停住了。

车内天翻地覆。

小庄和耿继辉端着56冲锋枪冲过去，在侧后方对着前排一阵扫射。

两个老鸟目瞪口呆，本来已经晕了，这下更晕了。

小庄怒吼：“你们挂了！”

四个潜伏的菜鸟一跃而起，包围了吉普车。邓振华一把打开后车门，史大凡端起冲锋枪，却嘿嘿笑：“真惨！”

车内的老鸟被颠到了菜鸟群里，被五个菜鸟上下叠罗汉似的用身体死死压住，气都喘不过来。

邓振华看得目瞪口呆：“这是我见过最惨的老鸟死法——被菜鸟压死！”

老炮瞪眼：“看着干什么？来帮忙啊！”

史大凡和邓振华等队员反应过来，急忙把他们拉出来。

下面的老鸟确实被压得够呛，被邓振华拉出来的的时候，他抓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弦就丢在人群中。

手榴弹嗤嗤冒烟，史大凡眼疾手快，一把抓过手榴弹掉头就跑。

邓振华愣了：“我操——你疯了？”

史大凡抓着手榴弹跑了几步甩手就丢出去，他投弹水平很高，手榴弹飞得很远。

噗！远处冒出一团白烟。

邓振华目瞪口呆：“你个卫生员反应还很敏捷啊？”

史大凡回头嘿嘿笑：“也就比马和你敏捷一点！”

那个老鸟拔出第二颗手榴弹。邓振华转手一枪托砸在他的下巴上，老鸟飞出去晕倒了，手榴弹也脱手了，弦都来不及拉。

小庄打开老炮的手铐：“班长，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真他妈的漂亮，你们干得真他妈的漂亮！”

强子抓住小庄：“好样的！可他妈的出了口恶气了！”

耿继辉挥挥手：“快！拿上他们的武器，我们要赶时间了！”

菜鸟们纷纷上车。

邓振华一看，人满了。大屁股吉普车只能上六个人，剩下六个就只能在外面了。

耿继辉果断地说：“一半上车，一半跑路！老炮你带A组坐车，我带B组跑步！我们必须尽快赶到！”

老炮点头：“明白了！”

小庄开车走了。

史大凡嘿嘿笑：“鸵鸟，走吧！我们要跑步了！”

邓振华可怜巴巴的看着开远了，突然举起狙击步枪仰天长叹：“天那——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

史大凡嘿嘿笑着拖了他一把：“快跑！不然落后的也是你！”

其余人都跑远了。邓振华回神过来：“等等我，你们等等我——”

他撒丫子就追着前面的兄弟。

10

吉普车越野开来，菜鸟A组的六名队员下车。老炮跳下车：“车先放在这儿，你们上去！”

其他人快步跑上山脊一字排开卧倒。

后面B组的队员气喘吁吁跑来，都是疯狂奔袭。

耿继辉看看山上：“我们上那个山脊，A组在等我们！”

队员们开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

山脊上。

老炮使劲把吉普车推下去，并点燃了导火索。

吉普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压开了灌木丛，冲向下面的谷底。车上的导火索在燃烧。

第三部分 第91节：子弹上膛(91)

山下的小屋前，两个贩毒武装打扮的特种兵大叫着摘下步枪对着吉普车开枪。

更多的“毒贩”从屋子里往外冲。吉普车顺着山坡下来。特种兵们发现不对劲，转身就跑。

轰的一声炸了，烈焰在燃烧。爆炸的气浪中，出来的几个特种兵都被掀翻了。

邓振华爬起来，瞪大眼：“天那——真的炸了——”

老炮拿起冲锋枪：“我们冲下去！狙击手掩护！”

史大凡跟身边的队员拿起冲锋枪，跟着老炮飞奔下山脊。

小庄和耿继辉等菜鸟A组队员也闪身出来，步枪对准谷底的特种兵哒哒短促压制射击。

谷底的特种兵们目瞪口呆，眼睁睁看着他们占据了这里。史大凡一把推开跟前的特种兵：“你们挂了！倒下，别挡着地方！”

特种兵们反应过来，都卧倒了。

老炮带着人冲到木屋跟前，一脚踢开门：“中国陆军——”

木屋里，马达扮演那个倒霉的侦察员，他穿着血污的迷彩服坐在床上直纳闷：“你们怎么打进来的？那些埋伏呢？”

老炮冷笑：“啥也别说，走人了！”

“我受伤了！”

史大凡进来：“哪儿受伤了？我看看？”

“全身！都受伤了，我不能动！”他索性躺下了。

老炮急乎乎地说：“奶奶的！抬他走！”

两个队员抬起床板，史大凡拿绷带把马达胡乱捆在床板上：“行了行了，治过了！抬走！”

马达大声抗议着：“你们这是野蛮搬运！”

史大凡嘿嘿笑：“灰狼，如果你不想试试点你的疼穴，咱们得过且过好吧？”

马达马上不吭声了。

两个队员抬起来床板出门。

吉普车还在燃烧。一行人抬着马达快速撤离。耿继辉小庄强子等A组迅速会合过来。马达在担架上左顾右盼，很纳闷。小庄笑笑：“不用看埋伏了，都解决了。”

马达苦笑：“我操！这么容易就被菜鸟解决了？他们该回炉了！”

营救任务异常顺利，一行人撤入山林。

11

M点谷地，床板放在中央。菜鸟们跪在地上对周围虎视眈眈。地面上的烟雾弹在冒烟，这是引导标志。

直升机旋转着螺旋桨缓慢下降。一行人抬着马达奔向直升机。

直升机落地，舷门打开。高中队戴着墨镜出现在舱门。

小庄等菜鸟还在持枪警戒。马达从担架上爬起来：“报告！”

高中队说：“演练结束，都起来吧。”

菜鸟们摘下步枪起立。

高中队下了直升机看着他们。

菜鸟们掩饰不住得意之色。邓振华喜笑颜开：“我们的任务完成了，高中队！”

高中队面无表情，转向马达：“你有多重？”

“报告！90公斤！”

高中队看着菜鸟：“直升机接应途中被击落了，你们要抬着侦察员回去。去捡90公斤的石头，装在你们的背囊里面，抬回去。”

菜鸟们都傻眼了。

“灰狼，我们走。”

马达看着菜鸟们苦笑，摇头跟着高中队上了直升机。

小庄上前一步：“报告！”

高中队回头：“讲。”

“我想知道，陈排如何了？”

“现在还是战时，战斗状态没有解除。有问题，走回鸟巢再问。”他转身就走了，关上舷门。

菜鸟们眼巴巴地看着直升机拔地而起，寻找到方向飞走了。

邓振华痛心疾首：“天那！这是摆明了整我们啊！90公里山地丛林，我们抬着90公斤的石头回去？难道伞兵，天生就是挨整的命吗？——”

小庄舔舔嘴唇，无言。

耿继辉苦笑，也没说话。

史大凡也不嘿嘿笑了，看着远去的直升机发傻。

菜鸟们都是很郁闷的表情，哭笑不得。

直升机在远去。

地面的菜鸟们孤零零地守着好不容易营救出来的一个空床板。

第九章

1

已经拂晓了，咖啡厅里只有丫头自己在坐着，她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一双眼睛熬得红红的，却还在笑：“原来还有这么整人的啊？”

第三部分 第92节：子弹上膛(92)

她突然想起来，在电脑上搜索“强直性脊柱炎”。

丫头点开答案。她看着，嘴里念叨着：“强直性脊椎炎是脊椎的慢性进行性炎症……病因至今不明……治疗不及时会导致全身……瘫痪！”

丫头呆住了。

小庄家，熬得眼睛血红的小庄叼着烟，正看着电脑发呆。丫头的留言跳出来：“小庄哥哥，不是真的吧？寒！陈哥哥的病……”

小庄看着留言，片刻，他回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我累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他敲回车。

咖啡厅，丫头的眼泪慢慢溢出来，流在美丽的脸颊上。

她看看手机，愣了一下：“啊？六点了，惨了惨了！导师非得修理我不可！——结帐！”

2

音乐学院宿舍。同学小萱正在镜子前化妆，丫头匆匆进来，把包丢在床上就拿起脸盆去洗手间洗脸。

小萱转脸：“啊？你还回来啊？”

丫头刷着牙探头出来：“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小萱坏笑：“我还以为，咱们钢琴系最后一个纯情玉女也消亡了呢！说说，昨天晚上跟哪个男朋友过夜去了？”

“胡说什么啊？我在24小时咖啡厅看小说呢，看了一夜！把我毛巾扔给我！”

小萱起身把毛巾给她：“看小说？什么小说？”

“《子弹》啊？还是你叫我看的，怎么你没看啊？”

“啊？又更新了？他是写小说还是贴小说啊？我怀疑他是写好的吧？”

“更新了两万多字呢！”她说着，进去刷牙，洗脸。

小萱赶紧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我看看，我看看！写到哪里了？小影出来了没？”

丫头开水龙头洗脸：“还没呢！还在魔鬼营挨锤呢！”

小萱失望地说：“怎么女一号老不出来啊？干吗去了？”

丫头出来擦脸，笑：“他们是特种部队封闭训练，女孩怎么能去呢？我看干脆，你跟那小庄写封信，约会约会！也来个潜规则，去当那个女一号得了！”

“我？我倒是想啊！可人写的跟仙女似的，我哪儿成啊？”

丫头把脸盆毛巾放好，拿起自己的化妆包打开重新化淡妆：“你还有不自信的时候？你不是一向都说，男人看见你就得丢魂吗？”

小萱苦着脸：“那是对别人！谁知道这小庄好哪一口啊？”

丫头匆匆画着眼妆，以掩饰自己的黑眼圈。小萱看着丫头，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丫头抬头：“怎么了？我哪儿没补好吗？导师能看出来我一夜没睡吗？”

“我怎么觉得……你像小影呢？”

丫头愣住了，笑：“又胡说什么呢？”

小萱仔细看她：“越看越像。真的，我怎么觉得小影写的就是你啊？”

“别逗了！”她看看手机，“我走了！上午导师跟我谈论文呢！你起这么早干吗？”

“约会去——”

“是跟小庄吧？”

“就是！嫉妒死你。”

丫头笑：“我才不嫉妒，就那根花心大萝卜！喜欢他的小说，也不代表我就喜欢他啊！我还是省省吧，别受伤！”

“看来只能我牺牲咯——”

丫头有点紧张：“你真的跟小庄约会去？”

小萱笑：“看看，急了吧？急了吧？”

丫头嘴硬：“我才没有呢！我走了，要迟到了！”她转身拿起包跑了。

小萱看着丫头的背影，摇头叹息：“哎！哪家姑娘不思春啊！完了完了，又一个纯情玉女即将消失了！”

3

图书公司。甄胖子手里的烟已经积了很长的烟灰，但还是张嘴在看。

编辑进来，拿着一份稿子：“甄总，这是又一个很火的网络小说，《红肚兜红内裤》。你看一下？点击率蛮高的。”

甄胖子把烟头扔进满满的烟灰缸，接过那堆稿子：“她本命年吗？”

“不是，是一个男人写的。”

甄胖子举起打印稿直接就扔到地下，狠踩了两脚。

编辑很尴尬：“甄总？”

“出去！谁也不许再来打扰我——”

编辑急忙出去，关上门。

第三部分 第93节：子弹上膛(93)

甄胖子转到电脑屏幕前，看着电脑，打字：“小庄，你好，我是图书出版人甄煜飞……”

4

特警总队方总办公室。强子穿着警服，面对对面的一排高级警官跨立。他们中间的桌子上逐次摆开05微冲、五个满满的实弹弹匣、催泪弹、闪光震撼弹、手铐、对讲机等等装备，最后是强子的战术背心。

方总盯着他：“我们已经调查了很长时间，今天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强子不说话，脸色很难看。

“作为我特警总队暴力案件侦察队队长、黑鹰特别突击小组的组长——难道你一句解释都没有吗？”

强子立正：“方总，对不起……”

方总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我要你的解释，能够说服我的合理解释！”

强子内疚地低下头：“方总，对不起……我没有解释……”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

强子不抬头，牙关紧咬，脸颊在颤抖。

“知道这些在哪里找到的吗？在特警总队的垃圾堆！人家把我黑鹰小组组长的武器装备，装入一个垃圾袋丢到了我们的垃圾堆！这是在干什么？在打你的脸吗？不是，是在打我的脸！打特警的脸！——交出你的配枪！”

强子的右手哆嗦着，把腰间的手枪连皮套拔下来，放在桌子上。

“警械，证件。”

强子利索地拿出手铐、警官证，警徽轻轻放在了桌子上。

“你暂时保留警察身份，以便接受市局督察总队的进一步调查！收拾东西，今天滚蛋。”

强子默默地后退一步，看着方总。方总很辛酸挥挥手：“滚。”

强子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始终没有说出口。他的脚跟一碰，啪！他缓缓举起右手，向方总敬礼。

方总不看他，看别的地方。

强子放下右手，转身大步出去了。

特警总队大门。强子抱着自己的箱子大步走出来。

小蕾追出来：“强队！”

强子站住，回头：“还有事儿吗？以后你跟老孙搭档，他会照顾你的。”

“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啊？”

“嗯，木已成舟。”

“我不相信！我上警校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偶像！”

强子看着她：“过去了，我怕死。”

小蕾流出眼泪："我不信——我不信你是胆小鬼！"

"回去吧，还在上班。"

"你混蛋！你对不起我！"

强子一脸纳闷。

小蕾哭着："我从十八岁，上警校的那天起——就开始喜欢你！就因为一张破报纸，我就喜欢上你了！你自己记得不记得？你一个人，冲进去杀了两个拿冲锋枪和手雷的歹徒，救了二十多个幼儿园的孩子！你是我心目当中真正的硬汉！真正的警察！是我的偶像啊！我是为了你才来特警的啊，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我就想距离你近一点，可你就这么走了！"

强子看着她："偶像不能当饭吃的，我走了！"

小蕾泪眼朦胧地看着他："你等等！你再说一次，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怕死！"

强子看看小蕾，错开她，径直走了。他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上车走人。

"你是混蛋——"小蕾看着车的背影，满脸眼泪。

强子乘坐的出租车远走。一个长焦镜头拍下了强子忧郁的脸。

咔嚓！咔嚓！镜头不断在定格。

一辆民用轿车远远跟上了："黑贝，我是斑点狗。目标经过，我跟上了。完毕。"

一辆面包监控车内，李队长看着监视器，拿起对讲机："斑点狗注意，他可是跟踪与反跟踪的老手！千万小心。完毕。"

"斑点狗收到，完毕。"

李队长看着监视器上的出租车，露出冷笑："警队精英？我一定要挖出你的牛黄狗宝！"

5

强子家。

墙上都是各个时期的照片，侦察兵的、特种部队的、特警受训时期的……还有满满一柜子的各种散打、射击比赛的警队奖杯，以及军

功章、各种军队和警察的荣誉证书。最显眼的是一个狼牙臂章的纪念牌，写着”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成立十周年纪念”。

第三部分 第94节：子弹上膛(94)

强子在收拾纸箱子里的东西。他拿出个合影相框擦干净。合影上的孤狼突击队意气风发，都是野战神勇。强子看着照片，慢慢在柜子里的纪念牌旁。他的目光停在纪念牌的基座上。基座的底部非常轻微地有些不平。他慢慢伸手拿起纪念牌，翻过来。底部，是一个窃听器。

强子苦笑一下，重新将纪念牌放好。他转身走到阳台，打开窗户收晾好的衣服。他的眼神迅速浏览着——地面的一跟踪车上，有两个年轻小伙子。

强子面无表情地收好衣服，关上窗户。

他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看了看号码，然后一脸无奈地打开了电视，电视正放着《动物世界》，他把声音放到最大，接着走进洗手间。

强子又打开所有的水龙头，关上门。这才接电话：“喂？”

“我找你有话要说。”还是那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

“我知道他们在跟踪你，但是我也知道你可以甩开他们的跟踪。”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在做自己的工作！再说了，这不关我的事！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这不是我的游戏，我不玩了！”

“你已经迈出来第一步了。”

“废话，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他在那样的险境，死了都他妈的是白死！”

“所以他需要你。”

强子一愣：“他怎么了？”

“他一个人，还没有得到信任，必须有你协助。”

强子急了：“可他妈的这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你自己搞砸了，拉我顶缸？”

“你是最佳人选。”

强子快疯了：“我他妈的算个狗屁最佳人选？我杀掉的暴力罪犯都有一个整编排了，你难道要我自己去送死吗？”

“现在你已经被警队开除了，虽然还没有履行手续。保留你的警察身份，是为了能够继续调查你而已。这件事，江湖已经传开了，所以你不会被怀疑。而且我相信，他们绝对对付不了你。”

“可是我不是特情！”

“你接受过世界上最好的特种侦察训练，并且富有实战经验——现在只是到了你再次实践的机会罢了，我对你有信心。”

“难道你想要全城的警察通缉我吗？让我的徒弟们拿着枪，跟追跑猪一样追着我满城乱跑，然后死于非命？”

“你可以自己选择……我可以马上给你的方总打电话，洗清你的不白之冤。但是这个项目一定要进行下去，我们已经做了太多年的努力了！”

“你什么意思？”

“无论你帮不帮，我们都会进行下去。”

“可是他会死的！马云飞是什么人？你觉得他还能继续完成任务吗？”

“所以他需要你的协助，你可以掩护他。你和他是生死战友，他们不会怀疑的。”

“要么不会怀疑，要么更加怀疑！然后我们两个都完蛋！或者说我被警队通缉，然后挂在自己的徒弟们手里！”

“我说了，你可以不去。但是我们一定会进行下去，一定要破获整个的贩毒网络！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必须完成任务！这是祖国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强子沉默片刻：“他妈的，我这是在干什么？……说吧，猫头鹰！你需要我怎么做？”

6

仓库。老炮光着膀子坐在床上，胸口还缠着纱布。医生在仔细地给他换药。

豆大的汗珠流下老炮的额头，但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马云飞站在老炮的身后远处，抱着肩膀冷冷地看着他。

医生的额头都出汗了：“要不要给你局部麻醉？”

老炮咬紧牙关，摇头。

医生擦擦汗，继续给他换药。

手下甲感叹：“真的是个硬汉！可以跟关公刮骨疗毒相比了！”

马云飞还是那么冷冷看着，片刻低声说：“要么，他就是个真的硬汉！要么，他是害怕麻醉。”

“害怕麻醉？为什么？”手下甲问。

“麻醉会让他的头脑不清醒，可能会说出自己不想说的话来。”

“你怀疑他？他为你挡了那刀啊？”

“除了你们，我不再完全相信任何人。”马云飞冷冷地说。他仍看着老炮，医生额头都是冷汗，在用酒精棉给他消毒。老炮忍受着疼，一声不吭。

第三部分 第95节：子弹上膛(95)

音乐学院宿舍。丫头很郁闷地坐在电脑前，她一遍一遍点击键盘上的F5。没有更新，她很失落。

她点开小庄的短消息，输入什么。发送。

小庄家。

小庄慢慢睁开眼，眼角还有残存的泪水。他伸手拂去，起身走向洗手间。

小庄洗脸，抬头。镜子里是自己已经变得憔悴的脸。小庄看着自己，喃喃道：小庄，你不能倒下，你要写下去，你要让老炮看见，这是你唯一可以找到老炮的方式！

他狠狠摇了一下头，下定决心，转身出去。

他打开电脑，登陆网站。网页上的提示音传来：“您有短消息，您有短消息。”

两条短消息在闪烁。小庄打开收件箱：“小庄哥哥，你不会真的去约会了吧？你的QQ是多少啊？我加你！”

小庄纳闷：“约会？约什么会？”

但他还是输入自己的QQ号码，发送过去。

接着是甄胖子的短消息：“小庄，你好。我是图书出版人甄煜飞，我的电话是13……”

小庄想着什么，拿起自己的电话拨打过去。

甄胖子正在公司吃饭，电话响了，他拿起来：“喂？哪位？”

“我是小庄。”

甄胖子一下子站起来，盒饭都洒了。他顾不上擦：“小庄？你在哪儿？你的书别给别人了，我要了……”

两人简单地在电话里说了说情况，然后约在一家饭店里见面。

半个小时后，豪华饭店包间里，服务员在上菜。

小庄神色憔悴，看着对面的甄胖子。甄胖子冲服务员挥挥手：“菜先不着急，拿酒来！”

服务员笑：“先生，您看这是我们的酒水单。有茅台、五粮液……”

甄胖子抬头：“二锅头！”

服务员愣住了。

小庄不动声色。

二锅头被打开，服务员小心地到入小酒杯。甄胖子一把抢过酒瓶子，打开到入面前的大玻璃杯。

酒倒满了。甄胖子拿起来：“我先干为敬！”说完自己就干了。

小庄看着他喝酒。甄胖子辣得够呛，哈一口气，拿出东西：“这是我们的公司的介绍，你看看。”

小庄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宣传册，拿过来打开看看。

“这么说吧，我是诚心想和你合作。小庄，我出过这么多书，你的这本小说是唯一让我发自内心想做的，我会亲自担任责编。至于我的运作能力，你不用怀疑……”

小庄在想着什么，没说话。

“另外在给你的版税方面，别管谁出什么价格，我给你比别人给你多两点。”

“什么是点？”

“就是说版税，你每卖出去一本，可以提成的点。”

“那些已经不重要了，我不是为了钱写这本书的。你尽量发的多一点就是了，我想要一个人看见。”他看着甄胖子，“我的战友，我想找到他。”

甄胖子沉默半天，感慨地说：“伟大！中国军人，伟大！”

小庄淡淡一笑，很苦涩。

“我相信你的潜力，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成功的。另外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没有。”

甄胖子倒酒：“喝酒，来来来！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写完？”

小庄拿起酒杯：“再有半个月吧。”

“半……半个月？”甄胖子下巴差点没掉了，“你是写书还是撕书啊？就是打那么多字，也不止半个月啊？”

小庄苦笑：“知道什么是特殊的意志，特殊的战士吗？”

甄胖子点点头：“我现在知道了……”

两人干杯，喝酒。

7

音乐学院女生宿舍。丫头趴在电脑前正昏昏欲睡。电脑提示音传来：“您有新的短消息，您有新的短消息……”

丫头一下子睁开眼，打开短消息，她一脸惊喜，急忙加小庄的QQ。

丫头加上了，在等待。

她的眼充满了期待。

喝得有点晕的小庄回到家。他挂着的QQ有消息。他打开，有人在申请加为好友。小庄看了资料，写着”丫头”。他没想更多，加了她。

丫头已经睡着了，听见QQ消息的咳嗽声马上醒来。

第三部分 第96节：子弹上膛(96)

她手都哆嗦了，打字：“啊？你回来了？约会完了？”

小庄在刷牙，听到消息刷着牙走到电脑前，看着丫头闪动的头像。他含着牙刷，打字：“你好啊，什么约会？”

丫头精神起来："没事没事，你没约会就好！"

小庄纳闷了："这几天我过着野人的生活，谁跟我约会？你跟我约会吗？"

丫头的脸突然红了："美的你！我才不咧！你是花心大萝卜！我一直在等更新，怎么没有更新了？"

小庄噼哩啪啪地敲击键盘："我刚才睡醒就喝酒去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

"哈哈，今天还更新吗？"

"一会儿吧，我还没洗漱呢！"

丫头高兴地打字："好，我等着了！"

"你今天不上班吗？"

"我还没毕业呢！"

小庄笑："赶紧上课去吧，别等着更新了，下课再看。好好学习，长大当个科学家。"

丫头被逗乐了。

小萱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进来："什么啊，这么高兴？来看看，戴维给我买的新衣服！怎么样？好不好看？"

丫头头也不回："没事没事！我哪儿顾得上看衣服啊，去去去，自己照镜子去！"

"你还没睡啊？"

"趴电脑跟前，眯了一会儿。"

"见过执着追着看的，没见过这么执着的！哎，受不了你了。我先练琴去了，你自己慢慢乐吧。更新了短信我啊，我带笔记本过去，在琴房看！"

丫头笑："好！"

小萱提着自己的东西出去了。

丫头高兴地哼着歌儿，正在美着，一看电脑："啊？更新了？这么快啊！超人啊？"她急忙追着看……

山地。菜鸟A队目瞪口呆地看着直升机越飞越远。邓振华高举狙击步枪仰天长啸："伞兵——难道天生就是被出卖的吗？"

史大凡嘿嘿笑："扔你下来飞机就跑了，不出卖你出卖谁？"

小庄舔舔嘴唇，低下头："也不知道陈排怎么样了？"

史大凡看看他，没敢说话。

老炮拍拍小庄的肩膀："回去就看见他了。别担心，他身体那么好，不会有事的！"

强子摘下背囊："没戏了，弄石头吧。"他把背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耿继辉说："分散到大家的背囊里面装好。这些装备还不能乱扔，到时候他们又唧唧歪歪。"

邓振华吐吐舌头："90公斤的石头！妈的要死人的！"

耿继辉也很烦恼："说怪话不如干活，时间不等人！"

大家急忙去找石头，往背囊里面塞。

邓振华突然停住了："等等——我们干吗这么傻？90公里，抬着这个回去？等我们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再装石头进去也来得及啊？"

强子犹豫一下："那能行吗？"

大家都看耿继辉。耿继辉看看苍茫的群山，苦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还布置了潜伏哨……别投机取巧了。作弊是绝对要立即滚蛋不能再来的——装吧！"

大家无言，开始装石头。

天色擦黑，一个担架已经做好，上面铺着水袋。大家把装着石头的背囊用几根背包带固定在担架上，然后强子跟老炮抬起担架。强子咧咧嘴："操！真他妈的沉啊！"

老炮也苦着脸："这肯定不止90公斤了。"

耿继辉一脸无奈："没办法，他们的称肯定是不标准的。既然摆明了要搞我们，花招就多的是了。半个小时换一组人抬担架，小庄——尖兵。我们大雁队形搜索前进，进了林子后换纵队，保持警惕。"

小庄四下看看："我们走哪条路回去呢？"

耿继辉看看前方："重新穿越无人地带。"

邓振华叫起来：“为什么？地图上不是好几条路吗？干吗我们要傻乎乎再去钻林子？”

史大凡嘿嘿笑着拍了邓振华后脑一下。邓振华抱住头：“干吗打我的头？要打傻了！”

史大凡嘿嘿笑：“不会，只会更聪明——好走的地方，肯定到处都是陷阱和埋伏。”

邓振华嘟囔着：“那我早就想到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一路杀过去……”

第三部分 第97节：子弹上膛(97)

小庄笑：“等到你出演《第三滴血》的时候再说吧，伞兵。”

耿继辉挥挥手臂：“前进，菜鸟A队！”

小庄居前，菜鸟A队展开了大雁队形战斗搜索前进……

河边。晨雾漂浮，林地茂密。队员们已奔走了一天一夜。人人脸上都是疲惫。

小庄艰难地跋涉走到对岸，把腰上的绳子栓在树上。他举起步枪，展开搜索视野，挥手。

大家下水。史大凡打头，拽着绳子探路。老炮、强子、及邓振华和观察手四人抬着担架下水，沿着绳子小心翼翼前行。耿继辉在后面护卫着。

“啊——”邓振华突然脚下一滑，摔在水里。担架也随即翻在水里。

大家急忙七手八脚抬起担架。但背囊早已浸透了水。强子龇牙咧嘴地说：“沉了起码三十公斤！”

队员们费劲地把背囊和担架拽上对岸，邓振华一下歪在地上：“狗日的，害老子！”他踹了背囊一脚，自己却疼得龇牙咧嘴。

史大凡忧心忡忡地说：“但愿他们在这儿没有监控哨，不然我们完了，‘伤员’伤口进水，肯定挂了。”

邓振华看看他：“你个笨蛋！我们不能找一个干的背囊，再装点干石头进去吗？”

耿继辉摇头：“无论如何不能作弊，否则全队就出局了！走吧，就他了！抬他回去！两路纵队，开路——劈开一条路也得把担架送回去！”

大家七手八脚抬起来，这次必须四个人上肩了。

小庄拿出开山刀，跟强子两人进入丛林。

远处树上，披着伪装网的土狼放下望远镜：“野狼，土狼报告。他们没有作弊。完毕。”

菜鸟A队继续艰难前进……

第十章

1

新训基地。朝阳伴随五星红旗刚刚升起。菜鸟们正在出操，几十双军靴步伐一致，声音雄伟。

突然他们都愣住了。

十一个疲惫不堪的“野人”护卫着一个四人抬的担架，跌跌撞撞地跑来。人人迷彩服都挂烂了，浑身上下都是泥泞。他们直着眼，努力跑向国旗。

菜鸟们同情地看着。负责训练的特种兵立即暴骂：“看他妈的什么看？没见过菜鸟挨整啊？新鲜吗？觉得新鲜就玩玩儿？”

菜鸟们立即不敢吭声了，继续跑操。

菜鸟A队的野人队伍蹒跚地跟整齐威武的菜鸟方阵擦肩而过，疲惫不堪地跑向国旗。

国旗下。高中队戴着墨镜很酷地站着。马达也戴着墨镜很酷地站在他的身边。他们的身后是那片壮观的钢盔方阵。两人都不为所动地看着菜鸟A队抬着担架人不人鬼不鬼地蹒跚过来。

担架沉重地放在地上。菜鸟们努力站好。

高中队看看手表：“你们是老太太吗？这么点路走得比蜗牛还慢？”

耿继辉出列：“报告，我们为了避免埋伏，重新通过了无人区。”

高中队怒吼：“你以为我会表扬你们吗？这是一个伤员！时间就是生命，你们就是他获救的希望！你们想过他的感受吗？”

高中队蹲下，开背囊，拿出潮湿的石头看看又放回去，他看菜鸟们：“谁能告诉我，伤员怎么会浑身是水？”

耿继辉抬头挺胸：“报告！我们过河的时候，不小心把担架弄翻了。”

高中队很惊讶：“你们把受伤的侦察员丢进了水里？卫生员出列。”

史大凡咽口唾沫，出列。

“去看看他的伤势。”

史大凡不敢吭声，跑步上前蹲下，跟真事儿似地摸脉搏检查。

“死的活的？”

史大凡抬眼，看看高中队：“报告，他牺牲了。”

“知道他为什么牺牲吗？”

“错过了抢救时间，并且伤口进水，感染引起剧变。”

“错了！”高中队看着菜鸟们，“因为你们的愚蠢！我们的王牌侦察员牺牲了！你们先是冲锋枪不顾一切地扫射——想过里面有侦察员吗？”

“在制定作战方案的时候，你们顾着脑袋不顾屁股！可怜的侦察员就是这样受伤的，然后你们居然还把他丢进了水里？还有比他更惨的吗？该如何弥补这个损失呢？这可是我们的王牌侦察员！”

第三部分 第98节：子弹上膛(98)

菜鸟们看着地上的背囊，不知道说啥。

邓振华出列：“报告，王牌侦察员一般都身体好的很，送到急救室可能可以救活……”

“闭嘴！他牺牲了，明白吗？让你们去敌后抢救侦察员，结果带回来一具尸体！”

菜鸟们都不敢吭声。高中队指着一处荒地：“那边——把他安葬！灰狼，你组织！半小时后我来参加追悼会！”

马达立正：“是！”

菜鸟们互相看看。耿继辉苦笑：“来吧，半小时可不富裕。”

强子咬牙抽出背囊上的工兵锹，跑步去挖坑。

史大凡拿出自己的毯子给“侦察员”盖上，也抽出工兵锹跑了。

他们选择了一块空地，拿着工兵锹开始拼命挖坑。

马达看着他们在荒地上吭哧吭哧挖坑，露出爽朗的笑容：“这帮出色的菜鸟——你们过关了。”他大步走过去。

菜鸟们挥汗如雨。

马达站在旁边看着手表：“还有十五分钟。”

菜鸟们拼命地挖着。小庄看看坑的深度："可以了可以了，快把他抬过来！"

大家起身跑过去，小心翼翼抬起担架，把背囊恭恭敬敬放入墓穴。然后哗啦啦拼命埋土，埋成一个坟堆。

马达看表："五分钟。"

耿继辉一把拿起地上的背囊和武器："快！我们去换衣服——"

菜鸟们跟着他拼命跑进帐篷，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然后又蜂拥而出。跑到坟墓前快速列队，脸上都是装出来的肃穆。

高中队远远走过来，站在他们跟前。马达站在他的身后。

"脱帽。"高中队看都不看他们。

菜鸟们摘下大檐帽，放在左手，很整齐。

高中队和马达都摘下黑色贝雷帽，低头。

高中队低首："默哀。"

菜鸟们很沉痛地低首。

"战友，你本来不该挂，但是没办法你遇到了一群蠢才！"高中队很沉痛的样子，"很痛心因为他们的愚蠢，而造成你的不幸牺牲。安息吧，我会管教他们。为了不让他们的愚蠢造成更多的牺牲，我保证他们会接受最严酷的训练，变得聪明起来。"

菜鸟们都低着头，也很痛心疾首的样子。

马达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一群人跟真的似地三鞠躬。然后高中队抬头戴上帽子："把坟给我平了，一点都不许看出来。这是训练场，不是墓地！给你们半个小时！"

菜鸟们目瞪口呆。

"还要把那个背囊都挖出来，洗干净。那是解放军的军费买的，一分钱都不许浪费。本来解放军就没多少钱，破家值万贯！"

高中队转身走了。

菜鸟们这次真的傻了。

马达看手表："距离早操还有半小时，到时候要看见你们重新换好迷彩服站在操场上。开始吧。学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特种兵的

思维。刚才的话都听清楚了？”

菜鸟们二话不说，兔子一样转身就跑向帐篷……

2

军区总医院大楼前。挂着伪装网的吉普车高速开来，在楼前急刹车停下。穿着常服的苗连跳下车，大步走进去。他心急如焚，满脸焦虑。

医生办公室里，高中队穿着常服，坐在医生对面听着介绍。

医生皱着眉头：“他的情况非常糟糕……”

高中队着急地说：“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特战军官的苗子！”

医生苦恼地摇摇头：“同志，现在不是他还能不能当特种兵的问题，是他还能不能站起来的问题！你明白吗？”

高中队失神了：“怎么会这样？”

“病人的病情已经扩散，他一定忍耐了很长时间的病痛，甚至可能好多年了……”

门咣当推开了，苗连怒气冲天地站在门口：“小高——”

“老苗……”高中队起身。

苗连冲过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我把我最好的排长给你，你他妈的给我练废了？”

高中队很内疚：“对不起，是我的错。”

“这不是你错不错的问题！他是我的兵——我的兵！他要是有一点三长两短，我把你告进军事监狱去！他还是个孩子，才23岁！他军校毕业刚刚一年，他的军旅生涯才刚刚开始！你他妈的怎么就能把他练废了？你说，你说——”

第三部分 第99节：子弹上膛(99)

高中队低下头，无话可说。

医生急忙拦开苗连：“同志，同志，你冷静点，这不是突发性疾病！”

苗连看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他的连长，带了他一年了！告诉我！”

医生看着他，也火了：“你还好意思说？责任都在你，都在你！”

“医生，我告诉你，你注意措辞！”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慢性疾病！你是他的连长，你早就应该发现！这个病已经在他体内潜伏很久了！他一直在忍耐着巨大的痛苦！我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病人，是如何在基层侦察连当排长的！他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军人！按照他现在的病情，换了别人，早就全身瘫痪了！”

“这不可能！他一口气能踢碎四个酒坛子，他是佛山无影脚！”

“他站不起来了！”医生无奈地说。

苗连被击中了一般，摇晃几下。

“他可能……真的要全身瘫痪了……”

苗连失神了：“一排长，一排长……”他转身就往病房跑。

高中队戴上帽子：“我去看看他！”他转身也出去了。

病房。

陈排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正失神地看着窗外。

门被轻轻推开。陈排回过头。苗连站在门口。陈排露出笑容：“连长……”

苗连慢慢走进来，站在陈排的前面摘下军帽。

陈排笑：“你这么严肃干吗？我不习惯。”

苗连看着病床上的陈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在打转。

陈排努力支撑自己想坐起来，苗连急忙扶着他：“别动……”

“连长，对不起，我不能立正，给你敬礼了。”

苗连的眼泪终于出来了：“你是个好兵，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侦察兵！”

陈排看着苗连：“对不起，连长……到最后，我也没做到……”

苗连含泪摇头：“不，你做到了，你让我们都知道了，什么是钢铁意识铸就的钢铁战士，你比所有的特种兵都勇敢，都顽强！你是我最好的兵，最好的！”

陈排突然哭出来：“我再也当不了特种兵了！”

苗连一把抱住陈排，泪如雨下：“你是我最好的侦察兵！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坚强的钢铁战士！”

“对不起，连长……”陈排在苗连的怀里很伤心地哭着，“我再也当不了特种兵了……”

走廊。

陈排的哀嚎传出来，高中队站在门口，他一把捂住自己的脸，眼泪从指缝中无声流出。

许久，病房里的哭声总算停歇下来，高中队擦擦眼睛，深深吁了口气，推门进去。

“高中队！”陈排脸色苍白，坐在病床上想起来，一双眼睛哭得红红的。

高中队连忙过去按住他：“别动别动，你得躺下休息。”

他和苗连扶着他重新躺下。两人站在病床两侧。高中队看看他，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刚才大队长打电话给我，大队常委已经决定授予你狼牙特种大队‘钢铁狼牙’的荣誉称号。这个荣誉称号，我们只授予过三个官兵。”

陈排看着高中队，惊讶地问：“我够格吗？”

高中队点头：“绝对够格！”

陈排露出笑容：“谢谢！”

苗连拍拍他：“你在这里安心养病，我带了二班长过来。他会在这里照顾你，一直到你出院。”

“连长，不用了。我又不是坐月子，用不着还派个人照顾我！咱们连是全训连队，尖刀连队！我倒了，一班长在参加选拔，二班长你又派来照顾我，一排不就散架了吗？让他回去吧，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苗连佯怒：“我不是跟你商量，这是我的命令！”

陈排不敢说话，只是苦笑。

“这段时间我代理一排长，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陈排差点没疯了，赶紧点头。

“你好好养病，安心养病！我不会要别的排长，就等着你——你必须给我养好！”

陈排苦笑一下：“连长，我的病我自己有数，只要我倒下，我就起不来了。”

“胡说！”

“你别安慰我了，连长。我自己去看过专家，也查过资料。我敢说对于这个病，这里的医生都未必比我知道的要多多少。我……废了！”

第三部分 第100节：子弹上膛(100)

“你没有！你给我听着，你必须重新站起来！不许倒下，你是我的兵！你要服从我的命令，明白没有？”

陈排看着苗连，片刻，点点头：“是！”

“不许胡思乱想，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一定会治好的！”

陈排还是点点头：“我知道了，连长！”

高中队看看手表：“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给我的吗？”

陈排转向高中队：“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庄。”

高中队看着他。

“我了解他，他要知道了我的病情，很难说会搞出什么事儿来。他绝对是那种不管不顾，干了再说的主儿。”

“你是说他会闹事？”苗连也忧心忡忡。

陈排点头：“会的，而且会闹很大的事。到时候，可能你们二位首长都保护不了他。军法无情，而他现在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兵。他的脑子里面，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个浑不吝的主儿，别看他不怕苦敢吃苦，但是他压根就不是一个军人的头脑！”

高中队想了想：“那你说怎么办？”

“让他来看我。”

“让他知道你的病情？”

“与其现在瞒着他，等到他自己发现，跟特种部队发飙，搞得不可收拾，不如让我来告诉他。他会听我的话的。”

高中队看看苗连。苗连看陈排：“你有把握吗？”

“有！他可以为了感情去死，绝不眨眼。我的话，他会听进去的。”

高中队点点头：“明天他就来看你。”

陈排还是忧心忡忡：“苗连，高中队，我还是要讲明白，小庄听我的话，也是权宜之计。无论他留在特种部队还是回到侦察连，你们都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除非你们打算开除他的军籍，那我什么都不说了；如果想要他继续留在部队，必须让他明白过来，他不是一个人！他不能我行我素，他属于一个纪律严明的武装部队！要在骨子里面培养他的军人意识，纪律观念。我在还能压住他，不让他闹事；我不在，如果他还没有这些意识，这个二百五，一定会出事的！”

高中队想着什么，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关注他的。”

“小庄的优势在于逆向性思维，不按常理出牌。这是他的天分，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常理的概念，就喜欢跟权威对着干，这是典型的顺毛驴，就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一激就炸，你越不要他怎么着，他非要怎么着。如果他怕苦也就算了，随便一个新兵班长就直接给他治服了，问题就是他不怕苦，不管怎么着，不管吃再多的苦，只要你让他觉得你在欺负他，他一定要让你不好过。所以，培养他的纪律观念和军人意识，真的是个漫长的过程。”

苗连叹口气：“你别担心那么多了，必要的时候我会跟他谈话的。”

陈排长出一口气：“一旦他真的从根上扭转过来观念，会是一个难得的好兵，一个出色的特战队员。只是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

高中队点头：“我会认真思考你所说的一切，并且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陈排点点头：“我相信，小庄这块好铁，终究会炼成好钢的！我只能完成第一步，剩下的，只有看你们的了。把一个桀骜不驯的艺术青年，锻造成一个合格的特种兵，全靠你们了！”

高中队和苗连看着病床上的陈排。陈排好像压根就没有担心过自己的身体，诚恳地看着他们。

高中队点点头，看了一眼苗连。两个厮杀无数战阵的老兵一起退后一步，啪地立正，举手敬礼。

陈排呆住了。

苗连说：“这是我们哥俩，给你敬礼！好兵！”

陈排的眼泪出来了，他慢慢抬起右手，颤巍巍地敬礼。

3

宿舍。菜鸟A队正在准备睡觉。小庄躺在床上着想心事。邓振华在玩哑铃，呼哧呼哧地喘气：“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卫生员，看看我这肌肉练得怎么样？”

史大凡一边洗脚一边看《七龙珠》，他抬头嘿嘿笑：“驼鸟肉有点硬，不好吃。”

耿继辉在看书，是英文原版的特种部队回忆录，不时还翻翻字典。

第三部分 第101节：子弹上膛(101)

老炮在设计图纸，还翻阅着建筑图册。强子擦着脸走过来：“真漂亮啊！”

老炮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非洲风格的造型，看看怎么样？”

邓振华听了就玩着哑铃过来：“非洲风格？哪儿呢哪儿呢？我看看！”

老炮拿起来图纸，邓振华看看图，又看看老炮：“你建这么漂亮，不怕明天舍不得炸？”

老炮一把夺过来：“你管呢！干一行就得爱一行！”

邓振华还在玩哑铃：“可是你是爆破手！不是工程师！”

耿继辉抬头：“特种部队的爆破手，也必须是工程师。不会盖，怎么知道怎么毁？”

“可是老炮也设计的太漂亮了吧？这是什么？是装饰画吗？”

老炮笑：“一只鸵鸟。”

兵们哄堂大笑。

马达进来。

大家立刻起立，小庄也翻身起来。

马达看小庄：“你跟我出来，高中队找你。”

小庄出去了。

帐篷外。高中队站在国旗下的钢盔方阵前面，想着什么。

“你过去吧，他要和你单独谈话。”

小庄跑步过去，立正敬礼：“高中队！”

高中队转过身，看他：“稍息。”

小庄背手跨立，目不斜视。

“明天给你一天假。”

小庄瞪大眼，不敢相信。

“你搭炊事班买菜的车进城，去军区总医院看看你的排长。”

“高中队？”小庄简直是惊喜了。

高中队点点头：“晚饭前必须归队，否则按照出局处理。解散。”

小庄敬礼：“是！谢谢高中队。”

高中队看着他兴奋地跑回去，转回脸看着那片钢盔的方阵。月光下，蒙着迷彩伪装布的80钢盔方阵，仿佛在无言诉说着什么。

高中队突然立正，庄严敬礼。

钢盔方阵还是无言。国旗在猎猎飘舞。

4

省城菜市场。一辆军卡停下。穿着常服背着军挎的小庄从篷布探出脑袋，菜市场人来人往。

炊事班长下车：“我到地方了，你去吧。”

小庄激动地点头，跳下车。

“到点就回来啊，我下午来的时候你得赶紧过来啊！”

“知道了，谢谢班长！”小庄转身走了。

总医院大厅里，小庄匆匆跑进来，和一个护士撞了个满怀。小庄急忙扶起她：“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兵怎么这样啊？走路也不看着点，你……”

两个人突然愣住了。

护士瞪大了睛睛：“小庄！”

小庄张大嘴，不敢相信。

“真的是你啊？小庄！”

小庄傻了，嘿嘿直笑。

小影也笑了，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来找我？”

小庄突然省过神来：“我、我来看我们排长……我没想到你在这儿……”

小影有些失落：“还以为你来找我呢……你们排长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跑到省城来了？你们部队给你准假了？”

“我，这个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他看看墙上的表，“我真得赶紧找到我们排长，我时间不多了……”

“你们排长在哪个科室？”

小庄傻眼了：“哎呀，我……忘了！”

小影嘟着嘴：“还侦察兵呢！剃个光头就跟我装彪悍！这点都没搞清楚，也敢往总院跑？跟我来，告诉我们护士长你们排长叫什么！”

小影转身走了。小庄傻傻地跟着小影的背影走。看着小影穿着护士服的背影，小庄突然失语，他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小影，其实他很想她。但他好像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傻傻地跟着，走着……

病房门口。小影停下，转身：“你们排长就在这里了。”

小庄看着小影，内疚地说：“我先去看他……”

小影深深地看着他：“我在外面等你。”

小庄点点头，冲了进去。

病房里，陈排在看书，是英文版本的特种部队专著。

咣！门开了。小庄站在门口：“陈排！”

陈排抬头，笑：“小庄？你来了？”

小庄扑过去：“陈排，我来看看你！”

第三部分 第102节：子弹上膛(102)

陈排扶住他：“哭什么啊？都快当特种兵了，还哭鼻子？”

“我不当特种兵了！我回侦察连陪你！”

陈排看着小庄的眼：“我回不了侦察连了。”

小庄一愣：“怎么了？”

陈排笑笑：“你坐下，我有些事要跟你说。”

小庄坐下，看着陈排。

“我站不起来了。”陈排平静地说。

小庄一下子站起来：“不可能！”

“是真的。”

“我不信！”

“坐下。”

“你骗我！你骗我——”

“坐下！”陈排厉声道：“我命令你！”

小庄呆住了。他坐下，看着陈排：“你是骗我玩的对吧？”

陈排很认真地看着他，摇头：“没有。”

“怎么可能呢？！”

“我确实骗过你。我的病不是关节炎，是强直性脊柱炎。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小庄看着陈排，慢慢站起来。

陈排很平静：“这是我早就知道的结果，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我以为，我可以进入特种部队再倒下的。”

小庄看着陈排，突然间爆发出来：“我去烧了那个狗日的狗头大队！”他转身就跑。

“小庄——”陈排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站住！”

小庄回头推陈排的手：“你别管我，我去烧了那个狗日的狗头大队，他们毁了你。”

陈排被小庄带到地上，摔倒了。小庄急忙蹲下扶起陈排：“排长、排长……”

陈排甩开他的手：“我不是你的排长！放开我！”

“排长？”

陈排怒吼：“我是军人，你是吗？！”

小庄目瞪口呆：“我是啊？”

“你不配！”

小庄看着陈排，不知道他怎么了。

“你不是要去烧了部队吗？你去啊，你去啊——”他盯着小庄，“军人是什么？军人是钢铁纪律部队的一员，是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你是吗？你是吗？回答我，你是吗？”

“我……是……”

“你不配！因为你脑子里面没有纪律这根弦，你不配叫我排长！我没有你这个兵，滚！”

小庄含泪看着陈排：“排长，排长我错了。咱们先回床上去好吗？”

陈排推开他：“我不要你扶我！”

小庄哭出来：“排长，排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敢了，不敢了，我把你扶上去好吗？”

陈排看着他，指着他的鼻子：“你给我记住！只要你敢胡来，你就不配叫我排长！我也没有你这个兵，没有！”

小庄哭着说：“可是我是你兄弟啊！”

陈排严肃地看着他：“你不配做我的兄弟！”

“排长——”小庄不由分说把陈排抱上床，“排长，我错了！但是你不能在地上呆啊，地上凉！”

陈排看着小庄，还是很严肃：“告诉我，你为什么当兵？”

小庄流着眼泪看着陈排：“你知道的啊？”

“我要你再告诉我一次！”

“为了小影。”

“没有了吗？”

小庄眨巴眨巴眼，不知道什么意思。

陈排点着小庄的大檐帽：“你的脑袋上是什么？”

“军徽啊？”

“军徽在你的脑袋上，但是你的心里有它吗？”

小庄愣住了，看着陈排。

“没有，对吗？”

“不是，有……”

“很少，对吗？”

“嗯……”小庄不敢撒谎。

“知道我为什么当兵吗？知道那么多的好汉，为什么不顾一切要参加特种部队吗？”陈排点着小庄头顶的军徽：“为了它……”

“排长……”

“也许你要以后才能理解我的话，但是我要你现在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有崇高的信仰，有坚强的信念！还有钢铁的纪律，钢铁的纪律！你知道什么叫纪律吗？”

小庄木然，他是真的没这个概念。

“你必须知道什么叫纪律！”

小庄眨巴眼：“排长，你别生气，我马上背军规给你听。”

“那是你的嘴皮子功夫，你根本就没有刻到骨子里去！你的灵魂里，没有纪律的概念！你我行我素习惯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你穿着军装，却不是一个兵！”

第三部分 第103节：子弹上膛(103)

“你不是说我是一个优秀的侦察兵吗？”

“但是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兵！”

小庄没听懂。

陈排叹息一声：“现在你还理解不了，以后你会懂的。你为什么参加特种部队集训选拔？”

“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为了苗连不失望，对吗？”

“嗯。”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参加特种部队集训选拔……为了理想……”

“理想？”

“是不是很奇怪？还会有人把特种部队当作自己的理想？”

小庄不敢吭声。

陈排笑笑：“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上的《人民子弟兵》，喜欢看《渡江侦察记》、《奇袭》这些关于侦察兵的老电影。我太想成为一

个侦察兵了，太想了。后来我上了中学，知道了特种部队，我想成为一个特种兵，一个职业军人。我拼命地锻炼，也拼命地学习，终于我考上了军校，学侦察指挥专业。我知道要成为一名特战队员，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我报名特种部队选拔集训，我却没想到在最后的时刻倒下了……”

小庄看着陈排：“你病那么重，为什么还要去参加选拔呢？”

陈排看着他：“你知道什么是理想吗？”

“知道。”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特战队员！”

“那你也不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如果我一定要倒下，我宁愿自己以特战队员的身份倒下！”

小庄愣住了。

陈排黯然：“可是我还是失败了。”他突然抓住小庄的手，“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什么事？别说一件，一百件我也可以答应！”

“你一定要加入狼牙特种大队！”

小庄张大嘴，不知道怎么回答。

陈排松开他的手：“我知道你不愿意，你现在就想退出了！”

小庄低下头。

“你不能退出！”陈排的眼中含泪，“为了我！”

小庄看着陈排，眼泪下来了。

“你一定要成为特战队员！”

小庄不敢再看陈排，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眼泪从指缝中滑落。

陈排看着捂着自己眼的小庄：“好吗？小庄！”

小庄放下自己的手，泪眼婆娑地点头：“我……答应你……”

陈排释然地看着他，微笑。

小庄看着陈排，泪水如梭。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成为一个拳头。陈排带着欣慰的笑容说：“侦察连……”

二人一起低声喊：“杀……”

走廊。小影靠在墙上无声地哭。

门开了。小庄戴着军帽走出来，脸上是不一样的坚毅。小影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你真的要加入特种部队？”

“你都听见了？”

小影点头。

“这是他的心愿。”

小影点头。

“我是他的兄弟。”

小影点头，擦泪：“你跟我来。”

她转身就走。小庄目光坚毅在后面跟着。

女兵宿舍。小菲在看书。小影推门进来，小庄傻站她身后。

小菲抬眼：“哟？你不是值班呢吗？……小庄来看你了……”她说着起身拿起书就走了，“我去隔壁了。”

小影转身：“进来。”

小庄进来，小影把门关上。她拉着小庄：“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

小庄坐下。小影摘下他的军帽，露出他的光头。她的手滑过小庄的光头。

小庄不敢看小影，呆在那里。

小影在小庄的身后，慢慢抱住了他的脖子，泪水落在他的光头上。她的唇轻轻点过小庄的光头。小庄闭上了眼。小影吻过小庄光头上的道道伤痕：“你吃了多少苦啊……”

她开始解自己军装的第一个扣子。小庄听见了，反过身一把抱住小影，埋头在她的怀里，贪婪的嗅着。

“我给了你吧……”

小庄不睁眼，不松手，也不让小影动。

“怎么了？黑猴子？”

“我是为了他，我的兄弟去特种部队的！不是为了你！”

小影看着怀里的小庄：“可你是为了我当兵的。”

“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不能……我也不能碰你！”

第三部分 第104节：子弹上膛(104)

小影被触动了。小庄抬头看着她：“因为你是小影！你是我的梦！”

小影愣住了。

小庄松开小影，拿起军帽坚定地起身出去了。他关上门，小影的哭声从屋里传来。小庄戴上军帽，目光坚毅地大步离开。

哭声在空气中延续。

小庄大步走着，他坚定地走向他的中国陆军特种兵之路……

5

夜色下的帐篷村，菜鸟A队一身野战装束，身前是打开的背囊。

马达蹲下，一个一个地检查里面的东西。他走到邓振华面前：“你的可要仔细检查。”

邓振华目不斜视。马达蹲下打开背囊，里面的东西没有违禁品。

邓振华笑了一下。马达起身，看着他：“摘下钢盔。”

邓振华眨巴眨巴眼：“灰狼，钢盔是战士的……”

马达怒吼：“我让你摘下钢盔！”

邓振华急忙摘钢盔。

咣当！藏在钢盔里的巧克力、火腿肠都掉了出来。

菜鸟们憋不住，吭哧吭哧地偷乐。邓振华尴尬地笑了一下。马达也憋着笑：“看来你挺有劲啊？能带这么多多余的东西？”

“我只是带了点战略储备干粮，要知道野外生存，是很残忍的事。”

“我当然知道——去！跑步到那边，拿五块砖头过来！”

邓振华急忙跑步过去，搬来五块砖头放在地上。

马达拿出水笔来，在砖头上挨个签名：“你——我可得防着点！装进你的背囊，然后给我带回来！一块都不能少！”

邓振华苦着脸，把五块砖头都放进背囊。

马达起身看着大家：“好了，菜鸟A队！去那边过秤，标准配重40公斤！少一克都不行，去吧！”

大家抱起背囊跑步到称跟前。老鸟仔细看着称，一个一个检查。

邓振华抱着背囊起身苦笑：“我已经超过了40公斤了……”

马达笑：“嗯，伞兵么！天生就是能负重的，你就这么多吧！”

称完重量，一行人上了伞兵突击车，在夜色下出发了。

山路上，两辆伞兵突击车在颠簸中前进。马达高喊：“戴上眼罩！”

小庄跟兄弟们拿起眼罩戴上。

车子继续颠簸，驶向未知的方向。

谷地。高中队站在开着车灯的车前，冷冷看着两辆伞兵突击车开来。

车停在高中队跟前。马达喊：“摘下眼罩，下车！”

菜鸟们呼啦啦摘下眼罩，下车列队。

高中队看着他们：“今天的训练科目，叫做‘流浪丛林’。不用东张西望，这地方你们都没来过，我也没来过。”

菜鸟们目瞪口呆看着他。马达把一叠地图分发给他们。

小庄拿过来一看，地图居然是手绘的，歪歪扭扭，没有任何经纬线。

大家互相看着。

“报告！”小庄喊：“这个地图怎么都不太一样啊？”

高中队笑：“这些地图是大队的家属们根据来过这儿的老队员口述画的，当然不一样了。大差不差肯定有误差，至于误差多少就看你们的命好命坏。”

“报告！”邓振华又喊。

“说。”

邓振华嬉皮笑脸地说：“我在伞兵部队就听说，陆特有最好的装备，譬如GPS什么的……”

“特种部队在敌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GPS是精密电子仪器，摔坏了怎么办？没有电了怎么办？在战斗当中损坏了怎么办？还

是得依靠指北针！最可靠的装备不是高科技，是你自己的脑子！你要是没脑子，趁早滚蛋。”

邓振华灰溜溜不敢说话了。强子挺了挺胸：“报告！那、那这个地图呢？”

“这算不错了，还是有点文化的画的。在战争当中，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内线？要是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画的，你就不打仗了？完成得了要完成，完成不了也要完成！否则要特种部队干什么？”高中队扫视着他们，“再好的装备，中国陆军特种部队也不能变成少爷兵！”

强子不吭声了。大家也都不吭声了。

高中队看看手表：“10分钟出发一个，别想着搭伴互助，否则就一起被淘汰！给你们三天时间，返回驻地！”他指着小庄：“第一个，走。”

第三部分 第105节：子弹上膛(105)

小庄看看大家，默默无言快步离开了。菜鸟们都看着他离开，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

恐怖的黑夜丛林，时而有野兽的嚎叫。小庄拿着开山刀拼命开路，艰难前行。

他走到林间空地的岩石旁，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右手，都是血泡。他撕开急救包的绷带，包扎着。又拿出红色手电，看看地图，看看指北针。

他找到个大概的方向，起身继续前进……

凌晨，小庄疲惫不堪地用刺刀挑开枝蔓，来到空地上。

那块岩石还在那里。

小庄不敢相信，抹抹眼，岩石就在那里。

小庄走到岩石跟前，打量着岩石，疲惫地倒下了：“走了一夜，又回来了……”

他舔舔嘴唇，哆嗦着缠着渗血绷带的双手，拿出地图和指北针，找着自己的方位。他又坚持起身，拿起武器继续前进。

悬崖上。

似火的骄阳晒在史大凡的脸上。他解开自己的衣领子，艰难前进。

一声哀嚎："该死的——谁来救救我——"

史大凡四处寻找："人在哪儿？"

"在你下面——该死的——"

史大凡探头下去。邓振华在悬崖中间的一处凸出来的石头上，抓着一颗摇摇欲坠的小树高喊："救救我……"

"你怎么走到这儿来的？"史大凡震惊地问。

邓振华右手抓着小树，左手还在拼命找可以救命的坚固物体："我他妈的也不知道！黑灯瞎火的，我就沿着指北针给我的方向直行！被困在这儿上不去了，天亮才看见自己悬在空中！快，拉我一把！"

"我不能救你！"

邓振华震惊地看着他："为什么？你不是卫生员吗？你不是该救死扶伤吗？"

"要是被老鸟看见了，我也被淘汰了！"

"难道你要看着这颗该死的小树被拔出来，让我摔死在这儿？"

史大凡嘿嘿笑："你不是雄鹰吗？雄鹰能展翅飞翔，你飞啊！"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雄鹰也得有翅膀，我他妈的没带伞包！再说就五十米的高度，伞来不及开我就是肉泥了！"

说着小树的根又往外掉土。

"卫生员！你还看什么呢？你难道想看见一个变成肉泥的伞兵吗？"

史大凡解开身上的攀登绳绑在身后的树上，试试结实程度。他跑过去趴在悬崖边上慢慢往下放攀登绳，嘿嘿笑："说——我是鸵鸟！"

"你是鸵鸟！"

史大凡的攀登绳停住了，他嘿嘿笑："不对不对，是——你是鸵鸟！"

"你是鸵鸟！"

史大凡的攀登绳又停住了。

绳子就在邓振华伸手抓不着的地方。史大凡嘿嘿笑：“说——伞兵是鸵鸟！”

邓振华咽口唾沫：“好吧好吧！伞兵天生就是能屈能伸——我是鸵鸟！我是鸵鸟！我是鸵鸟！这下你满意了吧？”

史大凡嘿嘿笑着放下绳子：“满意，相当满意！”

邓振华一把抓住绳子。那小树立即就掉下去了，咣当摔下悬崖。

邓振华赶紧往上爬：“卫生员！等我上去收拾你！”

史大凡拔出开山刀，做势要砍绳子。邓振华脸色大变：“别砍别砍！我是鸵鸟！我是鸵鸟……”

史大凡嘿嘿笑：“你自己慢慢爬吧，我走了。”

“你总得告诉我，往哪儿走吧？”

史大凡嘿嘿笑：“难道伞兵也会迷路吗？”

“靠指北针摔到悬崖下面的伞兵，难道还能不迷路吗？”

史大凡指着太阳：“自己看太阳的方向，找路去吧！我还得赶路，走了。”他起身走了。

邓振华吭哧吭哧往上爬，高喊：“卫生员史大凡——我否认我是鸵鸟，我没喊过——”

史大凡嘿嘿笑着，背着步枪继续前进，一边走一边跳，嘴里还唱着：“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吧！”他原地转个圈，拍手：啪啪！他继续前进：“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吧！”他原地转个圈，跺脚：啪啪！“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拍拍手呀,看哪大家一齐拍拍手！”

邓振华气喘吁吁地爬上来，他看着史大凡的背影举起自己的狙击步枪痛心疾首：“我否认，我没喊过，我不是鸵鸟——”

第三部分 第106节：子弹上膛(106)

史大凡边唱边跳，已经在林子里渐行渐远。

密林中，摄像头在转动。

新训基地监控帐篷里，监视器忠实地传递着现场的画面。特种兵们都笑成一团。马达已经笑得快趴在桌子上了。

土狼没笑，他看马达：“灰狼，他们是不是该淘汰了？”

马达擦擦笑出来的眼泪："留下，留下！这对活宝，我们上哪儿去找？"

土狼眨巴眨巴眼："活宝？"

马达笑着说："是啊？你不觉得他们俩很搞笑吗？"

土狼看着画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

丛林中。耿继辉疲惫地走着，他用刺刀挑开枝蔓，前面坐着一个队员，正龇牙咧嘴歪在地上靠着背囊。

耿继辉走过去："你怎么了？放弃了吗？"

"我的脚废了！"

耿继辉低头。队员脚上是一双旅游鞋。

"你怎么不穿军靴？"

队员咧着嘴："我看外军特种部队的资料照片，他们经常穿旅游鞋作战。我就买了一双，准备山地越野的时候穿……没想到……废了……"

耿继辉倒吸一口冷气："你知道外军特种部队的那些所谓旅游鞋多少钱吗？你就是穿解放鞋，也不该穿旅游鞋穿越山地啊？"

"我现在知道了……"

耿继辉解开自己的背囊装具，蹲下给他解开鞋带。

队员惨叫一声："啊——"

耿继辉抬头："怎么了？"

"我的脚……可能跟鞋垫沾到一起了……"

耿继辉低头看着他的鞋子："你这鞋哪儿买的？"

"市场上。"

"为什么不去专卖店买？"

"专卖店太贵了，我看这个差不多……"

耿继辉叹息一声："差多了，那是G－TEX材料，好歹也能顶事儿。你这是假冒伪劣，地摊产品！你啊，省小钱坏大事！"他拔出匕首，"你这个鞋不能脱，只能割开了。"

队员苦笑："一百多呢！"

耿继辉抬眼看他："你不知道你的脚底板已经彻底挫伤了吗？"

"我也纳闷，我脚底有那么厚的茧子啊！"

"你脚底的茧子，已经被挫掉了。茧子是一个整体，你的血肉已经跟鞋垫沾上了。没办法了，你只能退出训练了。"

队员靠着背囊，无奈地望着天空："他妈的！没想到老子被地摊货给害了！"

耿继辉小心翼翼用锋利的匕首割开他的鞋底，倒吸一口冷气。

队员苦笑："看见什么了？"

耿继辉割开两只鞋子丢到一边，拿出急救包："忍着！"

队员急忙抓过来一根树枝咬住。耿继辉拿起消炎药粉打开，洒下去。

队员惨叫一声，几乎昏迷过去，豆大的汗珠流出来。耿继辉给他洒好消炎药，拿绷带整个给他双脚仔细包扎上。

队员的脸色苍白，他慢慢松开嘴里的树枝。树枝已经被啃的不成样子。

"你不能走路了，我估计你起码要恢复一个月，皮肉才能长好。一切都要从头再来，想继续当侦察兵，你脚底板的茧子要重新磨出来。"

队员叹气："我今年算废了……"

"明年再来吧。"他起身，小心地把队员扛起来。

"你干吗？"

"你不能在这里过夜，会出事的。"说着他把自己的背囊艰难地套在了胸前，然后挎着步枪起身。

"我体重67公斤，加上40公斤的背囊和武器装具！你疯了？把我放下，小耿！"

耿继辉拄着步枪直起身子："我不能丢下任何一个受伤的战友，要过夜我也得陪你！"

"他们说了不能互助的，你也会被淘汰的！"

"那我就明年再来。"

队员很感动："小耿，你别这样！我心领了，放下我，你去赶路！"

耿继辉拄着步枪，走向密林：“如果参加特种部队，就是要我对战友见死不救，那我宁愿不参加！别跟我说话了，我要节省体力！”

“小耿……”队员的眼泪流了下来。

耿继辉扛着队员和他所有的装备，艰难地拄着步枪走着。

监控帐篷里，高中队默默看着。他点点头：“是个好孩子……土狼。”

第三部分 第107节：子弹上膛(107)

“到！”

“你进去，用最快速度把那个伤员接出来。他的体力不能这样消耗。”

土狼二话没说拿起自己的装备冲出去，上车出发。

高中队看着监视器上，耿继辉还在艰难前进。

山路上。强子拿着地图，艰难地走出树林，他衣服都被挂烂了。

一辆手扶拖拉机嘟嘟开过来。强子看看拖拉机，在狭窄的路边站着等着它开过去。

“等等！等等！”拖拉机后面有人喊。

拖拉机停住了，司机是个农民，憨厚地对强子笑。

拖拉机的斗上，坐着一个队员：“强子！一起走吧！他孩子也是当兵的，对解放军有感情！他愿意帮我们，能把我们带到集合点附近去！我们在那附近山里的林子里待够时间，然后回去！怎么样？”

强子舔舔干涸不已嘴唇。

队员笑：“别傻了！上来吧，这是荒郊野外！正好有个人可以一路上陪我说说话！”

强子疲惫地笑笑，摇头。

“怎么？你真的要走三天吗？”

“谢了，我还是自己走吧。”

“那我可走了啊？”

强子笑笑：“我劝你也下来，真的。作弊不是闹着玩的，何况我们都挺了这么久了！”

“好心好意不领情算了！开车！”

手扶拖拉机嘟嘟开走了。强子看着拖拉机开走的方向，疲惫地重新迈开双脚艰难前行。

拖拉机拐弯了。突然前面爆炸一样高喊："下来！给我滚出集训队！"

那个队员哀嚎："我错了！我错了！"

"你没机会了！下车！"

强子苦笑一下，继续艰难前进。

河边。老炮站在小河里，拿着一根砍好的树枝，树枝的头绑着匕首，他在扎鱼。

噗！一条鱼被扎起来。

老炮笑着拿起鱼叉和鱼上岸，摘下匕首去给鱼开膛刨肚。完了又找了棵大头开始钻木取火。

不一会儿，一堆小篝火燃起来了，老炮用树枝插了鱼放在火上烤。看着逐渐在变色的鱼，老炮嘿嘿笑着咽了口唾沫。

"那边——谁在生火？"一声怒喝从林子里传出来。

老炮一把丢掉鱼，敏捷而警惕地抓起步枪上膛闪身到岩石后。

一条猎狗颠颠跑出树林，对着岩石狂吠。一个苗族打扮的护林员手持56半走出来："谁在生火？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严禁火种，出来！"

老炮看清楚了，尴尬地起身关上保险背好步枪出来："对不起……"

护林员愣了一下："我还以为是那些无法无天的驴友呢！是解放军啊？多多，别叫了！"

猎狗不叫了，闻着味道就跑过来，一口叼住了烤熟的鱼开始吃着。

老炮看着狗吃，咽口唾沫。

护林员背好自己的56半走过来："你们搞训练啊？"

"啊……野外生存……刚逮条鱼……"

护林员看看狗："多多！"

猎狗不吃了，跑回主人那里。

“野外生存也不能在这里生火啊！这是自然保护区，交通不方便，万一着火了不得了！看你是解放军，就不罚款了！记住，绝对不能生火了啊？”

老炮尴尬地说：“是是，再也不会了！”

护林员打开自己的包，拿出俩罐头递给他：“拿着吧，你们当官的够狠的啊！自己大鱼大肉，却让你们在这儿钻山沟！拿着吧，拿着吧！”

老炮看着那俩罐头，舔舔嘴唇，打定主意：“我不能要……这是作弊，我会被开除的！”

护林员笑着塞在他手里：“什么作弊啊？这儿谁能看见？除了这条狗！”

老炮拿着罐头，左右为难。护林员笑笑，转身叫狗：“多多！咱们走了！”

护林员转身走回树林，背对老炮的脸上露出鄙夷的笑意。

老炮看看罐头，狠狠地咽下一口唾沫，他跑过去，把罐头塞给护林员：“我不能要！”

护林员纳闷：“怎么了？”

“就算没有监控哨，我也不能要！”

“为什么？”

“这是在敌后！我不能随便吃敌后的东西！我宁愿去自己生吞鱼，也不能随便吃敌后的东西！谢谢你了啊，再见！”

第三部分 第108节：子弹上膛(108)

他说完掉头就跑，几步踩灭火种，又拿起工兵锹挖土填平火坑，跺脚跺跺踏实了。他对护林员尴尬地笑着，拿起自己的武器和装备跑进丛林消失了。

护林员拿着俩罐头：“多多，咱们没露馅吧？”

多多叫了一声。

护林员笑笑：“那就是这小子真的是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了。”

多多大叫两声，表示同意。

丛林。大树上长着一束野兰花。

小庄衣衫褴褛，手持开山刀忍痛开路。野兰花在晨光中摇摆。小庄抬头，发现了，他笑。

小庄开始爬树，去摘野兰花。手刚抓住了野兰花，他踩在藤条上的脚一滑，咣，他栽了下去。

小庄忍痛爬起来，却发现左脚歪了，他靠在树上倒吸冷气。他抬起手，手里的野兰花无恙。小庄笑了笑，坚强地爬起来，一拐一拐地继续前进。

一条河潺潺从树林旁流过。小庄爬悬崖，歪了的脚用不上力。他索性趴倒，咬着兰花艰难往上爬。

小庄抓着的一块石头开始松动。他抓着，石头起来了。

“啊——”

小庄从山坡上滚下去。他滚落到河滩上，不动了，他眯缝着眼，试图去抓住兰花：“小影……”

兰花躺在地上，随风轻轻摇摆。

小庄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6

一艘橡皮艇上，一个黑脸志愿兵抱着小庄在喂水。

小庄咳嗽，嘴里的水咳了出来。志愿兵惊喜地抬头：“他醒了，他醒了！”

小庄睁开眼：“小影……”

黑脸志愿兵憨厚地笑：“醒了就好了。”

“几点了？”小庄迷迷糊糊地问。

“11点！”旁边一个粗犷的声音说。

小庄一下子坐起来：“啊？”他想站起来，却脚一疼，整个人倒在橡皮艇上。

那个粗犷的声音骂：“妈拉个巴子的你干啥去？”

小庄回头，那人穿着老头汗衫迷彩裤，戴着一顶农民用的草帽，他头都不回。小庄看着他的背影说：“我天黑前就得赶回去！不然狗日的……高中队就要淘汰我！”

背影哈哈一笑："你骂的对！他妈拉个巴子的绝对是个狗日的！"他把没有钓上来鱼的钓竿拿起来，"饵又被吃光了！这是什么河啊河里的鱼怎么都光吃饵不上钩啊？尽是赔本买卖！"

小庄说："班长，谢谢你们救我！我得走了，麻烦你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

"你干啥去？"背影回头，是个中年大黑脸。

"我得回原来的地方！我得自己走，不能作弊！要不高中队要把我开回去，我不能回去！"小庄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他起身四顾，"趁现在没人，班长你把我送回去吧？我从原来的地方走！"

大黑脸就问："我带你一段不好吗？瞧你那个脚腕子，那么远，怎么能在规定时间走得回去？"

小庄摇头不迭："不好。"

"为啥不好？"大黑脸有点意外。

"当兵的丢分不丢人，大不了明年再来，现在作弊就是赢了也不光彩。"

大黑脸看他半天。小庄的脸稚气未脱，却很严肃。

那志愿兵说："那我们把你放下去你自己走吧。"

小庄一梗脖子："不！我就要从我原来倒下的地方走！"

"那我们白救你了？"志愿兵有点不高兴了。

小庄也来了气："我又没有让你救我！"

大黑脸乐了："妈拉个巴子的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挺鸟的！"

小庄看着他，没敢回嘴，低头掉泪了："我好不容易才熬到现在的，我不能被淘汰，我答应我们排长的……"

大黑脸笑："妈拉个巴子还掉金豆了！多大了？"

"十八。"

大黑脸再看看："有吗？"

"差半个月。"

大黑脸看他半天，低沉地说："还是个娃子啊！"

小庄急了："我不是娃子！"

那个志愿兵拽小庄。小庄不理他，对大黑脸说：“我不是娃子了我18了！”

大黑脸笑：“成成，你不是娃子是汉子成了吧？”

志愿兵对小庄怒吼：“你怎么说话呢你！”

第三部分 第109节：子弹上膛(109)

大黑脸瞪他一眼：“妈拉个巴子给我滚一边去！我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

志愿兵不吭声了，转身划船。

大黑脸转对小庄笑：“十八岁的列兵，能顶到‘流浪丛林’？不简单啊！”

小庄不屑地说：“这个狗日的特种部队又不是了不得的地方！我们夜老虎侦察连，个顶个都能顶下来！”

大黑脸爽朗地笑了：“小苗如今出息了啊！把个列兵都调教的嗷嗷叫！”

小庄惊讶了：“你认识我们苗连？”

大黑脸眨巴眨巴眼：“这个鬼军区有多大？我可是老资格的军工了！”

小庄松了一口气。

大黑脸看着他的浑身装备：“侦察兵？看你长短家伙都带着，会打枪吗？”

“那当然！”

“打两枪我看看？”

“我这都是空包弹，打了也白打。”

大黑脸转对志愿兵：“把你的王八盒子拿来！”

志愿兵赶紧摘下手枪递给大黑脸。大黑脸不接，对小庄一努嘴。志愿兵犹豫一下，但是还是给了小庄，同时右手拇指一按按钮卸下弹匣。

小庄接过没有弹匣的手枪哗一声拉开空栓检查，熟练地整了一下回位了。他拿着手枪开始四处瞄准：“老班长，这班长的枪保养得不错！可是就是没子弹啊？难道要我把那鸟吹下来啊？”

他瞄准天空的鸟，枪口追逐着，不留神枪口转向了大黑脸。

志愿兵立刻跟豹子一样扑过来，扼住了小庄的咽喉。小庄没料到，在船上蹬腿翻白眼。

大黑脸一脚把志愿兵踹进河里："妈拉个巴子的没子弹你瞎紧张什么？"

志愿兵掉进河里，眼巴巴看着大黑脸不敢上来。

小庄反过味道来，咳嗽着起身。

大黑脸瞪着志愿兵："上来。"

志愿兵敏捷翻身上来，浑身湿透了。

大黑脸又转向小庄："咋样？"

小庄摇头咳嗽着："没事，老班长。"

大黑脸冲志愿兵伸出手："子弹。"

志愿兵犹豫着，把弹匣递给大黑脸。大黑脸把枪和弹匣递到小庄面前："拿着，打两枪我看看。"

小庄不敢接，看志愿兵。

大黑脸说："别搭理他，他自己跟那边凉快呢。"

小庄乐了，一把抢过手枪和弹匣，快速合一上膛出枪。大黑脸笑："样子挺花哨的啊？水平咋样？"

"那还用说！"

"打两枪我看看。"

小庄侧脸问志愿兵："班长我可以吗？"

大黑脸挥挥手："你别管他！他那个班长说了不算，我这个班长说了算！"

小庄看看四周："老班长，我打什么啊？"

大黑脸看看四周，四周一片水茫茫："打啥啊？刚才的鸟儿干吗去了？该用的时候就撂挑子不见鸟影了？跟那个狗日的小高一样！用不着的时候瞎在你跟前晃，用得着的时候不见鸟影了！"他摘下草帽，举起来问："我扔出去你打的准吗？"

小庄点头。

大黑脸就说："咱俩打个赌怎么样？"

小庄看着他“怎么赌法？我这个月的津贴刚刚领，你说咱们去哪儿喝酒？”

“我不喝，酒你最好也别喝。这个狗日的地方禁酒。”

“不是，我怕你想喝。”

大黑脸舔舔嘴唇：“我是想喝但是我更不能喝。”

“那咱们就偷偷喝？我到服务社买了到炊事班找你？”

大黑脸笑：“那就算了，我不喝酒了，说了不喝就不喝。”

“那怎么办？你说赌什么？”

大黑脸想了想，说：“一个弹匣里面有15发子弹。”

小庄一怔：“这么多啊？”

“重点不是这个——我这个草帽丢出去，你要是全打上了我就送你回原来的地方，要是打不上你就跟我走，我带你回去，不告诉你们那狗日的高中队怎么样？”

小庄犹豫着。大黑脸说：“那行！这个枪你就别打了，我送你回去。”他说着就过来拿枪。

小庄赶紧说：“我赌我赌！”

大黑脸笑：“愿赌服输？”

小庄点头据枪准备：“愿赌服输！”

第三部分 第110节：子弹上膛(110)

“看好了啊——”大黑脸说着说将草帽甩出半空。

小庄据枪瞄准，扣动板机。

草帽在空中旋转，不时中弹。

草帽落入水里，最后一枪没有打中。

小庄傻眼了。

大黑脸一把拿过枪试试，枪已经空膛挂机，他把枪丢给志愿兵：“王八盒子还你，开船！”

志愿兵接过枪插入枪套，发动马达。

小庄还傻在那里。大黑脸看着他笑：“妈拉个巴子后悔了？”

小庄梗着脖子说："当兵的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后悔！不就是咱俩联合起来骗这个狗日的高中队吗？这事我干！"

大黑脸哈哈大笑："对对！咱们联合起来作弊，骗这个狗日的高中队！"

小庄笑了。

"还是个娃子啊！"大黑脸陷入了沉思。

"我不是娃子，我18了！是列兵！"

大黑脸苦笑："对对，是列兵！去年刚刚入伍的？"

"对！——班长，你当兵多久了？"

大黑脸看着两处的风景，迎面的风掠过他饱经沧桑的脸，许久，他说："二十一年。"

小庄一怔："啊？特种部队还有这么老的志愿兵？"

"我当兵的时候，跟你一样大，后来就不是兵了。"

小庄就点头："哦，那你是老军工了？"

"对，老军工。"大黑脸爽朗地笑。

橡皮艇在河里前进……

7

河流。橡皮艇默默开着。

小庄擦了一把眼泪："……这就是我的陈排，我的兄弟！"

大黑脸一脸黯然地感慨："真汉子啊！"

小庄抬眼："老班长，强制性脊柱炎到底是什么啊？"

"你不知道？"

"是啊，陈排不肯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长大了就知道了。"

"我的答案和你的排长一样，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大黑脸一伸手，志愿兵急忙把一个军用酒壶递给他。大黑脸打开，把酒往河里倒。

小庄抽抽鼻子："白酒啊？"

“我跟你们陈排不认识，但是我敬他一壶酒！下辈子我跟他作兄弟，我带他作战杀敌！”

“你不是不喝酒吗？那带酒干吗？”

大黑脸还在倒酒：“我是不喝。”

“我不信！”小庄鬼笑：“我明白了，你自己偷偷喝的！还不敢跟我说，你怕我给你反应出去！放心吧，我小庄不是这种人！”

大黑脸不说话，仍沉浸在悲凉的情绪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无可奈何啊……”

志愿兵一旁道：“我们大……他是不喝酒，他的左腿受过伤，里面还有小鬼子的地雷弹片，一有潮气就疼。这酒是医务所特批的，顶不住的时候擦擦腿去去寒气。”

小庄仍笑：“我不信！看你的样子就是馋酒的，带着酒怎么会不喝呢？你跟我说，我不告诉别人！”

大黑脸倒完酒就把酒壶那么一甩，那个志愿兵赶紧熟练地接住。

大黑脸脸上的表情渐渐缓和了，笑：“我说不喝就是不喝——咱是个爷们，要说话算数是不是？你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什么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就是24小时随时待命——在这个地方喝酒，抓住了是要狠狠收拾的！”

小庄纳闷了：“军工大哥……”

“嗯？我这年纪作你爹都够格，怎么叫我大哥？叫我大叔才对。”

小庄认真起来：“那不行！战友就是兄弟哪儿有战友是叔侄的？”

大黑脸哈哈地乐：“成成！你小子还真是鸟啊！就叫大哥吧。”

“军工大哥，你们军工还上那么前的前线啊？”

大黑脸不说话了，好像很多事情压在了心底，他的眼睛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小庄问：“是开车还是抬伤员？”

大黑脸想了半天，才低沉地说：“抬伤员……你有你的兄弟，我也有我的兄弟。我回头讲给你听吧。”

“嗯。”小庄不说话了。

监控帐篷里，队员们都看着监视器，目瞪口呆。高中队也默默地看着监视器，没有表情。

马达看高中队：“咋办？”

高中队失望地摇摇头：“让他滚蛋。”

第三部分 第111节：子弹上膛(111)

“大队长在那儿！”

“大队长也得遵守集训选拔的规定！大队长也不能作弊！”

“我是说，谁去让他滚蛋？”

高中队看看他：“你的意思呢？”

“我觉得我们都不能去，只有你……”

“废话！这个时候我敢去吗？等小庄归队，就让他滚蛋！”

河边。橡皮艇靠岸了。三人下船。

志愿兵收拾橡皮艇，放气。小庄跟着大黑脸有说有笑地上岸。

一辆迷彩色的吉普车停在树林里，车窗后贴着带军徽的通行证“狼特001”。

小庄突然停住了。大黑脸看看他：“怎么了？”

“那狗日的大队长要看见我作弊我不完了吗？”

大黑脸左右看看：“那儿有什么狗日的大队长？”

“那不是他的小王八吉普吗？人肯定在附近！军工大哥我得自己走了，你这么帮我，要是被看见了，我就彻底歇菜了！这辈子都别想再来了！”

大黑脸恍然大悟：“哦！你说这车啊！我是车辆维修所的，那个狗日的大队长的这辆小王八吉普坏了，送我那儿修！我修好了，就开出来钓鱼了！”

小庄感叹：“你胆子真够大的！狗日的大队长的车都敢开出来玩！”

大黑脸挤挤眼：“我不是老军工吗？妈拉个巴子的狗日的大队长算个鸟？”

小庄附和：“就是就是那个狗日的大队长算个鸟！军工老大哥比他鸟！”

志愿兵正在折叠放了气的橡皮艇，一听这个忍不住噗哧就乐了。他抬头看大黑脸。大黑脸跟他挤挤眼。他就忍住笑低头继续折叠橡皮艇。

大黑脸扶着小庄："走！我带你坐坐那个狗日的大队长的小王八吉普！"

小庄又跟着他走，却突然又停了下来："不行不行我得回去！"

大黑脸有点意外："怎么了？不是说好了吗？"

小庄急赤白脸地说："兰花丢了！"

"什么兰花？"

"就是我给小影摘的兰花啊！丢了！不行，我得回去取！"

"哦，这个啊？那种野兰花这个狗日的地方多的是！我让人给摘一筐子来！走！"

"不行不行，这是我给小影摘掉！我就要我自己摘的！军工大哥谢谢你！我就是明年再来我也得把兰花找回来！"

大黑脸怅然若失："哎！你站住！你走了我怎么办？"

小庄站住，回头："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大黑脸有点着急："我跟谁说话去？好不容易今天礼拜天，我还有个人说话，你这走了我跟谁说话去？"

小庄一指那个志愿兵："他啊！"

大黑脸急了："他会说个鸟啊他！他要会说话我能成天闷的要命！他就跟个影子一样就会跟着不会说话！你不能走！"

"那不行！花儿是我给小影摘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志愿兵不乐意了："你这个兵……"

大黑脸一瞪眼。他立刻住嘴，低头把叠好的橡皮艇往自己肩上扛。

大黑脸插着腰一幅命令的姿态："反正你不能走！"

小庄不搭理，掉头就走。

"哎哎！"大黑脸在后面无奈地喊，"你怎么去啊？"

"走着去！"

"你这不要走到明天吗？"

“走到明年我也要走！我不能把花儿丢下，那是我给小影的！”

“好好你回来我给你想个办法！”

小庄回头：“你有什么办法？”

“反正就是有办法，你这个样子不能走回去！”

“那你开车送我回去啊？”

“我也不回去了，咱俩开车耍去！这边林子可漂亮了，保证你没有见过！”

小庄掉头就走：“我不耍，我去找花儿。”

“那行我给你找！”

小庄回头：“怎么找？你也不肯开车送我，我自己走又不让走，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大黑脸指那个志愿兵：“他去找！”

志愿兵刚刚把橡皮艇往车上放，他吓了一跳。

小庄看看他：“不合适，干吗要人家跑那么远啊？”

大黑脸就说：“他最近就闲着发毛，想运动运动，业余爱好就是操舟！今天为了救你没有玩爽。让他回去玩玩吧——”他看那个志愿兵，“你说是不是？”

第三部分 第112节：子弹上膛(112)

志愿兵一敬礼：“是！”

他马上利索地从车上取下橡皮艇气管船桨什么的，开始吭哧吭哧地打气。

大黑脸过来扶小庄：“咱们走！开车耍去！”

小庄犹豫地看志愿兵：“这合适吗？这个班长……”

“他就想运动运动操舟玩。——你说是不是？”

志愿兵立正：“——是！”

他居然没有任何不愿意！小庄纳闷地看着他。

大黑脸拉他：“走！汉子，我带你打兔子去！这山里兔子可多了！”

小庄跟他走向越野车。

突然他又停住了。

大黑脸纳闷了："这是怎么了？"

小庄看着车窗上的特种部队通行证的军徽，脑里突然电光火石一闪，唰——他看见陈排点着自己的大檐帽："你的脑袋上是什么？"

"军徽啊？"

"军徽在你的脑袋上，但是你的心里有它吗？"

……

小庄眨眨眼，看着那个军徽。

大黑脸看着他："怎么了？拿着钥匙上车啊？"

小庄不说话，仍看着军徽。

军徽也在看着他。

唰——

陈排说："知道那么多的好汉，为什么不顾一切要参加特种部队吗？"

小庄看着陈排。陈排点着他头顶的军徽："为了它……"

"排长……"

"也许你要以后才能理解我的话，但是我要你现在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有崇高的信仰，有坚强的信念！还有钢铁的纪律，钢铁的纪律！你知道什么叫纪律吗？"

……

小庄眨巴眨巴眼："陈排……我错了……"

大黑脸纳闷地四处看看："哪儿有你排长啊？"

小庄注视着军徽。

军徽也在注视他。

唰——

陈排严肃地看着小庄："你必须知道什么叫纪律！"

"排长，你别生气，我马上背军规给你听。"

"那是你的嘴皮子功夫，你根本就没有刻到骨子里去！你的灵魂里，没有纪律的概念！你我行我素习惯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该做

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你穿着军装，却不是一个兵！”

“你不是说我是一个侦察兵吗？”

“但是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兵！”

……

小庄注视着军徽：“对不起，陈排……我错了……”

“怎么了？”大黑脸彻底纳闷了。

“我不该作弊。”

大黑脸看着他转身：“哎！你干吗去？”

小庄回头：“军工大哥，谢谢你带我。但是我还是要回去，重新开始。”

“为什么？”

“因为……我要做一个有纪律的兵，一个合格的兵！”

大黑脸有些感动：“你就这样走回去？让他送你一段吧？”

“不了，我走错了路。我在哪里走错的，就从哪里重新开始。”

大黑脸点点头，竖起大拇指：“好汉子！”

“我不是什么好汉子，我只是一个……不争气的兵……再见！”

说完，他转身，挎着自己的步枪，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去。

大黑脸看着他的背影，长出一口气：“小苗子果然没看错你啊！”

小庄坚定地走着，走向自己走错路的原点。

监视帐篷。高中队看着监视器，没说话。

马达看看他：“我去让他滚蛋？”

“为什么？”

“他作弊了。”

“但他付出了代价，走回走错路的地方了。”

马达于心不忍地说：“他受了伤，这一个来回，要多走四十多公里啊！”

高中队淡淡地说：“有的人，走错一生也不会明白；有的人，走错一步，就能明白。他走错了四十公里，总算明白了，还不算晚。”

马达看着他，心里若有所思。

第十一章

1

黄昏。集训队的国旗下，高中队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菜鸟A队在陆续返回。

耿继辉早已返回，他双手拿着矿泉水追着那些正在返回的队员，递给他们水或往他们身上浇："马上到了，别着急……"

老炮冲过终点，栽倒在地上。卫生员们冲过来围住他，开始急救。

第三部分 第113节：子弹上膛(113)

史大凡蹒跚跑过来，显然很痛苦，但是他还在嘿嘿笑着唱："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我有多少小秘密，我有许多的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咣当，他一头栽倒在终点线上。

卫生员们急忙扶起来，往他头上浇水，给他测量血压。

史大凡嘿嘿笑着眯缝着眼坚持唱完最后一句："就不告诉你……"

他眼一黑，晕过去了。

强子左手提着背囊，右手持枪，一路小步跑。

他非常痛苦，嘴里喊着："什么叫撮？我就是！好好的班长不当，到这里来撮！什么叫贱？我就是！舒服的日子不过，到这里犯贱！北京话管这种人叫什么？——装丫挺的——啊——"

随着最后的怒吼，他直接摔过终点，晕倒了。

天黑了，队员们仍在陆续回来。

高中队看手表："还有一个小时。"

队员们都已经休息过来，穿着背心或者光着膀子在终点看着。

耿继辉忧心忡忡地说："就剩下伞兵和小庄了。"

"迷路了？"强子猜测着。

老炮摇头："不会吧？小庄看地图读方位角成绩是最好的，他怎么会迷路呢？"

高中队不说话。

强子问：“那老伞呢？老伞怎么会迷路呢？”

史大凡忧心忡忡：“他……指北针掉了。”

强子拍拍额头：“完了，完了！伞兵要滚蛋了。”

史大凡突然眼一亮：“鸵鸟——”

邓振华蓬头垢面出现在地平线上。

队员们高喊起来：“老伞——加油——”“鸵鸟——加油——”

邓振华拄着狙击步枪，蹒跚地做最后的冲刺：“伞兵——就是落地的雄鹰，冲啊……”

他撞向终点线，摔倒了。

队员们赶紧扶起他。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就差小庄一人了。菜鸟A队剩下的8名队员都默默地等待着。马达有几分焦虑，他看高中队。高中队不为所动地看手表：“还有三十分钟。”

老炮翕动嘴唇：“小庄……快呀。”

耿继辉脸色严峻，没说话。

强子担心地看着前面：“他肯定会回来的！”

邓振华满不在乎地说：“他准能回来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这次没人有笑。

老炮突然睁大眼：“小庄——”

地平线上，小庄的身影出现了。队友们立即双手拿起矿泉水打开飞奔过去。高中队平静地看着。他看看手表：“时间快到了。”

小庄红着眼，穿着稀烂的迷彩服，一瘸一拐地走着，他的胸口还插着那朵野兰花。

队友们七手八脚地往他身上浇水，让他可以保持清醒。

小庄蹒跚着走向终点。

高中队看看手表。马达焦急地说：“还有五分钟，他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终点了。野狼，你真的要淘汰他吗？他比所有的队员多走了五十公里！”

高中队抬眼看看小庄，没说话。

老炮推开身边的队友：“都让开！都让开！别在他身边阻挡空气流通！”

队员们都让开，看着小庄一步一蹒跚地走向国旗。

高中队默默看着他。马达看看自己的手表：“还有两分钟。”

高中队没有表情。

“他……要出局了……”

高中队还是没有表情。

小庄拄着步枪，嘶哑喉咙：“陈排，我错了！我向你保证……我守纪律……我做个好兵……”小庄看着国旗，一步一蹒跚，“陈排——我走错了路，但是我重新开始了——你原谅我——”

那面国旗无声飘舞。

马达看着手表：“还有十秒……他完了。”

高中队没有表情地冒出来一句：“你的表准吗？”

马达愣了一下：“我们都是按照……”他恍然大悟，“哦，我的表快了一分钟！”

高中队淡淡地说：“特战队员的时间要精确，不然要死人的。”

马达急忙说：“是！我马上调整！”

他拿起高音喇叭，对着小庄兴奋地高喊：“还有最后一分钟！你马上要成功了——”

第三部分 第114节：子弹上膛(114)

小庄拄着步枪，只有半米的终点好像非常遥远。他的主观视线里，所有的一切都在摇摇晃晃。

小庄坚持着，一步跨过了终点。

马达蹲下：“你成功了，列兵菜鸟！你成功了——”

小庄含泪看着那面国旗。国旗在猎猎飘舞。他背着背囊跪在地上，举起自己的步枪仰天长啸：“啊——”

2

经过了三天的丛林流浪，菜鸟们连续休整了两天。老鸟们对他们的态度也变得和蔼起来，吃的很好，睡的也很好。但是菜鸟们都知道，这绝对不是老鸟们发善心，而是他们将要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林间训练场，菜鸟A队剩下的9名队员在轻装跑步。小庄在队伍里，跟着队员们跑操。“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

马达高喊：“好，精气神不错！唱个歌——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小菜鸟——预备——起——”

菜鸟A队是一群彪悍的准特种兵，儿歌却唱得地动山摇：“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小菜鸟！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哦，可爱的小菜鸟！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斗败了老鸟队，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欣……”

马达笑着原地踏步，看着他们绕着自己跑圈。

菜鸟A队还在唱着：“哦，可爱的小菜鸟……”

3

帐篷村。菜鸟A队满身满脸都是迷彩，全副武装正列队待命，他们对面，是一样装束的以土狼为首的五名老队员。

马达也是一样装束，他手持一把战术改装过的56－1冲锋枪大步走到中间：“菜鸟A队，今天下午进行强化丛林战训练！为的是迎接你们进入特种部队最后的考核！”

菜鸟们看着对面彪悍的老鸟们，多少有点心惊肉跳。

马达淡淡一笑：“别误会，今天不是对抗，是合练。”他严肃起来：“今天下午，进行合练的意义是明天参加实战！最后的考核——就是明天的实战！下午合练完以后，晚上前往边境地区。我们要带你们去体验真正的战斗！”

菜鸟们都不说话。对面的老鸟们目不斜视。

“明天凌晨，将会有一股贩毒武装入境。我们要去伏击他们，把他们全部干掉！除了警方要的毒枭，其余的一个都不留，统统干掉！”

菜鸟们听得惊心动魄，马达接着说：“听好了！你们菜鸟A队跟我们在一起，记住——是始终在一起！不要逞能，不要冒险，按照我的命令行动！行动代号‘哑弹’，我们就是‘哑弹’突击队！你们不是想成为特种兵吗？准备好去厮杀了吗？”

菜鸟们有点晕。

马达厉声问：“准备好去厮杀了吗？”

菜鸟们立即回答：“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不错！有点傻大胆的意思——如果不想去的，可以退出。可以现在说，也可以下面说。总之不勉强，因为这是去玩命！而命只有一条，丢了也就丢了！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想清楚了！”

菜鸟们都不吭声。

马达笑笑：“没有人退出吗？”

邓振华高喊：“报告！”

马达有点意外：“你要退出？”

邓振华出列：“伞兵怎么可能退出呢？你不是常说伞兵除了有点偷懒，其余的都还凑合吗？”

“那你要干吗？”

“我是说，能不能换个代号？‘哑弹’突击队，不太吉利，还没打呢，弹就哑了！”

马达笑笑：“这不是我取的代号，是大队给我们的代号。至于什么来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入列。”

邓振华入列。

马达扫视着队员们：“我们晚饭后出发，前往边境地区，秘密潜入伏击地点！都给我听好了，这是真正的战斗！所以你们自己一定要想好，如果到了战场上腿软打哆嗦，别怪我执行战场纪律！听明白没有？”

菜鸟A队持枪怒吼：“明白！”

马达挥挥手：“哑弹突击队——出发！目的地，山地丛林战训练场！”

他带着五个老兵与菜鸟A队跑步前往训练场。菜鸟们脸上多少有点懵，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兴奋。

第三部分 第115节：子弹上膛(115)

4

食堂。桌子上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合练回来的队员们陆续进来。

老兵们进了食堂就开吃，吃的很香。

小庄拿着筷子，好像失神了。老炮夹菜给他：“多少吃点啊？晚上要熬一夜呢，明天早上还得打仗。”

小庄眨巴眨巴眼，反应过来，拨了两口饭。

邓振华跟史大凡却吃的很香。邓振华夹起一块鱼：“活着干，死了算！要去玩命了，他妈的死也不能做个饿死鬼！吃啊？都愣着干吗？”

史大凡嘿嘿笑着夹起红烧肉：“鸵鸟，以为都跟你似的脑子小啊？大家操心的事可多了！”

邓振华看他：“卫生员，那你呢？你怎么也吃这么香？”

史大凡嘿嘿笑：“因为我没头脑！”

耿继辉醒过来神，拿起筷子开吃：“吃吧，我们等的不就是今天吗？作为战士，就要去战斗！否则我们干吗非要来套个特种兵的马甲？既然要当特种兵，就得准备随时去玩命！来来来，开吃！”

强子哗啦啦开始吃饭：“奶奶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干他狗日的！就算老子进不了特种部队，这次也没白来！总算开了荤，上了战场了！吃！”

大家都陆续开吃。

一个队员始终拿着筷子在想事。

小庄看他：“怎么了？”

队员叹息一声：“我妈就我一个儿子。”

耿继辉皱眉：“这都是独生子！你什么意思啊？”

队员看着大家，放下筷子：“对不起，我……我不敢想我要是死了，我妈该怎么伤心？”

耿继辉被激怒了：“滚蛋！”

队员默默起身，拿起自己的武器装备出去了。菜鸟们看着他出去，都没说话。

国旗下，那名队员默默走过来，惭愧地把自己的钢盔放在最边上。他起身，看了看钢盔方阵，转身走了。

钢盔方阵衬托着他的背影。

国旗无声猎猎飘舞。

食堂里，耿继辉看大家：“还有谁怕死？现在走，别到战场上连累大家！”

队员们都吃着，没接话。

耿继辉说：“听好了！我们现在剩下的八名队员，就是亲兄弟了！虽然我们没生在一起，但是我们死要死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同生共死！”他放下筷子，伸出右手在桌子中间：“同生共死！”

大家都慢慢放下筷子。

小庄伸出右手，放在他的手上。

老炮伸出右手，放在他们的手上。

强子伸出右手，放在他们的手上。

邓振华伸出右手，放在他们的手上。

另外两外队员的手放在他们手上。

八名队员的手摞在了一起。大家一起怒吼：“同生共死！”

5

夜色下的山路上，两辆大屁股吉普车在颠簸。

车子行驶到了一个地方，队员们纷纷下车。排成队形钻进了丛林。

土狼是尖兵，他手持加装改装消音器的56－1冲锋枪快速前进。后面跟着混编在一起的菜鸟和老队员们。

按照哑弹行动方案，他们首先要和边防武警的情报小组接头，然后由对方带着他们前往预定潜伏地域。

月光下，整个分队在快速推进。

密林深处，哑弹突击队在一间黑灯的木屋附近潜伏下来，摆开了战斗队形。

马达学了三声鸟叫。

木屋里闪了两下手电。

马达又学了三声鸟叫。

木屋的门开了，走出来两个黑影。

马达压低声音说：“菜鸟注意，这是我们的人，别走火！抬高枪口，这是实弹！”

菜鸟们把枪口抬高。

两个黑影跑进树林。

邓振华瞪大眼：“怎么是个女的？”

史大凡嘿嘿笑：“你怎么知道？”

“你看她腰多细，屁股多大！”

前面一个确实是女的，穿着民族服装戴着斗笠，手持一支56半。后面是个猎人装束的男人。

女人跑到他们跟前蹲下：“谁是灰狼？”

“我是。”马达说，“你是情报参谋？”

女人点头：“对，我是边防武警的情报参谋夏岚，这是我的助手。我们出发吧，有三十公里山路要赶呢！”

第三部分 第116节：子弹上膛(116)

马达看着她，有点晕：“三十公里……”

夏岚纳闷地问：“怎么？你们特种部队连三十公里山路都走不了吗？”

马达笑笑：“我不是说我们，我是说你——你行吗？”

夏岚冷冷一笑，拿起自己的武器：“行不行，战场见！走吧！”

她说完，就带路走了。

马达看着她的背影，挥手。土狼立即起身跟上去，小庄强子紧跟其后。整个队伍出发了。

邓振华手持狙击步枪跟上：“行不行，战场见！——哎，现在的女人啊！”

史大凡嘿嘿笑：“又不是嫁给你鸵鸟，你怕什么？”

邓振华震惊地看着他：“我说了我怕吗？我是怕她顶不住！”

史大凡嘿嘿笑：“知道，你神勇无敌么！就是要吃伟哥！”

耿继辉在后面厉声说：“再说话，我他妈的毙了你们两个！走！”

俩人都不敢说话了，跟上队伍。

6

边境山地。拂晓。晨雾在弥漫。

哑弹突击队隐蔽在山中小道两侧的密林里。夏岚跟马达趴在一起，注视着小道。

马达看看手表。夏岚冷静地说："不用看了，还有五分钟。"

耿继辉问："你肯定他们走这条路？"

夏岚点头："线人是我亲自经营的，从未出过差错。"

马达点点头，对着耳麦："各个小组注意，战斗在五分钟后打响。老兵要带好新兵，一定要注意安全！完毕。"

杂草中，土狼低声回答："突击小组收到，完毕。"

他身后是小庄和强子，都是全神贯注。

山头上，狙击手回话："狙击小组收到，完毕。"

邓振华卧在他的身边，抱着狙击步枪："都他奶奶的是雾。可见度很低，瞄准镜什么都看不到！"

狙击手看他。邓振华抬头："不是吗？你是怎么瞄准的？"

狙击手一把拔出匕首横在他的脖子上："闭上你的鸟嘴！灰狼喜欢你，不代表我喜欢你！不许再说话，否则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邓振华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

史大凡跟卫生组在狙击组后面，全神贯注地注视小道。

卫生员贴近史大凡的耳朵："如果出现伤员，处理要果断，不能怕死。我们是兄弟们的希望，明白吗？"

史大凡点点头，神色肃穆，

另外一处密林里，爆破手回话："爆破小组收到，完毕。"

老炮在他身边，准备好了引爆器。

"地雷都埋好了？"

老炮点头："嗯，一共三颗。"

"次序一定不能乱，我们的兄弟很近，引爆器给我吧，这次你观摩。"

老炮把引爆器给他。爆破手笑笑：“别失落，以后机会有的是。你准备掩护突击小组，听我命令开枪。”

老炮点点头，拿起自己的步枪做准备。

狙击手全神贯注，握紧狙击步枪观察前方。

邓振华也全神贯注地瞄准前方，不断变换枪口角度。他的准镜里，一片浓雾。邓振华眨巴眨巴眼，离开瞄准镜。他看看老狙击手，没敢问，只好自己用肉眼去看。

还是一片雾。

邓振华纳闷，皱眉。他的右胳膊碰到了什么东西，低头看，杂草中，露出一个埋在土里的绿色的罐子顶端，类似军用罐头。他伸手挖着，拿起来问狙击手：“这是什么？”

罐子上的金属线被他拉断了。噗！一股白烟从罐子里冒出来。

耿继辉看着对面升起的白烟，大惊失色：“有埋伏？！”

马达立即命令：“靠拢撤离，我们遇到埋伏了！完毕。”

夏岚大惊：“怎么回事？”

马达拽起她：“你的内线出问题了，我们被出卖了！撤！电台兵，呼叫直升机救援！我们要赶到U点去！”

电台兵开始呼叫：“狼穴狼穴，我是哑弹。我们遭到伏击……”

耿继辉提起步枪转身下去，他的脚绊断了一根细细的金属丝。

噗噗！两股白烟从很近的地方冒出，迅速喷散。

耿继辉大惊失色：“菜鸟A队——撤——”

土狼带着几个实习突击手转身就跑。他的脚绊断了细细的金属丝。

第三部分 第117节：子弹上膛(117)

噗噗噗噗！四股白烟喷洒出来，笼罩了整个突击小组。老炮和爆破手都倒在白烟中，失去了知觉。

小庄嘶声大喊：“班长——”他腿一软，跪倒了，却撑着冲锋枪仍不肯倒下。他看着土狼倒下，看着强子倒下，他想喊，却喊不出来，他尝试着站起来，却也软软倒下了。恍惚中，他看见几个戴着防毒面具的黑衣人端着56冲锋枪，慢慢从树林中走出来。

小庄失神地看着他，彻底地昏迷过去了。

7

山路。一辆架着高射机枪的丰田皮卡粗暴地驶过，掀起一片灰尘。

车上的贩毒武装跟着车里的音乐在唱东南亚的流行歌曲。他们的发型五花八门，服装也是五花八门，武器更是五花八门，似乎全球的军火制造企业都跟他们有密切的业务往来。

后面跟着三辆同样破旧不堪的丰田皮卡。车上的贩毒武装也在唱歌，显然心情很好。

被俘的中国兵戴着黑色的头罩，什么都看不着，双手被小绳细密捆绑好。他们被解除武装，分散坐在几辆皮卡的车斗上。

车队开往前面的一处山谷，那里是他们的营区。

营区跟电影上的恐怖分子或者贩毒武装的营区没有什么不同，竹楼塔楼，电网沙袋。周围是散乱的贩毒武装分子。

车队一开进营区，立刻引起一片欢呼。贩毒武装们嗷嗷叫着，围拢过来。

蒙着头罩的特种兵和菜鸟A队被他们扔下来，贩毒分子喊着当地的方言，互相笑着，用拳脚和枪托招呼这些俘虏。

夏岚被贩毒武装们推搡着，衣服甚至还被撕开了，她怒骂着："畜生——"

一个戴着红色贝雷帽的长发男人走出指挥部，他身边跟着的大胡子举起手里的56冲锋枪对天扣动扳机。

三声枪响。贩毒武装们散开了，如同退潮一般露出里面被打在地上的中国兵。他们还蒙着头罩，马达一声喊，老兵们迅速靠拢坐在一起，菜鸟们则散乱在周围。

红色贝雷帽是个独眼龙，脸上一道贯穿的刀疤。他挥挥手，贩毒武装们摘下了那些倒霉蛋的头套。

小庄的头罩被粗暴地揭下来，他被打得鼻青脸肿。耿继辉的鼻子在流血，老炮跟强子靠在一起，邓振华弯着腰睁着两只熊猫眼，被打破了的嘴唇还在滴血，他咬牙切齿地忍疼："卫生员。"

史大凡环顾四周：“干吗？”

“他们打了我小弟弟，死疼，会影响我的生育能力吗？”

史大凡看着四周的贩毒武装：“有命回去再说吧。”

邓振华很震惊地看他：“你不觉得这是在训练吗？就算菜鸟A队会中埋伏，老鸟们……”

啪！一枪托砸在他的下巴上，邓振华仰面倒地。贩毒分子举起56冲锋枪，冷冷地看着他。邓振华艰难地抬头，吐出嘴里的血：“我要去军事法庭……控告你殴打学员……”

贩毒分子冷酷地拉开枪栓，对着他分开的双腿之间扣动扳机。

邓振华尖叫着往后蹭。子弹追着他的小弟弟打在泥地上。贩毒武装冷笑着蹲下，把枪口抵住了他的要害。邓振华睁着两只熊猫眼大骂：“操！有种你就开枪啊？开枪啊？我敢说，你会被军事法庭枪毙！来啊，打我啊？打我啊？”

贩毒武装冷笑着，用汉语说：“跟我耍流氓战术？”

邓振华怒骂：“就跟你耍流氓了！怎么的？来啊，打我啊！开枪，不开枪你就是鸵鸟！”

贩毒武装狞笑着：“那就别怪我了！”他准备扣动扳机。

红色贝雷帽哈哈大笑，用普通话说：“好男子！有胆色！给他特殊待遇，捆到那边去！”

贩毒武装冷笑着起身，两个枪手冲进俘虏群，拖起邓振华。

邓振华还在骂着：“开枪啊！你要不敢开枪你们全家就是鸵鸟——”

两个枪手把邓振华拖到空地边的一根柱子边上，直接就给他一阵拳打脚踢。邓振华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他们利索地绑在柱子上。

哗啦——他的迷彩服上衣也被撕开，露出了结实的肌肉。

邓振华怒骂：“爷爷是伞兵！爷爷不跳脱衣舞！死了这条心吧！”

第三部分 第118节：子弹上膛(118)

马达在那边喊：“伞兵！不要斗嘴！”

邓振华还在骂：“还有你，灰狼！奶奶的欺骗我们的感情，想虐我们就直接说啊！他妈的搞得跟真事儿似的，弄这帮狗杂碎来吓唬谁

呢？老子是黄继光连的兵，流血流汗不流泪！我就操你们……”

咣！一枪托砸在他的小腹上。邓振华痛楚地惨叫一声，却弯不下腰。

菜鸟A队沸腾起来，他们想起身，却被贩毒武装们用枪托砸倒。

马达高喊：“坐下！不要做无畏的反抗！”

邓振华艰难地骂着：“我就操你们整个特种部队，老子要是生不了儿子，就告你们……”

一个贩毒武装拿起蜂蜜罐子打开，又拿起小刷子。

邓振华睁大眼睛看着：“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不是熊，我不喝蜂蜜！”

贩毒武装没说话，拿着小刷子开始往他身上暴露的地方刷蜂蜜。

“兔崽子，我的嘴在这儿！”

史大凡心急如焚：“伞兵！不要再斗嘴！”

“你怕死老子可不怕死，再说他们也不敢整死老子！这是什么？他妈的什么东西在往我的身上爬？”

成群的蚂蚁顺着蜂蜜，爬上了邓振华的身上。邓振华瞪着两只熊猫眼：“兔崽子，让这些该死的蚂蚁给我滚下去——”

贩毒武装笑笑，在他的脸颊上来了两刷子蜂蜜：“好好享受吧，不怕死的伞兵！”

邓振华还要骂，一个破布团塞进了他的嘴。他只好嗯嗯地使劲挣扎。

史大凡含着眼泪：“老伞！——啊——老子跟你们拼了……”

他刚站起来，就被几枪托砸倒，外加一阵拳打脚踢。

菜鸟A队沸腾着，都想起来，却被更多的枪托和拳脚砸倒。

马达高喊：“不要乱闹，不要乱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

邓振华全身爬满了蚂蚁，他已经昏了过去，

刀疤男人一直冷冷地看着，他笑笑，点燃一根烟：“同生共死？我就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多感人，可惜你们要下地狱！”

菜鸟A队鼻青脸肿地坐在地上怒视着贩毒分子。

马达低声说：“任何情况下不能冲动，保持冷静！这是特殊的战斗，不要做无畏的牺牲！”

菜鸟A队坐在他的身后，都咬牙切齿。小庄说：“难道我们看着老伞被折腾吗？”

马达转头：“记住四个词，自己好好琢磨——生存、躲避、反抗、逃脱！把这四个词在你们的脑子里面连接起来，好好记住我的话！”

菜鸟A队还是跃跃欲试。

耿继辉压低声音：“菜鸟A队，保持冷静。只有活着，才能战斗！只有不受伤，才能反抗！”

菜鸟A队逐渐平息下来，默默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刀疤男人慢慢走过来，站在他们跟前鄙夷地说：“中国陆军特种部队？”

老鸟和菜鸟们都不说话。

刀疤男人继续嘲讽：“来自地狱的勇士？”

还是没人吭声。

刀疤男人吐出一口烟：“欢迎回到地狱！”

马达抬起头：“我们是军人，所以你要按照《日内瓦公约》来对待我们！”

刀疤男人惊讶地说：“你们是军人？”

“是的！我们是军人，《日内瓦公约》规定要给战俘相应的待遇！不能虐待！不能杀害！”

刀疤男人蹲下看着马达：“那你看我是军人吗？”

马达看着他：“不管你是不是军人，都不能这样虐待俘虏！”

刀疤男人站起来哈哈大笑：“多好听啊！《日内瓦公约》？什么是《日内瓦公约》？你们知道吗？”

贩毒武装们一阵哄笑。

刀疤男人笑着抓起那个猎人打扮的情报副参谋：“好吧，我现在尊重《日内瓦公约》。他是军人吗？”

夏岚大叫：“小赵！”

刀疤男人抓着他到了兵们跟前：“回答我，他是军人吗？”

马达看着那个副参谋，说不出话来。

刀疤男人恶狠狠地说：“按照《日内瓦公约》，军人如果不穿自己的制服，穿敌军制服或者民用服装，可以按照什么处理？你告诉我？”

“间谍……”马达痛楚地说。

第三部分 第119节：子弹上膛(119)

刀疤男人拖着副参谋到了前面的空地上，一脚踢倒他。

菜鸟A队震惊地看着。夏岚高喊：“混蛋！畜生——”

刀疤男人拔出手枪利索地上膛，对着地下的情报副参谋扣动扳机。砰砰砰！连续三枪，副参谋中弹倒在地上，胸口一片血迹。

夏岚哭喊着：“小赵——”

兵们只能默默地看着。

刀疤男人狞笑着：“把他拖走，喂狗！”

两个枪手拖着尸体，扔进狗圈。狗圈里立即传来一阵狂吠的声音，还有狗抢东西吃的喧闹。

夏岚哭着在地上拼命爬：“小赵——是我害了你啊——混蛋，你们枪毙我吧——我也是间谍——”

刀疤男人冷笑：“拖到我房间去。”

两个枪手拖起夏岚，径直拖向指挥部。夏岚挣扎着，尖叫着，头发都散了。

菜鸟A队都睁大眼，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刀疤男人关上保险，淡淡地笑：“我只是按照《日内瓦公约》，把他枪毙了！现在，执行《日内瓦公约》结束！把他们给我关起来，我要好好跟他们挨个谈心！先从那个女间谍开始！”

菜鸟A队和老鸟们被枪托和拳脚驱赶起来，分别被赶进了空地边的几个木笼子。

咣当，木栅栏门锁上了。刀疤男人笑笑，转身走向自己的指挥部。

小庄目瞪口呆地看着，周围的菜鸟们也目瞪口呆地看着。

邓振华还晕在柱子上，浑身是蚂蚁。

刀疤男人走进指挥部，夏岚凌厉的尖叫突然变成惨叫：“啊——”惨叫声掺杂着踢打声、摔东西的声音：“混蛋——畜生——我跟你拼命——你休想得逞——”

咣！接着是刀疤男人的狞笑：“敢踢我？够味！”

然后又是一阵扭打和夏岚的惨叫：“啊——你杀了我吧——”

叫声越来越弱了，断断续续地有夏岚的哭泣声。

小庄的牙关咬得格格响，他抓紧了木栅栏：“畜生！”

老炮的双手抓着木栅栏，撞击着自己的光头：“操！为什么要糟蹋女人？”

强子急促呼吸着：“老子早晚要宰了那个狗日的！宰了他……”

史大凡也没了笑容：“我们不能这样看着吧？小耿？”

耿继辉在他的旁边，面色冷峻：“冷静，再冷静！我们还没搞清楚这里的状况，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冷静！”

邓振华慢慢苏醒过来，嘴里的布团掉下来，他眯缝着熊猫眼：“该死的，有本事就杀了我，别糟蹋老子的女人……”

“那是你的女人？”正在抽烟的贩毒武装很惊讶。

“你难道不知道吗？伞兵空降下来一百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女人都是老子的！”

贩毒武装被逗乐了：“那你知道你现在面临什么危险吗？”

邓振华咬牙切齿地说：“知道！被枪毙的危险！”

“你还知道啊？那就别在这儿废话！”

“如果老子要宰了你们，军事法庭会因为我屠杀你们这帮狗日的而枪毙老子！”

“到现在你都认为这是训练？”贩毒武装看着他，有点不可思议。

“在伞兵眼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训练！连你这只鸵鸟也是——你就是老子练割喉的活靶子！我会割断你的喉咙，把你的肠子拽出来！狗日的，你的死期到了！”

贩毒武装点点头，竖起大拇指：“好，有种！”

邓振华怒视他：“所以你最好趁老子没挣脱，先宰了老子！否则，我发誓你会死得最难看，连你家的狗都认不出来你！”

贩毒武装狞笑着："想痛快地死啊？没那么容易！"他说着就抡起枪托砸在邓振华的小腹："慢慢受着吧！"

邓振华惨叫一声："老子早晚要阉了你……"他又昏过去了。

菜鸟A队看着伞兵被虐，都很激动。

史大凡泪流满面："鸵鸟，你是勇敢的鸵鸟！"

对面笼子里的马达咬着牙："冷静！A队，冷静！不到最后关头，不要冲动！"

小庄怒隔着笼子怒着他："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整我们的人吗？"

马达仍咬着牙："生存——才能战斗！不受伤——才能反抗！"

第三部分 第120节：子弹上膛(120)

耿继辉沉着脸："菜鸟A队，顶住！我们的考验刚刚开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顺心！他们会挨个折磨我们，还记得我们的入伍誓言吗？！"

队员们低声说："记得！"

"跟着我，重新宣誓！"

菜鸟A队面对着地狱一般的营区，跟着耿继辉低声宣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我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

誓言的声音逐渐大起来。菜鸟们斩钉截铁地背诵着誓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军队……"

宣誓完毕，耿继辉点点头："现在，到了我们履行自己誓言的时候了！菜鸟A队！"

菜鸟A队齐声低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他们的眼神坚定而果敢。

对面的木笼子里面。土狼默默看着："灰狼，你说得没错，他们是最棒的菜鸟。"

马达苦笑一下："所以我很偏爱A队。"

"希望他们能生存下来。"

马达看着那边的菜鸟A队，脸色沉重。

8

衣衫褴褛的夏岚赤着脚，木然地走出指挥部。血顺着她破碎的裤腿往下流。

邓振华眯缝着熊猫眼，抬头默默看着夏岚被押着走过自己的面前，他嘴唇翕动："你要活下来，不能自杀！"

夏岚脸色木然，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也什么都看不见。她被推进菜鸟A队旁边的木笼子，门锁上了。

夏岚慢慢走到角落坐下来，全身蜷缩成一团，她抱着自己的膝盖埋着头，肩膀颤抖，她慢慢地哭出声来。哭声压抑而绝望。

刀疤心满意足地走出指挥部，，他一边走一边还在系裤腰带。

菜鸟A队注视着他，恨不得用眼光杀死他。

刀疤笑笑，走到奄奄一息的邓振华跟前："洗干净，丢进去！还不到弄死他的时候，让他先活着吧！"

手下拿起一根水管，打开水枪开关。水柱冲掉了他身上的蚂蚁和蜂蜜。邓振华抬起头，张开嘴大口喝着喷射过来的水流。

两个枪手用匕首割断绳子，把邓振华拖到菜鸟A队的木笼子前，打开门把他扔了进去。

菜鸟们急忙扶住他。

史大凡说："快！脱下背心给他擦干净凉水，冷热相激会发烧的！"

大家脱下外衣给邓振华擦去身上的水。

耿继辉提醒着："注意，这些水不能浪费！这是热带，我们需要水分！"

大家拿起湿了的衣服，含在嘴里吸水分。

史大凡拿战友们的迷彩服绑起来，给躺在地上的邓振华做了个简易的遮阳棚："他不能暴晒了，把他弄醒，绝对不能睡。"

小庄拍拍邓振华的脸："伞兵？伞兵？"

邓振华慢慢睁开眼："我早晚要阉了那个狗日的！"

小庄握住他伸出来的右手，点头："我们会宰了他的！"

“我要亲手阉了他……”

小庄握紧他的手：“没问题！你行的，伞兵！”

邓振华苦笑着，他咳嗽，咳出来一口水。

刀疤站在木笼子前观察着这群俘虏：“你们谁是头儿？”

没人吭声。

刀疤淡淡一笑：“你——出来！”

枪手打开老兵的木笼子，冲进去拉出马达。马达推开那俩枪手，整整自己的迷彩服站好了：“别拉拉扯扯的！”

刀疤笑笑：“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头儿？”

“对，这个突击队我负责。”

刀疤看看他的军衔：“你不是军官？是军士长？”

“志愿兵，你也可以理解我是军士长。你什么都不会得到的，别费劲了。”

“我知道特种部队的军士长都是素质最好的，也可以说是硬骨头。不过我这个人，就喜欢啃硬骨头！”

马达没有表情。两个枪手扑上来按倒了他，把他拖到空地中央的台子上。台子是专门刑讯用的，四周有坎，可以专门把双手放进去扣好。

菜鸟们心急如焚看着。

刀疤拿起马达的右手仔细看看：“果然是好枪手！虎口都是茧子！可惜，你再也不能打枪了！”

第三部分 第121节：子弹上膛(121)

马达跪在地面上，双手被他们按在台上扣好。

“告诉我——你的名字，单位，以及你们的指挥官！”

马达不说话。

“这不是好办法，我再问一次——你的名字，单位，以及你们的指挥官！”

“名字——中国军人；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官——军委主席！”

刀疤的脸色一变，拿起地上的一把大锤：“他妈的！敢耍老子？”

菜鸟们激动起来："灰狼——"

刀疤淡淡一笑："你不说，他们说！"他转向那些菜鸟，"看起来你们的感情很好，告诉我——他的名字，单位，以及你们的指挥官！"

菜鸟们都不吭声，眼泪在酝酿。

耿继辉怒吼："他回答的，就是我们唯一的答案！"

刀疤再也不问，举起大锤，对准台上就砸下去。

"啊——"马达惨叫一声。血肉飞溅。

刀疤再次举起大锤："告诉我——名字，单位，指挥官！"

马达满头冷汗，非常痛楚地骂："狗日的……老子是中国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的指挥官是军委主席——"

咣！

大锤又砸下去，台上还是血肉飞溅。

"啊——"马达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菜鸟们哭喊出来："灰狼——"

土狼在那边厉声说："冷静！冷静！"

小庄怒吼："操他妈的！我他妈的跟你们拼了！"

耿继辉把小庄按在木栅栏上："我们要活着，才能战斗！"

"我看不下去了！"

老炮无力地看着他："小耿说的对，我们别无选择。"

强子也骂了起来："我他妈的攮死这帮王八蛋！"

史大凡神色黯淡："他的手废了，快轮到我们了……"

小庄痛心疾首地泪流满面："灰狼……"

刀疤丢掉大锤转向木笼子："你们当中难道没有聪明人吗？"

没人吭声，都在默默流泪。

刀疤指着土狼："你——出来！"

土狼被拉出来，站在他面前。

"你的名字，单位，指挥官？"

"中国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主席！"

刀疤拔出手枪，一脚踢倒他，上膛就是两枪。

土狼中弹倒在地上，胸口血红一片。

刀疤杀红了眼，又指着一个老鸟："你——出来！"

老鸟被拉出来，刀疤举起手枪顶着他的胸膛："名字，单位，指挥官！"

老鸟冷峻地看着他："名字——你爹，单位——你爹家，指挥官——你娘！"

刀疤扣动扳机。老鸟胸部开花，猝然倒下。

刀疤转向菜鸟们举起手枪："现在轮到你们了，说——你们的名字，单位，指挥官！"

耿继辉怒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菜鸟们一起怒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刀疤狞笑着看着他们："很好，不错！看来你们还需要榜样！"他指着一个老鸟："你——出来！"

几个枪手冲进去，把这个老鸟拖出来。

刀疤笑着："直接扔到狗圈去，喂狗！"

他们把老鸟抬起来，一把扔进狗圈。狗圈里面立即热闹起来，一片狗叫人喊。

老鸟显然不容易对付，那边的狗发出惨叫："呜——"一条被扼断喉咙的狗被扔出来，掉在地上。

里面还在扭打，老鸟很英武："狗崽子！让你们知道爷爷的厉害——"

又是一声惨叫，又一条狗飞出来。

刀疤怒吼："击毙他！"

两个枪手冲到狗圈的护栏外，举起冲锋枪两个点射。

下面的怒吼没有了，剩下狗叫和一片吃肉的抢夺声。

刀疤转向菜鸟们，淡淡一笑："现在，告诉我——答案。"

没人回答，全都怒视着他。

刀疤指着耿继辉："你——出来！"

两个枪手打开笼门，冲进去抓住耿继辉往外拖。

小庄怒吼：“操你妈——拼了——”

菜鸟们爆发出来，打倒了那俩枪手抢过他们的冲锋枪。

小庄端着冲锋枪，第一个冲出来：“杀——”

耿继辉第二个拿起冲锋枪：“抢他们的武器——”

第三部分 第122节：子弹上膛(122)

小庄对着刀疤，扣动扳机：“啊——”

哒哒哒哒……

邓振华扶着栅栏门出来：“那狗日的是我的——”

小庄打了半梭子，却愣住了。

刀疤还站在那里，带着笑容看着他们。

菜鸟们呆住了。

周围的贩毒武装都带着笑容，看着他们。好像在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就差鼓掌了。

“空包弹。”耿继辉反应过来，他丢掉了冲锋枪，站起来。

邓振华盯着刀疤，艰难地冲过去：“老子阉了你——”

史大凡扶住他：“鸵鸟，鸵鸟！醒醒，醒醒……是空包弹！”

“该死的！你说什么我没听见！让开——”

“是训练！训练！”

邓振华震惊地看着他：“难道你不想阉了那个狗日的吗？”

“想啊……”

“那你还告诉我是训练！好歹让我去打他两拳啊！”

史大凡痛心疾首：“对不起对不起，这次你比我聪明！”

马达从台上爬起来，抖掉胳膊上残留的排骨，拿起哨子吹响：“考核结束！”

菜鸟们愣在原地。

周围挂掉的老鸟们鲤鱼打挺地起来了，胸口还带着血。土狼脱掉外衣，把胸口粘着的血包撕下来。

菜鸟们转身。

夏岚已经打开自己的木笼子门一脸平静地走出来了。

菜鸟们再看狗圈。

副参谋和那个老鸟飞身跳上来，身上什么事儿都没有。下面的狗都被圈在笼子里，旁边还放着以供狗群哄抢的猪肉。副参谋一边走一边撕开外衣，撕掉胸口的血包。

刀疤一把撕掉自己的假发，露出陆军和尚头，接着撕掉了脸上的刀疤——居然是个很英俊的青年军官。

高中队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特种部队的迷彩服走出指挥部。

马达高喊："集合！"

所有的贩毒武装都撕掉头套，提着武器跟老鸟们一起列队。夏岚也跑步入列，在队尾站好。

菜鸟们没有列队，都呆呆地看着高中队走下台阶："欢迎体验中国陆军的SERE初级课程。SERE——SERVIVAL、ESCAPE、RESISTANCE、EVASION；生存、躲避、反抗、逃脱——训练课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

高中队走到菜鸟们跟前："虽然你们的成绩不算及格，但是你们的表现说明——你们已经愚蠢到了不怕死的地步。也就是说，你们通过了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进门考核。"

菜鸟们都呆呆地看着他。高中队看着他们，笑："你们过关了。"

没有欢呼，没有沸腾，都是一片呆呆的表情。

"怎么？你们不想加入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吗？"

菜鸟们还呆在那里。强子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往天上扔："狗日的——我们成功了——"

队员们都反应过来，纷纷脱下衣服往天上扔。

邓振华身上基本没衣服了，他脱下自己的靴子往天上扔："雄鹰——飞翔吧——"

欢呼中，只有小庄一动不动，一脸木然。

老炮过来笑着说："怎么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啊？咱们过关了！"

小庄没有笑容，他看看老炮："祝贺你。"

老炮笑着说："什么祝贺我啊？是祝贺我们！我们终于过关了！"

小庄勉强地笑着，他心里已经作出的一个决定！

第十二章

1

大家都在喜笑颜开地忙着换新的特种部队迷彩服、戴黑色贝雷帽。小庄穿着陆军87迷彩服，坐在自己的床上一动不动。迷彩服和黑色贝雷帽、军靴放在他身边的床上。好像跟一切都没有关系。

强子擦着自己的新军靴，转脸看小庄："你咋还不换衣服啊？入队仪式马上要开始了啊？"

小庄还是没动。

老炮走过来，抚摸小庄的额头："你怎么了？发烧了？"

小庄抬眼看他，欲言又止。

史大凡走过来，抚摸他的额头："没事啊？怎么了这是？"

邓振华看着小庄："看来他是预谋已久的。"

史大凡看他："什么预谋已久？"

邓振华震惊地看着他："你比鸵鸟的脑容量还小！你看他那眼神，那是准备加入特种部队吗？我敢说他现在的念头就是拆了这个部队！"

第三部分 第123节：子弹上膛(123)

耿继辉听见了，过来蹲下看着小庄的眼："你怎么了？"

小庄不说话，低下头。

"有话你可以告诉我，咱们是兄弟啊！"

小庄慢慢推开他的手："你不会再和我做兄弟了……我知道，你爱特种部队。"

耿继辉奇怪地看着他："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爱吗？"

"不爱。"

马达笑着进来了："怎么还没准备好？"

大家都起立，小庄没起立。

马达纳闷地看小庄："你在干吗？"

小庄看看马达，欲言又止。

"我要你起立！回答问题！"

小庄心一横，不起立。

马达震惊地看着他：“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你知道你在面对谁吗？你知道部队的纪律吗？！”

小庄嗫嚅一下：“灰狼，我知道你对我们很好……我不想跟你说，你把他找来。”

“谁？”

“野狼。”

马达看着他：“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转身出去了。

弟兄们都看着小庄，面面相觑。小庄不为所动，目不斜视，打定了自己的主意。

高中队进来了，站在小庄侧面：“搞什么？”

小庄站起来，看着高中队一字一句地说：“我退出。”

大家都一愣。

老炮急了拉他：“好好的你说什么胡话啊？”

小庄挣开他：“不是胡话，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要回老部队。”

强子看着他：“那你来干啥啊？你丫是中了什么邪了？”

“我来就是为了今天退出。”

“说说你的理由。”高中队面无表情。

“我根本不稀罕你们这个什么狼牙特种大队，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我能做到但是我不稀罕！我要回我们团！”

高中队真的是被击了一下，他的脸抽搐着，半天才慢慢地说：“你说什么？”

小庄继续很鸟地说：“我不稀罕！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高中队压抑着自己的怒火，走到小庄跟前：“你再说一遍！”

“我不希罕！我不希罕！我不希罕！”

高中队咬着的牙齿格格响，他急促呼吸着。小庄毫不退让，盯着他的眼。高中队一把抱起小庄床铺上的特种部队制服：“拿着你的东西，马上滚蛋！”

他掉头出去上车走了。

小庄还是那么冷酷。

马达看着他，想想转向其余人：“你们出门上车，参加入队仪式。”

大家着急地看着小庄，陆续出门了。小庄不为所动。

外面的车开走了。

小庄在空无一人的帐篷默默坐下，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不一会儿，高中队的越野车风驰电掣地驶来，停在帐篷门口。他下车，冲进去。

小庄站起来。

高中队看着他半天：“跟我走！”

小庄去拿自己的背囊。

“不用带东西了，有人要见你。”

高中队转身就出去了。小庄愣了一下，心一横，跟着出去了。

高中队在发动越野车，小庄刚跳上副驾驶的位置，越野车立即窜出去了。

2

特种部队大院。高中队的越野车开进来。

荣誉墙是一面刻着烈士名字的黑色墙壁，上面有一个闪电利剑的特种部队标志，还有一个狼牙特种部队的标志。跟前，两个黑色贝雷帽战士手持武器，肃立墙边。一盏长明灯在摇曳。

越野车缓缓停在荣誉墙前。小庄跟着高中队下车，绕过荣誉墙走向后面的荣誉室。

荣誉室门口，小庄曾见过的那个黑脸志愿兵目不斜视地站在门口。小庄纳闷地看着他。

高中队在门口站在了：“有人在里面等你。”

小庄纳闷地看看高中队，进去了。

屋里是满墙的照片。有彩色的，有黑白的，有战争的，有训练的……屋子中间站着一个穿着迷彩服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背影。他面对

一面弹痕累累的满是签名的国旗站着。小庄的制服和靴子放在他的身边。背影慢慢转身，转过来的是一张大黑脸。

小庄惊喜地喊：“军……”

他猛地看清了大黑脸佩戴着的上校软肩章，他又看看他的黑色贝雷帽，小庄呆住了。

第三部分 第124节：子弹上膛(124)

大黑脸——何志军大队长转过身，用缓慢低沉满是伤心的声音问：“你为什么不当我的兵？”

小庄傻眼了。

“自我军区特种大队组建以来，你是第一个以列兵身份来受训并通过全部考核而获得入队资格的！但是，你也是第一个在通过考核以后，自愿放弃特种大队的队员资格的！”

小庄不敢说话。

何志军在他面前慢慢踱步：“告诉我——为了什么？”

小庄颤抖嘴唇，说不出话来。

“为了你的喜娃？陈排？苗连？还是你自己的报复心理？”

小庄还是不说话。

“你知道你的喜娃、你的陈排、你的苗连——他们是为了什么？”

小庄摇头。

何志军的语气缓和下来：“上回你给我讲了你的兄弟，我说以后我给你讲讲我的兄弟——我当时以为还有时间，但是现在你要走，我只能现在讲给你——你听吗？”

小庄傻了一样，只能点头。

何志军转向墙上的照片：“左手第一排第一张照片，是我的好兄弟张小海，牺牲的时候34岁，是我们军区轮战的12侦察大队的特种侦察一连连长。他牺牲的时候孩子刚刚11岁，妻子常年患病在家，留下一个将近60岁的老母亲，靠糊火柴盒和他牺牲后的抚恤金度日，一直到今天！”

张小海穿着迷彩服，含笑看着小庄。

小庄的嘴唇翕动着。

“左数第二排第三张照片，是我的老部下梁山。牺牲的时候24岁，我的特种侦察一连一排长。为了在撤退的时候吸引敌人的追兵，主动要求留下阻击敌人，把将近200名追剿的敌军吸引到另外的方向——在他完成任务后被包围，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冲锋枪被夺走，就用匕首，最后有三个敌人把他按在地上，他拉响了胸前的光荣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上前线之前刚刚结婚半年，是在新婚蜜月的时候接到参加军区侦察大队的命令的！牺牲之后留下了妻子和一个遗腹子，他的妻子至今未婚，含辛茹苦养育着烈士的后代！”

梁山的眼如水一般看着小庄。

小庄的眼泪在打转。

何志军转向另外一面：“你看这个——右数第四排第一个，他叫王军，12侦察大队的战士，我的兵！为了排除前方的地雷，用他自己的血肉之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你知道他牺牲的时候多大？17岁，比你还小将近一岁！他的父亲，一个朴实的农村老人，把他养育成人，送到部队，然后又义无反顾的送上战场！他牺牲以后，当地民政部门问他有什么要求？你知道他唯一的要求是什么——把儿子的骨灰给自己一半，让他也能天天陪着自己！睡觉的时候，骨灰盒就在他的枕头边，干活的时候，骨灰盒就在他的地头他喝水的地方为什么？他想儿子的时候就跟骨灰盒说话！”

王军那双孩子气十足的脸笑容满面，眼睛朴素无华。

小庄的眼泪溢出来。

何志军的手指向满屋子的照片：“你看看我的兄弟！这满屋子的都是我的兄弟！——这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这是抗洪抢险的时候为了抢出老百姓的一只小绵羊而被洪峰卷走的！就是为了一只小绵羊！我的一个战士牺牲了！他才21岁，连对象都没有谈过！你看看他们！你好好看看他们！”

小庄的眼泪哗啦啦流出来，他哭出了声音。

“你知道你的苗连你的陈排，他们为了什么瞎了一只眼睛为了什么残疾了？你知道吗？”

小庄哭着摇头。

何志军冷笑："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跟我说你是一个汉子？好意思说你是一个侦察兵？好意思说你是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列兵？"

小庄哭得说不出话来。

何志军怒吼："我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什么！"他的手刷地指向那面弹痕累累签满名字的五星红旗："就是为了这个！他们全是为了这面旗帜！你认识吗？"

小庄哭着："我认识……"

何志军大怒："你不认识！你认识个屁！这是什么？这是军人的信仰！你连这个都不认识，你还好意思说你跟你的苗连、你的陈排是兄弟？"他指着满屋子的照片："现在你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你不愿意跟他们作兄弟！你告诉他们你脑子只有你那个侦察连的几十个兄弟！你说！你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除了那个侦察连，没有人配得上当你的兄弟！你说！"

第三部分 第125节：子弹上膛(125)

小庄大声地哭着："大队长……"

何志军断然打断他："你不配叫我大队长！你不是我的兵！你不是我的兄弟！你甚至根本不配是一个军人——你就是一个混蛋！你知道你刺伤的是什么？是我吗？不是！是他们！是军人的信仰！军人的荣誉！是他们这些老前辈这些我的好兄弟！我们为什么叫'狼牙'？这个称号怎么来的？是敌人叫出来的！敌人为什么叫我们这个？是因为我们准我们狠我们的弟兄不怕死我们的弟兄敢去死！你知道什么是兄弟吗？你也配叫你的苗连你的陈排这些真正的军人是兄弟？你现在就告诉这满屋子的英魂——他们不配作你的兄弟！"

小庄哭着啪地跪下，他泣不成声，在地上撞击着自己的额头。

何志军的眼中也隐隐有泪花。他声音低沉地说："现在距离授枪入队仪式还有半小时！我说实话，我现在就想把你一脚踢出我的大队！但是我给你这个还没有满18岁的小混蛋一次机会！半小时后，或者你穿好我们狼牙的狼皮给我站到操场上；或者就给我滚出去！我的司机会送你去车站。为什么他送你？因为别人送的话你的车会被拦住，你会被这成千兄弟的唾沫星子淹死！"

何志军说完大步就出去了，门在他身后合上。

小庄面对满屋子的忠魂，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照片上的年轻人们笑着看着他。小庄抬眼，愧疚不已。

那面弹痕累累的五星红旗上，都是毛笔写的名字。

小庄给国旗磕头，三个响头。再起来时，额头上都是鲜血。

他伸手拿起特种部队迷彩服，穿上。系靴带。扣扣子。他光着头，拿起黑色贝雷帽，转身没命地奔跑。

他跑入大操场。上千特战队员头戴黑色贝雷帽，武装列队。特战队员们无声地凝视小庄。

何志军站在阅兵台上，脸色严肃。背后是一面巨大的军旗。

菜鸟面对军旗，站在阅兵台下，小庄跑过去，戴好黑色贝雷帽站在队列尾部。

国旗在猎猎飘舞。

何志军嘶哑着声音吼："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战区狼牙特种大队本年度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始！升国旗，唱国歌——"

三名仪仗兵手持国旗开始升旗，红色的国旗冉冉升起。

小庄跟着弟兄们高唱国歌。

升旗仪式完毕，队员们逐个上观礼台，何志军把胸条和臂章给菜鸟们戴上。

他给耿继辉戴上胸条和臂章："欢迎你加入特种部队！"

耿继辉庄严敬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何志军还礼。

他给小庄戴上胸条和臂章，注视着他的眼："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特种兵了！希望你继续努力，列兵！"

小庄庄严敬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何志军面无表情，敬礼。

……

国旗在空中猎猎飘舞。

小庄和菜鸟们回到台下，他们的脸色很神圣。

何志军向后转，面对军旗举起右拳：“我宣誓——”

高中队举起右拳：“我宣誓——”

老兵们一起举起右拳，面对军旗：“我宣誓——”

菜鸟们一起举起右拳，面对军旗：“我宣誓——”

他们在国旗下，背对那面巨大的军旗，一起高喊誓词：“我宣誓——我是中国陆军特种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最精锐的战士！我将勇敢面对一切挑艰苦和危险，无论是来自训练还是实战！无论面对什么危险，我都将保持冷静，并且勇敢杀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将牢记自己的誓言，甘做军人表率，绝不屈服！如果需要，我将为国效忠！如果必要——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吼声在大操场上空久久盘旋。

上千特战队员鸦雀无声。小庄等菜鸟也鸦雀无声。

何志军突然怒吼：“你们是什么？”

特战队员齐吼：“狼牙！——”

菜鸟们都是一震。

何志军继续吼：“你们的名字谁给的？”

“敌人！——”

“敌人为什么叫你们狼牙？”

“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第三部分 第126节：子弹上膛(126)

菜鸟们睁大眼，心潮澎湃。

何志军看着菜鸟：“记住了吗？”

菜鸟齐声回答：“记住了！”

何志军面对整个方阵：“你们是什么？”

小庄跟着大家扯着嗓子吼：“狼牙！——”

“你们的名字谁给的？”

“敌人！——”

“敌人为什么叫你们狼牙？”

“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声音在回荡。久久不绝。

3

强子穿着小背心，露着结实的肌肉在家里看电脑上的小说，不时伸手擦擦眼泪。

门铃响，强子警觉地抬头：“谁？”

“强队，是我！”是小蕾。

强子起身穿上外衣，走过去开门。

小蕾站在门口，提着大包的东西：“帮我一下！快提不动了！从超市提上来，手都快勒断了！快快快！”

强子伸手接过来：“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

小蕾笑：“我还不知道你啊？肯定就是方便面加鸡蛋了，正好今天我轮休，就来看看你！给你改善一下伙食啊！”

强子看看她，再看看手里的东西：“我不需要，你走吧。”

小蕾好像没听见一样，一边挽起袖子一边笑着：“果然啊！搞得跟猪窝似的，你们家墩布在哪儿呢？笤帚簸箕呢！我给你搞搞大扫除，省得看不下去！”

“我又不是给你看的。”

小蕾还是没听见，笑着走进厨房：“你这个地方还能住人啊？就算你是特种兵出身……”

强子把东西摔在地上：“我说了——我不需要！”

小蕾愣在厨房门口，没有回头。强子指着打开的门：“你走！”

小蕾肩膀抽动一下，回头，眼泪慢慢流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强子的脸色很难看：“我说了，要你走！我不是警察了，不是了！”

“可你是被冤枉的！”

“我缴械投降了！你亲眼看见的！”

“我不信！肯定是有什么背景！我也是警察，你不要骗我——”

“狗屁背景！那是我的战友，我不想看见他死！仅此而已，我为了战友放弃当警察了！而且我也打不过他，我怕死！就这么简单，你走吧！”

“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不信你会怕死，我也不信他会犯罪！”

强子纳闷地看着她：“为什么？”

小蕾指着电脑说：“你在看什么？告诉我！”

强子看看电脑，小说的页面打开着。

小蕾哭着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是刻在你们骨子里的话！你们不会忘了的，不会！”

强子叹口气：“人是会变的。”

“我不信你们会变、你会变！”

“这是事实！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变了！变了！”

“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那样的危险，那样的苦难，那样的折磨，你们都挺过来了，这点事儿你们就变了？”

强子苦笑：“小庄在吹牛！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些训练，没有！”

小蕾哭着：“你告诉我，我不会出卖你的！我拿我的性命发誓！”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你没有变！那是为了工作，你受了委屈……”

强子看着她：“出去，我不想跟你说话。”

“强队！”

“这里没有强队，没有！这里就是一个被特警开除的胆小鬼怕死鬼！你看错人了，看错了！出去——”

小蕾冲过来抱住他：“强队——”

强子推她，小蕾哭着抱紧了：“你知道我爱你，我不会出卖你的，你告诉我……”

“放手。”

“我不——”

“再不放手，我打110。”

小蕾震惊地看他：“强队？”

“你擅闯民宅。”强子冷漠地看着小蕾不敢相信的眼神：“我只说一次。”

“我不信……”

强子拿起电话就拨110，小蕾夺下电话：“你干什么？”

强子冷冷看着她：“出去，我不想再见你。”

“我不会相信的！”

强子不说话。

“我理解你不告诉我，但是，我等你！”

第三部分 第127节：子弹上膛(127)

她转身哭着跑出去。强子看着她的背影，一脸黯然。

小蕾捂着嘴哭着跑出小区，她跑过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里，李队长在沉思什么。

部下问：“李队，我怎么觉得那个小蕾说的有道理啊？”

李队长琢磨着，看强子的警队资料：“她说的是什么？小庄在吹牛？”

“一个网络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写特种部队的。他跟强队是战友，里面提到了强队。我前几天追着看来着，写得还不错。后面没时间看了，一直在蹲守。”

“马上给我调出来，我要看看。”

“那家伙就是个畜生，写得很快很多，你都要看啊？”

“废话！”

部下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调开：“在这里了……好像又更新不少。”

李队长拿过电脑：“你注意监视。”

部下依依不舍地离开电脑屏幕，重新戴上耳机看着监视器画面。

李队长开始看小说。

4

夜。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迷彩服的强子出现在军事酒吧。

他寻找着。一眼看见穿着迷彩服的小庄在吧台坐着喝酒。

强子过去："给我来一杯。"

军哥看看他身上的迷彩服，又看看小庄的。两人穿的都是一样的款式和颜色，一样的胸条，一样的臂章。

军哥马上很客气："喝点儿什么？"

"和他一样。"

军哥招呼伙计："一杯'闪电利剑'！"

伙计答应一声。

强子愣了一下。

小庄抬眼自语："'闪电利剑'——我调的鸡尾酒。七种烈酒，喝下去的感觉，就是刺穿你心的一道闪电，一把利剑。"

酒摆在吧台上，伙计在调酒。强子看着酒的颜色："你又活到过去的日子了。"

小庄苦笑："我以为我忘了，其实我没有。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别管我还在不在警队。我要找一个人，不超过三个电话。小庄……"

小庄看他："你的事，我都知道了。这是江湖的传言，别告诉我是真的。"

"小庄……"

小庄摇头："别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你这样，我很担心你。"

小庄不说话，喝酒。

"很多事情，我没办法跟你解释。时代不同了……"

"想告诉我，很多东西变了？"

强子忍住自己的情绪："是，变了……"

"可是我没变！我以为我变了，但是我发现我没有！"

强子握住小庄的手："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孤狼突击队——结束了！"

"没有！我还在！"

强子很心痛：“你不能活在过去，日子还要过。你明白吗？你用了多大的努力去摆脱过去，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不要再回忆了，我求求你——忘了吧，再这样下去你会崩溃的，小影已经去了！”

小庄呆住了。

“她走了，那是个错误，你必须接受，不要再回忆了！”

小庄的眼泪慢慢流了下来：“我用了很多年，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那不是错误，是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

“我们都会犯错的！那是特殊情况！”

“不！是我搞砸了。我是不可饶恕的罪人。”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回忆，而是忘记！明白吗？你才三十岁，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当年是我们最小的兄弟！我不想看见你这样！”

“日子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过。还是喝酒吧，现在不要说那些多余的。”

强子停住了，拿起酒杯：“同生共死！”

小庄愣了。

强子加重语气：“同生共死！”

一行眼泪从小庄脸上滑落，他拿起酒杯：“同生……共死！”

酒杯碰在一起。两人一饮而尽。

军哥看得眼都直了：“我操！这酒这么喝啊？”

两人放下酒杯，都皱着脸拼命忍着。强子说：“好酒！再来一杯！”

又是两杯。

两人又是一饮而尽，接着都在忍着。

军哥和伙计瞠目结舌。

第三部分 第128节：子弹上膛(128)

俩人突然一下张开嘴大口大口哈气，原形毕露地抢着要冰水：“快给我拿冰水！”“越冰越好！快！”

两杯冰水咣当放在吧台上。两人急忙抢过来开喝。

强子的眼泪都辣出来了：“妈的！你调的这个酒就是烈啊！”

小庄笑得喘不过来气：“这一杯能喝一晚上，谁让你上来就要干杯的！”

“再给我来杯水！——妈的，自从进了机关，就没这么喝过酒！”

小庄笑着：“打死也不信！警察叔叔能少喝酒？”

“特警是24小时战备值勤，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少来这套！还有咱们在特种部队的时候严吗？”

话出口，两人都沉默了。

片刻，强子笑：“有时候我就想，那时候怎么过来的啊？好像真的没觉得有多苦，每天都傻高兴……训练、出勤，好像都是盼望着的事儿……”

小庄也失神了：“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狼牙特种大队，孤狼特别突击队……”

强子举起酒杯：“万岁！”

小庄也举起酒杯：“万岁！”

又是一饮而尽。

强子醉眼朦胧：“其实，我也想部队！”

小庄嘟囔着：“一天是狼牙，终身是狼牙。何大队的话果然是真理，我们都不可能改变这个命运。这几年我一直在刻意逃避着这个宿命，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事情是你不能逃避的。”

“你不要再写了，真的，我不想看见你崩溃！”

小庄苦笑：“都一样，我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你忘记我们受训的训条了吗——只有活着，才能战斗！你不能自己折腾自己！”

“我没忘，你忘了！”他看强子：“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你现在还忠于祖国和人民吗？”

强子语塞。

“你告诉我，你现在还爱着我们过去的誓言吗？”

强子不说话。

小庄一把揪住强子的衣领子：“你是一个好警察吗？”

军哥急忙按住小庄的手：“哥们哥们！你喝多了！”

小庄一把甩开军哥："你别管我！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你告诉我，你是一个好警察吗？"

强子直视小庄的眼睛："如果你觉得我不是个好警察，你可以向公安局纪委举报我，我接受调查，而且我现在也正在接受调查，你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可是现在，你希望我走，还是留下？"

小庄看着他，没说话，慢慢松开双手。他伸出右拳："今天，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喝酒。"

强子无言，伸出右拳。两个拳头撞击在一起。

5

特种部队大操场。

入队仪式已经结束，队列解散了，入选特种大队的二十多个菜鸟在欢呼着。

小庄指着一旁笑着看他们庆祝的马达喊："把灰狼抬起来啊——"

马达措手不及，被菜鸟们抬起来，往天空抛，一次又一次。

马达终于被他们放下来，笑着说："好了好了，热闹够了热闹够了。大家安静，安静！该分发作战单位了！你们都收收心，入选特种部队不是结束，而是更艰难的训练和战斗的开始！菜鸟们——我最后一次叫你们菜鸟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菜鸟们欢呼雷动："有——"

马达笑："去，把你们的帽子捡起来，集合！"

菜鸟们去捡起帽子。

邓振华拿着帽子跑到马达跟前："灰狼，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马达笑眯眯地看他："说。"

邓振华四处张望："怎么没看见……夏参谋？"

马达哈哈大笑："你小子贼心不小啊！夏参谋你也敢惦记？"

邓振华很尴尬："我就那么一问，那么一问……她去执行任务了？"

"没有。"

"那她没有参加？"

马达笑："按照大队规定，在家的所有官兵必须参加入队仪式！"

“那怎么没看见她？”

马达拍拍他的肩膀：“你别做梦了！她不是我们的人，是真的边防武警情报参谋！”

“啊？那……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她？”

史大凡戴着帽子过来嘿嘿笑：“鸵鸟思春了啊？”

第三部分 第129节：子弹上膛(129)

“滚！卫生员，我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邓振华很震惊地看他：“难道你不知道结婚的还有离婚的吗？”

马达笑着挥挥手：“好了好了，别耍宝了！集合集合，高中队要来给你们分发单位了！”

菜鸟们赶紧戴着黑色贝雷帽集合列队，都很精神。

高中队从那边远远走过来。他拿着名单，身后是几个其余单位的军官。高中队走到队列前站住，拿出名单念着。

叫到名字的菜鸟跑步出列，站在自己单位的军官旁边。

小庄等菜鸟A队队员注视着他。让他们都觉得奇怪的是，高中队始终没有念他们的名字。跟小庄在新兵连的时候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六个新入队的菜鸟：耿继辉、老炮、强子、邓振华、史大凡，还有小庄。

高中队念完名单：“好了，你们就跟着自己单位的主官回去吧！”

军官们带走了自己的队员。

六个菜鸟站在那里。马达带着笑容看着他们。高中队慢慢走向这群菜鸟：“都坐下吧。”

菜鸟们坐在草坪上，高中队蹲下，看着他们：“其实你们的单位都已经分发好了，不过我想单独跟你们六个谈谈。”

菜鸟们都不敢说话。

“你们知道特别突击队吗？”

菜鸟们大眼瞪小眼。

高中队看耿继辉：“你知道吗？”

“法国外籍兵团第二伞兵团除了正规建制的连队以外，还有数量不等的特别突击队。特别突击队不是正规编制，人员分散在各个连队，战时抽调出来单独行动。是法国陆军的机密部队，成员都需要签署保密协议，规定年限内不能泄漏秘密。”

高中队点点头：“很好，你多少知道点。三角洲突击队，你们知道多少？”

邓振华说：“我知道！”

“那你说？”

“电脑游戏！网吧现在最流行了！”

高中队看着他。邓振华把话噎回去，不敢嬉皮笑脸了：“报告，三角洲突击队，英文名称DeltaForce，组建于1977年12月21日，首任指挥官查理?贝克韦斯上校！”

高中队很意外：“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买了英文正版游戏，花了两个月的工资。里面的英文游戏手册里面介绍的。”

“你看得懂？”

“我自费去过新东方英语学校，专门休假去的。”他看看高中队，笑，“我退伍以后想做国际摄影记者，去非洲拍野生动物……”

史大凡嘿嘿笑：“拍鸵鸟？”

高中队看史大凡：“那你呢？你知道什么？”

史大凡嘿嘿笑：“DeltaForce，在美军特种部队内部被戏称为D-BOY。他们号称不存在，美军不承认有这支部队，虽然全世界都知道。就好像鸵鸟在沙漠上蒙着脸裸奔……”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美国漫画里面有。”

高中队点点头，看马达：“看来这队菜鸟，我们没选错人。”他又看大家，“我想跟你们谈的，就是孤狼特别突击队。孤狼特别突击队——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一支高度保密的精锐别动队。这支特别突击队，是一支不存在的影子部队。除了偶尔参加重大演习以外，从来都是以实战为主。注意，我说的是实战！孤狼特别突击队的对外番

号是026后勤仓库，而队员对外也都属于后勤兵种，是仓库保管员。这是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这种报复往往不仅针对队员个人，也针对他们的家人，或者女朋友。我要告诉你们——对敌斗争是残酷的！”

菜鸟们仔细听着。

“你们六个菜鸟有两个选择，第一，加入孤狼特别突击队；第二，分发到各个作战连队，刚才的话当作我没说。”

菜鸟们看马达。马达带着淡淡的笑意：“你们自己决定。”

耿继辉说：“我们得商量一下。”

“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他起身跟马达走开。

耿继辉转向大家坐好：“来吧，菜鸟A队。我们商量一下，到底是下连，还是继续在他手底下受虐？”

老炮说：“我去，当兵就是为了打仗！当了六年和平兵了，到头了！”

第三部分 第130节：子弹上膛(130)

小庄看看老炮：“班长去，我也去！再说了，当兵不打仗，有什么意思？”

强子笑笑：“怎么可能少了我呢？”

“该死的，我要去！伞兵——从来就是……”

“脑容量比较小。”史大凡嘿嘿笑。

邓振华震惊地看他：“卫生员，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你还是去医务所吧，那里适合你！”

史大凡嘿嘿笑：“你们的脑子都被门夹坏了，我不去，谁能救你们？”

邓振华更震惊了：“天啊！你还有这份好心肠？是没有我，你怕寂寞吧？”

史大凡嘿嘿笑：“没有鸵鸟，就不好玩了！”

耿继辉笑笑：“好，既然我们都决定了，那我们还在一起！”他伸出右手：“同生共死！”

队员们的手搭在一起：“同生共死！”

这是一座独立的部队库房。从外部看上去，就是一个油料储备仓库。门口有哨兵把守，并不严密。

两辆越野车开进来。六个菜鸟提着自己的背囊等下车，好奇地打量这里。

高中队和马达下车。马达笑："欢迎来到狼牙特种大队026后勤仓库。"

邓振华打量四周："该死的，真的当后勤兵了？"

史大凡嘿嘿笑："看来这里还真的挺神的。"

"有什么神的？这不就是一个……仓库吗？"

高中队看着他。邓振华马上不吭声了。

马达笑："下面跟我去参观这里，顺便收拾你们的宿舍，跟老队员们见面，其中有些队员，你们认识。"

高中队说："我在简报室。"

马达笑："是，我们一会到。"他冲菜鸟们挥挥手："跟我走，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狼牙特种大队最秘密的地方。不想长长见识吗?

菜鸟们背上背囊，提起行李包，跟在马达后面，走向中间的仓库。

马达按下密码锁。仓库的自动门慢慢打开了。

里面果然是个仓库，堆满了各种军用品的箱子。马达带着六个菜鸟走到第一排货柜的尽头，上楼梯。

二楼的角落，有一道铁门，是指纹锁。马达把指纹放上去，铁门滑开了。他回头说："回头你们的指纹也会输入进去。"

他带着队员们走进去。

队员们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宽敞的室内特种战术射击场，用轮胎隔开了许多特种战术射击场地：办公室、卧室、车间、医院病房、野战指挥部等等。十几个房间，不一而同。而且还有真正的家具，窗帘，甚至还有破旧的冰箱之类的电器，墙上和家具上密布弹洞，散乱着不少有坐有站的假人模型。

马达介绍说："这是孤狼突击队最核心的秘密——杀人屋。"

菜鸟们好奇地看着。邓振华惊奇地喊：“是让我们在这儿住吗？我要那个有席梦思的房间……”

史大凡嘿嘿笑：“估计这次你肯定浑身是洞了。”

“卫生员，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特种部队吗？他们就是把屋子都炸了，我躺在那也能安然无恙！”

小庄问：“是反恐训练设施吗？”

马达摇头：“不完全是，也有野战指挥部、雷达基地、机场塔台等等军用设施。”

“DeltaForce……”耿继辉说。

马达看看他：“可以这样理解。室内作战需要的爆破开路到行动结束，这里都可以完成训练；而且是实弹训练——有一点伞兵没有说错，孤狼特别突击队是真正的反恐怖行动专家，你躺在床上睡觉会安然无恙，前提是你是人质。如果你是恐怖分子或者敌人，会有不多不少两个弹洞：一，眉心或者咽喉，二，胸口。”

老炮四处打量着：“是在这里进行爆破吗？”

“对。”

强子也问：“如果……行动中破坏了这里的设施了呢？”

马达笑笑：“如果是你们的愚蠢造成的——工资里面扣！”

邓振华夸张地喊：“天那！最后的退伍费也没了！”

马达看他：“没事，如果训练失误，还有抚恤金。”

邓振华呆住了：“抚恤金？怎么还有抚恤金？什么意思？”

马达笑笑：“走吧，我带你们去宿舍安顿下来。”

第三部分 第131节：子弹上膛(131)

邓振华追着问：“训练失误，怎么还有抚恤金？难道要给那些假人抚恤金吗？这有点不合算。灰狼，这些抚恤金不如我们改善伙食……”

队员们哄笑，跟着马达走出去。

宿舍是一个库房改成的，显得有些空空荡荡。马达带着他们进来，他指着那些空床铺说：“你们就在那里住，旁边是你们的柜子。这里是中国陆军，所以执行中国陆军的内务条例。你们别偷懒，因为我每天都要检查内务，我的标准就是内务条例。”

队员们提着东西过去，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床铺上。

小庄看着床铺那边的两排空荡荡的架子：“那是放武器的地方？”

“对。”

“武器就在宿舍？”

“对。”马达说：“孤狼特别突击队，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最精锐的特别突击队——我们不能和武器分开，如果必要，我们要抱着枪睡觉。”

邓振华看着枪架问：“灰狼，这里还有别的单位住吗？”

“目前没有，就你们六个新兵。”

“可那些枪架可以放足够装备一个连的武器！”

“我说了你们只有一把长枪了吗？”

邓振华目瞪口呆：“那我们早上五公里武装越野，不会是要背着所有的枪去吧？”

“不啊，背最重的两把长枪；不过你可以全都背着。”

邓振华马上不吭声了。

耿继辉笑笑：“我们收拾吧，老队员还等着我们见面呢。”

马达说：“我在外面等你们，五分钟后去刚才的杀人屋跟老队员见面。”

他转身走了。大家开始利索地收拾床铺。

小庄拿出那束野兰花，插进带来的铁皮罐头瓶子，放在窗台上。他往里面倒水，闻了闻。老炮笑着看着：“还留着呢？”

小庄笑笑：“还挺香的，我想亲手给小影。”

邓振华一边收拾着床铺一边说：“然后告诉她——小庄勇士，通过了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选拔考核，成功来到了狼牙特种大队的026后勤仓库，当了一名保管员！”

史大凡嘿嘿笑：“主要看管鸵鸟。”

邓振华震惊地看他：“鸵鸟不是在动物园吗？怎么会在仓库？”

强子笑：“把鸵鸟做成标本就可以放进仓库了。”

兵们哄堂大笑。

小庄笑着收拾自己的床铺，迅速叠成方块被。

耿继辉看看手表：“快，我们别迟到！第一次亮相，咱们可要注意！”

大家赶紧收拾。

五分钟后，马达又带着队员们回到室内战术训练中心。

训练中心仍像他们刚才来过的样子，压根看不见人。邓振华纳闷地问：“不是跟老队员见面吗？他们在哪儿？”

马达在一间屋前停下，打开门：“在他们该在的地方——进去。”

大家看着里面。这是一个客厅，里面有五个假恐怖分子，面目可憎地手持武器，有坐有站。

马达笑笑：“进去，随便找个位置。坐好，或者站好。”

小庄看看马达：“里面没有老队员啊？”

“进去吧，这是孤狼的入门仪式。”

耿继辉进去了，小庄也跟着进去。老炮随后，强子也进去了。邓振华看马达：“灰狼，总得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吧？”

马达笑：“进去吧，别多问。”

史大凡一把把他推进去：“鸵鸟，走吧，伞兵不是总是空降在未知的地域吗？”他也随后进去了。

小庄站在客厅里左右看看，一屁股坐在门边的椅子上：“这是什么见面？我们怎么见面？”

耿继辉坐在沙发边的恐怖分子旁边，拿起一本杂志随便翻着：“不是说了吗？让我们或坐好，或站好。”

老炮蹲在电视跟前打开电视，居然还能看，是动画片。

史大凡嘿嘿笑：“《蜡笔小新》，我喜欢！”他说着，一下坐在地板上看电视，又随手拉过一个恐怖分子按倒，当作自己的枕头躺下了。

强子打开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假的啊？电都没通。”他失望地走到沙发上坐下，身后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可惜没带相机，要不我跟他合影留念。”

第三部分 第132节：子弹上膛(132)

邓振华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旁边坐着一个恐怖分子。他打了两下：“软的？”说着就分开恐怖分子拿枪的右手，躺在他怀里，把右手的枪对准自己的脑门，“来吧！让我们尝尝当人质的感觉……”

话音未落，门突然”轰”地一下被炸开了。一颗筒状物体被扔进来，在空中爆炸。

啪！闪光震撼弹在空中爆炸，一片白光。

啪！啪！啪啪！啪啪！接着是一阵急促而有序的枪响。

枪声停下来，菜鸟们的视觉逐渐恢复了。四个戴着防毒面具的老队员手持92手枪，成战术队形站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清场！”

随着马达一声下令，几个老队员迅速在屋内搜索，枪口对准已经头部中弹的恐怖分子在头部和胸口又补射着。

菜鸟们被震得一愣一愣的，都不敢动。

清场完毕，马达起身摘下防毒面具，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三个老队员跟着起身摘下防毒面具，一脸笑容地看着这些脸色发白的菜鸟们。

小庄心有余悸地回头，看身侧站着的恐怖分子。

老炮还蹲在那，手还在电视的换台键盘上。

史大凡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他脑袋下面垫着的恐怖分子头部中两枪。

强子眨巴眨巴眼，苏醒过来。

耿继辉还拿着杂志，侧脸看看假人。

邓振华张着嘴，脸色还很白：“该死的，子弹就从我的鼻子上面打过去……”

马达笑：“欢迎加入孤狼特别突击队！”

菜鸟们陆续反应过来，都慢慢站起来，看着这四个老鸟。

马达笑看看他们：“这是孤狼突击队的入门仪式。也会是你们日常训练的一部分，以后你们要轮流扮演人质和突击队员。营救人质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从训练开始，就要你们知道——绝对

不能出错，出错就是要死人的！”他看邓振华，“当然，如果出错——你们会得到抚恤金。”

邓振华眨巴眨巴眼：“我不需要抚恤金，灰狼，我就想知道，你们刚才用了多少时间？”

“三秒。”

“三秒？”

“对，三秒。从主攻手进屋，到行动结束，一共三秒钟。”

小庄张大了嘴：“在我脑子里，比一个世纪都要记忆深刻！”

“你们也要做到，从进屋到完成——三秒钟！闪光震撼弹的效果只有三秒钟，否则就是伤亡！而我们，承受不起任何伤亡！无论是人质还是手足，绝对不能伤亡！明白了吗？！”

菜鸟们齐声说：“明白！”

“现在给你们介绍老队员，走吧。他们在外面等你们！”

马达转身出去了，后面跟着另外三名老鸟和六名菜鸟。

院子里，土狼等老兵们已经在那里等着，一脸笑容。

马达带着队员们过来：“孤狼突击队原来只有一个行动组，现在你们来了，我们就有了两个行动组：A组和B组。不过你们B组暂时还不能执行战备值班任务，还要继续训练，有些简单的任务可以由你们去执行。”

“灰狼，我们没有干部吗？”邓振华说，“我是说……总得有一个队长什么的吧？”

“你们很熟悉啊，高中队，他平时还是二中队的中队长。日常训练我负责，战斗行动他带队。”

“问了等于白问。”

史大凡嘿嘿笑：“那你还问？”

“我心存侥幸不行吗？”

马达对老鸟们说：“兄弟们，这六个是新人——行动B组。”

老兵们鼓掌，很热烈。

马达又转向菜鸟：“你们以后都要起个代号，方便电台通讯。现在，我们去食堂会餐，庆祝一下我们的队伍壮大了！”

老兵们带着新兵们笑呵呵地走向食堂。邓振华左右看看：“不会还有个下马威什么的吧？”

马达笑：“有，食堂里面有炸弹。”

“哈！老炮上！”邓振华说。

史大凡嘿嘿笑：“如果有夏参谋呢？”

“我上！”

小庄笑：“如果有恐怖分子呢？”

史大凡嘿嘿笑：“关门，放伞兵。”

老兵新兵都哄堂大笑。一切看起来那么和谐美好。

第三部分 第133节：子弹上膛(133)

7

车库改装的多媒体教室里，六名菜鸟穿着迷彩服正襟危坐，都注视着面前的何大队。

何大队的声音铿锵有力：“欢迎你们进入026后勤仓库，这是一支专门执行高难度特殊任务的多用途军事突击队，一支不存在的影子特种部队。一旦命令下达，你们将在最短时间内快速部署并对敌人实施致命打击。无论他们在哪儿，干了什么，只要需要，你们就要出发，而任务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干掉敌人！干掉敌人！干掉敌人！”

菜鸟们听着很激动。

“我们的作战地域——在现阶段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这张地图。”

投影上打出中国地图。

“山地丛林、沙漠戈壁、城市乡镇、海洋海岛，甚至包括被劫持的油轮航班汽车火车以及所有的交通工具——总之一切你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是你们的作战地域。你们会在任何可能的时间，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渗透到任何需要去的地方，干净利索地干掉敌人！干掉敌人！干掉敌人！“

菜鸟们都被他感染起来，跃跃欲试。

“总之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进入026后勤仓库不是训练的结束，而是更艰难训练的开始！所进行的训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

更快、更准、更狠、更好地干掉敌人！让他们立志下辈子不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如果他们在地狱还能思考的话！我的话完了。”

他举手敬礼。

菜鸟们起立还礼。

何大队转身出门，突然回头：“还有一句话我要叮嘱你们——如果你们学艺不精，被干掉的就是你自己，也会连累你的队友。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挖掘自己智能和体能的极限，成为……”

“Rambo。”小庄看看何大队，笑，“JohnRambo。”

何大队也笑了一下：“思维敏捷，继续保持。”他说完就走了，高中队跟着出去了。

菜鸟们在教室里面笑起来。

马达抬起双臂：“好了，B组。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学习如何在屋子里开枪而不误伤人质。你们准备好了吗？”

菜鸟们齐声高喊：“准备好了！”

“带上你们的武器装备，室内战术训练中心集合！”

菜鸟们哗啦啦提起自己的装备，转身跑步而去。

室内战术训练中心，土狼等三个A组老队员已经在等待，都穿着丛林迷彩服。

马达指着之前那个客厅：“进去，站好或者坐好。”

耿继辉看看里面：“摆设的位置改过了，我们找不到原来的位置。”

马达笑笑：“不用恢复原位，你们随便找个地方待着就可以。”

小庄看看马达。马达笑：“进去吧，对自己的战友要充分信任。”

邓振华脸色发白地看看里面：“你们有把握不再让子弹从我鼻子上擦过去？”

“那一枪是我打的，”马达说，“因为我要打他的咽喉，而你躺在他的怀里。”

史大凡一把推邓振华进去：“灰狼，你别介意。鸵鸟胆子就是这么小。”

马达笑笑，在门口看着他们。大家都离假的恐怖分子很远。马达说：“怕什么——你！”

邓振华站起来：“到！”

马达指着沙发上的假人：“坐那儿。”

邓振华拘泥地走过去：“这是个男人，我不喜欢距离男人这么近……”

马达一把把他拉过去，按在恐怖分子旁边。接着把恐怖分子的胳膊绕过他的脖子，这样恐怖分子的半个脑袋就在邓振华的脑袋后面了。

“问个问题……”邓振华战战兢兢地说，“可以戴防弹头盔吗？”

马达笑：“这么近的距离，一枪就打穿了——别琢磨了，你们都跟他们距离近一点！这就是标准，五秒钟！”

队员们马上就跟恐怖分子粘在一起了。

小庄咽口唾沫，看周围的队友。

老炮苦笑一下，看强子。

强子舔舔嘴唇，额头上有冷汗：“希望他们的眼睛好使……”

耿继辉还算平静，他注视着门口。

史大凡嘿嘿笑着，拍拍旁边的恐怖分子：“每次你都是致命伤，我也没办法。”

第三部分 第134节：子弹上膛(134)

马达说：“为了让你们看清楚，这次不投掷闪光震撼弹了。好了，呆好，别紧张！”他说完就出去了，关上门。

菜鸟们面面相觑。

邓振华挡住恐怖分子最多，他脸色发白：“卫生员，卫生员？”

“干吗？”

“真的没救了吗？”

史大凡嘿嘿笑：“除非你是小悟空，或者圣斗士。”

“别说话了，”耿继辉说，“注意看他们的动作。”

屋里立即安静了。

外面，马达站在门左边，左手抓着门把手，右手持上膛的手枪：“准备。”

土狼是主攻手，在右边，右手持手枪，左手持一个矿泉水瓶子。他后面是两个副攻手，右手持手枪，左手都搭在前面队员左肩上。

“三、二、一，进！”马达一把把打开门，土狼左手的矿泉水瓶子飞了进去，接着他粗壮的身躯撞开了门进去了。

马达紧随其后进去。后面的两个队员则稍微停了一下，随即进入。

土狼进门举枪占据右方位角，向前快速移动连续射击。

啪啪！小庄身后的恐怖分子头部、咽喉连续中弹。

马达进门占据左方位角保持快速移动，扫清障碍。

后面两个队员随后跟进，对着恐怖分子射击，啪啪！啪啪！啪啪……

一切眼花缭乱，还没看清楚就结束了。马达环顾现场：“控制。”他随即收起自己的手枪，其余三名队员也收起自己的手枪。

“你们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吗？”

菜鸟们还傻在那里，都摇头。

“不要动，我们放慢速度再做一次。”马达挥挥手，几个老队员转身出去。

菜鸟们看着门口。马达拉长的声音传来：“三——二——一——进——”

门被慢慢推开，土狼很慢地走进来，双手持枪对准小庄。

马达随后进来，一边持枪缓慢前进一边解释：“土狼担任主攻手，由他决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因为主攻目标由他确定。主攻目标，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危险目标。”

土狼慢慢向小庄前进：“你身后的恐怖分子是一把AK47，所以我确定他为主攻目标。我必须第一个结束他。”他开了两枪，身后的恐怖分子头部和咽喉再次中弹。

马达接着土狼的讲解：“主攻手决定进攻右侧，于是我要扫荡左侧。我首先击毙的是伞兵身后的目标，因为他最隐蔽，构成对人质的

直接威胁——”他再次开枪，邓振华身后的那半个脑袋又中了一枪，“注意主攻手的动作——”

队员们又看土狼。土狼还在缓慢地继续前进，到了房屋的角落停下来，折返。

马达继续前进：“他要折返，继续攻击——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运动到跟他平行的位置，这样我就可以躲避他的射击角度。”

土狼和马达几乎同时再次开枪，击中两个目标。

“你们看清楚发生什么了吗？人的眼睛不可能看到相反方向，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团队合作来完成突击营救。”

其余的两个队员此刻缓慢跟进。

“注意——副攻组并没有紧跟我们进入，而是利用2秒的时间差才进入。由于主攻组先进来，恐怖分子的注意力就会离开屋门而跟随主攻组；这样助攻组就可以从容搜索目标，进行射击。我们在屋内的运动看着眼花缭乱，其实非常简单，但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合练才能完成——”

助攻队员开枪，目标被命中。

四个人在屋内缓慢地走着方位，慢慢占据了进攻停止的位置。随着马达的一声：“控制——”其余队员都收起武器，站好了。

马达看看目瞪口呆的菜鸟们：“每个队员都必须在脑子里面记清楚，你走过几步，开了几枪，打在哪个目标的什么位置。要能清晰还原现场，刚才的进攻时间是三秒钟。三秒钟内都发生了什么，必须无意识地记在自己的脑子里。这也是特种兵的一种特殊技能，无意识记忆——你们以后会学会的。”

菜鸟们更傻了。

马达笑笑：“现在，知道为什么特种兵必须是有脑子的聪明人了吧？不是任何一个不怕死的笨蛋都能当特种兵的。好了，别发傻了。起来，你们开始学习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门科学和艺术！B组，欢迎你们进入特种部队的科学世界和艺术殿堂！”

菜鸟们总算回过神来，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他们又投入了没完没了的训练。

为了跑得更远一点，他们不停地训练。

为了动作更快一秒，他们不停地训练。
为了化装化得更像，他们不停地训练。
为了动手更狠一点，他们不停的训练。
为了成为中国陆军的精锐，他们不停的训练……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谢谢阅读。
.....
本文来自: 春秋中文网
中国最大的手机电子书免费下载基地!
详细出处参考：
电脑：http://www.cqread.com
手机：http://wap.cqread.com